

全译本

素书

【秦】黄石公 著

千古高人
之奇书
纵横天下
之秘术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黄石公世之奇人，**汉张良**
受道之师。**黄石公**演天理而成
《素书》，于圯桥密授**张良**。
张良仅用其中十之一二，便**灭**
项兴刘，**明哲保身**。**张良**死后
五百年，有盗发**张良墓**者，于
玉枕中获此书，上有秘戒：**不**
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
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天殃**。
台湾国学大师南怀瑾说：《素
书》是中国古代纵横家的奇书，
朝夕参研，处世、治事，都会
有举重若轻的奇效。



素 书

[秦] 黄石公 著
[宋] 张商英 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素 书

黄石公 著

张商英 注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富华彩色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字数:40 千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7-204-03727-8/C·21 定价:80 元

前 言

爱读中国历史的人，一开始都会被帝王将相们的文韬武略所吸引。台前幕后的经国大计，莽原沙场的刀光剑影，舞榭歌台的杯盘交错，孤城远镇的阴谋策划，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壮士悲歌，忠臣饮恨……无不让人或击节嘘唏，或扼腕长叹。然而，看得多了，慢慢就会发觉浩瀚的史籍应该记载却有意无意遗漏忽略的人事委实不少。

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物看多了，目光会不经意地投向唯独中国历史才有的一个特殊的人群——隐士。

说它特殊，首先是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性。二十五史每一部都专辟一章曰：“隐逸”。然而除个别人的生平较详，大多不知其从何而来，老于何乡。有的干脆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如朱元璋当了皇帝后，立法十分严酷。有一天他要到寺庙里走走，他从前穷得活不下去，也当过几天和尚，想必是恋旧情结使然。但他禁止随从人员进去，独自一人踱到寺院的山墙下，看见上面画了一个布袋和尚，墨迹未干，旁边题有一首诗偈：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装。

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又何妨？

他转头立即命从人进庙搜索，里里外外空无一人，只是一座荒芜已久的古寺而已。

有的隐士人物是半入世态。

这类人物虽名为隐士，深居山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其实非常关心天下大事，但又从不直接出面干预，只是从旁或通过朋友，或派出学生，帮助别人成功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后世比较熟悉的，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鬼谷子，他只打发出五个学生——苏秦、张仪、孙臆、庞涓、尉繚，就把天下诸侯玩得团团转，最后还是采用了张仪的策略，秦始皇才得以统一天下。还有隋唐之际的文中子王通，他以儒佛道三家通才的学养，讲学河汾，培养了一批开创盛唐的文臣武将，如魏征、李靖、房玄龄等人都是他的学生。而他作为隐身幕后的旷世奇人，正史中却不载一字。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也是几个始终不肯站出来的装疯卖傻的道人，推到台前的只有一个刘伯温。虽然朱元璋都亲自为他们写过传记，但编正史的儒家不予录用，因为不合他们的口味。

将《素书》和《三略》传给张良的黄石公，也是这样一个取“犹抱琵琶半遮面”态的神秘人物。他在圯桥授书张良后，相约十三年济北相见，不过他说谷城山下有块黄石，那就是他。不早不晚，十三年后汉高祖率军路经谷城山下，张良果见山脚下有一黄石，于是取回家供了起来。

黄石公很有点象鬼谷子，他预见到秦将亡，汉将兴，

想物色一个代理人，替他出山辅佐刘邦打天下。但何以偏偏找的是张良呢？圯桥相遇，初看似乎纯属偶然，细思却不尽然。圯桥授书，其实是黄石公早已安排停当了的。

张良作为韩国一风度翩翩、美若好女的佳公子，因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始皇大怒，通缉全国大肆追捕，这一爆炸性的新闻肯定被传得沸沸扬扬，无人不晓。正在留心天下大势的黄石公焉能不知？他想，一个纤弱如女子的青年，敢于狙击一跺脚地动山摇的秦始皇，勇则勇矣，但此乃匹夫之勇，还不足以成大事。亡秦需要这些热血壮士，然而必须具备以柔克刚、以弱制强的大勇，那就得看他能否学会“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忍劲了。

因有此背景，有此思虑，黄石公肯定把张良作为首选人物，暗中跟踪、观察他有好久了。圯桥相遇，在张良是邂逅，在黄石公却是预谋；接着而来的一系列折辱，既是考验，也是上课。直到张良考试过关，才将《素书》和《三略》给了他，也等于在传给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法宝的同时，告诉他：忍着点，才有好处！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张良靠这部《素书》兴刘灭项，功成身退，完全得益于一个“忍”字。

即使纵观中外成功的政治家，除开客观因素不说，自身必须具备“三忍”的素养：一曰容忍，二曰隐忍，三曰不忍。

怎么理解？

容忍者，胸怀气量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没有海洋般的胸怀，怎能拥有天下！

隐忍者，隐而不发也。越是伟大的政治家，所遭遇的凶险艰难也越多。在时不至、运不到的时候，必须有足够的耐性忍下去，再忍下去；同时积蓄力量，修德聚贤，象周文王在羑里狱中那样。

不忍者，非常人之所能忍也，大义灭亲之忍也，消灭政敌绝不手软之忍也……如李世民之于胞兄李建成，诸葛亮之于马谡等等。

由此可知，《素书》是为从政者就如何加强自身的政治素养，如何把握道德与谋略的关系而写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书中这些效法天道地道，以格言形式表述的最高智慧，用之修身，可以明志益寿；用之治国，可以位极人臣；用之经商，可以富埒王侯；用之军事，可以百战百胜。

《素书》原文并不长，只有六章一百三十二句。词句也不十分难懂，但每句话的内蕴却异常丰富、深邃。鉴于此，我们在整理这部古籍时，没有采取逐字逐句翻译的方式，而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用“释评”的办法，尽量挖掘、剖析每一段话的内涵。估计读者自己明白的地方，就一带而过；涉及到古代哲学或用典比较生僻之处，则力所能及给予较详尽的阐述，有时适当结合现代观念予以评析。对于其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观点，则以当代先进思想观念为准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三略》是《素书》的基本原理在军事学上的运用，所以我们将《三略》附后。为了加深对原文的理解，我们为《素书》的每一个观点都撰写了具体的历史事例，并对每一章摘精采要加以归纳，作为导读置于章首。这无非是想尽编者的一片抛砖引玉、锦上添花的美意罢了。但如读者只想独立自主地玩味原作的精神要意，这些都可以不看，只看原著全文即可。

《素书》的校勘，是以《百子全书》为底本，参照《四库全书》和台湾南怀瑾先生的《历史的经验》完成的。张商英对《素书》、刘寅对《三略》的注，置于[]内，以别于正文。

最后，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张商英其人简略地说几句。

张商英字天觉，四川人。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期间都在中央政府作官，后位至宰相。《宋史》说他“为政持平”，“立同异”，“宽民力”，能力谏徽宗禁绝豪华奢侈、大兴土木的恶习，徽宗对他颇为敬畏。可惜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正是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反反复复斗得不可开交的时期，加之他又是由神宗时的奸相章惇举荐，两派的人际关系极其复杂，连苏轼这样的人都无法摆脱党争的牵连，更不要说别人了。而且两党的宗派斗争到了十分愚蠢可笑的地步。比如，宋朝皇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由于赵匡胤之后即位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弟弟赵光义，后来皇权的交替几乎都是叔侄之间交叉传递。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做侄子的当了皇帝后，对上一任皇帝也就是他的叔叔该如何称呼

的难题：是叫“父皇”呢？还是叫叔父？为此两派在金銮殿上吵得箭拔弩张，磕头出血。王安石一派说，国之存亡就在这一叫上；司马光一派说，不认生身之父，而将叔父叫“父皇”，这是大不孝，孔孟再世也不会答应的。这两个人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可是一旦被偏见蒙了心后，竟会愚昧无聊到这种地步！张商英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中，能得善终，实为不易。环境虽然乌烟瘴气，但张商英学佛、为政又悟道，他卧病时，突然有一天对儿子和女婿说：我告诉你们，《法华经》上所说的地上涌出多宝如来宝塔，确有其事，不是比喻。我现在就要走了。他说完此话，把枕头随手向窗户扔去，只听空中一声雷响，再回头看，已溘然而逝。

《素书》由这样一位人物来注释，必然融会了他对政界风浪、世态炎凉以及人生素养的深刻认识，自当不会辱没那位世外奇人黄石公的一片苦心了。

原作微言大义，编者才疏学浅，不当缺憾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陈 伧
一九九七年夏

目 录

素 书

前言	(1)
----------	-----

原序	[宋]张商英(1)
----------	-----------

原始章第一	(6)
-------------	-----

注曰：道不可以无始。

天道、德行、仁爱、正义、礼制，这五者统而言之囊括了东方文化思想的原始理论。若用自然规律来代替古人之所谓“道”，仍不足以明其精微玄妙；用文明礼貌来代替“德”，不足以明其瑰伟高超。以道为体为因，以德为用为果，济世以仁，处事以义，待人以礼，可以说这就是经世治国之根本，谋略权变之准绳，涉世立身之起点。

○五帝法天 化流四海	(7)
------------------	-----

○与民争利 逆天而亡	(10)
------------------	------

○德被苍生 终有天下	(15)
------------------	------

○龙飞凤舞 各擅其美	(18)
------------------	------

○布信义 一枝独秀	(23)
-----------------	------

○开创王朝礼制的大儒	(27)
------------------	------

○美女比军队更具杀伤力	(30)
-------------------	------

- 拜石受书神仙侣 (33)
- 垂钓渭水的老间谍 (39)
- 孟子守道 终生不悔 (43)

正道章第二 (47)

注曰：道不可以非正。

天道之体用，既已心领神会，那么为人处事就要顺天道而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德君子如有擎云之志，就应当德、才、学皆备。信义才智，胸襟气度，缺一不可。如此者，便是人中龙凤，世间俊杰。这才是做人的正道。

- 扞虱论天下 (48)
- 英雄头上跑马 (53)
- 尺蠖之屈 以求其伸 (58)

求人之志章第三 (62)

注曰：志不可以妄求。

志之于人，犹如信仰之于人生。人的一生随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调整、加强着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建设。对古今风云际会、人生沉浮荣辱给予高屋建瓴般的哲学蒸馏后，这里的每一句格言都是对如何安身立命、经国济世的语重心长的告诫，而且一正一反，既有危难时的慈航指迷，也有得志时的暮鼓晨钟。

- 与美人独处一室 (63)
- 宁失手足 不失良将 (65)

○有道之君的气量	(66)
○不到死期谁肯休	(69)
○莫让家眷见小人	(72)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73)
○没有子贡 就没有孔子	(76)
○文帝简朴 汉祚绵长	(79)
○君明臣直 千载不遇	(81)
○三教九流 各有妙用	(83)
○性宽恕 化敌为友	(86)
○终日端坐也堪用	(87)
○少年天子心如冰	(89)
○高丽使者要地图的故事	(91)
○京城里有啥新消息	(93)
○楚庄王绝缨得士	(94)
○天下未治蜀先治	(96)
○三江五湖 未见如此好官	(98)
○孜孜奉国 知无不为	(100)

本德宗道章第四

(102)

注曰：本宗不可以离道德。

道之于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深切体味天道地道之真谛，才能出神入化地用之于人道——精神境界的提高。喜怒哀乐，祸福穷通，兴衰荣辱，凶吉强弱……人生漫漫，世路茫茫，哪一种境况你没有遇到过呢？如何趋福

避祸，逢凶化吉，尽在于此矣。

○中华民族的偶像	(103)
○空前绝后的忍者	(106)
○一正压百邪	(109)
○利国利民 方为大善	(110)
○唯有精诚化愚顽	(113)
○与上司指令相左的时候	(115)
○少年英主斗权臣	(117)
○站了一生的“皇帝”	(119)
○英明半生情半生	(123)
○秦始皇的神仙梦	(126)
○贪“柴”丧国	(128)
○不爱社稷爱宝马	(130)
○大才子遇上了嫉才者	(131)
○独裁者爱用贪财的人	(134)
○她也想尝尝龙墩的滋味	(136)

遵义章第五

(141)

注曰：遵而行之者义也。

义与利之冲突、论争，贯穿了整个人类社会，而且还会越来越激烈地争斗下去。见利忘义还是舍生取义，这一令人两难的选择不但时时在撕裂着人性，也在撕裂着人类。本章总结的四十六种灾祸，时下不是触目皆是吗？消灭这种种毁灭自身、危害社会的不义的、丑恶的或腐败

的弊端,唯一的办法就是“遵义”,换言之,加强文明建设。

△人至察则不祥	(142)
△一怒失千军	(143)
△黑色的陷阱	(146)
△做人切莫太猖狂	(148)
△雄心尽付东流水	(151)
△出尔反尔 心中分明有鬼	(153)
△耍威风送了一条老命	(155)
△智相如再屈秦王	(156)
△屡建战功 身死小人	(158)
△沉默是金	(161)
△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163)
△怕什么偏偏遇什么	(166)
△被人民诅咒的“太阳”	(169)
△悍妇贾南风	(171)
△阉党擅权 空前绝后	(174)
△忠臣,怎看怎不顺眼	(176)
△纸上谈兵的恶果	(181)
△逼人太甚死不知	(183)
△谁知爱鹤也丧邦	(185)
△功高三代 千秋遗恨	(187)
△忽喇喇似大厦倾	(191)
△既然如此 何必当初	(193)
△成败皆可见人心	(196)

○许下人,人等着	(197)
○前迎后拒 人财两空	(199)
○失败的杀手 忠心的刺客	(201)
○何必一阔脸就变?	(204)
○恩将仇报 前功尽弃	(206)
○一步错,步步错,	(208)
○名士之死	(211)
○唐明皇与高力士	(213)
○成名之战,也是传世之战	(215)
○“六君子”千古沉冤	(218)
○东宫政变 败在谋泄	(221)
○不知还爱细腰否?	(224)
○名声与事业正相反	(226)
○一片冰心在玉壶	(228)
○小人有小人的用处	(231)
○凭什么能偷一个国家?	(233)
○刘邦就这一点让人佩服	(236)
○泪血洒鞭 怨气冲天	(239)
○你也不妨来一句“身外之物”	(241)

安礼章第六

(243)

注曰:安而履之谓礼。

顺天而行也罢,招揽英雄也罢,加强道德修养、文明建设也罢,都必须有个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春秋无义

战”，“礼崩乐坏”，弑君杀父八十八起，……此无他，皆因社会环境之动荡不安。于是政体之建设，君臣之大义，政策法规之完善，就成了一切的关键。

○君子的雅量	(244)
○三分灵利留儿孙	(246)
○“贞观之治”的奥秘	(252)
○“无愁天子”不无愁	(255)
○“跋扈将军”的下场	(259)
○错杀重臣七国乱	(262)
○智敌万国一张嘴	(266)
○假借革新 中饱私囊	(270)
○五张羊皮买的宰相	(274)
○五百两黄金买一副死马骨头	(278)
○梅妻鹤子 潇洒一生	(280)
○一见倾心 马援归汉	(283)
○志满妄动 全军覆没	(287)
○明珠暗投的大才子	(290)
○不识时务的蠢猪	(293)
○君相不言天命	(297)
○醉死迷楼的隋炀帝	(302)
○汉武求仙 几毁英名	(305)
○岳飞是谁害死的？	(310)
○调戏贤妻为哪般？	(313)
○贪近利 丧身辱国	(316)

○舍不得花钱也送命	(319)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鲍子	(321)
○散财救国与敛财亡国	(326)
○江杨争风 孙庞斗志	(329)
○选老婆的妙喻	(334)
○知音少 弦断有谁听	(336)
○功名归功名 事业归事业	(339)
○石崇和王恺斗富	(343)
○众里寻她千百度	(348)
附：《素书》全文	(352)

三略直解

三略直解卷上	(362)
--------------	-------

放眼四海，熙熙攘攘，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为理想而献身，一个为钱财而卖命。招致这两个人，就网罗尽了天下的英雄。要想都来为你效力，所欲不同，延揽的方法也不同，一要以礼，一要用钱。历代帝王夺天下、守成业的秘术尽在于此。

○得高人者得天下	(363)
○曾国藩的太极拳打得棒极了！	(372)
○令人头痛的“戈尔迪之结”	(384)
○吴起，毫无人性的战争机器	(391)
○不杀无以立军威	(396)

○富贵寿考集一身	(404)
○赌博在战争中的妙用	(415)
○让士兵吃老鼠的皇帝	(425)

三略直解卷中

(439)

战事一起,江山易色,生民涂炭。且不说战败者国破家亡,即便是战胜者,也抹不去心头的创伤,凯旋的将军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后世每当谈起“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这种不断发生的悲剧时,总要扼腕叹息,殊不知这样的结局也是天道。

○“敌国破,谋臣亡”也是天道	(451)
----------------------	-------

三略直解卷下

(456)

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道德与人心的沦丧为代价的。因此,从长远来说,只有文明建设卓有成效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

○我有个毛病——爱女人	(462)
○被历史尘埃埋没的经济学家	(475)
○生死之外无大事	(488)

《素书》原序

[宋] 张商英

黄石公《素书》六篇，按《前汉》列传，黄石公圯桥所授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

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天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呜呼！其慎重如此。

黄石公得子房而传之，子房不得其传而葬之。后五百余年而盗获之，自是《素书》始传于人间。然其传者，特黄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尽哉。

余窃尝评之，天人之道，未尝不相为用，古之圣贤皆尽心焉。尧钦若昊天，舜齐七政，禹叙九畴，传说陈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设天地四时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阴阳。孔子欲无言，老聃建之以常无有。《阴符经》曰：“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道至于此，则鬼神变化，皆不能逃吾之术，而况于刑名度数之间者欤？”

黄石公，秦之隐君之也。其书简，其意深，虽尧、舜、禹、文、传说、周公、孔、老亦无以出此矣。然则黄石公知秦之将亡，汉之将兴，故以此书授子房。而子房者，岂能

尽知其书哉？凡子房之所以为子房者，仅能用其一二耳。书曰：“阴计外泄者败。”子房用之，尝劝高帝王韩信矣；书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尝劝高帝侯雍齿矣；书曰：“决策于不仁者险。”子房用之，尝劝高帝罢封六国矣；书曰：“设变致权，所以解结。”子房用之，尝致四皓而立惠帝矣；书曰：“吉莫吉于知足。”子房用之，尝择留自封矣；书曰：“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尝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矣。

嗟乎！遗粕弃滓，犹足以亡秦、项而帝沛公，况纯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

自汉以来，章句文词之学炽，而知道之士极少。如诸葛亮、王猛、房乔、裴度等辈，虽号为一时贤相，至于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仿佛。此书所以不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也。

离有离无之谓道，非有非无之谓神，有而无之之谓圣，无而有之之谓贤。非此四者，虽口诵此书，亦不能身行之矣。

[译释]

秦朝末年的隐士黄石公的《素书》共有六章。大多数人以为黄石公在圯桥传授给张良的《素书》就是《三略》，这实在是以讹传讹啊。

西晋时期，天下大乱。盗墓贼发掘了张良的坟茔，在头底下的玉枕中发现了这本《素书》，共计有一千三百三十六字，上面题有秘诫说：不允许将此书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否则必遭

祸殃；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传人而不传授，也将遭殃。可见象《素书》这样一本关系到天下兴亡、个人命运的“天书”，是否要传世，是一件极其慎重的事情！

当年黄石公遇到张良这样的豪杰，经过几次无情的考较后，才慎重地传给了他；张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只好将它和自己一起带进棺材。五百余年后，因盗墓贼得到了它，才从而使这本奇书得以在人间流传，然而公之于世的，也只不过是黄石公的极其简略的言词，至于其中的玄机深意，浮浅的言语怎么能穷尽呢？

我与人议论到古人时曾经讲过，天道和人道，何尝不是相辅相成呢？对于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古代的圣人贤哲都能够心领神会并尽心竭力地去顺天而行。比如帝尧，恭敬地顺应上天的法则就象敬畏上帝一样；舜遵循天道建立建全七种治理国家的重大政治制度；禹依据自然地理的实际情况把天下划为九州；傅说向殷商中期的继承人武丁讲述天道的原则，才使商朝得以中兴；文王“法天象地”，才推演发展了八卦；周公效法天地四时的规则建立了封建官吏组织，同时设立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负责调和平衡阴阳；孔子觉得天人之道太奥妙了，常常不愿意轻易谈论；老子却用“无”与“有”来概括天道运行的规律。托名黄帝的《阴符经》中说：“对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了然于心之后，思想才会处于一种自由状态，于是就会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万事万物的变化都由我来主宰。”一个人的道行到了这种地步，神鬼变化都无法逃脱其谋术，更何况类似刑罚、名实、制度、相卜这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呢！

黄石公是一位秦时的世外高人，他传给张良的这本书，词语虽然简略，但含义却很深邃，即使尧、舜、禹、文王、傅说、周公、孔子、老子也无法超过他。他知道秦朝就要灭亡，汉朝即将兴起，因此把《素书》传给了张良，让他替天行道，帮助刘邦灭秦兴汉。张良虽然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但他又怎么能完全精通这本书的奥妙呢？

张良之所以能成为千古流芳的张良，功成名遂，全身而退，也只不过用了其中的十分之一、二罢了。当年韩信要求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很恼火，但又是用人之际，刘邦不能得罪韩信，张良正是运用《素书》上所说的“阴计外泄者败”这一谋略的基本法则，暗示刘邦答应了韩信的要求，才使他能最后打败项羽。当天下初定，众功臣因没有得到封赏而策划叛乱的时候，张良根据“小怨不赦，大怨必生”的人情世故，劝汉高祖首先封赏了与他有隔阂的雍齿为什方侯，从而安定了人心，防止了一场宫廷内乱。当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的时候，刘邦一筹莫展，谋士郦食其建议刘邦重封六国的后代，以争取各国君臣百姓的拥戴，张良知道这一决策不是出于真正的仁爱之心，根据“决策于不仁者险”的原则，说服了刘邦，把已经赶制好的印信全部收回，才使刘邦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素书》上说：“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张良采用了这一明哲保身的至理，抛弃功成名就后的荣华富贵，飘然出世，避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与清风明月为侣，逍遥自在地度过了一生。真神妙啊！张良只用了《素书》中一些残渣余唾，就推翻了秦王朝，打败了项羽，辅佐刘邦统一了天下，如果能领会其中的精华奥义，进而有所发挥，灵活运用，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

自从汉刘氏一统天下、九合诸侯后，诗赋文章蔚然成风，蓬勃发展，但是真正认识、掌握宇宙大道的哲人却寥寥无几。诸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十六国时的王猛、初唐的房玄龄、唐宪宗时的裴度这些名臣，虽然被世人称作冠绝一时的贤相，但他们对于道为何物，连其依稀仿佛的皮毛也并没有领会多少，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还算不上是通晓“天道”的神异之才，造福苍生的圣贤之士，所以没有那个福气得其真传。

“天道”的真谛可以这样理解：“道”的存在“离有离无”；“道”化为真气后，就成了一种“非有非无”的物质，可以将其叫做“神”；如

果谁能永远持有这种“神”的状态又不显露出来,就是“圣人”;保持在这种无形无状的境界中又能随心所欲地将之生化为万事万物的人,就是“贤人”。做不到这四点,就是天天读这本《素书》,也不会将它运用到实践中去。

第一章 原始

〔注曰：道不可以无始。〕

天道、德行、仁爱、正义、礼制，这五者统而言之囊括了东方文明总体思想的原始理论。若用自然规律来代替古人之所谓“道”，仍不足以明其精微玄妙；用文明礼貌来代替“德”，不足以明其瑰伟高超。以道为体为因，以德为用为果，济世以仁，处事以义，待人以礼，可以说这就是经世治国之根本，谋略权变之准绳，涉世立身之起点。

[原文]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

[注曰：离而用则有五，合而浑之则为一。一所以贯五，五所以衍一。]

[释评]

道、德、仁、义、礼，本质上是一个原始本体的五个范畴之外化，无论道家、儒家还是其它用于治国兴邦的思想体系，无不将道德作为改造世界的根本。老子说：由于世风日下，人们距离天道本有的和谐完美越来越远，人心日益丧失先天的淳朴自然，矫情伪饰成了人们必备的假面，所以才不得不用伦理道德教育世人。当用道德教育也不起作用的时候，只好提倡仁爱。当人们的仁爱之心也日益淡薄之时，就呼吁要有正义。在正义感也丧失殆尽后，就只能用法规性的礼制来约束民众了。

因此，道、德、仁、义、礼这五个方面是天道因时因势之不同而权变使用的结果，实际上是一而五、五而一的不同说法罢了。

五帝法天 化流四海

“帝王”一词的含义，原本是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论，有法规，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国家兴旺的意思。有了功劳，君臣谦让，他们的美德，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老百姓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古代的帝王管理臣民不必有多么繁杂的礼仪法规、赏罚奖惩，就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作为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生来灵异，很早就会说话，长大时敦厚勤敏，成年后聪慧明达。他修明政治，整治军旅，顺应天地四时、阴阳五行和生死存亡的道理，按季节播种百谷草木。

帝颛顼高阳，是黄帝的孙子，他镇静深沉而有智谋，通达而明事理。保护资源，治理土地，依据天象制定历法，崇拜山川之神，并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礼仪，依四时五行之气教化民众，虔诚地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灵。凡天下之物，活动的禽兽，静止的草木，大到名

山大川的神灵，小到丘陵坟茔的鬼魂，日月所照之处，没有不归顺的。

帝喾高辛是黄帝的曾孙，他一出生就神奇灵异，能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广施恩惠却不为自己。顺应上天的意旨，体察民众的急需。仁厚而有威望，慈爱而有信义，修身而天下敬服。他的神态庄重，德行高尚。举动适时，衣着朴素。帝喾公正无私的恩德遍及天下，凡日月所照、风雨所及的地方，没有不诚服的。当时，整个部落的景象显得肃穆兴旺，社会风气显得道德高尚。

帝尧为领袖时，仁德涵养有如天空一样广博，智慧象神明一样微妙，人民象葵花向日般地追随他，象禾苗企盼云雨一样仰望他，富有而不骄纵，高贵而不傲慢。他倡明恭顺的德行，使九族亲密团结。九族和睦了，便明确百官职责。百官恪尽职守，天下诸侯国都和谐相处。然后他又命令羲氏、和氏顺应上天的法则，考察日月星辰，慎重地教导百姓耕作的时节。

尧逝世后，百姓悲伤哀痛，如同死了父母。三年内，天下不奏乐，以示对尧的怀念。

舜二十岁时因孝顺而出名。于是尧便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察他治家的本领，又让他的九个儿子与舜相处，以观察他的为人。舜住在妫水岸边，在家中行为更加谨慎。尧的两个女儿不敢因为出身高贵傲慢地对待舜的亲属，很守妇道。尧的九个儿子也都变得更加诚实厚道。舜在历山耕地，历山的人都能互让田界；在雷泽打鱼，雷泽的人都互让住所；在黄河边做陶器，黄河边生产的陶器没有粗制滥造的。一年后，舜住的地方形成了村落，两年成了城镇，三年后就成了都市。

于是尧便试用舜推行五种教化并管理各级官吏。舜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皋陶当法官，断狱公平；伯夷主管礼制，上下都讲谦让；垂主管工程，各行各业的工匠都能完成任务；益主管山泽，山泽

得到了利用；弃主管农业，农业得到了发展；契任司徒，百官亲睦；龙负责外交，边远国家都来朝见。禹的功劳最大，他劈开九座大山，整治九大湖泽，疏导九条大河，奠定九州疆域。国土方圆五千里，一直达到荒远的地方。

四海之内，都感戴帝舜的恩德。于是禹创作《九招》音乐，招来珍异宝物，凤凰也飞来献舞。天下的各项德政都发端于虞舜时代。

虞舜为领袖时，多么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么隐蔽的坏人坏事也都要暴露，运用自然的法则来惩恶扬善，群臣心悦诚服而后让他们遵守各种制度。

孔子在赞美尧舜的英明伟大时说：

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

综观五帝的治国之道，都能善用无为而治的法则，并在运用中使之体现为最高的和谐，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实惠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行为合乎道义却好象生来就有这种修养。这就是黄帝、颡顓、高辛、尧、舜之仁德的具体表现。

〔原文〕

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

〔注曰：道之衣被万物，广矣，大矣。一动息，一语默，一出处，一饮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之内，何适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见之而谓之仁；智不足以尽，故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不足以见，故日用而不知也。〕

〔释评〕

我们终生奔波，日夜忙碌，人人离不开运用世间万物以成就大大小小的繁杂事务，然而并不知晓这一切都只不过是道体的本有

功用(包括我们人自身在内)而已。如果我们以空灵虚静之心去体味时空之奥妙,似乎恍兮惚兮地能感觉到一些个中之真味,可是一旦忙乱起尘世琐事时,就又变成了摸象的盲人了。

其实,道体对宇宙万物的包融太广阔太伟大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动静休止,言谈仪表,大到无边无际的宇宙,小到纤细的草籽内核,哪里没有道体的存在呢!用“仁”或“智”这类字眼来表述它,那只不过是崇尚“仁”和“智”的人强加给它的名称罢了。至于老百姓,虽然时时刻刻离不开它,事事处处都在运用它,但是却不知晓它到底是什么。

与民争利 逆天而亡

说到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举凡盛世,“言必称三代”。夏商周三代虽有圣明之君,中兴之王,然而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也恰恰产生于这三个朝代,那就是夏之桀,商之纣,周之厉王与幽王。“夏以禹兴,夏以桀亡;商以汤兴,商以纣亡。”朝代没有变,政治体制没有变,同样一个国家,却因人而兴,因人而亡,根本原因,就在于兴国者顺天道而治,亡国者逆天道而行。背离事物的客观规律,顽固不化地倒行逆施,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西周的厉王可算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

西周第十任国王周厉王是一个财迷心窍、蔑视民意的昏君。他在位期间,进一步激化了本已十分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从而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和历史上任何朝代一样,西周早期的统治者励精图治,顺应历史规律,因而出现了政权稳固、经济繁荣的“成康之治”,一扫殷商末期的阴霾景象。但自西周中期以后,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关系开始逐步产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井田制的破坏和私田的形成方面。随着奴隶制经济基础

的动摇,上层建筑自然出现了“礼崩乐坏”、人欲横流的衰落趋势。

周厉王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因而上台后十分亲近当时建议他实行所谓“专利”的荣夷公。早在共王时代,土地国有制就已经出现了缺口,贵族的私田日益增多。特别是不少山林藪泽成了贵族侵吞的对象,一些平民百姓也常到河流湖泊里打鱼捕蟹,或到山林里去采伐,来弥补生活之匮乏。荣夷公很有一些横征暴敛的本事,他建议厉王禁止民众利用山林湖泊搞副业生产,以便使所有来自山林江海的各种产品都成为国王的私有财产,这就是所谓的“专利”。

周厉王的这一政策触犯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不但引起了广大平民的反抗,而且失去了贵族的支持,弄得各国怨声载道,民情沸腾。大夫芮良夫劝谏厉王远离佞臣荣夷公,废除有关“专利”的各项规定。他说:“荣夷公利欲熏心,鼠目寸光,只讲专利,不顾国家的根本利益。如果再照他的意见这样搞下去,国家可就危险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芮良夫认为: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也。……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

意思是说,利益是世上万物自然产生出来的,是天地宇宙包容承载的公共财产,有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图独占它,那可就后患无穷了。天地万物是天下众生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要从中获取他的生存所需,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有谁执意要这样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防备大难临头,荣夷公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国王,这还能长久得了吗?

然而周厉王对芮良夫的忠言根本听不进去,他不仅不疏远荣

夷公，反而提拔他当了周王朝的卿士。

厉王的专利政策激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西周后期由于战争频繁，赋役太重，百姓的负担本已非常深重，现在君臣又争相“专利”，使国人更加忍无可忍。他们议论纷纷，抨击周厉王的政策。

当时，辅佐周厉王的召公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贤臣。他看到周厉王如此残暴，平民百姓生计维艰，便进宫去对周厉王说：“我们周朝向来把人民生活视为头等大事，先祖们都十分重视农业，爱护农民，制定一切方计政策，都首先要考虑农民的利益。现在你实行‘专利’，弄得民不聊生，老百姓都在骂你呢！若不及早改变政策，那就后悔也来不及了。”

周厉王一听，很不高兴：“无知小民胆敢骂我，我这就给他们些颜色瞧瞧！”

召公走后，周厉王找到一个卫国的巫师，命令他组织了许多心腹爪牙到各地去，凡有私下议论朝政的，格杀勿论。顷刻间，全国上下人人自危，一片恐怖气氛，国人敢怒而不敢言，人们在路上相遇时，只能以相互交换目光来表达他们的愤恨。

周厉王从此再也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了，他得意洋洋地对召公说：“你瞧我的办法如何？现在还有谁敢诽谤我！”其实——召公苦笑着说——这只不过是用权势的威慑堵住了人民的嘴，仇恨却更深地埋在了人们的心间，一旦爆发，如江河决堤，更加可怕。接着召公说出一个被后世有识之士引作至理名言的道理：

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财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

食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周厉王听了很不以为然：“老百姓懂什么，怎么可以随便议论天子？他们只应该乖乖地听我的话。愚顽刁民，不给些厉害，国家能安宁吗！”召公见他如此昏庸愚蠢，不可理喻，知道他很快就要完蛋了，只好愤愤退下。

周厉王不听召公等忠良的规劝，继续一意孤行，镇压民众。古语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厉王与民争利，逆天而行，结果事与愿违，民众的反抗愈来愈猛烈。《诗经·大雅·桑柔》篇记载当时的情形是：“民之贪乱，宁为荼毒”，也就是说，人民大众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都盼望天下大乱，即使因此而吃苦受罪也心甘情愿，多不过落个与暴君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的局面持续了三年，终于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对专制独裁的武装暴动，成千上万的民众有如决堤的江河一样奔腾倾泻，冲向周厉王居住的宫殿。

周厉王一看大势已去，在国人尚未冲进王宫的时候，偷偷从后门溜走，渡过黄河，一直跑到彘地。

周厉王逃走时十分狼狈，连他的儿子太子静都没有来得及带上。在一片混乱中，太子静跑出王宫，躲进了召公的家里，但被人发现，人们立刻拥向召公的家，让他交出太子。召公知道众怒难犯，让自己的儿子穿了太子的服装，把太子藏了起来，然后把儿子交给起义的民众。一阵棍棒刀砍之下，假太子成了一堆肉泥。

周厉王一生逆天道而行，与人民为敌，与民争利，箝制民口，蔑视民意，到头来仓皇出逃，客死他乡。身败名裂的周厉王对后世也不能说没有意义，他的可耻下场告诫后人：不行正道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原文]

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

[注曰：有求之谓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於规矩者，得方圆而已矣。求于权术者，得轻重而已矣。求於德者，无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为君臣父子，昆虫草木得之以为昆虫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迹之一身，远之万物，无所欲而不得也。]

[释评]

对于什么是德，《易经》的解释是“赞助天地之化育”，佛家的解释是“慈悲喜舍”，儒家则认为是“博施济众”。可见所谓“德”，其本意是舍己为人，是效法“天道”以成就世人，恩泽天下，使广大民众各得其所，各得其位，各尽其材。也就是古贤所理想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境界。德之功用，对别人来说是使之得其所欲；在自己来说，则体现为一种崇高伟大的道德品质。

张商英从满足万物之欲求的角度解释了“德”的内涵。他说：世间万物有所求就有欲望，假如其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是最大的不道德。然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讲道德，欲望终将落空。只有以道德为立身处世的根基，才能有求必应，心想事成；君臣父子才会各尽其责，各得其位；鱼虫草木才能各各依从自然规律生息繁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只要遵从这样的法则，大欲求必有大成就，小欲求也有小成就，宇宙万物也将充满无限生机。近到个人的生命，远到万事万物，只要都能顺天道而行，以天下为怀，从政也好，经商也好，处世也好，没有不成功的，而且谋略越高，功德越大。

德被苍生 终有天下

公元前 647 年,晋国遇到了旱灾,国库空虚,民间绝食。晋惠公夷吾前年曾在秦穆公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他虽然当时许诺以河西之地作为酬谢,过后又耍赖背约,问心有愧,但想到自己的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只有求助于秦国,还兴许有些指望,于是派使者庆郑去秦国求援。从晋国逃亡到秦的丕豹因与晋有杀父之仇,劝穆公说:“晋侯无道,天降其灾,如能乘机讨伐,正是灭晋的天赐良机。”

穆公召集群臣计议,百里奚说:“晋君夷吾得罪了你,晋国的百姓有什么罪?”

公孙枝说:“灾年和丰年,谁都会遇到,我们哪能不伸手援救。”

穆公听从百里奚和公孙枝的话,说道:“对不起我的是晋国的国君,忍受饥寒的是晋国的百姓。我不忍心因国君不讲信义,让老百姓承担灾祸。”于是运输数万斛粮食给晋国,船载车运,从雍(今陕西凤翔南)到绛(今山西侯马东北)络绎不绝。这次国际性的救灾活动,历史上称之为“泛舟之役”。

第二年,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秦国遇到了饥荒,晋国却是个大丰收年。秦穆公理所当然要到晋国去请求援助。晋国国君和群臣商议,想不到大夫虢射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去年上天给了秦国灭晋的大好机会,秦国不去利用,反而借给我们粮食,也未免太愚蠢了!今年上天又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为什么不乘秦国闹饥荒率兵讨伐呢!”想不到晋惠公竟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后人读史至此,作诗抨击晋惠公:

泛舟运粮赈饥穷,偏遇秦饥意不同。

自古负恩人不少,无如晋惠负秦公。

公元前 645 年,晋惠公亲率大军进攻秦国。穆公以丕豹为将,亲自前去迎击。九月与惠公夷吾在韩原(今陕西韩城西南)展开了激战。混战中晋君离开了自己的大部队与秦军交手,战车陷在了泥泞中。秦穆公率领将士飞马追击他,没有捉住夷吾,反为晋军包围。晋军追击受了伤的穆公,眼看穆公命在顷刻,穆公仰天长叹:“我今日反为晋国俘虏,天道何在?”就在这万分危急之际,忽见一彪人马从西呼啸而至,约有三百余人,一个个蓬头袒臂,步履如飞,手执大刀,腰悬弓箭,见到晋兵就一阵乱砍乱杀,立刻便把穆公救出重围,晋惠公反而被活捉。这些仿佛自天而降的“神兵”到底是什么人呢?

原来数年前,秦穆公有一次曾在梁山打猎,夜里丢失了几匹骏马,责令官吏四出搜寻,在岐山脚下碰上三百多个野人正在烧烤聚食马肉,穆公丢失的好马,原来是被他们杀掉吃了。官吏抓住他们,正打算依盗马之罪处决,事情报告到穆公那里,穆公说:“有道德的人不因畜牲伤害人。我听说吃骏马肉必须喝酒,否则会伤人。”穆公不但赦免了这些乡下人,而且送去数十坛美酒。

三百野人深为感动,一致叩头谢恩说:“盗马不杀,还怕我们为马肉所伤,赐以美酒。穆公的大恩,如何报答呢!”这次三百人听说秦晋交战,特意赶来助战。也是事有凑巧,正碰上穆公受困,因此舍命救出。

秦穆公问知此事原委后,慨叹道:“野人尚有报德的义气,晋惠公算什么人为?”于是穆公俘获晋君,凯旋而归,传令秦国:“我将以晋君祭祀上帝。”

周天子听到这一消息后,说:“晋君是我周王室的同姓,不能见死不救。”因此派遣使者替夷吾求情;夷吾的姐姐穆公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后,披麻戴孝赤脚来见穆公:“我听古人说:仁者虽怨不忘亲,虽怒不弃礼。如果晋君死在秦国,我也是罪人啊!”

秦穆公无奈地说：“我本以为活捉晋侯是大功一件，没想到天子为他求情，夫人为他分忧。我不能以一己私愤让天下人侧目。我这就以国君之礼安排他回国就是了！”（按：《东周列国志》说穆公夫人伯姬曾以自焚要挟，不知出于何典。今依《史记》。）于是穆公与晋君再次订立盟约，答应送他回国，把他送到上等宾馆，并以礼遇诸侯的规格宴请了他。

九年后，晋惠公去世，穆公又护送重耳回国，立为晋君，这就是后来称霸的晋文公。

后来秦穆公改变东进的策略，采纳由余的计策进攻戎王，兼并了十二个小国，开拓千里疆土，成为西戎一带的霸主。天子派召公赏赐金鼓向穆公致贺。可以说，四百年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基础，是由秦穆公奠定的。

〔原文〕

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

〔注曰：仁之为体如天，天无不覆；如海，海无不容；如雨露，雨露无不润。慈惠恻隐，所以用仁者也。非亲於天下，而天下自亲之。无一夫不获其所，无一物不获其生。《书》曰：“鸟兽鱼鼈咸若。”《诗》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其仁之至也。〕

〔释评〕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本意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伦理关系，这从“仁”字的结构——二人为“仁”——也可看出古人所赋予仁的至深至广的伦理内涵。天道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只有人方能最生动地弘扬、体现天道。如若相亲相爱，就必须具有仁慈乐施的恻隐之心，常存利人利物的奉献之念，胸怀使天下人民、世间万物各遂其愿的伟大志向。

由此看来,仁的本质如天、如海、如雨露,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无所不滋养。慈惠惻隐是具有仁爱之心的具体表现,真正具有仁德的人,虽然不刻意表现自己爱护民众,但是天下人民无不自觉自愿地亲近他,因为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他的恩惠,种种生灵在他的庇护下都得以安乐生存。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大禹施行德政,在位期间,连鸟兽鱼鳖也不受侵扰地愉快生存;《诗经·行苇》借芦苇温柔相依地生长在一起来比喻兄弟亲人之间的体贴关怀。这都是充满仁慈友爱之情的生动表现啊!

龙飞凤舞 各擅其美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虽是皇室后裔(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但到他父辈手里,已经沦落为今湖南乡下的普通老百姓了。刘秀九岁时,父亲去世,留下夫人和三男三女,孤儿寡母,度日维艰,不得不把刘秀托付给叔父刘良抚养。年轻时的刘秀,性情温和,喜欢务农。二十多岁时为混个出路,与乡里同伙去长安游学。他为人大方慷慨,同学们没钱,他出资买了几头驴跑运输,挣来的钱供大家花费。他见京城的巡警大队长出门前呼后拥,威风得很;又听说阴家的妹子长得很漂亮,也便赋诗寄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可见他当时根本不敢奢望当皇帝,最大的心愿只不过讨个漂亮的老婆,当个巡警大队长什么的罢了。这与他大哥刘伯升就大不一样。大哥刘氏皇族的优越感很强,也学当年刘邦的样,广交英雄豪杰,仗义疏财,不事家业,所以常常笑话刘秀,说他胸无大志。然而后来当了皇帝的恰恰是刘秀,而不是他刘伯升。

王莽伪新末年,天下大乱,各地英豪纷纷揭竿而起。刘秀也扔下锄头,奋臂起事。同乡民众都说:“象刘秀这样谨慎老实的人都造反,我们还怕什么!”人格的力量产生巨大的号召力,追随响应他

的人越来越多。昆阳一战,全靠刘秀临危不乱,身先士卒,王莽的主力部队才被彻底摧垮,从此敲响了王莽政权的丧钟。然而刘秀韬光养晦,只讲自己的过错,从不敢居功炫耀。在后来的南征北战中,他宽厚待人,礼贤下士,招揽了不少文武英才。在邓禹、吴汉、马武、冯异等被后世称作二十八将(民间则附会二十八将就是二十八宿下凡)的一大批将领的辅佐下,他终于夺得了江山。

当了皇帝后,刘秀还是那样温和宽厚。即位不久,他衣锦还乡,同族的婶子大娘议论他什么都好,就是太温和了些。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吾理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安抚战乱中流散的平民;废除擅杀奴仆不治罪的陈规;减刑轻税,精减政府机构和冗员;招纳、起用人才……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刘秀确实是一个开明、仁慈的好皇帝。他在位30余年,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酒,不喜欢珍玩。晚年商榷皇陵建筑事宜时,他说: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

因此在他临终时,又下诏说:“我无益百姓。丧葬,一切都要象孝文皇帝那样,务从约省。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离开城郭,也不要派官员来吊唁。”

刘秀对臣僚要求非常严格,对贪赃枉法行为决不宽容。对皇亲国戚一般也能理智对待,严加约束。他的大姐湖阳公主的奴仆有一次大白天行凶杀人后,躲在公主家中,官吏无法捕捉。洛阳县令董宣听说公主要出门,驾车的正是那个奴仆,就在半道截住了公主的车子,当面将那个奴仆正法。公主立即回宫向刘秀告状,刘秀大怒,把董宣召来,当面就要把他笞挞致死。董宣说:“请让我说一句话再死。”

刘秀说：“你想说什么？”

董宣说：“靠着陛下的圣明，汉朝才得到中兴。现在放纵奴仆杀人，将怎么治理天下？你不用打，我自己死吧。”说完就一头撞在柱子上，血流满面。刘秀赶紧叫小太监抱住他，但要董宣给公主叩个头消消气。董宣坚决不叩，刘秀就叫人按着脖子强叩。董宣两手撑着地，就是不叩。

湖阳公主不满地说：“文叔(刘秀字文叔)当老百姓的时候，经常藏匿逃犯，官吏都不敢上门追捕。如今当了天子，都不能在一个县令身上施加一些威严？”

刘秀笑着说：“这就是天子与平民百姓的不同啊。”刘秀不但没有怪罪董宣，反而褒奖了他，给了他一个“强项令”(意为刚强不肯低头的县令)的美名。事后京城的百姓给董宣起了个“卧虎”的绰号，京城里的豪强也再不敢仗势欺人了。

多少年后，刘秀都一直记着这个七品芝麻官，在董宣死于任上后，刘秀派专人去看望，见他家中一贫如洗，只有老妻抚尸悲泣。刘秀感慨地说：“董宣如此清廉，死了才知道啊！”

由刘秀开启的东汉盛世，能够在身后得以发扬光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贤明睿智的皇后马氏。

刘秀一统天下的大势日渐明朗后，在为自己选择夫人时，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他年轻时朝思暮想的那位阴丽华。就他当时的权势来说，这已经是一件易如翻掌的事了。后来又天从人愿，刘秀驾崩后，阴丽华聪明过人的儿子刘庄即位为明帝，而明帝的皇后就是辅佐刘秀打天下的伏波将军马援的女儿。

马氏虽然出身于开国元勋之家，但幼年却很不幸。她自幼丧母，十岁那年父亲又在出征时病死军中。留下她和继母艰难度日。家计维艰，不幸又遭奸党借旧仇诬陷马援，致使马援都不得安葬于祖坟，只将从前线运回的马援遗体草草地埋葬在新买的几块薄地

上。下葬时,亲戚朋友也都不敢来吊唁。继母恐有不测之祸降临,用草绳牵了一群小儿女到朝廷请罪。光武帝拿出检举信,全家人方知灾祸之因,大为惊骇,万没想到一车给马援预防南方瘴气的薏苡米被说成是马援掠夺来的珍宝。后经一再上书,冤案才得以昭雪。也许就因这场意外的灾难,马皇后的名字都未留下,《后汉书》中她的传记中也未载其名,只称“马某”。

后母因家遭不幸而神智不清。由于马姑娘聪明好学,才德兼备,家中虽遭变故,但这个年仅十岁的孩子毅然挑起了全家的重担。在这艰难的困境中,她支撑着这个家庭一直到十三岁,受到人们的啧啧赞赏。

堂兄马严对堂妹一家的艰难处境很是焦虑,便提议将孙女送进皇宫。马姑娘以其出众的容貌,良好的教养,知书达礼的风度和庄重成熟的仪表,被选入太子刘庄宫中,侍奉皇后阴丽华。她的善解人意,待人和蔼,在宫中为人处事谨慎小心,使得阴丽华特别喜欢她。

宫中几年优越的生活,加之正值青春年华,她出落得十分妩媚,苗条的身材,如瀑的秀发,越发衬托得她青春焕发,艳丽照人。汉明帝即位三年后,她以德冠后宫被册立为皇后。

虽然东汉王朝对后妃干政颇为防范,然而,马皇后的政治才能却使明帝自愧不如。他曾将大臣们的奏章让她处理,借以试探她的能力。马皇后边看边批,无一不处理得井井有条,头头是道,使明帝大为钦佩。所以明帝常与她讨论国事,马皇后也总能在明帝不清醒的时候,发表正确的意见给明帝以启发。

公元69年,由于明帝感情用事,在处理其子楚王刘英涉嫌谋反一案时,大搞逼供信,牵连了许多无辜的人,使得朝野惊恐。多亏马皇后相机温言规劝,才制止了这一冤案的进一步恶化。

马皇后的贤德明达,使她终其一生深受明帝宠爱,至老不衰。

明帝死后,章帝即位,马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章帝是她的姨姐贾氏所生,由于马皇后无子,章帝自小由她抚养,她对章帝的感情有如亲生母亲,章帝对这位母后也十分敬顺。章帝即位后,因感念母后的抚养之恩,想封赏提拔他的舅父们。一些善于投机钻营之辈,也纷纷拍马屁随声附和,但是却遭到了马皇后的严词拒绝,她说:“我常见富贵之家,禄位重叠,身兼数职,这好比一年结两次果实的树木,其根必然受伤;就好比靠盗墓发财的人家,其后人必然遭殃。你要是真有孝心,最孝顺的行为是让父母开心。现在国家屡遭变异,谷价上涨了几倍,我昼夜不安,你却想方设法要给皇亲国舅封爵进禄,你难道忍心违背慈母的一片拳拳苦心吗?”马氏兄弟在马皇后的感召下,都辞去职务离开朝廷,回老家安度晚年,再不涉足政事。章帝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马皇后为给后宫作出表率,对亲属要求非常严格。如亲属在社会上有好名声,她便给予表彰;如违法乱纪,便给三辅下诏,要求对他们以法治罪。章帝即位后,马皇后虽居太后之位,本可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但为减少年轻皇帝的失误,她常常找机会与章帝象从前那样,坐在一起语重心长地谈心聊天,对于事关重大的方针政策,给予他耐心的指点,提醒他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同时,马皇后对皇孙们的教育也非常注意,她常和小皇孙们一道讲经论道,或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诫他们要以历史上的优秀人物为楷模,造福人民,为国争光。

马皇后作为一个从政要受到严格禁止的宫廷后妃,由于她崇高的德性和无法掩盖的治国才能,以一种春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了东汉整整两代皇帝。她虽身为皇后、皇太后,但终生过着与平民无异的简朴生活。她以其仁爱慈祥的高贵品质,念兹在兹,心在国家,心在苍生,因此受到历代史家的好评。

〔原文〕

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

〔注曰：理之所在，谓之义。顺理决断，所以行义。赏善罚恶，义之理也。立功立事，义之断也。〕

〔释评〕

如果说“仁”是指人与人的亲和关系，那么“义”则是指人们的行为规范——行事适宜，符合标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办事要公正。只要衡量办事是否公正，社会的目光自然会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当权者的身上，而有职有权的人公正与否，突出表现在是否赏罚分明，是否使有功有过的各得其宜。只有赏罚得宜，才会发挥人民大众的聪明才智，使大家争相建功立业，使事业兴旺发达。

理和义是统一的。只有按照真理判断、处理事务，才会体现为仁义。赏善罚恶，是正义的基本原则；能否建功立业，则是检验正义是否得到落实的标准。

布信义 一枝独秀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个平民出身的开国皇帝，一个是汉高祖刘邦，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这两个开国明君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扫平天下，荣升大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大义凛然，能布信义于天下，从而使自己的势力在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中日益巩固壮大，在创业时立于不败之地。

刘邦攻克秦王朝的国都咸阳后，手捧珍宝，臂拥佳丽，流连于秦二世的阿房宫。同他一起举兵的樊哙、张良等人苦苦规谏他：秦朝就是因此而亡的，我们为什么还要重蹈覆辙呢？刘邦悚然心惊，马上还军霸上，并与秦人约法三章，因而大得人心，关中父老提壶

担浆慰劳汉军，惟恐他不称王。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家，自幼颠沛流离，对地主豪绅的为富不仁满腔仇恨，对骄奢淫逸的作风深恶痛绝。他总结历代兴亡成败的历史经验，认为同时起兵的那些草莽英雄，非贪即暴，根本不把民众的生死疾苦放在心上，而他认识到，自己所能依仗的只能是“布信义，守勤俭”，严明军纪，保护人民。所以当泗州的元朝降将向他呈献了一副金玉马鞍时，他拒绝说：“如今天下烽烟四起，我们需要的是人才、粮食和布匹。至于金银珠宝，我不喜欢这些玩意儿。”而且他把在战争中所得的财物全部用来犒赏将士。与他同时起义的另一支农民部队的首领陈友谅，刚刚得势就穷奢极欲，雕制了一张巧夺天工的缕金床。陈友谅失败后，江西官员将这张床送给朱元璋，他说：“这和西蜀孟昶的七宝便壶有什么区别！”当即叫人毁了它。

由独家独户的小农经济生产者组成的农民起义军，天然地决定了它的“流寇”作风。朱元璋深知依靠这样的军队是绝对成不了气候的，可是军中瞩目皆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走投无路才被迫造反的流民，倘若真的都“军法从事”，不受处罚的几乎没有几人。于是他只好与大将徐达合谋，导演了一出“杀鸡给猴看”的好戏：在一次无关大局的军事行动中，他让徐达故意违犯军纪，然后绑了徐达在全军面前处斩。在经李善长等幕僚的百般恳求后，朱元璋才饶其不死，但当众宣布，让徐达出兵镇江，并告诫他说：

我自起兵，未尝妄杀，今你等将兵往，当体我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

——如能做到，方可将功赎罪。

这出假戏使全军上下无不战栗，结果攻入镇江，号令严肃，城中晏然，老百姓都不知道有战事发生过。

经过朱元璋坚持不懈地用多种方法整顿军纪,终于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的大军,所到之处,民众望风影从,衷心拥戴。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支武装力量,才使他的最后胜利有了保障。

以仁义为怀,采取攻心战术,瓦解敌军的斗志,分化敌军的力量,是朱元璋消灭其它武装势力的一个十分有效的策略。

朱元璋占据太平后,在方山寨当绿林好汉的陈野先派兵切断了朱军的粮草运输线,并率兵二万人水陆两路进攻太平。朱元璋闻信,亲率诸将正面迎击,又命徐达包抄其后路。陈兵败被擒,但朱没有杀他,而是好言相慰,还亲自给他松绑。陈野先怒吼:“要杀就杀,这有什么用!”

朱元璋笑道:“天下大乱,英豪四起,谁败谁降,这是自然之理。你应当通达时变,何必把生命当儿戏呢?”陈只好答应招降部下。

但陈野先是在玩缓兵之计。朱的部将发觉了他的诡计,劝朱杀掉陈,以除后患。朱元璋心平气静地说:“人各有志,何必相强。随他的便吧。”最后还是把陈放了。

不久陈野先在与朱元璋部下的一次战斗中打了胜仗,但他肆意掠杀百姓,被乡民暗杀在葛仙乡村。其子陈兆先纠集余部继续与朱元璋作对。集庆一战,朱军又活捉了陈兆先,不但宽恕了他,而且擢用了他。朱元璋的左右发现降兵太多,担心日久生变,建议朱早作断处。投降的士兵也提心吊胆,唯恐哪一天性命不保。朱元璋发觉这种情况后,故意从投降的兵卒中挑选了五百名勇士作自己的贴身侍卫。这确实是一种太过大胆的冒险举措,然而朱元璋非常自信,他夜里只让部将冯国用一人留在元帅帐中,而让这些降兵组成的卫士环绕自己的床榻伴眠。睡觉时他只穿内衣,一无防备,坦然地一觉睡到天亮。这样一来,不但消除了降兵们的疑虑,而且使之日后都心甘情愿为他舍命效力。在乱世之际,人心不

测之时，朱元璋这种出自内心的仁义有一种无法抵抗的感召力，他以仁德终于感化了陈野先父子的部下，使之为己所用，从而使自己的势力一天天壮大起来，致使后来他的大军所到之处，许多城池不攻自破，平民百姓夹道欢迎，既赢得了人心，也赢得了胜利。

虽然朱元璋夺取政权后铲除功臣、大兴文字狱等一系列政策不足取法，但他不愧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一生奋发勤政，刻苦好学，深知民间疾苦，将利民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能从一个贫苦的小牧童，孤苦无依的小和尚，成为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帝王，与其创业期间的“布信义，守勤俭”这两条战略决策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原文〕

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注曰：礼，履也。朝夕之所履践而不失其序者，皆礼也。言动视听造次必于是，放僻邪侈从何而生乎？〕

〔释评〕

“礼”是规范全社会的道德行为之规仪和准则，无论在家在国，我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要涉及到它。大到国家、社团的集体活动，小到个人的饮食起居，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这样，社会生活才能井然有序，人际关系才能和谐融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一个国家，如果朝野上下，从国家的领导人，到基层的人民群众，动静视听，进退休止，都能按照人伦道德规范去做，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产生放荡怪癖、邪恶腐败的不良现象。

道、德、仁、义、礼，是构成我国古代社会全部上层建筑的五大要素。古代的所有思想家当然不可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

的原理,而一致认为伦理道德、礼仪法规是“天道”的演化。古代思想家虽然有其不应苛求的认识局限性,但源远流长的人类要敬畏大自然(天道),保护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却包蕴着极其深邃伟大的智慧。

开创王朝礼制的大儒

秦灭六国后,把六国的文化名人收罗到咸阳,组成了相当于现代最高决策人身边的智囊团。叔孙通就是被秦始皇从山东征召的文学博士,但这些人大多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被消灭了,不知叔孙通是用什么办法逃过这一劫难的。

秦二世接位后,陈胜、吴广造反,二世召集当时只剩下三十余人的博士们问:“听说有人造反,是真的吗?”

博士们早就想向皇帝提意见了,这时正好借题发挥,唯有叔孙通说:“没有的事,不过是些小毛贼。郡守正在捉拿,不足为患。”二世听了很高兴。下令让执法官追查那些说造反是实情的博士,对叔孙通反倒大大嘉奖。

众博士走向馆舍,责问叔孙通:“先生说话怎么能这样拍马屁呀?”

叔孙通说:“诸位不明白,我是虎口逃生啊!”他说完后,看见秦王朝没希望了,赶紧收拾行装溜之大吉。

叔孙通后来投奔汉王刘邦。刘邦向来看不起读书人,拿儒生帽子当便壶,见了读书人就骂。叔孙通最初连饭也吃不上,什么气都受。刘邦见叔孙通穿着一身儒生服装,一看就不顺眼。叔孙通马上换成楚人的短装,刘邦才高兴了。

叔孙通投靠汉王的时候,跟随他的弟子有一百多人,但他谁也没有推举,只捡那些出身群盗的强壮之徒加以举荐,弟子们偷偷骂

他：“服侍先生几年，却不推荐我们，一味举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嘛？”

叔孙通听到后对他们说：“汉王现在冒死打天下，你们能打仗吗？现在还用不着我们读书人。你们耐心些，我不会忘记大家的。”

公元前 201 年，亦即刘邦一统天下后的第二年，封有大功的武臣二十多人，其余未封的日夜争功不休。有一天刘邦从宫殿高楼上望见大小将官坐在宫中的沙地上指手划脚，情绪激昂。刘邦问张良：“他们在说什么？”

张良说：“陛下难道还不知道？他们在商量造反。”

刘邦说：“现在已天下太平，为什么还要造反呢？”

张良说：“陛下以一平民率领他们打了天下。如今你贵为天子，所封的都是与你亲近的，所杀的都是平生有仇怨的。这些人不封赏，他们担心你一旦计较他们的平生过失，也性命不保，所以要相聚谋反。”

刘邦说：“那该怎么办？”

张良说：“你看哪个将领是你一向憎恨的，群臣也都知道，你马上封赏他，大家就安心了。”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封了功劳最大、他又最不满意的雍齿，将官们的情绪才平静下来。

论功封赏的事虽然解决了，但是大臣们议事时没有秩序，没有规矩，乱七八糟，喝醉了酒就乱喊乱叫，有的甚至拔出剑来砍柱子。刘邦为此很担忧。叔孙通知道时机到了，就去见刘邦，建议他制定礼法。汉高祖斥责他：“我的天下是马上得来的，你们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

这时叔孙通开始顶他了：“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可以马上治之。”刘邦一听这话有道理，就问他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向他提出制定上朝礼仪的计划。汉高祖立刻答应，教他去操办。叔孙

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他所规划的“朝班”礼制都演习好后,请汉高祖出来坐朝。

那一天,天还没有大亮,朝拜皇帝的仪式就正式开始了。准备上朝的文武百官按照官职大小,在宫门外排队等候。宫门外悬挂着五彩缤纷的旗帜。雄壮威武的卫士手执刀枪斧钺排列两边。传令官发出号令后,大臣们肃穆恭敬地按顺序快步上殿,然后跪拜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汉高祖见了这等气派,这等威严,十分高兴,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才晓得做皇帝的尊贵!”也才知道了读书人的用处。高兴之下,他当即任命叔孙通为太常,赏赐黄金五百两。追随叔孙通的那些儒生们也都一一受到了赏赐和提拔。

汉惠帝即位后,鉴于大臣们对如何祭祀祖宗陵园和祠庙都不了解,就让叔孙通担任太常,负责建立有关典章制度。后代关于宗庙、殡葬、祭祀等各项礼仪制度,也都出自叔孙通之手。

叔孙通为汉高祖建立的封建礼制,虽经历代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实行了近两千年。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着叔孙通当年建立的礼制的影响,所以太史公说:

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大直若拙,道用委蛇”,盖谓是乎?

[原文]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注曰:老子曰:“夫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者,散也。道散而后为德,德散而后为仁,仁散而后为义,义散而后为礼,五者未尝不相为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体,故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黄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无一焉。]

[释评]

人人都知道孔子讲过“三十而立”，但立什么？知道的人就寥寥无几了。所谓立，是指“立身，立言，立德”。一个成人，首先要要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独立生活，这就是“立身”。立身不可不修德，否则立身不稳；处事不可不讲权谋，否则难以成功。以道德为基石，以权谋为手段，人生在世，二者缺一不可。只讲权谋，不讲道德，终归要失败，终归要被人唾弃；只讲道德，不知权谋，也会到处碰壁，寸步难行。

老子所说的由于道、德、仁、义依次丧失，人们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用等级、法规性的礼教来规范社会，其本意是指因时适势地运用道体的不同功用而已。老子强调的是天道的本体，黄石公强调的是天道的功用。实际上，“体”“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美女比军队更具杀伤力

正当春秋霸主们在中原大地你争我斗，忙得不亦乐乎之际，秦穆公导演了一幕杰出的喜剧：美人计、反间计双管齐下，灭掉了大西北强大的山戎。

那时，第二任霸主晋文公刚刚过世。戎王听说秦穆公贤明有为，秦国在他的领导下日渐强大，就派遣由余去秦国考察学习，想取些经回来。由余的祖先是晋国人，逃亡到山戎后就定居在那里，所以由余对内地的风土人情很熟悉。秦穆公领着他参观了雄伟壮丽的宫殿，储备丰厚的国库，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没想到由余却说：“如果这是靠阴谋诡诈得到的，那未免太劳神了；如果是由人力完成的，老百姓可就太苦了！”秦穆公对这一议论大为怪异，他想起这几年与晋国的恩恩怨怨，打打杀杀，于是问由余：

“中原国家，用诗、书、礼、乐等法度来治理天下，然而还是经常发生战乱。戎狄并没有这些典章制度，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那不是很难的事吗？”

由余笑着回答：

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疲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秦穆公听了这位他们一向蔑称之为“犬戎”使者的话，陷入了沉思，闷闷不乐地回到后宫，他召来内史廖说：

“我听说邻国有圣人，就是敌国的祸患。由余这人很贤明，这真是我的祸患啊。你说该怎么办？”

内史廖回答说：

“戎王处在偏僻闭塞的地方，从未听过中原的音乐。你何不送给他女乐来腐蚀他的精神；替由余说好话来离间他与由余的关系；挽留由余不让他按时回国，使戎王怪罪他，怀疑由余的忠诚？再说，戎王喜欢女乐必将荒于政事，那时候就好想办法了。”

穆公一拍大腿，说：“对，就这么办！”

后来在接见由余时，秦穆公特意让由余坐在他身边的床上。在共进佳肴，推杯换盏之际，问讯山戎的地形地貌与军队状况。然后让内史廖选了十六部女乐赠送给戎王。戎王接受了，非常喜欢这些女乐，一年到头兴趣不减。由余劝谏不听。穆公派人暗中邀请由余，由余便投降了秦国。穆公以贵宾之礼上待他，并就如何征讨山戎向他作了咨询。

三年后，时机一成熟，穆公就采用由余的计谋打败了山戎。这

次战争的胜利，使秦国并吞了十二个国家，疆域扩展了一千里，成了西北的一大强国。周天子还特派专使送上金鼓表示祝贺。

由山戎的被消灭，我们应看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取决于众多综合性的因素。各方面的政制越是完善，越是不允许在某个方面出现缺口，否则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最后导致全线崩溃。历史上以女色乱国者有之，因纵酒荒政者有之，为园林建筑亡国者亦有之。昔日魏王在范台宴请各国诸侯。鲁国的国君说：“过去尧帝之女、舜帝之妃命令仪狄制酒。酒非常美，仪狄把酒进献给禹。禹饮了之后觉得非常甘美，于是便疏远了仪狄，戒了酒，说：‘后代一定会有因为纵酒亡国的。’齐桓公半夜感到饿了，易牙便煎煮烧烤，调合五味，献给桓公，桓公吃得有味极了，说：‘后世必定会有因贪图美味而亡国的。’晋文公得到南之威，一连三天不临朝听政，于是便疏远了南之威，说：‘后世必定有因贪图美色而亡国的。’楚王登强台，眺望崩山。左边是大江，右边是大湖，高兴得连生死都忘在了脑后，于是再也不登强台了，说：‘后世必定会有因贪恋园林美景而亡国的。’如今你坛中装的是仪狄那样的美酒；桌上摆的有似易牙烹制的美味；左边拥着白台，右边抱着闾须，都象是南之威那样的美色；前边是夹林，后边是兰台，就象是楚国强台那样的美景。人君贪恋其中一项就足以亡国，而你现在四项全占了，岂可不警惕呢？”

是啊，为政者怎能不警惕呢！

[原文]

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注曰：盛衰有道，成败有数，治乱有势，去就有理。]

[释评]

大凡以高尚道德立身处世的伟大人物,在其走上社会,施展抱负之际,就已经对历史的发展规律了然于胸,既能预测未来的趋势,又能洞悉兴亡成败、治乱去留的玄机了。由于对主观和客观的规律、时事变幻的奥秘洞若观火,所以天下的兴亡仿佛就掌握在他的手中一样。

拜石受书神仙侶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这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留侯论》中就张良圯上受书一事的精彩评论。作者开宗明义,指出英雄豪杰的大勇和匹夫匹妇的小勇之根本区别就在于一个“忍”字,而英雄豪杰之所以能“忍”,是因为他有远大的志向,不值得为一时之愤去送死。

留侯张良祖父、父亲相继为韩国五代国君的丞相,公元前 230 年,秦灭韩国,当时张良的家族还有三百多奴仆,家财甚丰,仍是一个有权势的贵族之家。可是张良由于国难家仇,弟死不葬,悉散家财,访求刺客,以求得逞于一击之间。谁曾敢想,这个“状貌如妇人好女”的佳公子,胆敢于秦始皇东游之际,伏击之于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可惜误中秦皇副车。秦始皇大怒,下令“大索天下”——进行全国性的大搜捕。张良只好改名换姓,逃亡到下邳(今江苏邳县),就是在这里,他碰到了世外高人黄石公。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

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再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圯上受书这段妙文，初看似似乎觉得这个怪怪的老人有失过份，张良反倒显得有点窝囊。其实大大不然。苏轼在分析当时两人的心态时说：“黄石公老人看出子房将来如若担当大任，才能有余，但唯恐他度量不足，因此故意用这种办法狠狠地摧折他少年心性的刚戾锐气，使之能忍一时之愤怒，而成就伟大的事业。为什么这样说呢？两个素昧平生的人，突然在旷野里相遇，毫无来由地让他去干奴仆才做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张良他如果还能心平气静，悠然自在，不怪怨、不恼恨的话，那么日后即使突然遇到秦皇或霸王的凌辱，子房也不会或惊慌失措，或盛怒失态了。”

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历史大潮呼啸而至的时候，张良也聚集了一百多个青年欣然从命。就在他带领义军打算投奔楚王景驹的途中，与刘邦的起义部队不期而遇。在军旅闲暇中，张良多次向刘邦谈起《太公兵法》，刘不但能心领神会，而且善于在实战中运用，可是当张良为别人讲述时，谁都茫然不知其所以。张良喟然感叹道：“沛公确是真主啊！仿佛他前生就读过这部兵书似的！”因此决心追随刘邦，不再去投奔景驹了。

邂逅沛公，是子房人生的大转折，从此明君英才如鱼得水，如

虎添翼。在刘邦纵横关山，九合诸侯，千里转战的十年里，很多重大的战略性决策，几乎都是出自这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超凡脱俗的谋略家之手。

奇袭 关，闪电入关

——秦二世二年末，楚怀王命刘项分兵伐秦，并约定先入关者为王。刘邦挥师西进，破南阳，克宛城，九月便直抵 关。

关是扼守咸阳的大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刘邦只有二万人，秦军强劲，如不能速战速决，就会让项羽抢先入关。张良探知 关守将是商人出身，必爱小利，于是派酈食其以重金贿赂守关秦将，再于山上布满旗帜作为疑兵。果然守将一来贪迷钱财，二来慑于兵威，情愿倒戈，并联合义军西袭咸阳。

谏主图治，约法三章

——沛公一入秦都，见宫殿、珍宝以及美女数以千计，就想留居皇宫，张良婉转巧妙地为刘邦分析古今成败的经验教训，提出“倘若真心为天下铲除凶暴，成就帝王大业，就该节俭朴素，励精图治”的道理。刘邦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忠告，下令封存府库，回军霸上。随后又采纳张良的建议，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偷盗者治罪，并宣布立即废除暴秦的一切严刑峻法，保护秦国的所有受降吏民。这些举措，赢得了秦民的衷心拥戴。

明烧栈道，暗渡陈仓

——鸿门宴后，项羽纵火烧毁阿房宫，大火整整着了三个月。然后又恃强称霸，割地封侯。刘邦被封在汉中。张良献策：乘项羽在中原与其他王侯拼杀之际，抓紧时机，利用汉中物产丰富、易守难攻的优越条件，再将千里栈道烧毁，向项羽做出无意东进问鼎中原的样子，然后暗暗养精蓄锐，厉兵秣马，时机一旦成熟，便可挥师东进。果然不到半年，刘邦觉得羽翼已丰，采用韩信的计谋，避开雍王章邯的正面防御，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故道，一举夺取了关

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烧栈道，暗渡陈仓”的用兵之计。

下邑之谋，转守为攻

——公元前 205 年，刘邦接连征服五个诸侯，乘项羽分身乏术之际，率兵 56 万，浩浩荡荡东进，拉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可是刚刚攻占了彭城，刘邦就被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日置酒高会”，结果项羽回军猛击，老父妻女统统被俘，刘邦也几乎丧命。逃兵至下邑（今安徽砀山），汉王下马蹲坐在马鞍上向张良问计。子房正确估量当时天下大势，提出策反英布，联络彭越，重用韩信，内外联合，共击项羽的战略性决策，一下扭转了楚汉相争的局面，使刘邦由战略防御转而进入战略进攻的态势。

借箸画策，维系军心

——汉三年（公元 204 年），项羽把汉王紧紧围困在荥阳，汉王恐慌忧愁，酈食其献计重封六国的后代，换取各国君臣百姓的臣服。正当刘邦依计刻印，准备分封的时候，张良从外面返回，进见汉王，一听此计，大吃一惊，随手从酒桌上拿起一双筷子逐一分析起来。他共陈述了不能分封的八条理由，指出分封六国后代无异于坐以待毙，要点是各国亡灭的诸侯后人之所以追随汉王，是为打下江山后得到封赏。现在天下未得，即行分封，还靠什么吸引天下将士前仆后继追随你。刘邦听后，吐掉口中食物，骂道：“臭儒生，几乎坏了老子的大事！”于是命令立即销毁印信。

稳住韩信，争取援兵

——汉四年，正当刘邦兵困荥阳时，韩信在北线节节胜利，相继攻占了赵、燕、代诸地，然后又尽得齐国，他派人寄语刘邦，要求封他为假齐王。刘邦勃然大怒，当着信使的面破口大骂：“我被困于此，日夜盼望他来救助，他却想自立为王！”当时正在刘邦身旁的张良急忙用脚轻轻踢他，俯耳低语道：“大王现在形势不利，怎能阻止他称王呢？不如顺水推舟善待他，使他自守。否则要发生变故

的。”刘邦心领神会，马上改口：“大丈夫既然平定了诸侯，就是真王，干吗要做假王呢！”这样一来，笼络住了韩信这支“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楚王胜”的决定鹿死谁手的力量，为汉军日后彻底消灭楚军做好了准备。

封雍小计，稳定群臣

——汉高祖登基称帝的第二年，分封功臣 20 多人，未受封赏的将领议论纷纷，每天都有人在朝廷里三五成群地窃窃私语。刘邦看到这样情况，惊愕不已，问张良该怎么办？子房建议他封赏有功且有隙的将领雍齿。此计一出，诸将人人都兴高彩烈。张良略施小计，不仅纠正了刘邦徇私行赏的弊端，而且轻而易举就收伏了人心，稳定了政局。这种安一仇坚众心的权术，极为后世欣赏。

功成身退，明哲保身

——因张良的盖世功勋，汉高祖让他自己任意从齐地选择富饶的三万户封邑。然而张良委婉地谢绝了刘邦的厚赐，只选了一个万户左右的留县，受封为“留侯”。他深知任何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阶层都充满风云莫测的倾轧和残杀，稍有不慎，就会被政治斗争的漩涡吞没。因此，天下一定，他就闭门谢客，辞病不朝，练气功，学辟谷，要一步步刻意退出红尘世界。

著书立说，明月清风

——留侯最后一次被迫用计是请出“商山四皓”帮助吕后之子刘盈得到太子之位，此后他再也没有过问国是，修行养道之外，就是潜心研究整理古代兵法，并根据亲身实践删修编订。后世流传的《奇门遁甲》、《太公兵法》等兵书，都经过他的精心完善和发展。

纵观张良一生为刘邦策定的计谋也罢，他自己功成身退的全身之计也罢，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忍”字，正如苏轼所说：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

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

听其神奇经历，人人以为他必是魁梧奇伟的大丈夫，其实是一个“状貌如妇人好女”的翩翩公子。当其怒火中烧时，也以纤纤之躯袭击威加四海的暴君；恬静休闲时，能忍气吞声地礼敬刁钻古怪的老人；龙争虎斗时，又奇计叠出地辅佐从善如流的明君；功成名遂后，以洞察世态的睿智毅然撒手红尘。千古名臣，恐怕唯其子房一人！

〔原文〕

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注曰：道犹舟也，时犹水也。有舟楫之利而无江河以行之，亦莫见其利涉也。〕

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

〔注曰：养之有素，及时而动，机不容发，岂容拟议者哉。〕

〔释评〕

伟大人物的成功在于自身的才德皆备，但更重要的是懂得乘势而行，待时而动。龙无云则成虫，虎无风则类犬。历史上的成功者都不会违背时势率意妄动。倘若时机不成熟，便甘于寂寞，静观其变，如姜太公钩闲于渭水，诸葛亮抱膝于隆中；一旦风云际会，时运骤至，就会奋然而起，当仁不让，改变历史，造福于民，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时，先法制人，诛杀长兄建成；赵匡胤策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就是儒家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见机遇、局势对于有志者的重要性。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所以有大智者不与天争，不与势抗。因为他们明白，真

理有如舟船,时运有如江河。没有可达彼岸的浩瀚之水,真理只不过是一个如如不动的客观规律。

垂钓渭水的老间谍

被后世称作“谋略鼻祖,百代宗师”的姜太公,是我国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物,无论是在传统文化经史子集与文学艺术作品中,还是在民间文艺的各种体裁中,几乎都可以找到他的神秘形象。综合各种正史典籍的全部材料,努力把他的生平事迹往信史上靠,他的事迹大略可以这样来概括:

太公姓姜,名牙,归周后又称“太公望”,简称太公。由于“吕”是姜姓的一个分支,太公居吕,故又称吕尚。《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姜姓家族最早聚居于今山东营丘一带,到了太公这一代,为避商纣王的侵袭,拖家带口离开故居,逃到了东海之滨。

在海滨隐居数年后,满腹经纶的太公抱着灭殷复仇的壮志,来到殷都朝歌,一方面窥察商朝的国家机密,一方面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战国策·秦策》说他是“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逐臣,棘津之仇不庸。”这就是说,他在殷商的都城期间,混得相当糟糕:给人家当倒插门女婿,因不得欢心而被人家赶了出来;他屠牛卖过肉,摆摊卖过饭,当过佣人;也曾为子良出谋划策反对过殷纣王,结果失败被逐。民间传说他干什么都不顺,卖面遇大风,算卦遇狐狸精……其实他那时的心思全用在了搜集情报上,干别的事当然不求成功,也不会成功了。

就在姜太公屠牛卖肉时,巧遇文王,他“鼓刀扬声”的奇异举止引起了文王的注意,于是大胆地以“屠国”的谋略游说文王,果然一拍即合,从此,两人便暗中来往,定下了里迎外合、倒商灭纣的大计。可能这中间还有许多曲折,所以《鬼谷子》说:“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这意思是说:姜太公曾多次往返于文王和殷商的首都,他的活动始终没有暴露,只是到了时机成熟后才与文王公开会合。《孙子·用间》也讲:“周之兴也,吕牙在商。”可见只因为太公回到文王身边前在朝歌从事了颇有一段时间的间谍活动,掌握了商朝的全部机密,所以才有后来一系列成功的策划和消灭殷商的全面胜利。

纣王把文王囚禁在羑里的事变发生后,推翻商朝的一切活动都无从谈起了。首要的任务是救出文王,正在向太公学习的文王的三个股肱之臣散宜生、南宫括和闾夭与他一起去羑里探望文王。这次探监很明显是与文王商量营救计划的。过后,他们赶紧“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献之纣。纣大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太公用计,文王得释,是太公辅佐周室的首次胜利,使文王避免了重蹈其父季历被囚致死的厄运,使西周得以更加秘密地“阴行善”——争取民众,兼并邻国,蓄积力量,为推翻殷商奠定坚实的基础。

文王归国后,太公继续留在朝歌进行瓦解敌人、收集情报的“用间”工作,费仲、恶来的专权毁谗,比干的被杀,殷大夫辛甲与殷内史向挚投奔周王,与太公的用间不无关系。在太公完成了一系列重任后,就起身到西周渭水之滨的兹泉来会见文王了。据说那是一个“石壁深高,幽篁邃密,林泽秀阻,人迹罕至”的所在。姜太公就在这里装模作样地做出一副钓鱼的架势,其实鱼儿上不上钩,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在中国古代,拜将封侯乃国家大事。太公与文王这两位老相

识应当通过怎样一种名正言顺的方式接头,在讲究礼仪,颇有民主规范的氏族社会,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根本不可能象后来的特工人员那样凭什么特殊证件就可以随意出入王宫。怎样做到既不暴露他的间谍身份,又能堂而皇之地见到文王,威武壮观地到达周都,最佳途径自然莫过于“猎遇”了。这大概又是出自太公的“奇计”。用“猎遇”的办法而不是正式迎接,这就掩盖了太公在殷从事间谍工作的“不光彩”身份,加之文王事先已做好了舆论宣传,说他占得一卦,卦象显示,“今天出猎,将猎获一兽,但这兽既不是龙和螭,也不是虎和熊,而是帝王的太师。”文王是发展周易八卦的宗师,人们自然对他的占卜不会有任何怀疑。

古人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从周太公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个圣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名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既是老师,又是义父,尊宠权贵无以复加。只因有了太公,文王父子才如虎添翼,才敢于公开称王并与纣王抗衡,才敢于让“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正如史书所载:

周西伯昌之脱美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居多。

然后在姜太公的亲自策划下,观兵孟津,决战牧野,安抚殷民,充分表现出姜太公作为一个伟大军事家的非凡胆略和指挥才能。

说姜子牙是一个长期从事扶周倒商的老间谍,丝毫不损于这位“谋略鼻祖,百代宗师”的伟大形象。就在武王决定伐纣,出现了天雨三日,舟坏河中,占卜“大凶”等一系列不吉利的征兆的情况下,连武王和周公都动摇了,唯独太公坚定不移地说:“武王秉德伐殷,为民请命,为父报仇,这是顺天而行。船坏、天雨都是自然现象,不能因此而违背民心。”为表示灭殷的决心,姜太公命令烧掉身

后的桥梁，义无反顾地率军挺进，牧野决战，终于一举消灭了殷商。

太公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位大智大勇的政治家。在他被封于齐国，走马上任之初，就碰上了华士兄弟的挑战。在《韩非子》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裔、华士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至于营丘，使执而杀之以为首诛……太公望曰：“…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

——你们目无领导，不拿薪水，我给谁当国王去？

在国策方面，姜太公与封于鲁国的周公旦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治国路线。周公推行了一套尊尊亲亲的宗法制度，使鲁国明显处于保守封闭状态，社会进步缓慢，整个国家死气沉沉，影响到后代数世衰弱不堪。姜太公却认为，东夷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并不落后，有些方面甚至胜过西周，因而他没有完全照搬周朝的制度。在用人方面，他唯贤是举，唯才是用；在经济方面，抓紧机会，大力发展工商业；在风俗礼仪方面，尊重东夷人的习俗，也大大简化了周朝的礼制。结果不到几年，齐国到处一派繁荣景象，以“洋洋乎大国之风”迅速超过了晋鲁燕等国。

公元前 1072 年，姜太公这位奇人以 139 岁的高龄仙逝于周都镐京（今西安市西南）。

[原文]

是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

[注曰：道高则名垂于后而重矣。]

[释评]

然而，人生有限，时空无涯，势有不至，运有穷通，所以历史上不乏才德超群而终生怀才不遇的高士，如孔子厄于陈、蔡，发出“吾道非耶？吾为何于此？”的浩叹；陈抟高卧华山，只赢得一个“睡仙”的雅名。但其道愈高，其德愈远，其行愈清，其英名也愈为后世所重。所以，只要道德高尚，无论穷与通，都会千古流芳，彪炳史册。

孟子守道 终生不悔

被后世尊称为“亚圣”的孟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中期。当时各国诸侯都想一统天下。与孟子同时代的各种人才也纷纷出山，文有商鞅、尸佼、尉繚子、邹衍等，武有孙子、吴起、白起、乐毅等，连讲天文、地理、阴阳五行之学的也大受尊敬。真可谓人才济济，百家争鸣。在这各显其能的诸多人才中，有身挂六国相印的苏秦；有玩弄六国于股掌之上的张仪；而白起则坑赵卒四十万，使六国为之丧胆；吴起杀妻求将，纵横中原；就连好说“怪迂之祥”的邹衍，所到之处，都大受各国诸侯们的欢迎。司马迁说：

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扫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可想而知，邹衍们当时的虚荣心是如何地满足啊！

然而，和邹衍同时的我们的孟老夫子是何境况呢？说起来真是凄凉极了。他第一次见梁惠王，就讨了个没趣。梁惠王何许人

也？就是那个让商鞅这位可富国强兵的能人白白从自己帐下走掉的魏王。商鞅变法，秦国强盛，第一个小试牛刀的就是他魏王。西河一战，兵败被迫迁都大梁，后世就顺势称之为梁惠王。痛定思痛，他悔恨不已，于是“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

大概惠王知道孟子得了孔子的真传，又要唠叨那一套让人心烦的“仁义道德”什么的，一上来就不象款待邹衍们那样毕恭毕敬，不客气地冒出一句：“你这老头儿，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呢？”

孟子不卑不亢、郑重其事地回答道：

“大王何必动不动把功利挂在嘴上呢？除了利益、好处，还有仁义啊！如果人人都象你大王一样唯利是图，国王只想利国家，大夫只想利自家，百姓只想利个人，流风所及，举国上下一门心思争夺利益，这样的国家可就太危险了！”

孟子总结春秋以来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说：

“唯利是图，见利就上的结果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就会日益严重。正因为人人都争权夺利，才形成现在这种犯上作乱的局面。那些本来具有万乘之尊的大国，发生弑君叛乱而称王的，都是有权势的重臣，所谓千乘之家做出来的。同样的道理，千乘之家的倾覆，是那些百乘之家做出来的。

“至于互相侵略吞并的战争，更是由于权利欲的驱使。现在大国想吃掉中等国家，中等国家想吃掉小国，这种事，现在不是很多吗？为什么呢？都是出于功利目的。如果不行仁义，只讲利益，人人都要变成非侵略、掠夺他人就不能满足的罪人。

“其实，实行仁义之道才是最大的利益。真有仁爱之心的人，绝不会遗弃他的亲人；真有义气的人，也绝不会背叛国君。所以我认为大王只有推行仁义之道，才是最高明的策略。如能这样，又何

必舍大逐小，只求眼前的利益呢！”

这一次孟子与梁惠王争辩的主题很明确：要仁义还是要功利？其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第二次对话是在王家花园里。梁惠王有心嘲弄孟夫子，站在湖心亭上，环眺林间飞翔的鸿雁，徜徉草坪的小鹿，对孟子说：

“你们这些一心只想着仁义道德的贤人们，也喜欢享受这园林风光吗？也有这种乐趣吗？”

尽管梁惠王的口气非常轻佻，孟子还是严肃地回答了他，而且也借题发挥，就怎样才是真快乐这一议题，讲出了一个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当领导的要与民同乐，先忧后乐。孟子说：

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沼鸟兽，岂能独乐哉？！

据《孟子》篇中作者自己的记述，他与梁惠王共对话五次。看《孟子》就可知，孟子说理论证的口才要比苏秦、张仪雄辩、高明得多。不过我们的孟老夫子也太倒霉了，就在梁惠王眼见要给他说服，有心施行“仁政”的时候，偏偏梁惠王死了。新王即位，情况大异，孟子只好收拾行李走人。

孟子可不可以象当时的许多说客那样，投其所到国家的嗜好，说之以争夺霸权的实力政治，先把功名富贵骗到手再说呢？以孟子的学识和辩才，完全可以。完全可以象苏秦那样，先把相印挂在腰带上，向世人扬眉吐气地洗刷一下知识分子的“穷酸相”；或者象淳于髡那样，“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有了钱回家享受，“终生不仕”也无防。

然而，我们的孟老夫子没有这样做，他没有为一己私利牺牲理想原则，他坚持特立独行的立身处事的圣贤之道，虽然有如太史公所说：“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但是他以不苟时尚的高贵行为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正道章第二

[注曰：道不可以非正。]

天道之体用，既已心领神会，那么为人处事就要顺天道而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德君子如有孳云之志，就应当德、才、学皆备。信义才智，胸襟气度，缺一不可。如此者，便是人中龙凤，世间俊杰。这才是做人的正道。

.....

[原文]

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注曰：怀者，中心悦而诚服之谓也。有行有为，而众人宜之，则得乎众人矣。]

[释评]

崇高品德的精神力量就在于它能使远方的人心悦诚服地前来

归顺。武力征服只能使人暂时屈从,道德感化却使人永久心服。我泽如春,人应如草。道德的力量有如春风春雨,万物无不受其恩泽。

凡事讲信誉,可以消除猜忌,使万众一心,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

办事公道,勇于负责,就会给部属带来一种满足感,信任感,这样的领导,自然会得到大家的拥戴。

博学多才,可以洞古彻今,通情达理,在实践中善于以古今中外为人处事的成败得失为借鉴,这样的人,自然会无往而不胜。

明察秋毫而又人情练达,能做到既知人善任,又宽厚容人。在这样的领导人面前,坏人坏事无法藏奸,难以避免的失误又能得到谅解。这样,手下的人才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更大的成绩。

德行高尚,恪守信用,办事公正,博学多才,明智通达——具备这五种品质的,就是人中之“俊”。

扞虱论天下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王猛(字景略)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典型的沧海横流、狼烟四起的乱世。其时,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已处于风雨飘摇的末日,周边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地方割据势力只要有一支军队,就可以称王称霸。王猛出生时,他的家乡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东南)已为羯人石勒所建立的后赵占据。继石勒而称帝的石虎,是历史上有名的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的暴君。王猛一家为避战乱,几经辗转,最后定居魏郡(黄河下游一带)。

王猛是道地的寒门出身的无种将相,自幼因家境贫寒,靠贩卖

簸箕挣几个钱帮助可怜的父母糊口度日。但是，王猛人穷志不穷，尽管生活在兵荒马乱、凄风苦雨的乱世，无论是冰天雪地，还是炎热酷暑，只要有时间，他就坚持自学，读了不少儒家典籍和军事著作。青年时期的这种好学求知，使他自幼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立志要成就一番事业。然而志向、知识和才干，在达官贵人和豪门子弟眼里一钱不值，所以，王猛经常受到嘲笑。可是气度雄远的王猛更不把这些酒囊饭袋放在眼里，不要说富家阔少，就是有文化的儒生，如果与他没有共同语言，他都不与交往。品行越高，才学越富，他越是青眼看天，白眼看人，对举目皆是的行尸走肉万分轻蔑，于是他毅然西行，求师华山，以便静观时变，待机而动。

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兵北伐前秦，大败秦军，驻兵灊上（今西安市东），兵临长安城下。然而桓温伐秦的目的是为建军功以确立他在晋朝的威望，好俟机篡权，因此驻足不前，久久在城下观望。王猛听到桓温兵至关中，身穿着破衣烂衫去见桓温，在桓温与他面谈时，他一面与之滔滔不绝地纵论天下大事，一面在破衣服上扞捉虱子，旁若无人，神情自若。那一个个被他消灭的虱子，仿佛是随手就可捕捉的王侯公卿。王猛的这种笑傲天下、扞虱论世的奇特神态，使桓温暗自心惊。他问王猛：“我奉天子之命，率十万精兵为民讨逆，可是关中一带的豪杰却不来见我，这是为什么呢？”

王猛说：“你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如今长安就近在眼前，可你却按兵不动，谁知道你到底打得什么主意。”

王猛一语道破了桓温的心机，桓温默然良久，然后长叹道：“整个江东都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啊！”

桓温坐失战机，退兵之时，再三邀请王猛同往江南，王猛返回华山征求老师（史书中可惜没有留下这位高人的姓名）的意见，老师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和桓温怎么可能并世而立呢！你的事业

是在这里,为什么要远走他乡?”于是王猛谢绝了桓温,继续留在华山读书。

第二年,前秦苻坚意欲除掉残暴无道的苻生,所以刻意招揽英才,听到王猛的大名之后,马上派人前去邀请。苻坚与王猛一见如故,深相神契,谈得十分投机。王猛对时局精辟透彻的分析,使苻坚心服口服。很快,两人情同手足,无话不谈。苻坚逢人就说,他得到王猛,就象当年刘备得到孔明一样。等到苻坚诛灭了苻生及其同党自立为王后,马上把王猛提拔为中书侍郎,参与军国机密。后又转始平县令,因为长期以来,始平县的豪强横行乡里,成了鱼肉草民的土皇帝。

王猛风尘仆仆赶到始平,还没有来得及抖掉身上的尘土,就鞭杀了一个民愤极大的酷吏。始平的豪强本来就看不起王猛,现在更把王猛视为眼中钉,于是联名向苻坚告状,执法官与豪强臭味相投,狼狈为奸,不问青红皂白就用囚车把王猛押进了监狱。

苻坚亲自到监狱责问王猛:“当官要以教化为先,你一上任就大开杀戒,未免太残酷了吧!”

王猛坦率地说:“我听说,对安定的国家才用礼教治理,治理混乱的国家必须靠法制。如果你怪罪我不能把贪官暴吏铲除干净,使各级官员奉公守法而处罚我,那么我现在甘愿受死。如果说我太残酷,我不能苟同。”

苻坚听了王猛的辩白,对随行的大臣们说:“王猛是管仲、子产一类的人啊!”不但当即赦免了王猛,而且从此对他更加信任,一年之间,连升五次,出将入相,权倾朝野。当时王猛年仅三十六岁。

如此一来,朝廷中的皇亲国戚、元老重臣对王猛恨之入骨,联合起来处心积虑地推出曾帮苻坚平定关中的姑臧侯樊世为代表来对付王猛,樊世依仗自己功高盖世、门第高贵,根本不把王猛放在眼里,当着众人的面骂王猛:“我们当年与先帝同兴前秦大业,都不

参与朝政,而你没有半点功劳,凭什么手握大权!这不成了我们流血流汗种庄稼,你张口吃白饭吗?”

王猛冷笑道:“我不光要你种地,还要让你下厨房呢!”

樊世一听气坏了,破口大骂道:“我不把你的脑袋割下来挂到长安城门上,就一天也不活!”

王猛把樊世的嚣张转告苻坚,苻坚勃然大怒,借故激怒樊世后,当众杀了他。

第二年,王猛又向大贵族强德开刀。强德是苻坚伯父苻健的小舅子。此人喜欢喝酒,每次喝酒都要大发酒疯,胡作非为,抢劫财物,夺人妻女,把个长安市搅得鸡犬不宁。一天,王猛见强德又在大街上胡闹,便下车把他绑了起来,没向苻坚报告,就砍了强德的头,弃尸于市,任人践踏。王猛趁热打铁,数十天内又接连地杀了二十多个不法豪强显贵。朝野百官为之震颤,不法分子开始老老实实了,社会风气也立见好转,全长安市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升平景象。苻坚大为感慨:“现在我才知道了法制的威严。”

王猛在辅佐苻坚治理前秦的期间,整顿吏治,崇尚儒学,发展教育,鼓励农桑,团结周边少数民族。在王猛的不懈努力下,官场中贿赂请托、卖身求荣的腐败现象日渐消失,才尽其用、奉公守法的兴旺局面日益形成。正如史书记载:

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谋略家,不但要有勘乱治平的才干,而且必须有洞察机先、防患未然的预言家似的智慧。在王猛辅政期间,曾有几件事,还在征兆未萌之前,王猛就预见到了结局,并一再提醒苻坚。可惜苻坚没有听从他的忠告,结果后来不幸而一一言中。

第一件事是预言“五王必乱”。

苻坚有六个兄弟，都是王侯。汝南公苻腾谋反被杀后，王猛屡次对苻坚说：一定要设法除掉其余五公，不然后患无穷。苻坚不听。结果第二年五公就联合起来趁苻坚征讨匈奴、国中空虚之机，发动了叛乱。幸亏王猛事先早有预防，才使苻坚避免了一场覆国之灾。

第二件事是预言“纵垂必殃”。

慕容垂是前燕慕容皇族的权贵，因内讧投靠苻坚。苻坚亲自到郊外迎接他，欣喜万分地拉住他的手说：“先生天生俊杰，只要我们联手，必能成就大业！”而王猛私下对苻坚说：“慕容垂譬如龙虎，非可驯之物，若借以风云，恐不可复制。不如早除之。”苻坚又不听。后来慕容垂在文武百官一致反对伐晋的声浪中，别有用心地怂恿苻坚发兵。淝水之战，秦军全军覆没，只有慕容垂一军独全。苻坚走投无路，前去就他，慕容垂反脸不认人，把苻坚出卖给姚萇，借姚之手勒死了苻坚。

第三件事是预言“伐晋必亡”。

王猛临终之时，苻坚前去探视，询问到后事，王猛用尽最后一点气力说：

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

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

当时从敌国来投的鲜卑慕容垂官至冠军将军；羌人姚萇为龙骧将军，均为苻坚宠信重用，所以王猛在叮咛苻坚最后一件放心不下的大事时，再一次提到垂、萇这一隐患。无奈苻坚还是不听。王猛死后八年，即公元383年，苻坚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倾巢伐晋，淝水之战，一败涂地，鲜卑、羌族上层分子趁机拥兵自立，北方重新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苻坚也国破身亡。

读史至此，能不令人扼腕！

[原文]

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

[注曰：嫌疑之际，非智不决。]

[释评]

行为能够被人奉为楷模，起到表率作用；在功名利禄、是非恩怨的复杂矛盾面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识大体，顾大局，能以大智慧判断、处理这些很容易使人身败名裂的问题；说一不二，一诺千金，一旦首肯，即便吃亏受损，决不反悔；重义轻财，一心为公，能与下属有福同享，同甘共苦。具备这些品质的，就是人中之“豪”。

虽然美色、功利、私情……都有可能使人丧失理智，然而真正的智慧是不会为其惑乱的，而且只有真正的智慧才能在这些引诱面前做出冷静的、正确的抉择。

英雄头上跑马

韩信年轻的时候，穷困潦倒，飘零无依，史料不载其父母兄弟，可见是寒门子弟，少年时孤儿寡母度日，也无人教育，因此成了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流浪汉。常常连饭都没得吃，乡亲又看不起他，可怜兮兮地四处找饭吃，成了他每日必须首先解决的大事。

有一次他在河边钓鱼，一个洗衣服的老太太见他挨饿，就每天带饭给他。韩信感激涕零，对漂母说：

“吾必有以重报母。”

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漂母这句出自慈母心肠的谴责肯定深深刺入了韩信的心中，

成了他日后奋斗的动力。历史书虽然没有记载,但是可以顺情顺理地想象到,当时韩信心里肯定暗下决心:不混出个人样来,决不回来见你老妈妈!

虽然许多人看不起、讨厌这个青年人,但也有个别慧眼识英雄的,说他为母亲选择坟地,找了一处高敞开阔的地方安葬,周围能容上万户人家居住,可见他志向高远。

一次韩信在屠宰市场闲逛,屠市中的一个地痞无赖欺负韩信说:“你虽然长得人高马大,爱挎刀带剑,其实是个胆小鬼!你不怕死就刺我一刀,怕死就从大爷的裤裆下钻过去。”韩信眼盯盯地打量着那个青年,最后什么话也没说,爬下身子从他的裤裆下钻了过去。大街上看热闹的人轰然大笑,都说韩信是个窝囊废。

秦朝末年,是一个各种人才大显身手的时代。各路诸侯乘农民起义之势纷纷举事,韩信投靠了项羽,不被重用,又去投奔刘邦。

刘邦入关,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秦王朝灭亡。其时似乎天下已定,于是项羽大封诸王。刘邦被封为汉王。他显然意识到了刘是他最大的潜在对手,就让他辖领巴蜀,想用山河之固形成一个无形的堡垒,把他禁锢在那里。

这就是韩信归汉时的天下大势。

汉王麾下的那些习惯了驰骋沙场的将士,被关河囚困一隅,真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有的将士难耐寂寞,开始逃亡。虽然萧何很赏识韩信,也曾几次向刘邦推荐,可是等了许久没有下文,韩信见汉王不用他,也在逃亡之列。多亏萧何月下追韩信,并说服刘邦设坛拜将,才使楚汉之争有了全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据说汉王拜将的那一天,“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向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

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暗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不要小看刘邦根据韩信的意见作出的这一重大决策，汉王朝历史的大幕就是从这里拉开的。汉王象一头冲破了硕大蛋壳的恐龙，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开出了函谷关，一进中原，韩信节节胜利。井陉背水一战，击溃赵国数十万大军；潍水用兵，齐燕大定；垓下会战，韩信十面埋伏，张良月夜吹箫，霸王乌江自刎，汉刘氏终得大统。

四海归一后，韩信以涉嫌谋反罪被带到京城时，有一次汉高祖与他从容评议各位将领，韩信一一指出了他们的优劣。汉高祖问他：

“如我能将几何？”

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

上曰：“于君如何？”

曰：“臣多多而益善耳。”

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所擒？”

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那还是在韩信为三齐王的时候，他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当年那位漂母，赠千金以报当年的一饭之恩。（还有一种说法，他没有找到漂母，就在受恩之处把一千两黄金投入了河中）。他一一报答了有恩于他的人后，又找到了那个受过“胯下之辱”的市井无赖，用为中尉，并告诸将说：“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

当时，谋士蒯通劝韩信与刘、项三分天下，韩信犹豫再三，总觉得刘邦待他不薄，没有采用蒯通的意见。韩信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向利背义乎！”假如韩信采纳了蒯通的计谋，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了。

尽管他没有听从蒯通的话，但那些智慧的言语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中，就在他被刘邦枷系京城的路，他发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的浩叹。在他被夺去军权，软禁洛阳时，他真的想反了。然而天下大势已定，完全不同于他当三齐王那个时候了，结果家奴告密，被吕后诱杀于长乐宫钟室。韩信的悲剧下场，使为他作传的司马迁十分惋惜。太史公说：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韩信谋反事，原因很复杂，且不去赘述。就他千金投河，以谢漂母，含垢忍辱，受恩必报，受辱不怨的那种豪壮之气概，令人沛然

感叹！

[原文]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

[注曰：孔子为委吏，乘田之职是也。迫于利害之际而确然守义者，此不回也。

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注曰：周公不嫌于居摄，召公则有所嫌也。孔子不嫌于见南子，子路则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明乎？

俊者，峻于人也。豪者，高于人。杰者，桀于人。有德、有信、有义、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有行、有智、有信、有廉者，豪之事也。至于杰，则才行足以明之矣。然杰胜于豪，豪胜于俊也。]

[释评]

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富于敬业奉献的精神；面对义与利、生与死的冲突，能够毅然决然地舍生取义，挺身赴难，决无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利令智昏之类丧失人格、气节的卑劣行径；功名利禄摆在面前，可以自由攫取，然而首先要问一问是不是理应所得？孔子年轻的时候为了挣钱糊口，也曾给人家管过仓库，放过牛羊。

处在容易被人误解、猜疑的是非之地，但为了整体的利益，仍然犯嫌涉难，只因自信心底无私，背“黑锅”也不怕，譬如周公为了江山社稷，被召公猜忌、诽谤，依然忠心辅佐成王；孔子不得已去见南子，引得子路不高兴，孔子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不是明达之至的俊杰，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具备上述品质的，就是人中之“杰”。

要而言之，凡可称之为英雄豪杰的，必须具备德、才、学三种素

质。德才难全，古今盖同。有大才能的人，长处是勇于进取，但往往华而不实，好高骛远；有大德行的人，优点是善于守业图成，但往往失于优柔寡断，贻误良机。有德有才的人克服自己不足之处的唯一途径是好学广知，鉴古通今，善于把人类精神财富的全部精华变成自己建功立业的武器。只有这样，才能进则匡时济世，名垂青史；退则安身立命，超凡入圣。

尺蠖之屈 以求其伸

在刘项中原逐鹿的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时代里，季布是一个最富有悲喜剧传奇色彩的人物。

季布是楚国人，他和舅父丁公都曾在项羽帐下效力，一个是斩将夺旗的大将，一个是运筹帷幄的谋士。在刘邦被困荥阳期间，季布曾数次把刘邦整得狼狈不堪，险些要了他的命。刘邦一登上皇位，首先悬千金重赏通缉的就是季布，并布告天下，有胆敢窝藏季布的，罪诛三族。逼得季布象丧家犬一般东躲西藏。

丁公曾在彭城为霸王追击刘邦，两人短兵相接，刘邦走投无路，对丁公说：“咱们俩都是好人，何必相逼太甚呢！”丁公于是引兵而去，放了刘邦。等到项羽败灭，丁公心想曾饶过刘邦一命，就去求见。没想到刘邦说：“丁公作为项羽的部下，为人不忠。使项羽失去天下的，正是此人。”于是杀了他，并对左右大臣说：“这样做是为使后世的人都不要学丁公。”

季布是个硬骨头，年轻时就有“大侠”的美名，他没有象舅父那样去求刘邦宽恕，也没有象当时许多通缉犯那样去自杀。他剃光了头，毁了容，藏在一个朋友家里，后又给装在棺材里送到当时有名的游侠朱家那里。朱家让季布和奴隶们一起到田里干活，但告诉儿子，田里的活这个人说了算，要和主人吃同样的饭。然后朱家

通过汝阴侯滕公给汉高祖捎话说：

“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

汉高祖听朱家说得有道理，果然赦免了季布，还任他为郎中。当时朝中大臣都赞扬季布能“摧刚为柔”，朱家也因此闻名于世。

季布后来在朝中以忠诚耿直而很受人尊敬。孝惠帝时，升为中郎将。单于曾写信辱骂吕后，吕后大怒，召集诸将商量对策。上将军樊哙当即表示：“愿率领十万兵马横扫匈奴。”其他将官都拍吕后的马屁，一致随声附和。唯独季布说：“樊哙该杀头了。当年高祖领兵四十余万都被困在平城，现在樊哙带十万人怎么能横行于匈奴腹地呢？可见是当面吹牛！况且当年秦朝因和匈奴连年交战，所以才引发了陈胜起义。如今四海创伤未平，樊哙又开始当着大家的面谄媚邀宠，这不是想动摇天下吗！”当时殿上文武百官都吓坏了，为他捏了一把汗。罢朝后，吕后再没提征讨匈奴的事。

对于季布忍辱不死一事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一个真正的英雄壮士，穷途末路，一死了之算了。象季布这样的壮士，一反昔日刚勇豪迈的气概，去做窝囊的亡命徒。这样对吗？

司马迁在谈到季布的行为时说：在刘、项争雄的时候，以西楚霸王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季布仍然能在楚军中以武勇扬名楚国，每次战役都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多少次冲入敌军夺旗斩将，称得上是真正的壮士。可是等到项羽失败，刘邦下令通缉他，要抓他杀他的时候，他又甘心为奴而不自杀，又显得多么下贱，一点志气都没有。季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肯定是坚信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只是投错了胎，走错了路，所以受尽了屈辱，但不以为耻，盼望有机会能施展自己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潜能，

因此最终还是成了汉代的名将。由他的所作所为,可以窥测出他的志气、抱负,他觉得为项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样忍辱负重,委屈求全。由此看来,一个有见识、有素养、有气魄的贤者,固然把死看得很重,可并不象愚夫愚妇一样,心胸狭隘,为了一点儿小事,就气得寻死上吊,这并不是有勇气的表现,而是计穷力竭,觉得没有办法挽回局面,走到绝路上了,所以才去自杀。而胸怀大志的人,虽然不怕死,但要看值不值得去死,只要还有一线东山再起的希望,是绝不会轻生的。

司马迁在《蔺相如列传》之后,赞颂蔺相如时说过:一个人明知干一件事非死不可,还要决心去做,这是需要大勇的。死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如何处理。决定死还是生,这不但要有大勇,还要有大智。当蔺相如捧着和氏璧,眼睛看着柱子,准备人玉俱毁的时候,回过头来怒斥秦王及其左右,蔺相如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一文弱书生,当面折辱威加四海的秦王,多不过被砍头而已。可是在那种情况下,能做出这一决定是最难的,就连当时在场的文武百官,都吓得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出,然而蔺相如却能气势夺人,反而镇住了秦国上下。后来他回到赵国,因此举功劳太大,位比廉颇,老将军心有不服,处处和他过不去,然而蔺相如总是百般谦让,后来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好,名重泰山,千古流芳。象蔺相如这样处理生与死、荣与辱的,才算是智勇双全啊!

这就是忠贞之士的典型,真正懂得何时、何地、何事上不怕死,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不轻言牺牲,是具有大智慧、大勇气的英雄。

齐桓公的名相管仲说:“人们认为我被齐桓公俘虏后,关在牢里委屈求全是可耻的,可我认为有志之士可耻的不是一时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对国家、社会做贡献;人们认为我所追随、拥戴的公子纠死了,我也应该跟着死,不死就是可耻的,可我认为可耻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让一个国家称雄天下。”

可见季布、管仲和蔺相如这些有才有识之士，对自己一生的行为，乃至死与不死，都有很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这决不是愚夫愚妇们所能理解的。

[注曰：志不可以妄求。]

志之于人，犹如信仰之于人生。人的一生随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调整、加强着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建设。对古今风云际会、人生沉浮荣辱给予高屋建瓴般的哲学蒸馏后，这里的每一句格言都是对如何安身立命、经国济世的语重心长的告诫，而且一正一反，既有危难时的慈航指迷，也有得志时的暮鼓晨钟。

绝嗜禁欲，所以除累。

[注曰：人性情静，本无系累，嗜欲所牵，舍己逐物。]

人生在世，所嗜所欲而有害者，唯独酒色财气最为普遍。这四

样东西,实为伤身、败德、破家、亡国之物。要说完全禁绝这些欲求,也是不现实的,连孔圣人都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而清心寡欲总还是能做到的。广厦千间,居之不过七尺;山珍海味,食之无非一饱。人生一世,本自清淡,所需甚少。只因犯了一个“贪”字,便演出无穷尽的悲剧。

与美人独处一室……

春秋时有个“坐怀不乱”的君子柳下惠,据说邻家失火,有女子深夜叩门,恳求避难。柳君收留后,与之同处一室,终夜正襟危坐。那女子见柳君一表人才,不禁芳心大动,于是向柳下惠主动发起了进攻。可恨柳君干脆闭上了双眼,来个不予理睬。夜深人静,那女子淫兴大发,竟然坐到了柳君的怀中,百般挑逗。无奈柳君心如铁石,形如枯木,竟然坐怀一夜,始终不乱。

柳下惠是圣人,并没有谁强迫他这样做,完全是一种道德的自觉。至于普通人就难了;至于有权势的人,就更难了。

明朝有个叫曹鼎的地方官员,年轻时任山东泰和典史。一次,捕捉盗贼时,抓获一名绝色女子,来不及回县城,二人单独在一破庙中夜宿。这女子屡屡以色相诱之,曹鼎也春心荡漾,欲火中烧。自觉将要把持不住,他就用纸片写下“曹鼎不可”四字,贴在墙上,过了一会儿,又揭掉用火烧毁。一会儿再写,再烧掉,如此这般十多次。写了烧,烧了写,一夜过去,好不容易盼到天亮,总算英雄过了“美人关”。

曹鼎其人,确实认真得可爱。英雄美人独处一室,你知我知,天赐良机。他本可以利用职权,一夜销魂,次日起床,各走各路。但他心中有法,不敢如此。可是他又没有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本事,没有高僧心如止水的道行。于是只好用这种“笨办法”浇灭心中的

欲火。办法虽笨,但总算保全了清白之身不受玷污,也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凭心而论,曹鼎算不上“圣人”,所以他内心屡有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折磨得他彻夜不眠。不过,古人云:“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今古无完人。”对曹鼎的评价,自然也须“论迹不论心”,否则,若作“诛心”之说,曹鼎怕是还有不少“私字一闪念”吧?但不管曹鼎心里曾经怎样想,他毕竟战胜了诱惑,英雄过了“美人关”,还不失为一个响当当的硬汉子。

七情六欲,人皆有之。面对金钱,许多人虽都能洁身自好,见色不迷,见钱不捞,但这不等于心中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点想法。美色当前,不能缁缁;金钱大把,不敢自肥,不能不谓人生之“遗憾”,如果这个“遗憾”没有紧紧锁在心底,贴上封条,而让它跳出了“潘多拉盒子”,作起祟来,既“有心”又“有迹”,变“遗憾”为“无憾”,那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对于酒色财气之类,偶尔有点“想法”并不可怕,也很正常,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想法”永远只是“想法”而已,千万不要“心想事成,美梦成真”。如果自己确实道行不够,修养不深,内功不精,不足以抵御诱惑,那么不妨也学学曹鼎,想些办法来约束、警策自己。至于用什么办法,各人修为不同,最好选择对自己起作用的“高招”。

[原文]

抑非损恶,所以禳过。

[注曰:禳,犹祈禳而去之也。非至于无,抑恶至于无,损过可以无禳尔。]

[释评]

每个人日日夜夜直至一生都在进行着思想斗争。最强大的人不是打败别人的人,而是能战胜自己的人。如果我们都能象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摒弃邪恶不良的念头,培养真善美的情思,达到使错误的、丑恶的思想渐至于无的境界,那么,任何灾祸不用去祈祷,都将自行消失。

宁失手足 不失良将

春秋时的晋国是周室姬姓一系,到了晋悼公姬周手里,也想重整文公当年的雄风,他常常对拥立他的大臣们说:“承蒙各位不忘文公、襄公的美意,立我为君,同时仰赖祖宗的灵佑,使我得为晋主,我怎能不谨慎从政呢?也请诸位尽心竭力辅佐寡人!”

姬周即位当年秋(公元前 572 年),兴兵伐郑,弟弟姬杨干一向骄横惯了,不受军纪约束,驱战车横冲直撞,扰乱了晋军的行列,主管军法的中军司马魏绛便依法杀掉了给杨干驾车的人。悼公听闻后,气呼呼地对中军尉佐羊舌赤说:“魏绛不顾杨干的面子,杀掉他的驾车人,这不等于给我脸上抹黑吗?还有什么耻辱可以与此相比!你一定要杀魏绛,给我出这口气!”

羊舌赤劝道:“魏绛这个人忠心不二,侍奉君主有难不避,有罪不逃,恐怕用不着我去,他就会主动来向你解释的。”

羊舌赤话刚说完,魏绛就已来到姬周帐前。他把奏章交给有关官员后,便要拔剑自杀,幸亏众将士从旁止住了他。姬周打开奏章,只见上面写道:

君不以臣不肖,使承中军司马之职。臣闻:“三军之命,系于元帅,元帅之权,在乎命令。”有令不遵,有命不用,此河曲之所以无功,邲城之所以致败也。臣戮不用命者,以尽司马之

职。臣自知上触介弟，罪当万死！请伏剑于君侧，以明君侯亲亲之谊。

悼公看罢，恍然大悟，连鞋都来不及穿，光着脚跑出帐外，唯恐魏绛已自杀殒命。待见到魏绛时，连忙道歉道：“我向羊舌赤说那番话，是出自手足之情；你诛杀杨干的手下，是依军法行事。杨干是我的兄弟，我却不能教育他，使他触犯军法，这是我的过错。这事不能怪罪你，请你快回军营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吧！”魏绛叩谢不杀之恩。众将士无不称颂姬周知过即改的胸襟。

晋悼公姬周回到行营，大骂他那个不争气的弟弟：“你这个混虫！不知军法，险些让我背上错杀爱将的恶名！”骂完后仍不解气，又让人把杨干押往宗族教师那里学礼三月之后，方许相见。后人 有诗赞曰：

军法无亲敢乱行，中军司马面如霜。

悼公伯志方磨励，肯使忠臣剑下亡？

有道之君的气量

公元前 627 年，秦穆公不听蹇叔的劝谏，命令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将军率领大军，不远千里东袭郑国，结果没有得手，反而在归途中遭到晋军的拦截，秦军在崤谷全军覆没，三帅被俘。

晋襄公姬戏的嫡母文嬴是秦穆公的同宗之女，她看到娘家的三员大将被儿子活捉，便出面求情。姬戏只好放走了孟明视三人。第二天，晋国大将先轸入朝，询问起秦国三个囚徒的情况，得知国君已把他们放走，气得七窍生烟，唾了襄公一脸，骂道：“武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战场上把他们抓来，妇人在朝廷上几句花言巧语就把他们放了。败家子不知轻重到了这种地步！放虎归山，明天你就后悔不迭啦！”

——春秋时的大臣可真有胆气，敢往人主脸上吐口水！后代的大臣则差劲儿多矣！

姬戏先生这时也醒悟过来了，他擦去脸上的唾沫，马上说：“我做错了！”

——那时的人君也真有气量，如若换作秦以后的帝王，先轸有九个脑袋也都搬家了！

姬戏当即命令阳处父去追孟明视三人。阳处父赶到河边时，孟明视等已船在中流了。阳处父解下兵车上的边马，谎称是襄公派他来赠送马匹，想骗他们上岸。孟明视心中明白，在船中行礼道：“大王施恩于我们，不杀我们，让我们回国接受制裁，敝国君王如果杀我们，则虽死犹生。倘若承蒙大王的福佑而免于一死，我们三年后再来贵国回报大王的恩典吧！”

孟明视三人在秦国都城的郊外受到穆公的迎接。穆公身着素服向三人哭道：“我未听蹇叔之言，让你们几位蒙受了耻辱，这完全是我的罪过！”事后仍让孟明视等担任原来的职务，并不因他们有败兵之罪而加以惩罚。

秦国大夫及左右近侍都认为穆公赏罚不当，进谏道：“这次兵败，罪责全在孟明视，必须对他处以极刑。”

穆公替孟明视开脱说：“古人有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意思是说做事失败，原因在于贪婪。说的正是我啊！我因为贪婪，才使孟明视蒙受了祸患，他有何罪？况且，我也不能因一次过错而埋没了他们的忠诚。”

两年后，穆公再次派孟明视等率兵攻伐晋国，晋国将军先且居领兵迎敌，双方在彭衙激战，最后又是孟明视吃了败仗，穆公又一次原谅了他。孟明视感恩戴德，秣马厉兵，准备再战。

一年后，孟明视再次率兵攻打晋国。秦军渡过黄河后，烧掉乘船，奋勇进击，打得晋军落荒而逃。秦军一举攻陷王官城，晋军吓

得不敢应战。穆公从茅津渡过黄河，重新封埋好死于崤谷的秦军将士的尸骨，为他们发丧治哀，痛哭三日，然后告誓全军：“古时候的人，有事都向年长者请教，所以不犯错误，当初我不听蹇叔之言，以致兵败崤山。现在我作此告誓，让后人记住我的过失吧！”

作为一国之君，能象秦穆公这样光明磊落，不存私心，对待臣民，能如此宽容通达；出现了失误能首先引咎自责，勇于承担责任，全国臣民能不为之效死？遇事能不逢凶化吉？国家能不兴旺发达？

[原文]

貶酒闕色，所以無污。

[注曰：色敗精，精耗則害神。酒敗神，神傷則害精。]

[释评]

《金瓶梅词话》开篇有诗曰：

【酒】：

酒損精神破喪家，語言無狀鬧喧嘩。
疏親慢友多由你，背義忘恩盡是他。
切須戒，飲流霞，若能依此實無差。
失却萬事皆因此，今後逢賓只待茶。

【色】：

休愛綠鬢美朱顏，少貪紅粉翠花鈿。
損身害命多嬌態，傾國傾城色更鮮。
莫戀此，養丹田，人能寡欲壽長年。
從今罷却閑風月，紙帳梅花獨自眠。

自来酒以乱性误事，色以败德伤身。嗜欲对人的损伤，莫过于“酒色”二字。

不到死期谁肯休

俗话说得好：“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如果不处理好这两种欲求的话，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小命不保。

封建社会的皇帝，因沉溺酒色而亡国的不胜枚举，然而象明武宗朱厚照那样，当了一辈子皇帝，甚也不好，甚也不做，一辈子就爱那个调调的，恐怕没有第二人。这位朱先生，活脱脱是个身居至尊的西门庆式的大淫棍。

明武宗十五岁上继位之后，身边终生都有个摇尾系统，江彬就是其中的一员干将。朱厚照有个寻欢作乐的隐秘处所，名曰“豹房”。所谓豹房，是他在宫内修建的一套特别去处，包括数层宫殿，西侧是密室，让一些乐工歌伎住在那里，做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豹房的外面，由卫士环绕把守，除了供武宗淫乐的歌妓、美女外，从来“闲人免进，谢绝参观”，朱厚照就在那里过夜。他经常在里面醉得起不来，上朝的百官守在殿上，从早晨等到天黑，也见不着他的人影。

江彬见朱老兄这般好色，就施展浑身招数讨好他。他先带着这个“花花儿”皇帝穿着便装到教坊司去玩，那里的歌伎舞女有不少是从外国搜罗来的，朱先生一次未看够，一连去了好几次。尽管他身穿便衣，教坊司的头头还是认出了他，便给他提供许多特殊的方便、特殊的优惠。朱本来就不想理政，在这班摇尾“贤臣”的帮助下，花样日日翻新，玩得昏天黑地，朝中大臣一连数月都见不到他的面。一些有良知的大臣对此痛心疾首，而明武宗却感到这才玩得心跳！

朱厚照老在这两处玩，日子久了，也就渐渐觉得不新鲜了。江彬对他说：“宣府（今河北宣化）的乐工里面，有许多美人，到那里，

还可以顺便看看塞外的风光,比老圈在大内快乐多了。”此言正中朱之下怀。

几天后,他们深夜潜离皇宫,向北行进,过居庸关,来到宣化。江彬在这里早已为皇帝主子按照豹房的规格建起了府第,并乘机搜刮各种珍宝和大批美女。有时晚上,江彬还陪着朱老兄闯进老百姓的家中,见谁家有漂亮女子就抢过来。这个西门庆式的皇爷玩得好不痛快,直玩得过了春节才返回北京。

这时太后驾崩,朱厚照借着给太后送葬的机会,来到昌平祭祀祖陵,然后同江彬到密云等地抢得良家女子几十车拉回北京。有些被抢来的女子,经不住折磨,死在了车上。为了淫欲,明武宗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朱厚照在绥德的时候,来到总兵戴钦的家里,见戴的女儿挺漂亮,便带走了。已被罢官的前任总兵马昂有个妹妹,不但长得好,能歌善舞,能骑善射,而且还会讲外语,只是已经嫁人并且有了身孕,然而老朱可不管这一套,照样强行带走。经过太原返回时,又见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很有几分姿色,且精通音乐,也被他“兼收并蓄”。这一次出游,转眼又是一春,他前后游历千余里,一路上骑马弯弓,跋山涉水,栉风沐雨,随行的人员都感到疲惫不堪,可他却处在极度亢奋之中,兴致昂扬,丝毫不以为苦。

北方玩好了,朱先生又把他那色迷迷的两眼投向了细雨轻烟的江南。大臣们劝阻,他不听,那些强谏的大臣,有的下狱,有的在朝堂上被乱棍打死。他最后干脆下了道圣旨:“再有阻挡者,处极刑。”

这一年中秋,明武宗一行来到南京。一路上,江彬经常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地方官稍有不从,就绑起来处置,南京通判竟至给吓得上吊自杀了。

十二月,他们来到扬州,不住官府,却霸占民居作为都督府。

然后开始到处搜寻有些姿色的处女，扬州几乎让他搜了个遍，然后没明没夜供他淫欲。

正当朱厚照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不幸在返回京城的路，泛舟清江浦时，翻了船，他虽幸免于难，但是连惊带吓又着凉，于是一病不起，不到一年，他就一命呜呼也矣！当时他才只有三十一岁，毫无疑义，他完全是被那把“刮骨的钢刀”不留痕迹地宰杀的。

直到他临终前，总算说了一句良心话：

“我的缺点实在是太多了，不足为后人道。请把我的意思转告太后，天下的事，还是应以朝政为重。以往种种，责任在我，与他人无关。”

朱厚照从十五岁登基，到三十一岁归天，坐了十六年皇帝，虽然一生美色如云，佳丽日夜不离身，却没有生下个把儿女。那些被他“幸”过的女人，数也数不清，偏偏连只苍蝇都没给他飞出来。这真是天网恢恢，报应不爽啊！

〔原文〕

避嫌远疑，所以不误。

〔注曰：于迹无嫌，于心无疑，事乃不误尔。〕

〔释评〕

成语有云：“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日常行止尚且如此，更何况办大事呢。所以要在行动上避嫌，在用心时去疑，一是为了不节外生枝，干扰谋事；二是为了远祸消灾，避免跳进黄河洗不清的冤枉。

莫让家眷见小人

郭子仪功高盖世，他有如唐王朝的中流砥柱，天下安危二十年，完全是仰仗他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晚年，四海宴平，朝廷让他退休闲居，唐肃宗赏赐汾阳王府，他忘情声色以排遣岁月。那时，唐德宗时的宰相卢杞还未成名。有一天，卢杞上府拜访他，他正被家里所养的一班歌伎包围着，忘情地欣赏玩乐。一听到卢杞来了，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一律退到屏风后面回避，一个也不许露面。

郭子仪单独与卢杞谈了好久，等客人走了，家眷们才陆续出来，七嘴八舌问他：“你平日接见客人，向来不避讳我们在场，说说笑笑，主客都很高兴。为什么今天接见一个书生，却这般慎重？”

郭子仪说：“你们不知道啊，卢杞这个人，很有才干，但他心地狭窄，睚眦必报。此人长得又象个鬼一样，半边脸是青的。你们女人最爱笑，平时莫名其妙的也好笑一笑，假如见了卢杞那副尊容，你们只要有谁笑一笑，他必定要记恨在心。日后他一旦得志，你们和我的儿孙，就一个也活不成了！”

不久，卢杞果然作了宰相，凡是过去有人看不起他、得罪过他或嘲笑过他的，一律没有免掉杀身抄家之祸。唯独对郭子仪一家，即使稍有不合法的事情，卢杞都要曲予周全，他认为郭令公器重他，大有知遇感恩之意。

迎宾待客，虽是日常琐事，然则遇上卢杞这种小人，祸福往往就在顷刻之间。

[原文]

博学切问，所以广知。

[注曰：有圣贤之质而不广之以学问，弗勉故也。]

[释评]

广学多闻，不耻下问，是提高一个人素养的基本途径。现代人喊得最响亮的一句话就是“提高知名度”。如何提高？宣传可凑一时功效，真才实学、货真价实才是最坚实的根基。即使是天生具有圣贤质地的人，如不勤奋好学，他的名声也不会传之四海，流芳千古。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司马迁出身史学世家，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初年的太史令。他曾立志要在有生之年写一部汉代断代史。司马谈学识非常渊博，据司马迁说，他父亲曾向武帝时有名的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向孔子的传人、《易经》的第七代传人杨何学《易》；向著名的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黄子学道。司马谈因所学无所不窥，其思想颇具独立见解。他曾有《论六家要旨》流传于世，此书的要旨是说战国时的百家“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他的这种独立的思想性对司马迁影响很深，可惜的是，他没能完成他的断代史，只好把这一任务作为临终遗愿留给了司马迁。

司马迁从十岁起就跟随当时的古文经学大师学习《尚书》，后又随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传》。今文是用汉初通行的隶书所写，而古文则是用李斯的小篆书所写。古文重义理，较少神秘色彩，今文则注重章义之学，尤重“天人感应”，具有神秘主义倾向。有了这样的学养，再加司马迁本身的才华，尤其是继承其父太史令一职后，掌管国家档案文书，奠定了他雄厚的文学、史学根基。

此外,司马迁还是位了不起的科学家。他参与了当时最先进的历法太初历的制定,这种历法的进步之处就在于它测出了日食的周期。所以,从司马迁所掌握的知识总量来说,远比孔子为多。

司马公比他同时代或之前的学者更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学富五车,而且足迹几乎遍及全国。他从二十岁开始旅游,身背简易的行囊,取道河南、湖北,横渡长江,直抵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他面对萧萧木叶,滚滚江水,想起伟大的爱国诗人在过去的史籍中竟然语焉不详,不禁悲从中来。所以他观瞻过汨罗江后,立即就地采访,收集有关屈原的传说和文物,为后世留下了关于这位大诗人的最详尽的史料。

然后,司马公由湘江溯流而上,一路饱览楚国的秀丽风光,了解楚文化的发源,考察民俗风情,到九嶷山,瞻仰帝舜的陵墓;接着长途跋涉,到浙江会稽。这里是当年大禹会合四方诸侯议定国是的地方,也是大禹死后的葬地。为了获得有关大禹的第一手资料,他数次实地勘察,访问故老。

度过淮水,司马迁拜访了曲阜——孔子的故乡,儒学的发源地。出于对孔子的崇敬,他在这里久久盘桓不去。他拜谒孔丘的陵园,参观孔子讲学的庙堂、仪器、车服等遗物,虚心向当地的儒学尊长求教,并向他们采访到许多关于孔子的轶闻趣事。

由此向南,则是楚汉相争时英雄辈出的彭城、丰沛等地,这里既有建立汉家天下的刘邦、萧何、樊哙诸人出生活动的遗迹,也有楚汉交兵的古战场。在这些地方,司马公广泛收集了大量史料,所以《史记》中关于秦末汉初的这段历史记载特别周详。

最后,司马迁经大梁回长安,结束了历时十年、行程万里的第一次旅行,为撰写《史记》做了充分的准备。

回京不久,做了郎中官的司马迁又有机会扈从汉武帝巡幸四方。这期间,他再游江淮,出使巴蜀,在那里他搜集到许多有关西

北少数民族的丰富资料,为撰写《史记》打下了深厚的人文地理知识基础。

“李陵之祸”后,司马迁曾一度消沉。在《报任安书》中,他写道:“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他曾一度想到自杀,想以此结束自己屈辱的人生。但他觉得,“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于是重新振作精神,发奋著书。他说: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史记》一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兼收并蓄,包容百家。班固对《史记》的评价是:“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在司马迁之前,中国史书没有为少数民族立过传,只有他写了《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发凡之作。他认识到“人道经纬万端”,承认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历史的发展总趋势是各民族的大融合,大团结。

另外,《史记》还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深切著明也”。他不是用思辩来展示历史的发展,而是用历史过程本身来展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他所采用的记传体例,也一改编年史体例中人的被动地位,而突出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太史公司马迁以他崇高的人格,用血泪、屈辱谱写的《史记》,

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垂不朽的文化财富。

〔原文〕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注曰：行欲高而不屈，言欲微而不张。〕

〔释评〕

老子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高尚其行为，谦虚其言论，这是加强修养的一个重要方法。

另本作：“高言危行，所以修身。”意思是说，身处乱世，言论一定要高尚，行为一定要谨慎。亦通。

没有子贡 就没有孔子

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子路、子贡、颜回是他的得意门生。如果按现代人的习惯称呼，子贡应该称之为端木赐先生，子贡是其字也。他是卫国人，生于公元前 526 年，小孔子三十一岁。在孔子的所有弟子中，他是最有钱的，家中都养有许多奴隶。

端木赐先生不但在品德、学问方面都是出类拔萃之辈，在经商方面，也是高手。他善于掌握各地的货物差价，贱买贵卖，这便是他得以致富的诀窍。人们常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子贡就是这样，在谈论学业时，也常用经商来比喻。一次，他问孔子：“如果我有一块美玉，我是用漂亮的盒子把它收藏起来呢，还是等待好价钱才把它卖掉呢？”

孔子高兴地回答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当然要等有好价钱的时候卖掉它，我就是个等待好价

钱出卖的人,可惜各国权贵不识货,结果我时至今日都卖不出去。

在从政方面,端木赐先生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为了帮助老师孔子实现保护鲁国的目的,他经常往返于鲁国、齐国、吴国、越国和晋国,纵横捭阖,斡旋调解,不但保住了弱小的鲁国,而且不失时机地到处宣传老师的仁政学说。同时,这些政治活动对于他掌握各国的经济情报,也大有好处。他还曾做过鲁国和卫国的国相。

子贡的富有,对推行、扩大儒学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因为当时的各国诸侯嫌贫爱富,都是一帮注重实利、好大喜功的势利之徒,所以他们对大富翁子贡的态度和对儒门的其他人就截然不同。孟子的道德学问虽然高出子贡许多,孟子是亚圣,但只因他穷,就到处碰壁,遭人白眼。而端木赐先生就不一样了,无论他到哪个国家去,接待他的规格都与接待外国国王不相上下。孟老夫子宣传仁政,国王们都不爱听;而端木赐宣传仁政,国王们不管爱听不爱听,也要装出虔恭求教的样子,洗耳聆听。

司马迁在为春秋秦汉近千名大富翁作传的时候,子贡的名字被排在了前面。他写道:

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仁于卫,废居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駟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平起平坐之谓也)。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端木赐先生在孔丘门下学业大成之后,就到卫国当官了。后来索性家也不回,在曹国和鲁国一带跑买卖。孔门弟子中,他是首富。颜回和原宪,生性淡泊清和,哪怕吃糠咽菜都无所谓;住在贫民区,一间茅屋,不避风雨,仍旧处之泰然。端木赐先生却高头大马,仆役成群,装上一车金银绸缎作为见面礼,游说于诸侯各国,南到吴越,北上燕赵,所到之处,无论哪国的君王,都待为上宾,礼

敬有加,平起平坐。办起事来容易得很。能使孔子名扬四海,列国无不知晓,直接与子贡那几年前前后后努力有关啊!这难道不是有了钱财才会使学问、道德相得益彰吗?

孔子死后,葬礼也是由子贡主持进行的。当时三千弟子开大会商量如何安葬先生一事,弟子中精通风水学的看好一处坟地,子贡看了后说:此处坟地不应该用来安葬我们的先生,这是安葬皇帝的地方,我们的先生要比帝王伟大得多了!结果由子贡出面,选择了山东的曲阜。子贡说:这块地方固然不错,只是这里的水有些问题,若干年后,孔氏的女家差一点,再下一代又好一点,隔一代又差一些……女家受些影响,算不得大问题,总的来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让先生就在这里安息吧。于是孔子便安葬在了曲阜,而先前选择的那处地方,后来成了汉高祖的皇陵。

由此看来,如果没有端木子贡,没有他依靠自己的财产而对孔学的长期宣传,没有他对老师后事的妥善安排,孔子能不能成了气候,难说啊!

[原文]

恭敬谦让,所以自守。

[释评]

古人有诗云:“我有一言君记取,天地人神都喜谦。”勤俭是立身持家的根本,谦虚是品德才智的标志。

另本作:“恭敬廉约,所以自保。”

文帝简朴 汉祚绵长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的四公子，在位二十三年，清心寡欲，率先垂范，成为后世帝王简朴守业的典范。他在位期间，采取“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使秦末颠沛流离的百姓终于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天下如有旱灾或虫害，他就倍加施恩于臣民，如免去诸侯进贡，开放山木川泽，允许民众渔猎。在对待皇室财政开支方面，他带头缩减自己的衣服、车驾、犬马，裁减官僚机构的官吏，开放粮仓赈济平民，自其登极以迄驾崩，他未曾扩建过宫室苑囿，未曾增加过犬马车驾，凡于民不利的，他就下令予以撤销。

一次，宫中计划修建露台，文帝叫来工匠进行预算，需要花费百金。文帝听后说：“百金等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我奉守先帝的宫室，经常担心有辱先帝的声名，何必要修这露台呢？”便废止了修台的计划。

他日常穿的衣服也是质地较差的布料，就是他最宠爱的慎夫人，穿衣服也不许她长裙拖地；宫中的帟帐不准许有花纹锦绣。他在修葺皇陵时，用的一律是瓦器，禁止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作为装饰，而且不修高大的坟墓，为的是节约费用，不烦扰民众。凡此种种，都出自一个目的，即“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也就是在全国带头倡导艰苦朴素的风气。

汉文帝的清心寡欲，不尚奢华，不仅表现在生前，还表现在他对自己死后的丧事处理上。他很不放心自己的丧事，唯恐人们铺张浪费，劳民伤财，因此立下遗诏：“我听说天下万物诞生后，没有一个不死的。死是天地间的常理，生命的自然结局，怎么可以过分哀痛呢？方今之时，人们都喜欢活着，厌恶死去，人一死就要厚葬，弄得损财破产，长时间服孝，以致伤身害体，对这种作法我很不赞

成。况且我又无德,对百姓没有什么贡献。现在谢世,却使百姓长期服丧痛哭,寒来暑往,旷日持久,让别人家的父子为我哀痛,老少为我伤心,不能正常饮食,停止祭祀鬼神,这等于加重了我的罪孽,如何对得起天下!我有幸得以守护宗庙,微末之身列于天下君王之上,已有二十余年。仰赖天地神灵的福佑,国内安宁,没有战争。我虽不敏,却常恐行为有失,辱没了先帝的遗德。想到岁月悠长,唯恐难以善终。而今有幸得尽天年,能侍奉于高庙之中,以我之不明,有这样的结局,还有什么可悲哀的呢!你们要命令天下臣民,自出丧之日起,服孝三天即皆可除孝服。不要禁止人家娶妇嫁女、祭礼、饮酒、食肉等;参加丧礼的也不要光着脚;孝服的带子不要超过三寸,不要在车驾、兵器上缠孝布;不要命令男女民众来宫中啼哭。应来宫中举哀的,早晚各举十五声,礼毕即可。非早晚举哀之时,不得擅自哭泣。要布告天下,使臣民明白我的心意。我下葬的霸陵,山川要一仍其旧,不要妄加改变。我死后,把宫中夫人以下的宫女全都放归其家。”

文帝临终遗诏,哀民之心溢于言表,文帝也正是以这种“敦朴为天下先”的作风赢得了民众,赢得了历史,奠定了汉初强盛的局面,在历史上留下了“文景之治”的美名。

〔原文〕

谋深计远,所以不穷。

〔注曰:管仲之计,可谓能九合诸侯矣,而穷于王道。商鞅之计,可谓能强国矣,而穷于仁义。弘羊之计,可谓能聚财矣,而穷于养民。凡有穷者,俱非计也。〕

〔释评〕

真正大智慧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虚怀若谷、清雅脱俗的。只有

这样,才能奠定坚实的道德根基,然后再深谋远虑,运筹帷幄,退则自保,进则立功。管仲的政治谋略虽然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但因道德的根基不深不广,故尔缺乏一统天下的大志,使孔子惋惜不已。至于商鞅和汉武帝时的桑弘羊,谋略有余,仁义不足,二人都死于非命,不能自保,所以还算不上真正的谋略之士。

君明臣直 千载不遇

唐太宗李世民随父李渊反隋时,是李渊最得力的臂膀。他为人颇富谋略,早在起兵之前,就“折节下士,推财养客”,暗中积极招揽人才。四方的群盗大侠闻其贤名,都纷纷投奔他的帐下,甘愿为他尽忠效死。起兵后,李世民兵强将广,迅速成为李渊扫荡四方、平定天下的一支生力军。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率军生擒窦建德,逼降王世充,李渊为表彰他这一特殊功勋,又加封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使他位居诸王公之上。

但李世民并非皇太子,因此李渊百年之后的帝位由谁来继承,尚未可知。当海内渐趋稳定后,李世民及时由武略转向文治,留意起儒家的治国之道来。他在宫城西边修建了一座文学馆,招揽接纳四方的文士,号称“十八学士”,其中有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许敬宗等。各方儒生文士都以能进入秦王李世民的文学馆为荣,这些人实际成了他后来夺取帝位、君临天下的智囊团。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在这个智囊团的密切协助下,击败了皇权竞争者李建成和李元吉,终于登上了最高权力之峰。

不过,在历代帝王中,李世民是个谦恭英明的人君,他善于纳谏,没有历代帝王那种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痼疾。他刚继位时,就不计前嫌,把政敌李建成的老师魏征屡次叫到自己的卧室内,虚心求教治国之道。魏征得遇知己之主,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先后

进谏陈言二百余事。后来太宗曾因有人诬告魏征结党营私而调查他,查无实据,太宗深感后悔。魏征诚恳进言道:“希望陛下使臣成为良臣,不要使臣成为忠臣。”

太宗奇怪地问:“此话怎讲?”

魏征答:“所谓良臣,就是稷、契、皋陶一类的大臣,使自己获得善名,使君主荣受显号,子子孙孙永受福祿。所谓忠臣,就是龙逢、比干一类的人,因忠被杀,使君主陷于大恶,国破家亡,只剩下个虚名。”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后来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时时以此为鉴。

贞观十七年,六十四岁的魏征病逝,太宗如丧股肱,亲自为他哭灵,中止上朝听政五天,并亲笔为他书写了碑文。太宗曾对群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太宗与臣下的关系处得非常好,人们把房玄龄、杜如晦比为汉初的良相萧何、曹参。贞观四年,杜如晦死,时年四十六岁。李世民亲临府上,边抚他的病体边流泪。杜死后,李世民哭得十分悲痛,为其停朝三日。后来有一次李世民吃瓜,觉得味道非常甜美,不由得想起了杜如晦,他悲从心起,便停口不吃,叫人拿着剩下的一半瓜,送往杜如晦的灵前祭奠。他还曾赐给房玄龄一条黄银带,边环顾左右边对房玄龄说:“当年你和杜如晦一起辅佐我,今天赏赐物品,却只有你一个人了。”说着又流下了眼泪,“听说金银乃是鬼神畏惧之物,给杜如晦也送去一条吧。”说罢令房玄龄自带一条,又取了一条让房送至杜如晦灵前。

有此种人物为君,何愁国不治?业不兴?李世民英明远谋,“贞观之治”实属必然。大唐威名远播,海外趋之若鹜,皆因唐初君臣相得,君明臣直,臣视君如腹心,君待臣如手足也。

[原文]

亲仁友直，所以扶颠。

[注曰：闻誉而喜者，不可以得友也。]

[释评]

朋友关系是人伦之一，一个人品德志向往往可以通过他的择友、交友反映出来。命运、事业都与是否得益于朋友直接相关。友谊是人生最美好的感情，是高尚的道德力量。所以人们说：任何人的成功，无论是在政治上，或者是在生意上，背后隐藏着的是人际关系的成功。

三教九流 各有妙用

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号称自己门下有“食客三千”，而且三教九流齐全。孟尝君把门客当作兄弟一般，坦诚布公，因此，门客对他十分忠诚。孟尝君不但对门客如此，而且听说哪个门客的家属有困难，就伸出援助的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因此，孟尝君的名气越来越大，连秦王都感到既羡慕又害怕，因为这些人团结起来，计策层出不穷，治国方略更不在话下，那样的话，齐国很快就会强大起来，就会给秦国构成威胁。

一天，秦王和大夫向寿议论起这件事情，希望孟尝君到秦国来。向寿说：“这并不难，如果你能让自己的子弟到齐国去做人质，根据对等的惯例，孟尝君也会被送到这里来做人质。你如果能拜孟尝君做秦国的相国，齐国肯定也会拜你的子弟为相，秦国和齐国联合起来，就容易收服诸侯了。”秦王听了向寿的话就让自己的弟弟泾阳君嬴悝去齐国。

齐闵王为了讨好秦昭王，在答应田文入秦为质的同时，遣送嬴悝回国，以示与秦诚心结交。

田文一到秦国，秦王就想任他为相，被樗里疾劝阻未任；秦王想把孟尝君给放回去，又担心他了解秦国情况太多，对秦国不利；如果杀掉他，又显得不讲道义，在诸侯各国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只好把他软禁起来。

孟尝君在秦国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着实苦闷，于是和嬴悝商量怎样回到齐国去。涇阳君找到了秦王最宠爱的妃子燕姬，求她劝秦王放了孟尝君。燕姬见过孟尝君献给秦王的一件银狐裘衣之后，十分眼馋，她要求以银狐袍子作为酬谢。但是，银狐袍子只有一件，并且已经献给了秦王，孟尝君束手无策。他的一个门客善学狗叫，也善于穿墙窃盗，正当田文一筹莫展时，他挺身而出，请求前去盗袍。他先和守库人套好交情，弄明白了仓库的情况，然后挖掘洞穴，准备由此进库。夜深人静后，他很快就顺利完成了使命，在洞中时不小心弄出了声音，他赶紧仿佛一条真狗一样大声吠叫起来，轻而易举就把险情掩饰过去了。

银狐裘衣送给燕姬后，她开始向秦王大吹枕边风，秦王禁不住她的软磨硬缠，只好同意田文先生回国。孟尝君一得到命令，如漏网之鱼一般，向函谷关奔去，深怕秦王得知真情，改变主意派兵追赶。

孟尝君一行人到达函谷关的时候，还不到半夜。城门要到鸡叫的时候才开，这时门客中又有一个会学鸡叫的，他撮唇一啼，引得关内外的雄鸡全都叫了起来，守关的军兵睡意正浓，迷迷糊糊，直以为天亮了，就打开了关门。门客中一个善于修改文书的，他改变了文书的名字，交给守关军士，守关军士丝毫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下令放行。

一行人跑出城后，快马加鞭向齐国逃去。秦王下了命令之后，

果然后悔了，立即派兵追往函谷关，企图在那里把孟尝君给拦截回来，重新软禁，以绝后患。追兵到了关口，天已大亮，关门大开，哪有田文的影踪？查看出关文书，文书上却没有田文的名字，于是以为孟尝君还没有到达关口，马上下令紧闭城门，专候孟尝君的到来。等到中午，还不见孟尝君的人影，感到非常奇怪。经详细追问守关军士，方知孟尝君一行已用鸡鸣狗盗的手段早已逃之夭夭了。追兵只好回去复命。孟尝君一行安全回到齐国，齐王非常高兴，便拜孟尝君为相国，从此齐国很是强盛了一阵子，直到孟尝君遭谗被逐，齐国才又败落下来。

以孟尝君势力之强大，尚且还有危难的时候，有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活命的时候，更何况我们普通老百姓呢！而孟尝君得到的这些帮助，全部来自平时结交的忠实无私的门客，也就是他的朋友。他得到这些朋友全靠平时对朋友无微不至的关怀，从而赢得了这些身怀绝技之友的舍身效力，在危难之际，各自拿出自己的全部才智，给孟尝君排忧解难，甚至涇阳君嬴悝都甘当“叛徒”，可见孟尝君平时为人是多么够朋友、讲义气。一个人平生能有这样生死相许的情谊，那才是最可珍贵的啊！

〔原文〕

近恕笃行，所以接人。

〔注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圣贤之所以接人也。高明者，圣贤之所独。中庸者，众人之所同也。〕

〔释评〕

宽恕容人，忠厚诚恳，既是一种高尚的修养，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理论根源上讲，“宽恕”是孔孟“仁学”的具体运用；从现实意义上看，只有忠恕待人，方可息怒附众，与各种各样的人和

睦共处，相安无事。

性宽恕 化敌为友

三国时期，荆州地区有一个叫刘巴的人，字子初。年轻的时候才高八斗，名闻遐迩，但他为人颇为孤傲，不肯轻易屈事就人。

曹操率军征伐荆州，刘备无力抵抗，只好逃奔江南，荆楚有不少贤人高士都投奔到刘备帐下效力，而刘巴却偏偏北上归附曹操。曹操任命他为掾官，并让他前去招降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不巧刘备已经占领了三郡，刘巴到后说降不成，欲归路断，便打算南下交趾，取道北归曹操。当时诸葛亮劝他投奔刘备：“刘备雄才盖世，占据荆州，假如你不归附刘玄德，还想去哪儿呢？”

刘巴答道：“我受曹公的命令来说降，不成功就应当回去，这是我应尽的职责，你不必空费口舌了！”刘备听到刘巴的这些话，心中大为恼恨。

刘巴在交趾的时候，想结伴和当地太守高议一起北上，太守没有和他合作，刘巴便自己找路北归，归途中被益州牧刘璋的部下捉住。刘璋一看是刘巴，大喜过望，便把他留在身边，凡是重要的军机事务，总是先征询他的意见。当法正劝说刘璋接纳刘备的时候，刘巴劝阻刘璋说：“刘备不是寻常的人，接纳这个人，一定会后患无穷。”但是刘璋不但没有听他的话，还采纳部属的建议，让刘备讨伐张鲁。刘巴知道刘备意在并吞蜀地，便又劝阻刘璋：“如果让刘备去征伐张鲁，那无异于放虎归山！”刘璋认为刘备为人仁厚，具有长者风度，把刘巴的劝谏当成了耳旁风，结果使成都落在了刘备的手中。

刘备见刘巴不仅不肯归顺自己，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点子和自己作对，不禁对刘巴产生了满腹怨恨，想找机会杀掉他。但是

最终由于爱才之心,使他消释了对刘巴的怨恨,再加上军师诸葛亮一再为刘巴求情,建议他收服这个难得的人才,因此,在攻陷成都的时候,刘备号令三军:“如有伤害刘巴的人,一定要诛灭三族。”刘备最终征服了刘巴。等到进军益州时,刘备先任命刘巴作左将军西曹掾。等到刘备称王汉中时,又任命刘巴为尚书,代替法正作尚书令。刘备称帝之后,凡是诏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的祭祷之文,以及各种文诰策命,没有一项不是出自刘巴之手。

宽厚待人,忠厚行事,是古代儒家“仁”术的外延使用,目的是造就一幅和乐的人际关系图。刘巴一再给刘备成功的道路上设置绊脚石,令刘备好生烦恼,但是成大事者的风度,彻底地征服了刘巴的孤傲性格。

[原文]

任材使能,所以济务。

[注曰:应变之谓材,可用之谓能。材者任之而不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术也。]

[释评]

人们常以“才能”二字来评价一个人。张注对“材”和“能”之确切含义给予了界定。明白了有的人才适合于策划创意,有的人才却适合于处理事务性的工作,方可做到人尽其才,各安其位。否则就会造成人才的浪费。

终日端坐也堪用

唐代宗、德宗时坐镇三吴的观察使韩滉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官

员。他在安史之乱后起而效尤的军阀割据时,对巩固中央政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虽然没有象郭子仪等人那样直接参与作战,但多次为朝廷提供物资、军队,在人力、物力方面解决了中央政府的燃眉之急。

《唐书》记载,韩滉善于吏治,也就是说很有组织工作的能力,在选拔官吏、知人善任方面,他使部下人人都能各尽其材。他的一个老朋友的儿子投奔他,想让他帮忙找一份工作。韩滉问这个小伙子有何特长,小伙子回答一无所长。韩滉一时想不出有什么合适的事分配给他干,先安顿他住了下来。

韩滉有一次设宴待客,让这个小伙子作陪,酒宴进行了两个时辰,小伙子自始至终正襟危坐,一副凛然的样子,既不畏怯,也不喧笑,与左右宾客也不交谈。客人以为他是什么有来头的人物,都对他望而生畏。韩滉看在眼里,忽然想到一份差事,如让他去干,再合适没有了。

原来韩滉手下的军需库储备有大量兵器、物资等,江南的物产几乎应有尽有。守库的头目换了几次,但怎么也制止不住财物的流失,因为守库军官只要干上几天,就与形形色色的人混熟了。人际关系一杂,许多弊病就都出现了。酒宴一罢,韩滉就签署了这小伙子去负责军需库的命令。

小伙自从上任每天早晨一上班,里里外外查视一过之后,就端端正正坐在办公室里,直到日落西山,除有公务,几乎连姿势都不变,也从不与人聊天闲话。自从他接任军需库的头目后,就没有发生闲杂人等随便出入这一军事重地的现象。

[原文]

瘴恶斥谗,所以止乱。

[注曰:谗言恶行,乱之根也。]

[释评]

谗言自古是祸乱的根由。谗言,或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或是捕风捉影,渲染夸张,或是利用矛盾,挑拨离间……进谗使诈的人不论采取什么诡计,目的只有一个:打倒政敌,害人利己。“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一语道破了谗言之可畏。

少年天子心如冰

西汉武帝刘彻死后,立其少子刘弗陵为帝,是为汉昭帝。昭帝继位的时候才八岁,武帝令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一起辅政。朝中的大小事宜,全由顾命大臣的领袖霍光主持。霍光恭谨忠诚,办事全部依据朝纲法度,不徇私情。霍光认为其他嫔妃都不可靠,昭帝的饮食起居无人照料,就把昭帝的大姐鄂邑公主召进宫来,加封为盖长公主,让她日夕伴驾,中宫的事情也由她主管。

在昭帝十二岁的时候,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想把自己才六岁的女儿送入宫中,希望将来成为皇后,自己家族就成了皇亲国戚,为此去找霍光商量。上官安认为霍光是自己的岳父,自己的女儿是霍光的外甥女,霍光一定会答应。结果霍光认为孩子太小,不宜入宫伴驾。上官安无奈,只好找别人帮忙说请,他跑到盖长公主家里找到盖长公主的门客丁外人(丁外人是盖长公主的情夫),对丁外人说明情况,求丁外人帮忙。丁外人一口答应,立刻去向盖长公主游说,盖长公主自然答应。不久,上官安的女儿被迎入宫中,封为婕妤,后被册立为皇后。由于这些诏令都出自中宫,霍光对此也毫无办法。上官安由此官运亨通,很快升为车骑将军。他十分感激丁外人,想说服霍光,封丁外人为侯爵,然而霍光死活不答应。

上官桀只好去求父亲上官桀前去说情。上官桀和霍光同是顾命大臣,又是儿女亲家,更是老朋友,谁想霍光还是不答应。上官桀只好降格相求,要求封丁外人为光禄大夫,霍光大怒,说道:“丁外人无功无德,怎好加官进爵?你不要再为他求情了。”上官桀碰了一鼻子灰,从此恨透霍光;盖长公主由于情夫未获官爵,对霍光也极为不满。

上官桀父子认为,现在每一件事都受霍光制约,心中的恶气实在难出,决心广结宫廷内外的宦官大臣,找机会除掉霍光。正好,桑弘羊的子弟为官多有失职,每每受到霍光的斥责,对霍光也颇为怨恨,于是里应外合,谋害霍光的行动开始了。

有一次,霍光到广明去校阅羽林军,上官桀就和桑弘羊商量,诈以燕王刘旦的名义,上书弹劾霍光,奏疏上说:“我听说大臣霍光在外出校阅羽林军时竟令先行官预先准备物品,模拟天子出游的仪式。又擅自调遣幕府校尉,专权自恣。我怀疑他有不正常的举动,所以愿意把我的爵玺归还朝廷,回到宫中保卫皇上,以免奸臣忽起事端,皇上遭遇不测。事关紧急,特此派快马传书皇上。”

昭帝看了奏章,沉思良久,将其搁置一边,没作任何表示。霍光回朝听说有人弹劾他,十分恐慌。第二天上朝,不敢上殿,只在殿西侧画着《周公负扆图》的那间房子里坐着,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有负先帝的遗托。这间房子是他被任命为顾命大臣时,武帝送给他的。房内的《周公负扆图》,是为了用来鼓励霍光的忠心的。

昭帝上朝,未见霍光,就宣他上殿。霍光来到殿上,摘下乌纱帽,跪下请求赐罪。昭帝说:“我知道你没有罪,快戴上帽子起来吧。你到广明校阅羽林军,往返才十多天,燕王刘旦怎能得知,又怎能写信送来?这明明是有人借此谋害将军。我虽年少,也不至于如此糊涂!”

众人听了昭帝的这番分析判断,无不惊服他的精明。

护驾,昭帝下诏捉拿上书之人,桑弘羊闻讯后,逃到上官桀的家里躲避,一时没有捕获,偏偏昭帝又连连催办,于是上官桀指使内臣在昭帝的面前说霍光的坏话,昭帝勃然大怒:“大将军是当今的忠臣,先帝嘱咐他辅佐我,如果有谁再敢妄说是非,便立刻斩了他。”

昭帝当时只有十四岁,凭着他的少年英明,终于避免了一场可能由于处理不当而引起的内乱。

[原文]

推古验今,所以不惑。

[注曰:因古人之迹,推古人之心,以验方今之事,岂有惑哉?]

[释评]

“读史可以明志”,因为历经千秋万代而不易的历史经验都是以无数苦难甚至生命为代价证明过的。社会的生活方式尽管日新月异,但客观规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高丽使者要地图的故事

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9—1077年),高丽国派使者入朝纳贡。使者每到一个郡县,都要索取一张当地的地图,而所到之处也都满足了他的请求。

一天使者来到扬州,同样送上一份公文索要扬州地图。当时陈升之任扬州太守,他看着高丽索要扬州地图的公文,不觉心中生疑。高丽国要我们的地图干什么?他想起当年朝廷派卢多逊出使

南唐，卢多逊对南唐后主李煜说：“朝廷准备重修天下地图册，各地的图册都已齐全，唯独没有江东各州的，想让你为我们提供一本这种地图。”李煜命人绘制奉上，于是南唐十九州的地理地形、兵力屯戍、人口分布等为宋室尽知无遗。卢多逊把这些地图带回本朝，后来朝廷以此为依据，布置攻打南唐，为灭南唐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

想到这里，陈升之暗暗警觉：我朝地图万万不可让高丽使者带走！于是他召见了高丽使者，欺骗他说：“我想看看两浙一带所提供的地图，以便仿照复制，然后再交还给你，不会耽误你回国复命的。”

使者信以为真，就把那些地图全部拿了出来。陈升之拿过来之后，一把火全给烧掉了，然后对高丽使者说：“如若再要我朝地图，必须以高丽地图交换方可。”使者无言以对，只得作罢。

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陈太守若不是知悉宋王朝之所以能够顺利消灭南唐，是由于通过地图掌握了南唐的有关情报，也就不会想到高丽的险恶用心。

〔原文〕

先揆后度，所以应卒。

〔注曰：执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长短尽在是矣。仓卒事物之来，而应之无穷者，揆度有数也。〕

〔释评〕

人心谲诈，世事幽暗。用在官场，谓之“官有十条路，九条人不知”。为了增强自身的应变能力，就必须懂得揆情度理，也就是说，一要通达人情世故，二要明白事理常规，这样才会减少盲目性，掌握主动权，从而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京城里有啥新消息

朱元璋出身于穷苦农家，自幼受尽土豪劣绅的欺凌，父母亲、三个哥哥都死于因饥荒而起的瘟疫，因此他自幼对富豪之家充满刻骨铭心的仇恨。元末乱世，他抱着杀富济贫的纯朴思想参加农民起义，后来几经磨炼，竟然夺取大宝，开创了一个新王朝。

朱元璋掌握了国家政权后，自然首先要实现的理想就是“均贫富，济苍生”。他的施政大计、吏治方略、治国政策，都一步步把矛头指向了贪官污吏和富豪大户。

当时浙江嘉兴安亭镇上有一大富翁名叫万二，他的财富之殷实，远非如今的所谓大款可比。别看他是个商人，对天下大事、国家政策非常留心，只要有人进京办事，他都要设宴款待，打听京城里的消息。有一天他听进京的人说，朱元璋皇帝近日有诗曰：

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

不如江南富家翁，日高丈五犹拥被。

万二听后，从皇帝的这首诗中，立即敏锐地嗅出了隐隐的杀机。他叹息道：“不祥之兆已经开始萌动啦！”然后将家产施散亲朋好友，四方穷人，自己买了一艘大船，携带全家老少，浪迹天涯，不知去向。

未出三年，江南巨族富豪全被以种种罪名——人一有钱，劣迹太多，绳之以法，天下富豪能有几人得免？——杀头的杀头，抄家的抄家，无一善终，唯有万二逃过了这场浩劫！

[原文]

设变制权，所以解结。

[注曰：有正有变，有权有经，方其正有所不能行，则变而归之于正也。方其经有所不能用，则权而归之于经也。]

[释评]

随机应变，是智慧的表现，灵活通变不是牺牲原则，恰恰相反，是以机敏巧妙的迂回战术解开死结，以免激化矛盾，同时诱导误入歧途的人走上正道。

楚庄王绝缨得士

春秋时期，楚国是南方的泱泱大国，可与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并驾齐驱。楚国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楚庄王熊侣能招纳贤才，知人善任，对别人的小错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有一次，他在宫内举行宴会，招待百官群僚，大家开怀畅饮，一直喝到日落西山，依然兴致不衰。于是庄王下令燃烛再饮。群臣和庄王推杯换盏，热闹非凡。当时，庄王最宠爱的一位美人也参加了酒宴。她姿容艳丽，光彩照人，在座的一名武将不时向她投去爱慕的目光。

正当大家喝得兴高彩烈之时，蜡烛燃尽，整个宴席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庄王右手执盏，高呼：“快拿烛来！”宫人立即去取烛。

此时那个武将乘着黑暗，拉了拉美人的衣袖，美人大为恼火，心想谁这么大胆，竟敢调戏庄王的爱妃？她的反应也真够敏捷，当即把武将的冠缨给扯了下来，然后气恼地向庄王耳语道：“有人乘刚才烛灭无光的时候，拉扯臣妾的衣袖，戏弄臣妾。我刚才把他的冠缨给拉了下来，请大王马上点上烛火，看一看谁的冠缨没有了，抓住把他剐了，灭其九族，为臣妾出一出这口恶气。”

那个武将觉察到闯下了大祸，吓得酒醒了一半，他知道戏弄王妃会是什么下场。但是，事已至此，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他呆呆地

坐在宴席上,既不想喝,也不想吃,想着楚王要怎样处置他。

楚庄王听完美人的话,心中一股无名火起,刚想下令马上点燃烛火,查出是谁干的丑事,当众砍其头颅,然后灭其九族。但是转面一想,酒后谁没有失态的时候?自己请将领们喝酒,才使那个将领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何况为了博得一位宠爱的美人欢心,而折损羞辱一名能征善战的将领,实在是一件因小失大的蠢事。想到这里,他断然地把那位美人推开,高声下令说:“今天我请大家喝酒,谁要是不扯掉冠缨,就表示他喝得不痛快,不高兴!”君王请臣下喝酒,谁敢说喝得不痛快,就是喝死了,还得谢主隆恩呢!于是大家乘着黑暗都把冠缨扯了下来,丢得满地都是。那个武将一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过了三年,晋国和楚国交战。庄王领军作战的时候,发现总有一位武将舍生忘死地冲在前面,五次和晋军交锋,五次都有他英勇奋战的身影。由于他的英勇,所有的将士都士气昂扬,奋勇杀敌,最后楚军大获全胜。战斗结束后,庄王召见那个武将,对他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德行,又未曾特别关照过你,你为什么要出生入死地为我作战呢?”

那名武将不好意思地说:“为臣罪该万死,过去曾经因为酒醉失礼,大王替臣下遮掩,宽厚爱人,不忍心杀臣下,臣下怎能不报大王的恩德呢?很久以来,臣下就想以肝脑涂地、一腔热血回报大王的恩德,直至今天才有这个机会。臣下就是那天晚宴上被大王的美人扯下冠缨的武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用人之道,切莫心胸狭窄,顾全大局方为上策。楚庄王给了那位武将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而得一勇士,为自己的霸业多添了一份力量。

[原文]

括囊顺会，所以无咎。

[注曰：君子语默以时，出处以道，括囊而不见其美，顺会而不发其机，所以免咎。]

[释评]

俗语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何为有道？《素书》的这句话就是揭示其奥秘的。当“猎物”已是你囊中之物，一切都水到渠成之际，你千万不要得意忘形，到处夸耀，喜极失常。只有稳住阵脚，不露声色，到手的便宜才不会不翼而飞。生意场上是如此，政治斗争、军事外交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天下未治蜀先治

三国时期，刘备占据蜀地，使蜀地成为他的后方根据地，依靠诸葛亮的精心治理，数年之间，国富民强，和魏、吴政权终成鼎立之势，从此结束了他颠沛流离、仰人鼻息的游击生涯。

当刘备在西蜀的法正帮助下占领西蜀的时候，当时的西蜀可说是个烂摊子，很难成为他北伐东征的根据地。大量土地没有开垦，法纪混乱，人们随心所欲，不听号令，到处是破败凋弊的景象。刘备的军师诸葛亮为使蜀地成为称王天下的根据地，针对刘焉父子治蜀“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弊病，审时度势，制定了“威之以法，限之以爵”的方针，其具体内容有八务、八戒、六恐、五惧，用来训示警戒，制裁臣下和民众。这些威刑重典一出，多年来习惯了前朝统治的蜀地臣民一时难以适应，因此，攻击诸葛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闹得整个西蜀沸沸扬扬，大有把刘备请出西蜀之势。最后就连帮助刘备袭取蜀地的法正对诸葛亮的施政方法也频为不

满,总想劝说诸葛亮顺乎民意,实行前朝旧制一段时间,然后慢慢再改。一次,他劝诸葛亮:“秦末汉高祖入关,曾约法三章,秦国的百姓都知道他的德行。现在,你刚刚占有蜀地,还没有给老百姓实惠,使他们对你忠心不二,就使用如此严峻的法规,不是很危险吗?何况你们还是以客人的身份据有蜀地的,更应该对老百姓客气一些,不要激起他们的反抗。希望你缓刑弛禁,满足老百姓的希望。”

诸葛亮听了法正的话,认为法正的话很能代表当时西蜀人士的普遍看法,便对法正明白地阐述了自己实施“威之以法,限之以爵”的依据。他对法正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王无道,实行苛政,招致了天下民众的怨恨,天下的人都起来反抗他,秦王朝土崩瓦解。汉高祖继秦之后统治中原地区,由于秦朝苛政太厉害,所以汉高祖采用宽缓济民的政策,以便安抚天下民众之心。如今时代与他们那时不一样,刘璋昏庸无能,性格又柔弱,从前他的父亲实施恩惠好多年了,自己又接着推行,结果制定出来法令后,人们互相援引。统治者要用法令统治臣下,而臣下却以要求实施德政相对抗,于是出现了‘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蜀人依仗自己所据有的权力干什么都无所忌讳,横行无忌;君主和臣下之间本有的礼仪关系,渐渐遭到了破坏。君主给他们宠爱和职位,宠爱多了,职位高了,结果官位也不值钱了;按着他的意思给他恩惠,恩惠没有之后,对上就怠慢不敬。所以刘璋及其父实行的政策弊病太多,无法驾驭臣民。现在我威之以法,有法制,人们才知道什么是恩惠;限之以爵,有爵禄,大臣才知道什么是荣誉。恩威并用,三公九卿和平民百姓才有所制约。治理人民的关键,就是恩威并用,不能偏执一端,请你想想看?”他的一席话,打消了法正的疑虑。由于法正在西蜀是个代表人物,受他的影响,其余的人对诸葛亮的施政方案也就不反对了。从此,西蜀迅速发展,田地开垦出来了,仓库里堆满了粮食,民用军需物资储存得很多。官场上下都力求节俭,

人民都有事做，酗酒闹事的人也少了，蜀地因而大治。

修《三国志》的陈寿先生在总结孔明治蜀经验时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敬畏而爱之，刑峻而无怒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

〔原文〕

橐橐梗梗，所以立功。

〔注曰：橐橐者，有所持而不可摇。梗梗者，有所立而不可挠。〕

〔释评〕

不随波逐流，不朝三暮四，梗直如松竹，坚定如盘石，方为大丈夫之风范，成就事业之保障。

三江五湖 未见如此好官

自古勤政者，大都勤苦自励而念念于民事。清末江西知县冷鼎亨就是这样一个百姓信赖的地方官。

冷鼎亨，字镇雄，山东招远人，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他先后在江西五个县任职，历官十余载。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要求自己吃苦耐劳，处理政务毫无倦怠，是个以“坚刚耐苦”而著称的父母官。史载：冷鼎亨“在官食无兼味，公服外无玩具鲜衣，妻子衣履皆自制，购食物，严禁官价，市买于民”，而所到之处，“皆有实政”。

冷鼎亨最初任职的瑞昌县,是一个贫困县。以往任知县者多以该职不是肥缺而荒于理政,而胥吏则百般扰民,百姓“每因之破家”。因而,县愈贫,民愈苦。待鼎亨上任,首先惩办殃民之“猾吏”,“绳之以法”,并下令不许扰民。他经常下乡了解民情,处理问题。为了不给各乡增加负担,每次下乡,他都自备粮食,并让人打出一块大牌子,写上“严禁供张”,走在最前边,而让属员均随其后,不得先行,以免暗收馈赠;返县衙时,则令属员走在前,自己殿后。数年之间,“未尝以杯勺累民”。他还与百姓同甘共苦,努力发展生产,终于使瑞昌情况有所好转。因此,当他期满离任时,“百姓争具牒乞留,不能得,则垂涕相吊”。

德化县(今属九江市)旧有濒江堤塘,因年久失修,多有水患,时时威胁百姓。冷鼎亨上任前,前任知县曾奏请拨银万两修复,而事未成。鼎亨上任后,不畏艰苦,废寝忘食,日夜督修,数月即完工,仅用银四千两。随后,他又带领百姓在河边广植柳树,以护堤根。“民间遂以冷公名其堤”,称为“冷公堤”。有一年,德化及附近几县遭遇蝗灾,各县长官中只有冷鼎亨“徒走烈日中,掩捕弥月不倦”。由于知县以身作则,百姓亦不畏劳苦,争先驱蝗。不久,战胜蝗灾,而他县皆不如德化。

县里的白鹤乡有叔侄二人为争田产,一直水火不容,打得不可开交,扰得四邻不安。冷鼎亨闻讯后,亲赴该乡,在一棵大树下调解,劝叔侄二人和睦相处,终于感动二人,使事情得以妥善解决。后来,乡人即称该树为“冷公树”,以示对冷鼎亨不辞劳苦的怀念。

冷鼎亨任官十余年,几无闲暇,“暇则筑塘堤,兴水利,建津渡,设义学、义仓、育婴诸政”,实为勤苦自励之典范。难怪兵部侍郎彭玉麟巡阅长江水师途经江西,了解到冷鼎亨的情况后,大为赞赏:“某所至三江五湖数千里,未见坚刚耐苦如冷知县者也。”这是对冷鼎亨的最好评价。

冷鼎亨正是有了这种“坚刚耐苦”的精神，才能够做到勤政爱民，并使自己“循声远播”。

〔原文〕

孜孜淑淑，所以保终。

〔注曰：孜孜者，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又善。立功莫如有守，保终莫如无过也。〕

〔释评〕

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唯有勤勉奋发，精益求精，才能善始善终。

孜孜奉国 知无不为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诛杀功臣的现象，翻开史书即可知有多少。为了维护真龙天子的地位，为了防止臣下功高盖主，封建皇帝往往采取最简单的方法，利用皇权至高无上，杀其头颅，灭其家族。朱元璋即因此颇受后世非议。朱元璋诛杀功臣甚至都遭到了他孙子的反对。但朱皇帝自有他的“理论”，他让孙子拿一个布满刺头的棒子，孙子说扎手。然后他命人把棒子上的刺全部削掉，再让孙子拿，这次当然无话可说了。朱元璋说：“我诛杀功臣的目的，就是让棒子上一个刺也没有，然后你好拿着。”

然而，历史上也有另一种类型的君臣关系，那就是唐太宗和他的那些股肱之臣。

房玄龄在李世民争夺皇帝的斗争中，出过许多力。公元630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仆射，行宰相之职。他在宰相的职位上勤勤恳恳二十余年，一直到七十多岁病逝。

在为相期间,房玄龄可以说至忠至勤,并且成绩卓著。他识大体,顾大局,办理政务,提供咨询,竭力避免大权独揽。史书上称赞他: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日夜谨慎辛勤地处理各类问题,不让一件事情办得不妥当。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烦人琐事,他几乎全部过问。不仅定期评估官吏和司法的得失,甚至连官宦的营选,武库里的藏储情况都一一过问。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东征高丽,当时房玄龄重病卧床,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给唐太宗上表陈述东征高丽的利弊得失,并对儿子们说:“现在天下安宁,人人各得其所,东征高丽,一定会给国家带来大祸。我虽然不久人世,但是知道不说,也会含恨九泉的。”

唐太宗看完房玄龄的奏折后,对左右说:“房丞相病危到这种地步,还在担心我们国家的安危,实在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在房玄龄病危的时候,太宗派御医前去给他诊断,拿大内的良药补品给他服用,并不断派人探望他,有时还亲自慰问。房玄龄死前和唐太宗握手告别,其情景令左右无不感动得眼泪汪汪。

在房玄龄和魏征等人同时任相后不久,一天,群臣侍宴太宗,李世民让王珪对每人作一评价,王给玄龄的评语是八个字:“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李世民认为这一评价太对了,其他人也认为概括得恰如其分。

房玄龄死后,他的画像被供奉在凌烟阁中,这是封建功臣至高无上的殊荣。画像上还提有皇帝钦定的四句赞词,曰:“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这四句话,可以说高度概括了这位名相“夙夜勤强,任公竭节”的一生。

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才成为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

举凡古今中外的伟人，都不会将有口皆碑的名声作为人生目的，将层出不穷的谋略作为事业的宗旨，而是以此为凭借，宏广其志向，充盈其仁德。这样，名声、计谋和事业才会相得益彰。

中华民族的偶像

假如搞一次民意调查，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人物哪一位在普通百姓中的知名度最高？我敢肯定非诸葛孔明莫属。

诸葛亮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人格的榜样。无论男女老少，都知道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袖里乾坤，掌中阴阳，呼风唤雨，神通广大。无论在正史、野史、文学艺术、民俗文化中，或是政治军事、日常生活中，诸葛孔明出现的频率，不次于姜太公吕尚。

不过中国老百姓对孔明的认识，主要通过民间传说和舞台艺术形象，所知事迹无非是三顾茅庐、草船借箭、三气周瑜、六出祁山等等。从而使艺术化、神秘化了的孔明，离真实的“卧龙”，颇有出入。

诸葛结庐隆中，躬耕十年，还未出山时，好友徐庶就对他有过这样的评论：“此人每尝自比管仲、乐毅，以吾观之，管乐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第一人也！”

诸葛亮自比管乐，实际上是对自己理想人格的设计。他期望自己成为一个辅佐明君，一统天下的贤臣良将。他将自己的理想人格恰当地形象化在管仲、乐毅身上，这种理想人格的确定说明他很有自知之明。他谦虚地不将自己攀比于伊尹、吕尚，也不甘与萧何、韩信为伍。他了解自己，既有管仲治国安邦的良策，也具备乐

毅兴微继绝,挽狂澜于当世的智慧和勇气。他在隆中茅庐所挂的条幅,再明白不过地表述了他的这一志向: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
乐躬耕于垄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胜枚举。他以三分天下说玄德:“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尽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后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可见其卓越的军事远见。在战术方面,孔明似乎对“火”情有独钟。刚出山时,火烧新野,大败曹仁;赤壁之战,火烧曹操苦心经营的战船,一代枭雄曹操险些丧命华容道。

应当纠正的是,第一,赤壁之战是在今湖北蒲圻县西北沿长江南岸一百里处,而非黄冈县之赤壁。有此误导,皆因大文豪苏东坡先生泛舟黄冈之赤壁,发思古之幽情,作《赤壁赋》、《念奴娇》所致。第二,史实上根本没有“祭东风草船借箭”这回事儿。曹操赤壁大败,也并非如《三国演义》上所写得那样。赤壁之战后,曹操给孙权写信,对这次战败颇不服气,信中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俾周瑜虚获此名。”

当代历史学家翦伯赞也认为,曹操败北的原因是“曹操远道疲惫,军中又流行时疫,战斗力不强”。

可以认为,曹操若不是遇到的障碍太大,是决不会轻易“自退”的,也决不可能随便“引军还”的。曹操兵败赤壁,除了军事方面的原因,疾病流行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民众之所以把诸葛亮作为中华民族的偶像,主要原因在于:

1. 忠君爱国。诸葛亮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正统观念比较浓厚,他把复兴汉室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忠心耿耿追随刘

备图谋统一事业。当刘备托孤时,他表示要“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不仅如此,他还以此人格要求他人,作为他举荐任用人才的重要标准。如因一时糊涂做错了事,他予以宽恕;不忠不孝,不思报国的人,他绝不原谅。

2. 竭尽“股肱之力”。诸葛亮的人格要求他必须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辅佐刘备、兴复汉室。这就要求他竭尽“股肱之力”,在各个方面充分展露才华,在忠君报国的观念支配下,为刘氏政权鞠躬尽瘁,事实上,诸葛亮也的确做到了。他留守成都期间,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使刘备有良好的后勤供应和兵员补充,尤其令刘备安心的是诸葛亮的忠诚,不必有后顾之忧。刘备死后,诸葛亮负起辅佐后主刘禅的重任。陈寿说道:“及备殂毁,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诸葛亮对刘禅表示:“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诸葛亮的磊落人格,决定了他辅佐刘禅如辅佐刘备。刘禅的幼弱,不得不使他加倍地勤奋努力,兢兢业业。

3.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矢志不移地辅佐刘氏父子的复兴事业,在实践中形成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格主体。诸葛亮一刻也未敢忘记刘备未完成的大业和目标,正如他自己所说:“臣受命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伐。”诸葛亮一直将北伐中原、实现统一作为他“鞠躬尽瘁”的归宿。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但他毕竟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格,病逝于北伐军中。对他的精神而言,人格的实现比建功立业更重要,他的人格与智慧的力量,或许比他复兴汉室的事迹流传得更为久远。千百年来人们之所以传诵诸葛亮的名字,根源之一就是他的人格与智慧,以至于不惜将他神化了来崇拜。

诸葛亮在世时,他的人格与智慧就已感动过许多人。廖立虽被诸葛亮弹劾而废为庶民,但当他听到诸葛亮的死讯后,泣叹道:“吾终为左衽矣!”可见对诸葛亮佩服至深。另一个被诸葛亮惩罚

过的人李严，闻诸葛亮死讯后，竟“发病死”。后人评议道：“诸葛亮之死使廖立垂泣，李严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甚至连他的死对头司马懿在诸葛亮死后，“案其行营垒处所”，也慨叹说诸葛亮乃“天下奇才也。”

诸葛亮的一生，英才胜过管乐，妙策超过孙吴。刘邦曾说自己“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如张良；输粮运草，巩固后方，不如萧何；攻城掠地，战必胜攻必克，不如韩信”，而诸葛亮一身兼有此三人之长。武侯祠的这副楹联，对诸葛亮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概括：

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吾见其人

[原文]

安莫安于忍辱。

[注曰：至道旷夷，何辱之有。]

[释评]

王安石说：“莫大之祸，起于须臾之不忍。”所以民间自来就有“和为贵，忍最高”这句俗语。人是感情动物，内心活动如潮起潮落，瞬息即变，如若自己善加克制，就可能转祸为福，否则往往会因一把怒火而危及自身。尤其是身在高位的人，如果该忍处不忍，后果不堪设想。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必须具备三忍：容忍，隐忍，不忍。

空前绝后的忍者

春秋时期，江南的吴国和越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财物，展开了生死搏斗。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在和越王勾践的争战中受重伤而死。夫差守孝期满，亲率大军，兵临越国。越王勾践率军迎战，但是由于兵力悬殊，越军惨败，只剩下五千人退到会稽。在越国将要灭亡的时候，范蠡进言：“战争打到这个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送上丰厚礼物，谦恭哀求，讨得吴王的哀怜和同情，越国或许可以幸存。如果他不允许的话，君主只好委屈自己，去做吴王的奴仆，寻找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勾践依范蠡的话，言卑情切地向吴王请求活命，并且答应献出越国，越王和王妃供吴王驱使。夫差答应了越国讲和投降的条件。

公元前 492 年，勾践怀着极其伤感和屈辱的心情，带着自己的王妃，在范蠡的陪同下来到吴国作奴仆。勾践入见吴王时，跪拜叩首，感恩戴德的表情，从脸上清晰地表现出来，连吴王夫差也觉得于心不忍，便决定不给勾践太重的杂役干，只教他去宫中养马。

越王君臣在马圈里结屋居住，他和妻子、范蠡在宫中小心翼翼，既不敢发怒，也不敢多说话，只是用眼睛交流彼此之间的心意。夫差派人侦察他们的行动，只见他们穿的是破衣烂裙，吃的是粗粮野菜，勾践喂马，范蠡打草，王妃做饭洗衣，个个安分守己，一副心甘情愿，长相厮守，甘愿终生养马的样子。吴王夫差得到报告后，认为他们意志消磨殆尽，再无王者尊严可言，于是对他们放松了警戒。

夫差每次乘车出行，勾践都亲自给他备好马车，每到一地都当站马桩。吴国的老百姓都认为此人太没有志气，于是朝着他吐唾沫，弄得勾践满身都是唾液，而勾践毫不理会，只是静静地站着，好象唯恐自己一动，惊了王驾的马，自己吃罪不起的样子。连吴王看在眼里，心中都觉得十分不应该，于是命令人们禁止侮辱勾践。

最令吴王夫差心生怜悯的是：有一次，吴王生病，勾践叩见吴

王，显出对吴王十分关心的样子，跪拜询问病情。恰在此时，吴王要到厕所去，勾践便请求饮溲尝便，判断一下病情。等尝过之后，高兴地对吴王说：“大王的病很快就会好了。”

——一个人忍辱负重、甘受凌辱的事例，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但忍辱到勾践这种程度：去主动尝人的粪便，想必古今中外，只有他勾践先生一人吧？

常人做不到的事，一个国王却不得不去做，为了何来？复国雪耻也！这样的折辱，只有政治家才会承受。

就这样，冬去夏来，越王勾践整整服了三年苦役。与此同时，范蠡用重金收买了伯丕，并向吴王献上美女西施，吴王夫差终于赦免了勾践，放他回国。越王回国之后，一面仍给吴国纳贡，一面卧薪尝胆。他鼓励生产，养护军备，自己亲自下地种田。越国的人口于是猛增，生产迅速发展，军事力量逐渐强大起来了，在二十二年之后灭了吴国。吴王羞愧难言，自杀而亡，越王终于报了血仇。

可以看出，越王受的耻辱是非常人所能忍受的，但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复国志向一直激励着他，使他忍受了各种屈辱，这就是大丈夫的能屈；回国之后，励精图治，卧薪尝胆，鼓励生产，养护军备，使国力大增，终于击败吴国，报仇复国，这就是政治家的能伸。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也！

〔原文〕

先莫先于修德。

〔注曰：外以成物，内以成己，修德也。〕

〔释评〕

道德是否高尚，既关系到自身的人品修养，也关系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事业的成功。作为一个领导人，要想使各级臣民忠心拥

戴,必须首先能让人心悦诚服,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非德莫属。

一正压百邪

徐庶是三国时期的一个谋士,其才华有独到之处。他想报效刘备,但是不知刘备的德行如何,便想找个办法试一试。

有一次,他发现刘备正在专注地欣赏自己的一匹名叫“的卢”的战马。众所周知,刘备这匹的卢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并对刘备有救命之恩。当年刘备给刘表出主意,劝他不要废长立幼,结果给幼主生母蔡氏听见,便和掌握军权的蔡瑁商议在襄阳杀掉他。在宴席上,蔡瑁即将动手的时候,被刘备的朋友伊籍告密。刘备大惊失色,到后园骑上的卢马逃去,门吏拦不住,告知蔡瑁,瑁领五百人追赶。刘备被数丈宽的檀溪阻住去路,再想返回,追兵已至。刘备没办法,只得纵马下溪,走不了几步,马失前蹄,陷入泥中。刘备大呼:“的卢,的卢,今日妨吾!”言毕,那马忽从水中涌身而起,一跃三丈,飞身上了对岸,才使刘备摆脱了追兵。自此,刘备由于感恩,就非常喜欢的卢。

徐庶要借此马试德,便走上前去,对刘备谦虚地说:“主公,我以前学过一点相马的技艺,请让我给你看一看你的战马,可以吗?”刘备高兴地说:“可以,先生尽请相看。”于是,命令人把马从槽边牵到院中的空地上。

徐庶仔细地看了一会,突然佯装大惊失色,对刘备说:“主公,这匹白色的卢,是一匹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千里马。但是,人家说白的卢会克其主,你留在身边是很危险的。”

刘备听了,微微一笑,满不在乎地说:“死生都是命中注定的,谁也决定不了,和白的卢有何关系?更何况这匹马在檀溪救过我一命,是我的救命恩马,就是真的克主,又有何关系呢?”

徐庶听后说：“这马终究会克死一个人的，你可以把它送给你最痛恨的人，等到的卢克死他之后，你再骑它，就没有妨碍了。”

刘备听了徐庶的主意，大为生气，毫不客气地对徐庶说：“先生，我留下你辅佐我，是希望你告诉我一些对国家、对民众有益的大道理，帮助我建功立业，而你却教给我一些专门害人的方法。先生，我实在不敢领教你的高论，你另择高枝吧！”

徐庶哈哈大笑道：“我听人说明公仁义爱人，但是，心中一直未敢相信。今天特意用这番话来试探你，果然所传不虚。”

从此之后，徐庶不但自己尽心尽力辅佐刘备，还向刘备推存了诸葛孔明。

从这个故事之中可以看出，人生在世，以德为先。有高尚的品德，才能招纳贤明之人归附，才能成就伟大事业。

[原文]

乐莫乐于好善。

[释评]

民谚有云：“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要行善积德，自然福寿平安，所以根本不必担心前程的凶吉。修百善自能邀百福。多做好事对心理素质会渐渐造成一种良好的影响，那就是无时无刻都能处在一种宁静坦荡的心境中。这当然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了。

利国利民 方为大善

汉武帝的时候，有个农民，叫卜式，住在河南，世代以种田养畜为生。他有一个小弟弟，等弟弟长大后，他从家中带出一百只羊，

上山放牧去了。其余的家产，全部留给了弟弟。

十年以后，卜式的羊有二千多头，还有一些别的财产，可是这时他的弟弟却破产了。卜式就把自己积聚起来的财产分一部分给小弟。后来小弟又破产了，他就再分给小弟一些，这样分给小弟财产好几次，自己却毫无怨言。

汉代建国初年，国力不足，尽管北方匈奴经常为患，汉朝多半采取退让的政策，尽量不用武力。到了武帝时期，经过若干年的励精图治，国力已经大大增强，便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这时，卜式上书给武帝，表示愿意拿出一半家产支援国家对匈奴的讨伐。

老百姓自动表示要出钱支援国家的战争，这事还不多见。汉武帝觉得很奇怪，便派专人到卜式家中了解情况。

“你想当官吗？”那人问卜式。

“我从小只会放羊，不习惯当官。”卜式回答。

“那你是不是有什么冤屈，想告诉皇上？”

“小民生来就与世无争，乡亲们没有钱了，我就供给他们；有劣迹的，我就帮助他们改正。他们都听我的话，哪里有什么冤屈呢？”卜式奇怪地反问那人。

“那你捐款助国到底想要干什么？”那人认为卜式这样做一定有什么企图。

卜式明白了那人的意思，说：“天子要讨伐匈奴，这是我们大家的事。小民认为，那些为官为将的，应该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些有钱的，应该主动捐出自己的钱财。这样，匈奴就一定可以被战胜，我们的边境就安定了。”

那人回到长安，把卜式的答复如实地向汉武帝作了汇报。武帝和丞相公孙弘研究这件事，公孙弘说：“这事不合常情，这个卜式一定是个不老实的百姓，是个无教育、无法无天的人。希望陛下不要答应他的请求。”

结果卜式空怀抱国之志,却不被理解,想给国家捐钱助战都捐不出去,他只好继续去放羊。

一年后,讨伐匈奴的战争取得了成功,匈奴王浑邪投降了汉朝。由于战争消耗太大,同时又要安置来降的部落和大量的战争难民,花钱像流水似的,国库日益空虚。武帝没有办法,只好下诏命地主捐钱。

卜式听到这个消息后,带上二十万钱,找到河南太守,表示自己愿意捐出这些钱支援国家,帮助安民。河南太守答应了,并把出钱支援安民的名单呈报汉武帝。武帝一看名单,认出了卜式。

“这个卜式就是去年要拿出一半家财支援讨伐匈奴的那个人吧?这样的人应该给予奖励,朕要给他四百名徭役的费用。”

卜式把这笔钱又捐给了国家。

武帝封卜式为子爵,最后还做了太子的太傅。但他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因此一如既往,还是穿着草鞋布衣,拿着鞭子在皇家上林苑放羊。

[原文]

神莫神于至诚。

[注曰:无所不过之谓神。人之神与天地参。而不能神于天地者,以其不至诚也。]

[释评]

《易经》上说:诚能通天。心诚的含义不单是诚实无欺,更重要的是虚灵不昧。真能做到这一点,必然会有许多神奇不可言喻之处。宋、明诸儒终生所参所修,只此一字——“诚”。

唯有精诚化愚顽

建兴三年(公元 225 年),益州飞报:“蛮子孟获,大起蛮兵十万,犯境侵掠。”孔明入朝启奏后主:“臣观南蛮不服,实国家之大患。臣当亲自带领大军前去征讨。”是日,孔明辞别后主,亲征南蛮。

大军行到益州界线,孟获亲自率领蛮兵发起进攻,被张嶷、张翼截断后路。王平、关索前后夹击,蛮兵大败。孟获率部将浴血奋战脱身,奔锦带山而去,途中被赵子龙率伏兵拿下众兵将,独留孟获和几十人奔入山谷,弃马爬山越岭逃去。魏延受孔明之计率五百将士,伏于山中必经之路,生擒孟获,推至孔明军帐下。孔明问道:“我现在捉住你,你心服吗?”

孟获说:“山僻路狭,误入你手,我怎么能服呢?”

孔明说:“你既然不服,我放你回去。”于是,赐给他酒食和鞍马,放他回其营中。

孔明率兵前进,行到泸水边上。孟获倚仗河水险要,全然不理蜀兵,日夜饮酒作乐。由于他以势逼迫众酋长,引起怨恨,众酋长乘他大醉的时候,将他捆住,送到孔明的中军大帐。孔明笑着说:“你上次说过如果再被捉住,便降服,现在怎么办?”

孟获说:“这不是你的能耐,是我手下的人自相残害的结果,我怎么能服你?”

孔明说:“这次我再放你回去。”于是孔明亲自把他送到泸水河边,让其驾船而去。

孟获回到军中,命其弟孟伏以献珍宝为名到孔明军中做内应。等到二更,领兵前来劫营。孔明知他有偷袭之计,早就做了安排。蛮兵一到,就被魏延、赵云、王平杀散。其弟孟伏一千人等被灌醉睡在空营之中,而孟获独自一人奔至泸水边上,见水中有几十个蛮

兵驾驶一叶小舟，孟获大喜，上船后，被马岱生擒。摆渡的蛮兵其实是孔明授计马岱领兵假扮的。孟获又被带到中军帐下，孔明又问：“现在你被生擒三次，服是不服？”

孟获说：“吾弟贪酒误事，若是我亲来，必成功而回。”

孔明笑道：“我再放你回去。”

蜀兵渡过泸水，到达西洱河，孟获靠几十万滕甲军，偷袭蜀兵营寨。孟获想刺杀孔明，不料踏入孔明帐前的陷坑之中，被魏延钩出擒住，其余蛮兵被杀败。孔明发怒：“你这次还有何话讲？”

孟获说：“我误中你的诡计，死不瞑目。”

孔明令武士将他推出去斩了，孟获毫不畏惧，回头对孔明说：“你如果敢再放我回去，我一定报这生擒之仇！”

孔明大笑，下令放他回去。

就这样，南中少数民族的这个愚顽不化的部落领袖，被一次次活捉，可他每次都借各种理由不降，孔明每次大度地放了他。直至被第七次擒获后，他才心服口服地说：“相公真是天助神威啊！我虽是化外之人，但也知道礼义，你认为我真的没有羞耻吗？”于是，率兄弟、妻子及宗党首领跪在孔明的大帐之下，请罪说：“丞相天威，南人从此不再反叛了！”

孔明说：“你现在服了？”

孟获哭着说：“我的子子孙孙都感恩戴德，怎能不服呢！”

诸葛亮以其至诚，终于收服了困扰蜀汉的南中少数民族，借助孟获在南中的威信，采取了南人治南的方略，彻底解决了北伐的后顾之忧。

孟获后来在蜀汉做官，为御史中丞。

[原文]

明莫明于体物。

[注曰：记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如是，则万物之来，其能逃吾之照乎？]

[释评]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善于体察人情世故者，必是聪明不惑之人。在心理学上，这种修养方法被称作“进入他人思维”。人只要能跳出自身的思维定式，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处境中思考处理问题，事情既比较容易解决，又会得到群众的赞许。

与上司指令相左的时候

刘邦布衣起家，创汉之大业，在平定英布的叛乱中身受重伤，所以身体十分虚弱。由于年老体弱，终日对别人持怀疑态度，所以经常做出一些错误决定。

北方燕王卢绾反叛的时候，刘邦听到这个消息，让樊哙督兵出征。正当樊哙在前线激战的时候，和樊哙平时有怨仇的人乘机对刘邦说樊哙的坏话。刘邦本来病情沉重，时时提防有人反叛，一听说樊哙有不轨之谋，破口大骂：“樊哙老匹夫，见我有病，竟然希望我马上死掉！”立即命令陈平用驿马把周勃送到樊哙军中，前去接替樊哙的主将职务，同时叫陈平取樊哙的首级回来。

陈平和周勃两人接受了诏令，马不停蹄直奔前线。些许小事，听信片面之词就要杀掉与自己出生入死、忠贞不二的战将，看来权力的确是把刘邦毒害得心理变态了。作为刘邦的老部下，陈平和周勃心中明明知道这是天大的冤枉，但是王命又不能违抗，一场考验落在了两位老臣身上。

在路上，两人商议说：“樊哙是皇上的老部下，战功累累，关系网极广，又是吕皇后的妹妹吕须的丈夫。皇上素来倚重他，这次皇

上生病，容易动怒，听信别人的谗言，一时明白不过来，这才要杀他，恐怕将来病好后就会后悔。皇上一后悔，就要拿我们出气。即使皇上不怪罪我们，吕皇后也会怪怨。再说，如果皇上一旦驾崩，那麻烦就更大了。我们是不能亲手杀他的，不如把他装入囚车，押回长安，交给皇帝，怎样处理与我们毫不相干。”

两人商议已定，在樊哙的军营外围，设了一个祭坛，用皇上的符节把樊哙召来。读完诏书，由周勃接任统兵之职，陈平把樊哙押进囚车，解往长安。

在回长安的途中，陈平听说高祖驾崩，担心吕后恼恨这件事，马上单骑先回长安，向吕后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吕后一听樊哙未死，暗暗长出了一口气。陈平在刘邦的灵前，边哭边把擒押樊哙的事说了。等到樊哙的囚车一到长安，吕后就下令放了他，并恢复了他的官职和封邑。

陈平不愧是位深晓人情世故的谋士，他对吕后的内心活动把握得如此准确！如果不是他通权达变，恐怕吕后这只母老虎是不会放过使其妹成为寡妇的左丞相的——尽管他是奉圣旨行事！

[原文]

吉莫吉于知足。

[注曰：知足之吉，吉之又吉。]

[释评]

广厦千间，夜眠七尺；珍馐百味，不过一饱。人生所须，其实甚少。懂得这一道理——其实是常识，人才会知足，才会常乐。

少年英主斗权臣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五日,顺治帝福临病死。临终托孤,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为顾命大臣,共同辅佐年幼的玄烨继位,是为康熙帝。四人在病危不久于人世的顺治帝面前宣誓,表示:“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计私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信誓旦旦,要共同协力辅佐小康熙,令顺治帝大为感动,以为可以瞑目了。此时四人之中任何一人的职位都非常之高,政令全由这几个人拟定颁布。由于索尼年老,不久病逝,遏必隆和鳌拜结成一党,共同对付苏克萨哈,鳌拜企图清除异己,自己来做摄政王。他号称“满洲第一勇士”,性格强暴,为人武勇,极难制服。顺治帝对他很为器重,所以才命其为顾命大臣,谁知他却居心叵测。

鳌拜位高权重,人又极富心机,苏克萨哈不是他的对手,最终被诬陷下狱。鳌拜要将他凌迟处死,康熙认为苏克萨哈无罪,为此和鳌拜争吵起来。鳌拜竟在朝廷之上,挽起袖子,上前要打康熙,被别人拉住,吓得康熙出了一身冷汗。而且,鳌拜在朝廷上视康熙如无物,经常大声和他争吵,训斥康熙,直到康熙让步为止。由此可见鳌拜专横到何等地步。

当时鳌拜事实上掌握着朝廷的大权,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排除异己,矫诏杀死了山东、河南的巡抚和总督。他还让康熙把他升为“一等公”,同时加上“太师”的封号,地位显赫到这种地步,如此专横倨傲,实际上和皇帝差不了多少,只是没坐龙椅,没住宫中罢了。但是其心仍不满足,想把康熙置于死地。

有一次,鳌拜称病不上朝,由于群臣唯鳌拜马首是瞻,政事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康熙只好去看望他,同时请教怎样处理政务。康熙到了鳌拜床前,鳌拜连身子也未动,只是说:“皇上驾到,臣感恩

戴德,只是臣重病在身,不能跪拜皇上,臣罪该万死。”

康熙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说:“爱卿有病,可不叩见,应在床上安心静养,病愈后好辅佐朕处理政务。”然后,命人搬来一把椅子坐在床前。

随行卫士看到鳌拜脸有异色,为了谨慎起见,挡在康熙和床之间,并且命另一人检查了一下病床,发现鳌拜身下压着一把锋利的匕首。

鳌拜当时极为紧张,因为当时只有他一个人,无法对付康熙众多的侍卫。那个侍卫也惊呆了。康熙及时插话说:“随身携带刀是满族人的习俗,不必大惊小怪。”众人这才放下心来。

其实,康熙当时心都提在嗓子眼里了,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那个卫士及时拦在他面前的话,鳌拜一扬手,自己的小命就没了。

从此以后,康熙开始制定了铲除鳌拜的计划。

满族人喜欢摔跤,康熙就召集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和同年岁相仿的孩童,整天在一起练习摔跤。由于是些孩童玩意,鳌拜也没放在心上。

康熙十六岁那一年,一切都准备就绪。他先把“娃娃兵”布置在书房之内,等鳌拜进来。鳌拜进来后,勉强跪在地下向康熙奏事。康熙一个暗号,鳌拜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娃娃兵便把他给死死按住,捆得结结实实。康熙下令把他投入狱中,鳌拜最后死在了牢中。

从此,康熙如蛟龙出海,开始独自掌政了。

古人云:人心不足蛇吞象。鳌拜为先帝所爱,身为顾命大臣,论权论势,本该心满意足才是。可是,鳌拜却欲海难填,妄图自己登上皇位,致使终遭杀身之祸。

古人又云:知足者常乐,其中不乏有消极的一面,可是对于醉心于物质享受的人来说,不能说没有敲山震虎的作用。大凡作事,

如果于人于国有利而无害，我们不妨积极进取，奋斗不已；但对物质享受，则应始终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以免权欲和物欲的过度膨胀，最终落个可悲的下场。

〔原文〕

苦莫苦于多愿。

〔注曰：圣人之道，泊然无欲，其于物也，来则应之，去则无系，未尝有愿也。古之多愿者，莫如秦皇汉武：国则愿富，兵则愿强，功则愿高，名则愿贵，宫室则愿华丽，姬嫔则愿美艳，四夷则愿服，神仙则愿致。然而国愈贫，兵愈弱，功愈卑，名愈钝，卒至于所求不获而遗恨狼狽者，多愿之所苦也。夫治国者，固不可多愿。至于贤人养身之方，所守其可以不约乎？〕

〔释评〕

圣人之道，淡泊无欲。对于身外之物，来就来，去就去，无须牵挂。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财物的聚散多寡，不值得为之大喜大悲。佛门认为有求皆苦，人的生、老、病、死莫不因为人愿望渴求太多而苦难缠身。禅宗讥讽：“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儒家以无欲则刚，恭谦俭让，对人不求名，对物不求奢，是为君子。道家则根本以“无欲无求，一身傲骨，两袖清风，遨游人间”为美。

只是，人心不足，欲海难填，然而其结果只能有如秦皇汉武。清心寡欲，治国如此，养生亦如此。

站了一生的“皇帝”

明孝宗临死之前，把内阁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叫到面

前说：我蒙皇家厚恩，选张氏为皇后，生子朱厚照，立为皇太子，如今已十五岁了，尚未婚配，可令礼部按例而行。但他年龄既轻，又性好淫乐，烦请诸位先生辅以正道，使其成为明主，朕死也瞑目了！”

知子莫若父。朱厚照（明武宗）继位后，宠信以刘瑾为首的“八虎”，先后迫使忠厚正直的大臣离开朝廷，有的被杀，有的解甲归田。忠臣远，奸臣必近，一时间，朝廷之上小人毕集。明朝天下给闹得乌烟瘴气。

由于小皇帝性好游乐，宦官刘瑾投其所好，全力满足，不是进献歌妓舞女，斗鸡走狗，就是引他出城游猎，把这小子侍候得舒服透了。历代的宦官都很明白，只有皇帝骄奢淫佚，玩得连命都不顾，才会出现权力真空。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捷足先登去填补这真空的自然是他们宦官了。刘瑾是一个精于此道的奸竖，因此朝中的军政大权很快落入他的手中。当时北京城中人人都说朝廷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坐皇帝”，一个是“站皇帝”；一个是朱皇帝，一个是刘皇帝。然而朱厚照小哥听到后，丝毫不以为意，心想，只要能让他玩就成，管它是坐是站，姓朱姓刘！于是乎，刘瑾利用手中的大权，欺下瞒上，杀害忠良，盗窃国库，暗结私党，简直比皇帝还皇帝。

有一次，一道奏章偶尔触犯了刘瑾的大名，刘瑾就命人诘问，吓得掌院都御史忙率十三御史前往刘宅谢罪，刘瑾骂一句，众官磕一个响头。从此之后，朝臣奏事，均备有红、白两道奏章，先向刘瑾献红本，等刘瑾同意后再向朝廷献白本。刘瑾的专权，象一道铁幕一样把明武宗和文武百官隔离开来，这就给刘瑾祸国造成了许多可乘之机。

正德年间，武宗下朝，捡到一张匿名信，其内容是诉说刘瑾罪状的。武宗看了，未加理会，顺手交给了刘瑾。刘瑾一看大怒，认

为是朝臣所为，当即假传圣旨，命朝中大臣一律到奉天门外跪倒。

第一排跪的是翰林官，是刘瑾的亲信，刘瑾指着他们问：“你们可曾告我？”

其领头之人说：“你优待我们，我们感激不尽，怎敢告刘公公。”刘瑾就放走了这些人。

第二排是御史官，他们见前面的脱难而去，也想学乖，说：“我们台官是知道朝廷法度的，怎敢胡乱告人？”

刘瑾奸笑道：“你们都是好人，只有我是奸贼，既然恨我，何必偷偷摸摸，站出来得了。”说完，拂袖而去。

当时正是酷暑炎夏，众官跪久了，年老体弱的就昏了过去。三百多名官吏，竟然动也不敢动。太监李荣看不过去，就让小太监拿来冰瓜，给他们吃了解渴，并告诉他们说：“刘公公进去久了，大家不妨直直身子。”众人忙站起来改换一下姿势，吃点瓜解渴。瓜未吃完，刘瑾就来了，大家一见，忙扔下手中的冰瓜，又一齐跪倒。太监黄伟实在看不过去，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第二天，李荣和黄伟都被逐出了京城。

众朝臣整整跪了半天，又被打入锦衣卫狱中，当晚病倒二百余人，死去四人。李梦阳上书营救，刘瑾也弄清信是一个宦官所写，才卖了个人情，放了众官。

刘瑾听信相面术士的话，说他的几个侄孙辈皆有帝王之相。他按捺不住心头的蠢动，真得做起了清秋大梦。“八虎”之一的张永对这一切皆有耳闻。由于刘瑾专权，张永不满。正德五年(1510年)，张永在平叛班师回朝的庆功宴上，和小皇帝喝酒直到深夜，刘瑾有事先回，张永就趁机向皇上奏明了刘瑾的十七条罪状及谋反日期，武宗毫不在意地说：“今日之事，明日再说。”

张永说：“明日不仅我们完了，陛下你也完了。”只惦记着寻欢作乐的小皇爷到了这一刻，还不以为然。

恰在这时,张永安排好的一个太监气喘吁吁跑进来说:“万岁不好了,刘瑾要谋反了,外人多半已知晓,只瞒着陛下呢!”武宗一听,这才吓醒了,当即派张永率领禁军捉拿刘瑾。

张永率禁军出东华门,包围了菜厂刘瑾的家,假称皇上急诏,把刘瑾骗出,捆绑起来去见皇上。第二天,朱厚照仍不想杀他,只是送他到凤阳居住,但抄家时的发现却不能不让昏庸的朱厚照清醒了。抄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八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奇异珍宝,不计其数。这还罢了,更有伪造玉玺一枚,八爪龙袍四件,蟒衣四百八十件,衣甲千余,弓弩五百,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更让“花帝”惊心的是,刘瑾经常手持的扇柄上竟藏有两把匕首。

武宗见了这些,吓出一身冷汗,这时才知刘瑾果然要谋反,而且准备已经很长时间了。

刘瑾被凌迟处死,亲族十五人连坐诛死,一大批爪牙也都遭极刑。

朱元璋立国之时,鉴于以往历朝历代宦官专权丧国的教训,曾在内宫坚立一警诫牌,明示宦官不许干政。他万万想不到,历史之神最爱跟不自量力的愚人开玩笑,掀掉这块牌子的正是他未出十代的不肖子孙,而且明王朝恰恰是亡在宦官手里。

〔原文〕

悲莫悲于精散。

〔注曰:道之所生之谓一,纯一之谓精,精之所发之谓神。其潜于无也,则无生无死,无先无后,无阴无阳,无动无静。其舍于神也,则为明为哲,为智为识。血气之品无不禀受。正用之则聚而不散,邪用之则散而不聚。目淫于色,则精散于色矣;耳淫于声,则精散于声矣;口淫于味,则精散于味矣;鼻淫于臭,则精散于臭矣。散

之于己，岂能久乎？]

[释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单纯的“一”，就是“精”，焕发的动力，是谓“神”。其实，“纯一”也就是无，无生无死，无阴无阳，无动无静，没有形状，没有具体内容，却可以为明为哲，为智为识。也正因为它“无为”，它才“无所不为”。世间万物，凡有生命，皆因禀受这种元气而成。正确地运用它，则精而不散；错误地运用它，则散而不聚。

这是从哲学范畴对“精”所作的解释。老子曾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无论用心于何物，中庸即美，千万不能过多过甚，否则，沉溺于其中，欲自拔而不能，“精”、“神”散于其中，于人毁一生，于家毁一代，于国毁一世。

英明半生情半生

唐玄宗李隆基，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唐朝从武则天开始，后宫女性频频干政，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韦皇后，都曾权倾朝野，作过女皇的美梦。本来按照帝王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的册立皇太子惯例，李隆基不可能被立为太子，只因一来他诛除韦后、拥立父皇睿宗有功，二来也是他的异母长兄李宪的谦虚礼让，他才当上了皇太子，并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

在近半个世纪的混乱中，玄宗李隆基一即位，就表现出一个英明政治家的风采。任用姚崇、宋璟为相，大胆改革，拨乱反正，励精图治，使唐朝如复苏的春草一般，蒸蒸日上，庶几可与乃祖李世民的“贞观之治”相比，史称“开元盛世”。

正如秦皇汉武一样，玄宗到了晚年，在国事上万事按部就班、无须他费心的时候，就把他的精力移向了后宫，开始了他艳绝人寰的千古一爱。

大诗人白居易《长恨歌》曰：“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位初长成的杨家小姐起初被选为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王妃。父夺子妻，历史就是这样真实凄冷，杨玉环离夫别子，走进深宫。

也许是“前生注定”，也许是“今生有缘”，玄宗与杨玉环夜夜沉溺于男女之欢，“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矣。刚开始时，为避免人们闲话“翁媳同床”，杨玉环曾被安排到太真宫中，做了女道士，法号“太真”。虽然如此，杨玉环出入宫中，享受皇后一样的待遇和礼仪。这样一直过了五年，天宝四年（745年），杨玉环才由不明不白的道士，正式册立为地位仅在皇后之下的贵妃。册妃仪式在这一年八月举行，排场和礼仪有如立皇后一般，地点是在遇国家大事和重要节日召开盛大集会活动的大明宫中。由此可见贵妃在玄宗心中的位置已是不顾一切之重要了。

玄宗对贵妃，专一而宠：“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以前玄宗还有个清丽脱俗的梅妃，自从得到贵妃后，梅妃只能独居深墙，老死宫中了。如果玄宗仅仅是爱贵妃而不理朝政，于情于理还可讲得通。但为一个贵妃，完全改变了历史和传统，正应了那句老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家由此而满堂生辉。杨玉环已逝父亲杨玄琰被追赠为太尉、齐国公，其母封凉国夫人，三个姐姐分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其族兄杨钊，即杨国忠，后来直升为宰相。当时民间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中国男权社会，竟出现了如此反常的现象。

如果仅仅宠幸贵妃，杨门沾光，也许问题还不会太大。但为满

足贵妃无止境的挥霍欲望,玄宗命人组织了一支近千人的队伍,专门为她做衣裳、造首饰。贵妃爱吃荔枝,于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一笑,忘记了国家社稷,忘记了为换取鲜荔枝而付出的血和泪的代价。

安禄山的出现,更加剧了玄宗的悲剧色彩。体格肥壮、大肚凸起的安禄山,很得杨贵妃的喜爱,安禄山第一次见玄宗和贵妃时,先给贵妃叩头,而不顾玄宗。玄宗不解,问他,他答:“臣本胡人,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玄宗大笑,让安禄山拜贵妃为干妈。同时叫贵妃的三个姐姐和几位堂兄,也与安禄山拜为兄弟姐妹,并封他为东平郡王,打破了以前非李姓不得封王的惯例。而安禄山,为入主中原已蓄谋了十年之久。杨国忠此时因为嫉妒安禄山的得宠,已和安禄山闹得势成水火,安禄山抢先下手,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与部将史思明,率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直扑长安。此时,玄宗,这位和贵妃在骊山上纵情欢娱的天子,才从太平盛世的安乐梦中醒过来,由于久未打大仗,加上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唐朝的国势已大大削弱,唐军一路溃败,直至玄宗退出长安。

大队人马来到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县),愤怒已久的将士,杀了杨家满门。不管玄宗多么不舍,不管玄宗多么不解,不管玄宗多么无奈,不管贵妃多么含怨,一代绝色佳人,终于作了历史的替罪羊,就此芳魂永驻马嵬坡。晚年的唐玄宗,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无尽怀想和追悔之中,郁郁寡欢直到肃宗庆德元年(公元762年)归天。

翻开中国文学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少有哪一位封建帝王和后妃的热恋象玄宗和杨贵妃那样,被历代文人骚客或诗词歌赋,或小说戏曲地大加吟咏铺叙,从李白的《清平词》,到白居易的《长恨歌》,从传奇小说作家陈鸿的《长恨歌传》到清代戏曲家洪升的《长生殿》等,都成为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不朽之作。一代明主玄宗李隆基,对贵妃是有着真挚爱情的,但是身为一代君

主,却错把爱当成他的“事业”,过多过度倾注了他的半生精血,就只能为后世文人提供艺术创作的素材,而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榜样了!

[原文]

病莫病于无常。

[注曰:天地所以能常久者,以其有常也。人而无常,其不病乎?]

[释评]

天地万物之所以永恒,是因为它有自己的规律。如果强行打破它,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人若无视自然规律,不正常生活,自然会久而生病。现代社会人类急剧向自然界扩张空间,掠夺资源,而不知顺应自然规律,终将受到自然界加倍的报复。

秦始皇的神仙梦

秦始皇八方祭拜,礼敬神灵,目的无非是想使自己的统治千秋万代继续下去。可要想实现永远独享天下的野心,只有一条道——使自己长生不老。于是他妄想提着自己的头发升天,开始了疯狂的求仙炼丹,以求长命百岁、千岁、万岁、万万岁。

从前有个传说:东海碣石山上有位羡门子高,他精于形解销化之术。曾有许多君王派人东游海上,遍寻蓬莱、方丈、瀛州三仙山,可是一无所获。到了始皇帝时,有些方士偏偏说他们找到了,并且编造了仙山上虚无飘渺的境界。秦始皇喜出望外,就派自荐的方士徐福率领童男玉女数千,扬帆入海去求仙人赐丹。出海后不久,

因风阻而返。秦始皇又精心筹划,数次遣人入海,皆空手而回。

更玄乎其玄的是,传说东海之中,有个云雾笼罩、四面波涛的地方,名叫祖州。方圆五百里,离岸七万里,岛上有起死回生之药。秦皇听后又派出徐福,领男女三千,浩浩荡荡入海,可是又一次泥牛入海,去而不返。意外的是,几年后,徐福回来了,说他到过神山,见到了神仙,神仙说秦王的礼太薄。秦始皇竟然又听信了这些鬼话,又派出男女三千,满带五谷、百工之属,再度东访。这次,徐福再也没回来。

春去秋来,秦皇垂垂老矣。每天吃着那些方士装模作样在“炉”里炼的仙丹,身体越来越糟。他不但不悔悟,反而求长生更加心切。

后来方士卢生说,每次访仙求药,都没结果,原因在于总是派使者扬帆,而皇上不亲自出海。皇上出海不便,可以自己隐居以待天缘。皇上居室不隐,臣子众人,个个知道,神人如何得以进门?于是,大臣们记不起始于何时,连权重位尊的宰臣也再难见到这位权倾天下的至尊了。原来他隐居密室,自称真人,“访道求仙”去了。

臣僚们很难见到皇帝,可方士们却可自由造访,时不时的拿着刚出炉的“灵丹妙药”,送给嬴政老儿。始皇宠爱方士,可方士们却不买他的帐。他们窃笑他,私议他,说他刚愎自用,为所欲为,不礼儒士,不重生灵。于是乎,嬴政老儿大怒——宠用方士,炼丹求药,是求皇朝长治久安,岂容儒生方士菲薄当今?于是乎,传令将那些议论时政的术士,坑杀了个干干净净。

秦始皇醒悟了吗?没有!这只是甚怒之举。始皇三十六年,他在复杂难言的心境中,又让博士作仙人真人诗,令乐人弦歌,悠悠地于仙乐声中巡游天下。直到第二年,他病故沙丘,在平台才真的将自己的一缕魂魄交与了仙人。能不能到另一个世界实现他的

长生之梦？那就不得而知了。而肉体凡胎的世人只知道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让他折腾得实在活不下去了，在他死后，天下顷刻大乱，不到三年，就推翻了秦王朝。

历史开了个大玩笑：越求长寿越短命。一个人权力达到顶峰，人间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控制他的时候，冥冥之中却会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毁灭其理志，使其疯狂，进而让他自我灭亡！

〔原文〕

短莫短于苟得。

〔注曰：以不义得之，必以不义失之。未有苟得而能长也。〕

〔释评〕

以不义的方法得来的东西，必将以不义的方法丧失。身处平安之地而不忘危难，现在拥有的东西能够珍惜，这样的人才无所短而有所进。孔子曾以“富贵无常”告诫王公，勉励百姓。所以苟安现状的人，即使不败亡也不会有所前进。

贪“柴”丧国

历史上不乏有因财色、因小人、因荒政、因好战……而亡国的，可你听说过仅仅因为贪求几捆引火的干柴就亡国的事吗？然而历史上确有其事！

春秋时期，南方有一个小国，名字也怪，叫绞国。公元前 700 年，楚武王率军攻打该国，绞国因国小势弱，闭门坚守，楚军屡战不下。两军在绞国都城下相持一个多月，不能决定胜负。楚武王心急如焚，急欲求一良策，以便诱使绞军出战，早早结束这场战争。

因为进军受挫，退兵蒙耻，围城则空耗兵力，从各方面考虑对自己都没有益处，于是征询谋士们的意见。大夫莫傲屈剖析了军情之后，认为只能以利相诱，才能引出绞军。他说，由于围城已有月余，城中的木柴恐怕将要用完了，绞国国君一定会急于得到木柴，如果给他们一点木柴的小利，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来搞大量的木柴，那时，我们可诱其出城，趁机全歼绞军。楚王觉得此计可行。

楚武王下令叫一批楚军扮成伐薪的樵夫进山砍柴，担回营中，故意引诱绞军前来劫柴。另命一支精锐部队偷偷隐藏在深山之中，寻找有利于作战的地形，等候绞军进入包围圈中。另一支部队，准备随时切断绞军的后路。

于是，每天都有樵夫入山打柴，担到楚军营中去卖。绞军的侦察人员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绞国国君。绞君正为木柴即将用完而忧虑，听之大喜，命一小部分军队准备劫柴。第二天，绞军马到功成，劫回一批木柴。审问樵夫，樵夫都说，楚军在深山中雇用大批民夫砍柴，以备过冬之用，全没有军兵看守，只有几个地方官员去督察。接连几天，绞军都如愿以偿，审问之后，都和先前捉来的樵夫回答一样，而且说柴快要伐完了，准备运回楚国。

绞君大喜，命令绞军的精锐部队开进山中，准备把木柴全部劫入城中，以解燃眉之急。结果大量的绞军进入了楚军早已准备好的包围圈中，一阵冲杀，绞军大败而回，负责断后的楚军又是一阵冲杀。同时楚军猛烈攻城，混入绞国都城的和扮成樵夫被抓入城服役的楚军将士，一起在城内接应。很快，都城就被攻陷，绞国君臣俯首投降。从此，绞国就从地图上永远消失了。

[原文]

幽莫幽于贪鄙。

[注曰：以身徇物，暗莫甚也。]

[释评]

人生的悲剧大多起源于一个“贪”字。贪财，贪色，贪酒……贪的结果，轻则神志昏昏，重则无法无天，悖情悖理。如欲一生平安，首先必须从戒贪做起。

不爱社稷爱宝马

公元前 655 年，晋献公姬诡诸为了向北扩展土地，就让大夫荀息带上珍贵的厚礼，去北边的近邻虞国去见虞公，送他一匹极其难得的千里马，还有极其名贵的玉璧，条件是借一条行军的道，允许晋军过境伐虢。

晋大夫荀息到了虞国，见到了虞公，对他说：“虢国总爱跟我们闹别扭，希望能借贵国一条道路，让我们开过大军去教训教训虢国。”

这种请求，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须极其慎重对待，因为让别国的武装力量通过自己的国境，必须受这个国家的主权限制，否则绝对不行。何况像虞国这样的小国，处在强大的晋国边上，总有一种危险感，自顾尚且不暇，哪能打开大门让晋国强大的军队安然入境呢？但是，贪婪的虞公，不听大臣的劝阻，看着宝马，玩弄着玉璧，说：“可以借一条路给你们。”

晋献公派大将里克率兵灭了虢国，回来的路上，把大军全部驻在虞国的都城。夜里，虞公还在睡梦之中，就做了晋国的俘虏，晋国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虞国。千里马和玉璧又重新回到了晋献公的手中。姬诡诸骑在马上，拿着玉璧说：“我是不能白借你的国道的，不过你虞国的道路实在不值这块玉璧和这匹宝马，我就另送你一些别的东西感谢吧！”

献公送给了虞公一所普通的房子,另外还有一些普通的玉璧和一部分普通的车马。结果这位亡国之君就只好住着简陋的房子,坐着普通的车子,给晋献公做奴仆了。

后人有一诗讽刺虞公的贪鄙,诗曰:

璧马区区虽至宝,请将社稷较何如?

不夸荀息多奇计,还笑虞公真是愚。

[原文]

孤莫孤于自恃。

[注曰:桀纣自恃其才,智伯自恃其强,项羽自恃其勇,王莽自恃其智,元载、卢杞自恃其狡。自恃则气骄于外而善不入耳,不闻善则孤而无助。及其败,天下争从而亡之。]

[释评]

有才华的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恃才自傲。世上好骄傲的只有两种人,一是真有才,因而目中无人,老子天下第一;另一种其实腹中空空,无德无能,只好以傲慢来维持其心理平衡。对于后一种人,无话可说;对于恃才自傲的人,只能说:没有了谁地球照样转,你看不起人家,挡得住人家不理你吗?这句古语应成为所有恃才自傲者的座右铭:“水唯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

大才子遇上了嫉才者

三国时,诸葛亮用巧计智取汉中,令曹操兵退斜谷界口,曹操屡次进攻蜀军,想夺回汉中,都铄羽而归。曹操在斜谷界口屯兵很长时间,想再进攻,又被马超拒守;想收兵,又怕蜀兵耻笑,于是陷

入进退两难的地步。

一天,军中厨师给他做鸡汤喝,曹操看见碗中有鸡肋,似有所感。正在沉思的时候,夏侯 进帐请示夜间军中口令是什么,曹操随口便说:“鸡肋。”

行军主簿杨修听说口令为“鸡肋”,便教士兵各自收拾行装,准备撤退。有人将此事报告给了夏侯 ,夏侯 大惊失色,把杨修请到帐中问道:“先生为什么要吩咐士兵收拾行装?”

杨修说:“根据今晚的口令,便知丞相不久将要收兵回师。鸡肋,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今进兵,蜀兵拒守;退兵,怕蜀兵耻笑;空在此地围营,没有什么好处,不如早早回去。大王不久一定会班师回朝,所以命令军士先收拾行装,以免到走时慌乱。”

夏侯 也吩咐士卒收拾行装。当晚,曹操心中很烦恼,睡不好觉,便手提着钢斧,围绕军寨亲自巡视。他看见夏侯 营内的士兵都在收拾行装,大为惊异,急忙回到大帐,令人叫夏侯 前来回话。夏侯 急速赶到大帐,曹操问他为何令士兵收拾行装,夏侯 说:“主簿杨修早知大王有回师之意。”曹操命人唤来杨修,经询问,方知就里。

曹操大怒:“你怎敢编造妖言,惑乱军心。来人,推出去斩了。”就这样,一代才子杨修顷刻间命丧黄泉,人头还被挂在辕门外示众。

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达,数犯曹操之忌。曹操曾经建花园一处,花园建成,曹操前去视察,什么话也没说,只取笔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就走了。众人都不知这是什么意思,杨修越众而出,手指花园门说:“门内增一活字,乃阔也。丞相嫌门太窄了。”众人觉得此言有理,便拆了重建。建成后,曹操又前来观看,很满意。问左右:“这是谁的主意?”左右如此这般将实情告诉了他,曹操虽口中称好,心中却很忌恨杨修。

又有一次，塞外送酥一盒，曹操提笔在上面写了“一盒酥”三个字，随后离去。杨修进帐看到后，竟然和众人分着吃了。曹操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杨修说：“盒上不是明明写着‘一人一口酥’吗？”曹操听后，哈哈大笑，心中却对他又增添了一份厌恶。

曹操恐怕别人暗中谋害自己，常常吩咐左右侍奉的人：“我在梦中喜欢杀人。凡是我睡着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靠近。”一天，曹操白天在帐中休息，被子落到了地上。一个贴身侍卫忙从地下取起来给他盖上，曹操拔剑杀了他后，又上床酣然而眠。过了很长时间，醒后假意问道：“谁杀了我的侍卫？”侍者把情况说了，曹操痛哭，命令厚葬此人。人们都认为曹操果然梦中喜欢杀人，只有杨修知道曹操的真实意思，在安葬那人时说：“丞相并没有在梦中，而是你在梦中罢了！”曹操听了更加厌恶他了。

曹操想要试一试曹丕和曹植的才干，下令叫他俩各自出邺城城门，同时命令守城的门吏不得放他俩出城。曹丕先到，守城的门吏拦住了他，没有办法，他只好返回。曹植问杨修怎么办？修说：“这有何难？你奉王命出城，如果有谁阻拦，可以杀了他。”

曹植听了杨修的话，到城门前，门吏果然阻拦他。曹植骂道：“我奉了王爷的命令，谁敢阻拦？”立即杀了门吏，因此曹操认为曹植比曹丕有能力。

不久，有人告诉曹操说：“这是杨修教的。”曹操听了，对杨修厌恶极了。

曹植爱杨修的才干，常常邀请杨修谈古论今，经夜不息。杨修给曹植出治国十策，每当曹操问曹植治国方略时，植都对答如流，使操大喜过望。于是，曹操和众人商议，要立曹植为世子。后知情人对操说：“这都是杨修教的！”操大怒，认为杨修对自己治国不满，借曹植来奚落他，于是有了杀杨修的念头。

曹操杀了杨修，第二天，出斜谷界口，被蜀兵劫了中后两寨，曹

操被魏延射掉两个门牙。曹操这才想起杨修的话,命令厚葬杨修。

后来有人给杨修做了一首诗:

聪明杨德祖,世代继簪缨。

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

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

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

〔原文〕

危莫危于任疑。

〔注曰:汉疑韩信而任之,而信几叛。唐疑李怀光而任之,而怀光遂叛。〕

〔释评〕

既要用人,又要怀疑,这对用人者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人常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方面是出于对事业成败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自身安危的着想。

独裁者爱用贪财的人

秦王嬴政攻取楚国的时候,被楚国军队在城父发动突然袭击,夺取了两座营垒,杀死七名都尉,其余的军队全被打散。

战报呈给嬴政,嬴政大怒,令王翦率六十万大军击楚。在临出征前,王翦要求秦王赏赐他许多良田美宅,秦王说:“将军前去攻城,为什么忧虑贫困呢?”

王翦说:“做大王的将领,即使立下战功,也不会被封侯,所以趁着大王还用得着老臣的时候,及时为子孙谋一些产业,将来好衣

食无虑啊！”

秦王听后哈哈大笑，认为王翦虽战功累累，兵权在握，终究不过是一贪财之辈，胸无大志，不足为虑。

王翦行军到函谷关口的时候，他先后五次命特使回京，恳求秦王赏赐田园宅地，大有不给封赏不用兵的架势。有的将领劝王翦说：“将军现在依仗出征的机会，这样急着求赐田园，是不是有点太过份了？”

王翦这时才说了真话：“不过份的，秦王精明粗暴多疑心，从来不信任别人。现在把整个秦国的军队都交给我指挥，我要是不多要些田地作为子孙的产业，借以表示自己顾家恋产、心无大志，那不就要使秦王怀疑我了吗？那样一来，我全家的性命都要不保了！”

用人者和被用者之间必须同心协力才能共同完成任务。如果秦王怀疑他心有异志的话，军中掣肘的现象必然出现，不利于统一指挥作战；或者家中老小会被作为人质，全部看守起来，全家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纵然不反，又怎能安心用兵？

王翦是深知秦始皇其人的。其实，天下的皇帝都有同样的心病：拥兵自重的将帅对皇权的威胁太大了，因此皇帝总想拔刺而安。所以有见识的皇帝对军队的控制都是相当严格的，绝对不会轻易把权力下放。秦始皇把全国的军队都交给了王翦，如果王翦来个逼王下台怎么办？所以嬴政很担心，时刻提防着王翦，如果王翦一时应对不周，那么立刻就会遭来灭门大祸。没想王翦非常精明，竭力显示出自己只不过是一贪妻恋子、庸庸碌碌的一介武夫，让秦始皇大放其心，因此才得以安然而去，安然而回。

[原文]

败莫败于多私。

[注曰：赏不以功，罚不以罪，喜佞恶直，亲党远正，小则结匹夫之怨，大则激天下之怒。此多私之所败也。]

[释评]

私心是一种心理现象，表露于外，则化为利。世人没有一个不求利的，只不过利的具体内容不同罢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整个体系，甚至中外文化的整个体系，没有不讲利的。人类文化的全部内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艺术、生活……没有一样不求利的。《易经》六十四卦，谈“利”与“不利”的就有二百零二处。可以说，《易经》的中心思想就是探究怎样做有利，怎样做不利。但这里所说的利，是大利，长远的利，广义的利，而不是小利，眼前的利，狭义的利。

大利和小利所对应的心理活动就是大私和小私。小私的同义词是自私自利，极端小人主义；大私的同义词却是天下为公。作为一国之君，如能以天下民众之私为私，在己为大公无私，在国则为民富国强，方为有为之君；如以一己之私为私，那就是道道地地的独夫民贼。独夫民贼而不亡败的，未之有也。

她也想尝尝龙墩的滋味

刘邦称王后，已极少与原配夫人吕后再叙幽情，重温旧梦了；称帝后，身边成天簇拥着千娇百媚、如花似玉的妃嫔宫女，尤其是戚夫人，刘邦几乎每时每刻都不让她离开，连洗脚时也要把她抱在膝上。加上她的儿子如意好几次几乎取代太子，吕后对她恨之入骨。刘邦一死，吕后就将高祖所宠幸的众妃嫔一律幽闭宫中。对戚夫人更狠，她将戚夫人头发剃光，剥掉身上罗绮，穿上囚犯衣服，套上铁索，天天督促他做舂米的苦活。这还不够，为了断绝她对儿

子如意的期望，又毒死了如意，然后斩掉她的手脚，剜去眼睛，熏聋耳朵，灌上哑药，扔进厕所，让已即位的儿子惠帝刘盈去看“人猪”。刘盈被母亲的残忍吓得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一年多卧床不起，从此不理朝政。

公元前188年，惠帝病死，吕后哭而不哀，有声无泪。为满足其无尽的权欲，她临朝称制。在她想封吕姓子弟为王时，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因为刘邦在世时曾有“后世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于是吕后就在婚姻上下功夫，把吕氏女尽嫁刘氏夫，以窥视刘氏子弟的一举一动。后来少帝刘恭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已被吕后杀死，声称长大后要报仇。吕后大怒，把少帝幽杀在永巷中。

此后，吕后大权独揽，公开破坏祖宗家法，杀戮刘氏子弟，封爵吕家，朝野上下，一时慑于她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

这时的吕后多么想坐到金銮殿的龙墩上，名正言顺地称帝啊！然而她不敢，她曾用封诸吕为王试探，当即就遭到了右丞相王陵的抗议。柏杨先生在谈到这段往事时，所言甚是精彩，不妨借录于此，以供一赏：

公元前一八八年，刘盈先生病死，才二十四岁。依史书的含糊记载推测，身为皇后的张嫣女士，不过十六七岁，正是高中学堂女学生的年纪，还没有生育。但刘盈先生却是跟别的两位小妻子生了一两个男孩，一个叫刘恭，一个叫刘弘。依我们小民常情判断，随便指定一个继承宝座就行啦，既名正，又言顺，既合法，又合理。可是吕雉女士老奸巨滑，她倒是指定刘恭先生坐龙庭的，可是她却把刘恭的亲生母亲杀掉，宣称他是张嫣女士生的儿子。

——呜呼，刘恭先生的亲娘是谁，史书上连个姓名都没有，宫闱是个黑暗的魔窟，一个宫女生不如一粒沙，死不如一条虫。柏杨先生不能用较多的篇幅介绍她是个遗憾，她是千千万万死于非命

的无名美女之一。悲夫！

刘恭先生被称为“前少帝”，他这个皇帝当然只是个橡皮图章：一则是吕雉女士以太皇太后的地位，根本不教他沾边；二则是他年纪太小，可能还不满十四岁，所以他还不知道危机四伏。母亲被杀的事渐渐泄漏，他哀号曰：“太皇太后害死了俺娘，等我长大，一定要报此仇！”赤子一点孝心，却招来杀身大祸。首先吃惊的是皇太后张嫣女士，继而更吃惊的是太皇太后吕雉女士，因为针锋直对着她这个凶手。刘恭先生的存在，显然成为一个定时炸弹，于是吕雉女士下令把孩子皇帝囚禁在宫廷监狱（永巷——戚姬呆过的地方），然后宣称皇帝政躬违和，不能主理国家大事，正在细心疗养。

——政治上的鬼话连篇，不但可厌，而且可呕。读历史读到这段庄严的谎话，能不扼腕叹息？

刘恭先生就死在监狱。这个只有几岁的顽童，是被绞死？被毒死？或被虐待死？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可以推想出这位小皇帝，恐怕到死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受到这种待遇。

吕雉女士接着就立刘恭先生的弟弟（也可能是哥哥）刘弘为帝，他被称为“后少帝”。这位刘弘先生没啥表演，但吕雉女士却表演了不少。想当年，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大会群臣，杀了一匹白马，跟大家盟誓曰：“不姓刘而当王的，全国人民共击之。”意思是，中国是姓刘的中国，不姓刘的外姓，顶多只可封侯封爵，却不能封王爵。盖王爵只跟皇帝差一阶，再往上跨一步，屁股就可以坐到宝座上啦。

刘邦的话是“放屁狗”说出的“放狗屁”的话，把国家当成他腋下口袋里的私人财产。不过“狗屁话”虽然是“狗屁话”，在当时刘家大小都鸡犬升天的时代，却成了金科玉律，至少它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吕雉偏偏不信这个邪，她要把姓吕的家人，也都封王。她问宰相陈平意下如何，陈平先生是有名的智多星，他知道

凭他那没有军队支持的嘴巴,要想使吕雉女士改变主意,比登天都难,而且还可能送掉全家老命,就答曰:“姓刘的当权,姓刘的当然当王,姓吕的当权,姓吕的当然也可以当王,这还有啥问题。”

吕雉女士于是有了理论依据,就把姓刘的一些大家伙,杀的杀,砍的砍。而自己的兄弟叔侄姐妹,一古脑儿出笼,封王的封王,封侯的封侯。

吕雉女士把吕姓一族都封成王侯爵侯,又命他们掌握兵权,自以为这下子可安如泰山。但政治的力量,是慢慢培植出来的,不能用直升飞机的办法往上升。直升机的速度固然很快,飞得也很高,但它没有根。而没有根的东西,生命一定短促;没有根的高位,更是人生第一冒险。首先是刘姓皇族反抗,接着是异姓大臣反抗。刘姓皇族反抗,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政权是姓刘的私产,不容外人夺走,即令夺一点点也不行,何况看情形姓吕的家属终有一天要把政权一口吞下肚。异姓大臣反抗,因为他们跟刘邦立下的汗马功劳和应得的报酬,都需要西汉政府存在,如果西汉政府不存在,不但他们的富贵荣华都保不住,甚至他们的老命都保不住。

这是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力量,但对吕姓家族最致命的伤害,还是在于吕姓家族的自身,那些封王封侯的家伙,一个比一个差劲。这点很容易证明,在刘邦先生东征西讨的艰苦岁月中,没有一个姓吕的在政治上、经济上或军事上,有过重大的贡献。太平日子,最容易埋没人才,战乱却最容易使英雄好汉出人头地,这些姓吕的竟没有一个出人头地,正因为他们不过一堆脓包。

现在,一堆脓包掌握政府大权,而身经百战的将军和诡计多端的谋士,却靠边站。呜呼,脓包即令做再大的官,仍是个脓包,他们认为只要坐在要津的座位上,就等于控制了局势。

吕雉女士是一位女枭雄……只不过十五年风光,却把她的全体娘家人,一个个绳捆索绑,带进屠场。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这是吕后生前所没想到的。她更没想到的是，她在地下长眠二百多年以后，随着西汉王朝的崩溃，自己能“重见天日”——公元二十六年，赤眉农民起义军发掘长陵，将玉匣所殓栩栩如生的吕后尸体暴晒在光天化日之下，狠狠鞭笞泄愤，揍成一堆碎骨烂泥。

第五 義章

[注曰：遵而行之者义也。]

义与利之冲突、论争，贯穿了整个人类社会，而且还会越来越激烈地争斗下去。见利忘义还是舍生取义，这一令人两难的选择不但时时在撕裂着人性，也在撕裂着人类。本章总结的四十六种灾祸，时下不是瞩目皆是吗？消灭这种种毁灭自身、危害社会的不义的、丑恶的或腐败的弊端，唯一的办法就是“遵义”，换言之，加强文明建设。

[原文]

以明示下者暗。

[注曰：圣贤之道，内明外晦。惟不足以明者，以明示下，乃其所以暗也。]

[释评]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当领导的，明于内而憨于外，则时时主动；否则，处处被动，事事受制。如此，这领导就不好当了。

人至察则不祥

春秋时期，在晋国有一个叫 雍的人，自幼善于观察，从别人的言行举止上，便可判断出他的心理活动，几乎准确无误，因此很有名气。

一天， 雍在街上散步，走着走着，忽然指着一个人说：“他是个小偷，快抓住他。”人们听了，一拥而上，抓住那人，把他送到官府一审问，果然是个小偷。大夫荀林父问 雍：“你走在街上，并没有看见那个人偷东西，怎么断定他是个小偷呢？”

雍回答说：“那个人在街上来回走了好长时间，并不像买卖人，于是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久我发现，他一看见人们卖的好东西，就面露贪婪之色，总想占为己有，转来转去，恋恋不舍。当卖东西的人警觉地看他时，他很不自在，举止尴尬。他看见我一直在注意他，便表现出害怕、恐惧的样子，很想立即甩掉我。因此我判断，他肯定是个小偷。”

荀林父听了，心中十分佩服。

不久，晋国遇到了荒年，粮食颗粒无收，农民生活极为贫困。很多人因为缺吃少用，被迫当了强盗，一时间偷盗抢劫频频发生。官府多次派人四处捕捉盗贼，虽用尽酷刑，也不能禁止偷盗的发生。面对偷盗的日趋猖獗，官府毫无办法。这时有人推荐郤雍说：“郤雍善于察言观色，可任用他来捕捉盗贼。”

当时大夫羊舌职听说朝廷要让郤雍当巡警队长，非常遗憾地

对手下人说：“让郤雍来捕捉盗贼，确实很有功效。但郤雍过于聪明认真，很快便有大批盗贼被捕，这必然会引起更多盗贼的痛恨。况且只靠郤雍一个人来捕盗，纵使他再有本事，也不会抓尽盗贼，郤雍不久必死无疑！”他手下的人听了，半信半疑。不到三天，果然传来郤雍在郊外抓贼时被杀的消息。

“察见渊鱼者不详，智料隐匿者有殃”，如果你把事情看得越透彻，就越不应当处处显示出来，宁可装得糊涂一点，否则就要倒霉喽！郤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原文〕

有过不知者蔽。

〔注曰：圣人无过可知；贤人之过，迷形而悟。有过不知，其愚蔽甚矣。〕

〔释评〕

最聪明的人是看到别人的过失，引以为鉴，主动克服自身的类似不足；比较聪明的人是自己犯了错误能自觉反省改正；至于有了错误仍执迷不悟，一错到底的，那只有倒霉二字了。

一怒失千军

荆州是蜀汉重地，刘备派关羽去那里镇守。吴军攻打荆州，关羽不慎被杀。蜀汉自此元气大伤。

刘备为给关羽报仇，决心讨伐东吴，左右大臣极力苦谏，也不能使他改变想法。公元222年春，刘备亲率大军伐吴。

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大军临出发时，张飞由于

平时不恤士卒，暴虐寡恩，竟被帐下将军张达、范强暗杀。张、范二人割下张飞首级，投奔了孙权。

这一变故令刘备更加悲愤，他立即率大军水陆并进，沿江而下，欲与孙权决一死战。刘备的大军自 亭至川口，列阵七百余里，前后四十营寨，昼则旌旗蔽日，夜则火光耀天。

蜀军压境，吴主孙权十分惊恐，一时没有对敌之策。这时有人向孙权推荐陆逊，孙权见陆逊熟知兵法，便派其去抗拒蜀兵。陆逊见蜀军势强，命令诸将到各处关隘防守，不允许轻易出兵，如有违反军令的，定斩不饶。陆逊的用意很简单，他想拖垮蜀军，使其不攻自破。

蜀兵天天骂阵，吴军只是不战。吴军不损一兵一卒，蜀军却整日疲惫不堪。就这样一晃到了夏季，刘备的士兵攻城不破，只得屯驻在烈日之下，很多人心怀怨言。这时有人对刘备说：“现在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军队屯驻于烈日之下，如同屯驻在火中，况且取水又不方便，因此疲惫不堪，心怀怨言。主公应当想一个对策。”刘备本来见攻城不下，心中很是烦闷，今见士兵多有怨言，更是焦躁不安，听此一说，立即派人传令，命各营全部移到山林茂密的地方，近溪傍涧，待过了夏季，再并力进兵。

蜀军各营接到命令，很快就把营盘迁移到了林中依山傍水之处，分四十余营屯驻，纵横七百余里。

战将马良见刘备让军队屯驻在山林里，觉得非常不利，遂对刘备说：“我认为把大军屯驻在山林茂盛的地方很不合适，纵横七百余里更为不利。最近听说诸葛丞相在东川查看各处隘口，担心魏军入侵。主公为什么不将各个移居的地方画成图本，问问丞相是否适当呢？”

刘备说：“我带兵打仗多年，虽称不上熟知兵法，但也略知一二，何必再去问丞相呢？”马良本想再说些什么，见刘备很是固执，

也就不说了。他不放心蜀军目前的处境,亲自来到各营,画成图本,入川去见孔明。

孔明召见马良,看完图本,手拍案几连声叫苦,问道:“是谁让主公这样做的?此人该杀!”

马良说:“是主公自作主张,不是别人的主意。当初我曾劝过主公,但他不听。”

孔明叹气说:“主公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汉朝的气数尽了。”

马良惊问其故,孔明说:“在低湿险阻的地方结营驻扎,是兵家大忌,倘若对方用火攻,怎么解救得了?再者,哪有连营七百余里拒敌之理?大祸临头矣!”

诸葛亮当即写一书信,让马良火速送给刘备,让其立即移军。但当马良还在归途中时,刘备已经大败。果如孔明所料,陆逊采用火攻,七百余里连营被烧得荡然无存。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的人知道自己错了,就立即改正,而有的人却发现不了自己的错误,一意孤行,固执己见。刘备可谓一代枭雄,长期的戎马生涯使他颇晓行军打仗之法,然而他为了给关张报仇,怒而兴师,已是兵家大忌,连营七百余里,扎寨林中,更是昏愚之举。刘备兵败后,逃回白帝城,第二年就一命归天。蜀汉从此日落西山、一蹶不振矣。

[原文]

迷而不返者惑。

[注曰:迷于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于色者,不知其伐吾命也;迷于利者,不知其伐吾志也。人本无迷惑者,自迷之矣。]

[释评]

人常说:“酒不醉人人自醉。”人心本自清静,无奈想法不对,意志

不坚,经受不住身外之物的诱惑。一入迷途,九牛难拔,可不慎哉!

黑色的陷阱

胡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胡君为人贪婪固执,大臣们常常劝谏他应当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为蝇头小利而误大事,但他始终听不进去。

当初,郑武公的势力并不大,但是他善用谋略,礼贤下士,不久势力日益壮大。他发现郕国和东虢的国力弱小,便利用智谋吞并了这两个小国。随着自己势力的不断发展,郑武公不久又把胡国列入他的攻战计划。胡国虽小,但也有一定的实力。郑武公为保存实力,决定智取。

郑武公派遣使者前往胡国,表示愿意将自己的爱女嫁给胡君为妻,永远友好往来。此时,胡君如果是个明白人,就该想到国力强大的郑武公何以要把女儿主动嫁给他?然而不幸的是,越是胡涂虫,就越势利,更何况要娶的是一个大国的公主呢!胡君自然高兴得不得了。到成婚之际,郑武公又送以极为丰厚的嫁妆。胡君更加乐不可支,觉得郑武公是真心待己。在以后的来往中,郑国也总是给胡国很多好处,时间一长,胡君就更加放松了警惕。但是,胡国的一些善于思考的老臣认为,崇拜武备的郑武公,既阴险又狡诈,嫁女儿给胡君的举动,绝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友好。有人对胡君说:“以前我们与郑国没有多少联系,前不久郑国吞并了郕国和东虢,现在突然嫁女儿给我们,我想他们是不是有别的动机?目前郑国正加紧练兵,好像有吞并胡国之心,希望主上不要被郑国表面上的友好迷惑,应整顿军备,提高警惕,以防不测。”胡君觉得臣子的话并非是无稽之谈,但还是犹豫不决。

正当此时,郑国传来郑武公斩杀谏臣关其思的消息。

一天，郑武公召集群臣说：“自从朕消灭郕国和东虢之后，一直没有再出征。大丈夫立身天地之间，应当干一番大事业，否则，岂不枉活！现在国势日益强盛，兵强马壮，但朕四顾天下，却不知哪个国家可以作为我们的下一个进攻目标。”

群臣说三道四，什么意见都有。谏臣关其思深知武公的心思，便不加隐讳地说：“当然是胡国啦。主公把爱女嫁给胡君，又以丰厚的嫁妆相陪，使胡国对主公产生了信任，放松了警惕，主公不出兵则已，出兵则必得。”

武公一听此言，便明白关其思已知他心计，于是勃然大怒：“真是一派胡言！你难道不知道朕将爱女嫁给胡君了吗？看来你是有意挑拨两国的友好关系，让朕落个不仁不义的骂名！”立即吩咐左右，将关其思推出斩首，同时警告群臣，若再有谁动此心思想者，严惩不贷。

胡国君臣听到这一消息后，无不认为郑国对胡国确实是一片诚意，于是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当郑国突袭胡国时，胡国毫无准备，因此郑武公轻而易举就实现了他的心愿。

郑武公制造的假象真可谓无隙可击，他一步一步使胡君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本来，郑武公主动嫁爱女给胡君时，胡国的一些大臣已经感觉到武公居心叵测。当有人劝谏胡君时，如果胡君当时就迷途知返，武公的曲意拉拢、迷惑麻痹胡国的阴谋自然会落空，但胡君没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他走向失败的第一步。接着武公又忍痛斩杀良臣关其思，进一步使胡君丧失警惕，这是他走向失败的第二步。到了这时候，亡国已是必然的了。

〔原文〕

以言取怨者祸。

〔注曰：行而言之，则机在我而祸在人；言而不行，则机在人而

祸在我。]

[释评]

事情还没有做,就开始满天吹牛,口出狂言,那么事情能不能办成的主动权就在人而不在我了;相反,事情成功后,再相机设词,主动权就在我不在人。这是就日常事理而言。如果事关重大,那就是祸福攸关的问题了。此“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之谓也。

做人切莫太猖狂

魏延是三国时蜀国的大将。当初投降刘备时,诸葛亮见其脑后有反骨,便想杀他,由于众人求情,才把他留了下来,但诸葛亮对他的使用一直很谨重。魏延很害怕诸葛亮,所以十分安分,言听计从。诸葛亮病重,蜀国再没人能控制魏延,他便日益骄纵起来。

一天夜里,魏延作了一个梦,梦见头上忽然长出两个角来,醒来后,感觉此梦非常特别。第二天,魏延听说行军司马赵直来了,便请入寨中,询问道:“早就听说你对《易经》非常通晓,我昨天夜里作了个梦,梦见自己头上忽然生出两个角来,不知是凶是吉,烦劳你为我测一下。”

赵直想了半晌,说:“这是大吉之兆。麒麟头上有角,苍龙头上也有角,这是变化飞腾的迹象。”

魏延闻言大喜,说:“先生的话如有应验,魏延必有重谢!”

不久费祎到了魏延寨中,说有要事相告,魏延命左右退下。费祎告诉魏延说:“昨夜三更,丞相孔明辞世了,临终前让你断后,缓缓退兵,千万不要走露消息。”

魏延听了,沉思片刻,问费祎说:“现在军中谁代理丞相的事务?”

费祎回答说：“丞相临终前，把用兵密法全都授予姜维；政务全都托付给了杨仪。”

魏延听说丞相把事务全托付给了杨仪，心中顿时不快，对费祎说：“丞相虽然辞世了，但我却在这里。我自从跟随丞相，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无数战功，凭资格，也该轮到我了。杨仪是什么东西？只不过是一个长史罢了，怎么能担当如此大任呢？在我看来，他只适合护送丞相的灵柩，入川安葬丞相。你回去告诉杨仪，不用他指手划脚，我自然会率领大军去攻打司马懿，而且一定会成功。怎么能因为丞相一人仙逝而废弃国家大事呢？”

费祎见魏延如此无礼，生气地说：“丞相临终前，让我们暂且撤退，不许违抗！”

魏延听后勃然大怒，说道：“丞相当初要是依照我的计策，现在长安早就被打下来了！我当今官任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官职不知比杨仪高多少倍，怎么能给杨仪断后呢！”

费祎见魏延果如诸葛亮所言，心想不如先稳住他，回去再做打算，便对魏延说：“你说的话虽然不错，但现在丞相新亡，我们不可轻易行动，以防军心动乱，那样会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等我回去见到杨仪，对他晓以利害，让他把兵权让给你，你看这个办法怎么样？”

魏延答应了。

费祎辞别魏延，出了大寨，正要往回走，迎面碰见赵直，赵直慌忙把费祎拉到无人之处，对他说：“刚才我到魏延营中，他说昨夜梦见头上忽然生出两角，让我给他预测吉凶。其实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征兆，但我见他十分无理，说了实话恐怕他见怪，于是说麒麟、苍龙头上都有角，是变化飞腾的迹象。”

费祎迷惑不解，问道：“你怎么知道这是个凶兆呢？”

赵直说：“你看‘角’这个字，上边一个‘刀’，下边一个‘用’，合

起来是‘刀’下‘用’，头上用刀，这是非常不吉利的！”

费祗恍然大悟，对赵直说：“你千万别走泄了风声。”

他辞别了赵直，急急忙忙去见杨仪，把见到魏延和赵直的情况如实说了。杨仪知道魏延要造反，便亲自率领兵马护送丞相的灵柩先走，命令姜维断后，徐徐而退。

魏延知道杨仪、姜维已经退兵，大怒，烧了栈道，率军前来拦截。两军列阵，魏延自以为孔明已经去世，天下再没有人能敌得过他，便提刀按辔，在马上大声叫道：“大胆杨仪、姜维，还不快下马请罪，把兵权交给我！”

杨仪提马上前，对魏延说：“丞相在世的时候，就知道你以后必然会造反，让我一定要防备你。现在你果然应了丞相的话。如果你现在敢在马上连喊三声‘谁敢杀我’，便是真正的大丈夫，我立即献上相印。”

魏延大笑：“杨仪匹夫你听着！如果孔明在世的时候，我还怕他三分。现在他死了，天下还有谁是我魏延的对手？不用说连叫三声，就是连叫三万声，有什么难的！”于是他提刀立马，仰天大叫：“谁敢杀我？”一声未毕，脑后一人厉声应道：“我敢杀你！”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上。众人全都骇然，一看斩魏延的，是大将马岱。

原来孔明临终之时，就已授计马岱，命他如此这般。后人诗赞曰：

诸葛先机识魏延，已知日后反西川。

锦囊遗计人难料，却见成功在马前。

〔原文〕

令与心乖者废。

〔注曰：心以出令，令以行心。〕

[释评]

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口是心非,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当领导的这样行事,没有不失败的。

雄心尽付东流水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国君,据说他长得非常威武,身高八尺八寸,胸脯三尺宽,满脸络腮胡须,皮肤黝黑而发光,当时人们就称他有气雄万夫、志吞四海之勇。他不但英勇非凡,而且思想开放,勇于变革。因为他的国家区域正处在今阴山前后,四周都是游牧民族。为生活方便,也受环境气候的影响,他提倡穿短衣窄袖的胡服,显得非常英武飒爽,同时也便于作战。

武灵王十九年春(公元前307年),他命令赵国人穿胡服,学骑射,自此国力不断增强。

武灵王有两个儿子,长子章,次子何。当初,武灵王立长子章为继承人,后来见赵章虽身体强壮,但骄傲自满,妄自尊大,身边有很多残忍嗜杀的小人,经常怂恿他做坏事。于是武灵王废了长子章,立次子何为继承人。武灵王二十七年五月,赵武灵王在东宫大宴群臣,把王位正式传给赵何,是为赵惠文王。不久,武灵王对继位一事有些后悔,但事已至此,只好自封为“主父”——太上皇。

武灵王让儿子主持国政,自己率大军四处征讨。惠文王三年,武灵王灭掉中山,回来后大赏兵将随从,赦免罪人,举国欢庆五天,并封赵章为代地的安阳君。公子章因父王把王位传给弟弟赵何,心中十分不满,一直对公子何很不服气。

惠文王四年,朝见群臣,他的哥哥公子章也来朝见。武灵王让惠文王上朝听政,自己从旁边偷偷观看大臣宗室给惠文王行礼。别的大臣都扬眉吐气,只有公子章垂头丧气。武灵王心中想:“赵

章本来被我立为太子，后来又废了他。章是何的哥哥，现在反而向弟弟北面称臣，实在是委屈他了。”他心中开始怜悯起公子章，想把赵国一分为二，让公子章在代地称王。没过几天，他又放弃了这一想法。

一天，赵武灵王与两个儿子出游沙丘，父子三人分宫居住。公子章见父亲和弟弟都分着居住，认为现在是杀掉公子何、夺取王位的好机会，便纠集亲信随从一起叛乱。他们假借赵武灵王的名义，召赵惠文王前来见武灵王，想趁机杀他。结果赵章的阴谋没有得逞，反而被惠文王追杀。章没办法，只好逃往他父亲的住处。武灵王开门放他进来，见其十分狼狈，心中顿生怜悯，想保全他的性命。

却说惠文王的手下公子成和李兑正追赶公子章，见其逃入武灵王的住所，便包围了武灵王居住的宫殿。公子章见惠文王大有不抓住自己不罢休的架势，心中恐惧，自杀身亡。公子章自杀的消息传了出来，公子成和李兑二人合谋说：“因为抓公子章我们包围了武灵王，如果现在撤军，我们一定会被灭族，不如就此机会困死武灵王。”因此二人让士兵在宫外齐声大喊：“后出宫的人尽灭九族。”宫中的人听到喊声，开始动摇，不久全部出去了。武灵王本想出宫，但又出不去，被困在宫中，不久便断了粮，只得掏屋檐下的鸟卵为食。三个多月后，武灵王终于饿死在沙丘宫。

赵武灵王本是一位有才略的国君，他勇于改革，不墨守成规，因此国力日渐强大，不但足以抵御西部强秦的胁迫，而且雄心勃勃，敢于打秦国的主意，这在其它国家都已西向称臣的国际局势下，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他不但率军四处出征，而且敢独身一人，改名换姓，深入虎穴，跑到秦国去做侦探，甚至到了咸阳，谒见了秦昭襄王。那天夜里，秦王忽然想起赵国的来使仪表魁梧轩昂，不像常人，也曾听说武灵王相貌雄武，越想越不对劲。等到天一

亮,派人到使馆去请赵国使者,武灵王早已溜之乎也!

可是,这位有雄才、有谋略的赵武灵王结果如何呢?只因他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反反复复,举棋不定,不但引起了内乱,而且自己被困沙丘,活活饿死。可见,政令有如军令,当政者发号施令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充满信心,而不应言不由衷,令出即悔。否则,内乱必生!

[原文]

后令谬前者毁。

[注曰:号令不一,心无信而事毁弃矣。]

[释评]

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下边的人就无所适从,任何政令都无法得以执行。

出尔反尔 心中分明有鬼

贪酒好色的楚平王熊居自从听了佞臣费无极的馊主意,把原本为儿子熊建娶的秦女孟嬴据为己有之后,因心中有愧,儿子的存在便成了他不能放心淫乐的心病,费无极也怕他的“掉包计”一旦被太子发现,生出祸端,揣摩平王也有此意,俟机对熊居说:“晋国所以能称霸天下,是因为占尽了地利。楚国北大门城父是南北交通要道,如让太子出镇城父(今河南襄城),图谋北进;大王坐守南方,整个天下都可以任我驱策了。”熊居还没有有反应过来,费附耳密言道:“与秦联婚一事,夜长梦多。如能让太子去远守城父,岂不两全其美?”熊居这才如梦方醒。

在命令熊建出镇城父的同时,任命奋扬为司马,平王当面晓谕奋扬:“侍奉太子一定要像侍奉寡人一样,忠诚不二!”

太子已然远去,平王也公开把孟嬴扶立为正宫,费无极还是不放心的,他怕日后熊建一旦登上王位,自己将会遭殃,越想越怕,便向熊居说:“我听人反映说太子有谋叛之心,与齐晋私通有日,这两个国家也都已答应帮助他,大王不可不早做防备。”

平王说:“我儿素来孝顺,那有此事?”

费无极说:“夺妻之事,太子已知,早就满腹怨恨了。现在太子日夜操练兵马。大王如再不采取行动,臣请辞职,逃命他国,免得日后惨遭杀戮。”

平王被说得心动,开始思量该如何除掉熊建,后派特使持密件命令奋扬:“杀太子,受上赏;纵太子,当死!”城父司与奋扬接到楚王的密令后,立即使心腹私下告诉太子,教他“速速逃命!”熊建吓的魂飞天外,星夜出奔宋国去了。

奋扬得知太子已安然逃去,让守城兵卒把自己五花大绑押送郢都,来见平王,启奏道:“太子闻讯已逃!”

平王大怒:“言出于我口,入于你耳,谁又能把这样的密令告诉他呢?”

奋扬直言不讳地说:“是我告诉的。大王曾命令为臣‘侍奉太子一定要像侍奉大王一样!’臣一直谨守此令,不敢有二心,所以有什么事都不敢向太子隐瞒。”

平王问道:“你私放太子,又来见寡人,不怕死吗?”

奋扬说:“既不能奉大王之命,再怕死而不来,那便是罪上加罪了。再说,太子根本没有叛逆之心,杀之无名,能使大王的亲生儿子得以活命,为臣虽死犹荣!”

楚平王熊居思前想后,面有愧色,于是赦免了奋扬。

[原文]

怒而无威者犯。

[注曰：文王不大声以色，四国畏之。故孔子曰：“不怒而民威于斧钺。”]

[释评]

领导者的威严不是装出来故意给人看的，这是一种内在的素养。有的不怒而威，有的怒而有威，有的则虽怒不威。周文王虽然从不声色俱厉，但四邻国家都怕他。所以孔子说：“领导人的威严是通过法令建立起来的。”

耍威风送了一条老命

刘法是宋朝大奸臣童贯的属将。一天刘法与西夏战于统安城，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刘法见大势已去，便偷偷抛弃了士兵，一个人逃跑了。他一口气跑了七十多里，直跑得人困马乏。待到四顾无人，他认为没事了，于是下了战马，脱去铠甲，想休息一下。

刘法坐下不久，几个挑着担子的人迎面走了过来。此时刘法腹中空空，见到这几个挑夫，以为是商人，就想向他们要些食物充饥。平时刘法骄横惯了，因此态度十分傲慢。挑夫们见刘法傲慢无礼，便拒绝了他。刘法不由勃然大怒，瞪大眼睛恶狠狠地说：“难道你们没长眼睛，不认识我刘法吗？今天你们把吃的留下也就罢了，如果说半个‘不’字，你们就谁也别想走，统统把脑袋留下！”

那几个挑夫听了，互相递了个眼色，其中一个上前陪笑说：“原来你就是刘将军啊！小的们有眼不识泰山，这里有吃的东西，等小

的给你取来。”挑夫说后，转过身，从担子里偷偷地取出把刀，猛地一刀砍死了刘法，然后割下脑袋扬长而去。

刘法虽称将军，却不知自己身处何地，还想像往常那样耍威风，岂不可笑！送掉老命，不亦宜乎？

〔原文〕

好直辱人者殃。

〔注曰：已欲沽直名而置人于有过之地，取殃之道也。〕

〔释评〕

自己想博取刚直的名声，而把别人置于受冤枉、受侮辱的地位，这种人自身是要遭殃的。

智相如再屈秦王

话说秦昭襄王因贪赵国的和氏璧，被蔺相如折辱于秦廷。事后虽已完璧归赵，但秦王终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又遣使约赵惠文王赴西河外盟会于渑池，以报昔日之仇。

秦王与赵王如期相会于渑池，摆酒设宴，相娱为欢。饮至半酣，秦王想当众侮辱一下赵王，于是说道：“人说赵国的音乐很动听，还说大王对音乐甚是擅长，现在我们饮酒很单调，我有一架珍贵的琴在这里，请你给大家弹奏一曲，以助酒兴，怎么样？”

赵王听了十分为难，弹奏吧很没面子，不弹奏又怕秦王生气，一时间面红耳赤。秦王见赵王十分尴尬，心中很是得意。他命侍者把琴放到赵王面前，赵王无奈，勉强奏一曲《湘灵》。赵王弹完后，秦王连声喝彩，并环顾左右，召御史进前，命令他把这件事记载

于史册，并当面口授曰：“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秦王命令赵王弹琴。”

赵国群臣见秦王如此无礼，一个个磨拳擦掌，只想动武。这时蔺相如挺身上前，对秦王说：“赵国人听说秦王你对秦国的音乐也很擅长，我真诚地为你捧着盆缶，请秦王你击打它，以相娱乐。”

秦王听了，骤然火起，拒绝了相如的要求。蔺相如说：“大王不就是倚仗你们秦国强大而欺辱我们赵国吗？现在我离你不到五步，如果你不击缶的话，我就马上血溅五步！”

秦王的左右见了，都怒斥蔺相如失礼，想上前拿下他。只见蔺相如须发皆张，目光如火，且离秦王不足五步。相如的威武形象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秦王众侍卫不禁吓得连连倒退。秦王怕蔺相如和自己拼命，只得硬着头皮击缶一声。蔺相如叫过赵国御史，也学秦王的样子，口授道：“某年某月某日，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赵王命令秦王击缶。”

秦王本想当众羞辱赵王，不想反被蔺相如羞辱，心中十分不快，就想用武力劫持赵王。有人报告秦王说，赵国防备相当严密，不可妄动，秦王只得放弃这一想法。宴会不欢而散，赵王等人赶紧离开，赵国名将廉颇率兵马早已等候在边境，赵国君臣终于无恙而归。

敬人者，人敬之；辱人者，人怨之。人与人之间交往，应当本着公平互敬的原则，只有这样方能得到更多的朋友。如果一个人为了抬高自己、贬低他人而设法折辱别人，那么终将导致自己的孤立无援。秦王为了显示一下大国的威风，当众羞辱赵王，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被蔺相如逼得走投无路，当众丢丑。所以古人说：“己欲沽直名而置人于有过之地，此乃取殃之道也。”这句话确实令人深思。

〔原文〕

戮辱所任者危。

[注曰：人之云亡，危亦随之。]

[释评]

迫害自己任用的人，别人倒霉了，自己也不会有好结果。历代昏君大多如此。

屡建战功 身死小人

李牧是战国末年赵国的名将，孝成王赵丹在位期间，他一直是镇守代郡（今河北宣化）和雁门郡的将领。赵王对他相当信任，把这两郡的军事和行政大权全都交给他，由他自设置官吏，便宜行事；还把当地的租赋全部交他支配。李牧根据匈奴转徙无定、来去无时的特点，采取以严密防守为主的基本策略，首先确保边境人民不受侵害，在防御中积蓄力量，寻找机会，给予侵犯边境的匈奴毁灭性的打击。为此，他特地颁布了一道军令：一要绝对保障边境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当匈奴人前来侵扰时，要立即把人民、牲畜和财物集中起来，退入营垒，严加守护；二是当匈奴人前来侵扰，所有人员只能坚守壁垒，不得与之交战，凡是违反军令，同匈奴人交战，或是俘虏他们人口的，都按军令处斩。由于守边政策的正确，一连数年，边境安然，人民生产、生活得到了保障，向来动荡不安，战事频仍的北部边疆从未像这样安定过。

可是，李牧的上述做法，特别是不准士兵同匈奴交战的禁令，却引起朝廷的误解，以为他怯懦无能，赵王一怒之下，撤去他的职务，从边关召回，任命别人去代替他。

新派的将领一反李牧的策略，与匈奴连连开战，结果屡战屡

败,牲畜和财物大量地被匈奴人劫掠,人口也伤亡很多,边境人民连日常的耕作和放牧都无法进行。在事实教育下,孝成王终于认识到李牧的做法是正确的,只好请他重返边关。

孝成王死后,他的儿子赵偃继位,是为悼襄王。当时,赵国的形势已大非昔比,长平之战,四十万大军被秦将白起全部坑杀后,赵国已元气大伤;宿将廉颇被小人谗害,出逃魏国;赵国处在秦、齐、魏、燕四国的夹击中,危若累卵。幸亏悼襄王赵偃及时从边郡调回了李牧,北击燕,东拒齐,同时两胜秦军,不但收复了全部失地,而且斩杀了秦将扈辄,使濒临灭亡的赵国上下士气大振,人们期待着这位名将能挽狂涛于既倒。

秦人在侵赵中,虽然两次在李牧面前受挫,但亡赵是它的既定策略,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赵王迁七年(前 229 年),秦又令名将王翦攻赵。赵王迁又命李牧率军抗击,并派司马尚协助他。王翦与李牧,同为战国末年的名将,这一次两虎相斗,人们都以为其激烈和险恶将会是前所未有的。可是,这一次秦人却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避免在战场上与李牧对抗,而采用卑鄙的手段对他进行诽谤,离间他与赵迁的关系,要假手赵迁把他杀害。赵王手下有一名叫郭开的宠臣,此人惯于陷害忠良,在悼襄王时,就曾用金钱收买过探视廉颇的使者,让使者在悼襄王面前诋毁廉颇,结果使廉颇不得归赵。如今这个谗邪小人正在得宠,便成了被利用的对象,于是秦国派人贿赂他,让他在赵王面前诬陷李牧和司马尚企图谋反。赵王迁本是一个昏君,听了郭开的话后,也不加分辨,便令一个叫赵葱和一个叫颜聚的将领去接替李牧和司马尚。在抗秦前线的李牧,感到赵王无缘无故地突然把自己和司马尚撤换,而命这两个毫不中用的人来接替,很不正常;这两个人又不是秦国的对手,如果把军权交给了他们,就等于把赵国的前途葬送了,因此拒绝交权。

这样一来,赵迁就更加相信郭开的造谣中伤是真实无疑的,因

而非要把他除掉不可，于是便派人暗中窥察李牧的行动，在他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把他刺杀了。这样一位屡立战功、对国家和人民忠心耿耿的杰出将领，没有死于同敌人拼杀的战场，却无辜地死于昏君谗臣的暗害。

昏聩无能的赵迁杀掉李牧以后，还以为去掉了一个与己为敌的叛将，绝没有想到杀害的恰恰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卫国将领，更想不到赵国的前途已被他亲手断送。在李牧被害以后，秦人认为强大的障碍已除，便命王翦加紧攻赵，赵军大败，接替李牧的赵葱被杀，赵迁和颜聚当了俘虏。仅仅三个月时间，赵国便为秦国所灭。

司马迁在谈到李牧之死时说：

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

史笔所诛，直指赵迁。

〔原文〕

慢其所敬者凶。

〔注曰：以长幼而言，则齿也；以朝廷而言，则爵也；以贤愚而言，则德也。三者皆可敬，而外敬则齿也、爵也；内敬则德也。〕

〔释评〕

对从前尊重有加的贤能，如今渐渐慢待了，说明这个领导的雄心大志已经没有了，意志衰退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无论对哪一方面，都有危险。

领导人所敬重的人，从年龄上说，可能是其兄长；从职位上说，可能是权臣；从品德上说，可能是德高望重之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值得敬重。待之以兄长，敬若上宾是尊敬的外在表现；出自内心的尊敬，是有道德的证明。

沉默是金

春秋时期燕国的郭隗曾说过：创立帝业的，必须礼敬师长；建立王业的，离不开益友；成就霸业的，离不开人才。如果能虚怀若谷，恭聆教诲，以礼待人，则良师、益友、人才，何愁不得？尊敬应当尊敬的人，大业怎能不成？

魏国有个叫范雎的人，能言善辩，很有才华，但在魏国却很不得志。由于奸臣的诬陷，他被打断肋骨，敲掉牙齿，用草席包着扔进了厕所，还被人撒了一身尿，幸亏被人救了出来。他从此隐姓埋名，改称张禄。

秦国使者王稽出使魏国时，听说范雎很有才能，便偷偷把他带回秦国。到咸阳后，王稽报告秦昭王说：“魏国有位张禄先生，能言善辩，很有才能。他说：‘秦国危如累卵，但我能使之转危为安，可是这事只有见了秦王，才能当面说清。’所以，为臣把他带了回来。”

秦昭王有点不相信，因为他从未听说过张禄其人，不过还是命人给他安排了住处，每天供应些粗茶淡饭。范雎等了一年多，也未见到昭王。

当时秦昭王已在位三十六年，秦国向南攻陷了楚国的郢都，将楚怀王幽囚于秦；东边打败了齐国，使齐闵王去掉了帝号；又几次围困晋国，故而国威大振。不过，他讨厌天下能说会道的游士，对这类人物不太相信。当时秦国有“四贵”当权，即秦昭王母宣太后的弟弟穰侯、华阳君、秦昭王的同胞兄弟泾阳君和高陵君。穰侯为相，其他三人轮流统领军队。这四个人都有封邑，由于他们不是太后的弟弟便是太后的儿子，所以私人的财富个个超过王室。

穰侯率领秦军，准备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纲寿，借以扩大自己的封邑陶城的地盘。范雎写了一篇措辞得体、意味深长的奏章，托人送给秦昭王。昭王读后非常高兴，叫人用驿车召范雎入

宫。

范雎来到离宫，装作不知这是通往内宫的路，一直走了进去。秦昭王出来时，宦官正在生气地驱赶范雎，看见昭王正向这边走来，于是大声喊道：“大王来了！”

范雎想激怒昭王，故意说：“秦国怎么会有大王？听说只有太后、穰侯啊！”

昭王来到跟前，听出了范雎话中的弦外之音，便请他进宫，向他道歉说：“寡人早该亲自聆听教诲，不巧遇上匈奴义渠一事，寡人从早到晚向太后请示对策，一直不得闲暇。现在事情处理完了，才有幸见到先生。我昏昧愚钝，特敬以宾主之礼，恭请赐教。”范雎只是客气地辞让了一番。

秦昭王屏退左右臣仆，当宫中只剩下他和范雎时，他长跪在地，问范雎：“先生赐教寡人什么呢？”

范雎鼻子里“嗯嗯”两声，不声不吱。

过了一会儿，昭王又跪请道：“先生赐教寡人什么呢？”

范雎还是那副德性，只“嗯嗯”，不说话。

直到昭王第三次跪请，范雎才正式开口。他讲了许多，从君臣关系入手，讲到昭王怎样才能从“上畏太后之严，下惑于奸臣”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昭王早就想摆脱太后和四贵的钳制，范雎的一席话说出了他的心事，便说道：“寡人能面聆先生教诲，乃是上天福助寡人。先生千万不要多心，不管大事小事，上至太后，下及大臣，都请先生不吝赐教。”范雎听后，拜谢昭王对自己的信任。

直到这时，范雎才娓娓道出了穰侯越过韩国、魏国攻伐齐国的私心，以及秦昭王策略上的失误。昭王茅塞顿开，拜范雎为客卿，让他参与军政大事。由于秦昭王越来越信任范雎，秦国取得了伐魏联韩的胜利，并且使昭王废掉太后，把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

阳君放逐到关外；最终摆脱了太后和四贵的束缚。

魏人不任用范雎，并且侮辱、迫害他，结果使他逃到秦国；秦昭王任用了他，向他三跪而请教治国之道，结果使昭王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同样的人才，魏国、秦国对待的态度不同，结果也就大不相同。

〔原文〕

貌合心离者孤。

〔释评〕

貌合神离，其势必孤，其力必散。这与“三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古训正好成了一反一正的显明对照。

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俗话说：“三人同心，其利断金。”东汉末年，汉室衰微，国内分崩离析，群雄并起。董卓擅自废立皇帝，独揽大权，多行不义，弄得白骨遍野，民不聊生。

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曹操发出讨伐董卓的檄文，招集义兵，想“扶持王室，拯救黎民”，全国十七镇诸侯纷纷起兵响应。诸路军马多少不等，有的三万，有的一两万，各领文官武将，去曹操处会合。不久，众诸侯陆续赶到，各自安营扎寨，绵延二百余里。曹操宰猪杀羊，大会诸侯，商议进兵之策。众诸侯推举袁绍为盟主，筑台三层，歃血为盟，皆云对袁绍唯命是从。

袁绍命袁术总督粮草，供应诸营，派孙坚为先锋，直抵汜水关挑战，其余各路军马各据险要，作为接应。

孙坚引本部人马杀奔汜水关而来。济北相鲍信怕孙坚夺了头功,暗中派他的弟弟鲍忠,先率马步军三千,抄小路到关下挑战。董卓部下大将华雄出战迎敌,斩鲍忠于马下,鲍忠军大败。不久孙坚领兵至关前,派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四将出战,华雄大败。华雄引兵入关,孙坚攻关不下,回军梁东屯驻,派人到袁绍处报捷,到袁术处催粮。这时有人对袁术说:“孙坚乃是江东的猛虎,如果攻破洛阳,杀了董卓,无异于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现在如果不给他粮草,他的军队自然会军心涣散。”袁术听了此话,果然不发粮草给孙坚。孙坚军中缺粮,军心大乱。此时有奸细报信华雄,华雄率军夜袭孙坚,孙坚大败,从小路才得以狼狈逃生。

孙坚派人星夜驰报袁绍,袁绍大惊。这时华雄在外叫战,袁术部下骁将俞涉出战,被华雄斩于马下。太守韩馥又派上将潘凤出战,也被华雄斩杀,众人皆惊慌失色。关羽请战,袁术见其位卑,不允。在曹操的劝说下,才勉强答应。关羽出阵,立斩华雄于马下,曹操大为赏识。袁术见状,心中极为不快,便口出怨言,说要告退,在曹操的极力挽留下,方才作罢。

华雄被关羽杀死后,董卓亲自统率大军十五万把守虎牢关。袁绍得知,派王匡、乔瑁、鲍信、袁遗、孔融、张杨、陶谦、公孙瓒八路诸侯,前往虎牢关迎敌,曹操引军前往救应。董卓派大将吕布出战,吕布连胜数阵。刘备、关羽、张飞见吕布勇猛无敌,三人齐战吕布,吕布不敌,飞马回关。众将攻打虎牢关,无功而回。袁绍派人去孙坚处,让他进兵,孙坚带着程普、黄盖来到袁术寨中责问袁术:“董卓与我本来没有什么仇怨,现在我奋不顾身,冒着箭羽擂石拼死作战,只求为国讨贼。可你听信谗言,不发粮草,致使我损兵折将,你是什么意思?”袁术惶恐无言,命人斩了进谗言的人,并向孙坚谢罪。

各路诸侯虽口角频生,但并没放弃攻打董卓的计划。董卓见

形势不利，便放火烧了宫室，一路烧杀抢掠，迁都长安而去。董卓迁都，袁绍等诸路军马却按兵不动。曹操来见袁绍说：“现在董贼迁都西去，正可以乘机追赶袭击他，你为何按兵不动？”

袁绍说：“诸兵疲惫困乏，进军恐怕没什么好处。”

曹操说：“董卓放火烧了宫室，迁都长安，海内震动，正是上天灭他的时候。只需一战，天下即定。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乘胜进军呢？”众诸侯都以“不可妄动”支吾搪塞。

曹操勃然大怒：“你们这些小人，不足与谋！”一气之下，带领万余人独自去追击董卓。曹军很快追上了董卓，但孤军无援，被吕布打得落花流水。曹操见袁绍等人各怀异心，料想不能成事，便招集残兵，奔扬州而去。

董卓迁都，众诸侯分屯洛阳。孙坚于井中得传国玉玺，程普劝他速回江东，另图大业。孙坚早就有此想法，便打算第二天托病辞归。谁知孙坚军中有一人是袁绍老乡，将此事暗中告知袁绍。袁绍平素也有称帝之心，当孙坚来辞行时，便向他索要玉玺。孙坚不给，二人就要动手，幸而被众诸侯劝住。孙坚拔寨离去，袁绍大怒，派心腹连夜前往荆州，让荆州刺史在路上截击孙坚，夺回了玉玺。

此时，公孙瓒见袁绍无能，大事未成便互相杀戮，怕久则生变，也拔寨北行。兖州太守刘岱，向东郡太守乔瑁借粮，乔瑁托辞不允，刘岱带兵突入乔瑁军营，杀死了乔瑁。袁绍见众人各自分散，便领兵拔寨，离开洛阳，到关东去了。

至此，讨伐董卓的联盟终于土崩瓦解了。

十七路军马，不谓不多，但诸路盟军，各怀异心，唯利是图，虽歃血为盟，实空有其名。明争暗斗，貌合神离，如草芥一堆，在天怒人怨的董卓面前都不堪一击。难怪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开篇即哀叹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

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原文]

亲谗远忠者亡。

[注曰：谗者善揣摩人主之意，而忠者惟逆人主之过。谗者合意多悦，忠者逆意者多怒。此子胥杀而吴亡，屈原放而楚灭是也。]

[释评]

亲小人、远贤臣而亡败的历史教训太多了。虽然没有一个当皇帝的不知道“亲贤臣、远小人”则事业成，国家兴，实际上却没有几个能做到，为什么？就因为小人善拍马屁，贤臣好进忠言。马屁于国于民有害，但听了舒服；忠言于国于民有利，但听了扫兴。子胥、屈原的悲哀人人皆知。还是那句老话：“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怕什么偏偏遇什么

诸葛亮生前最担心后主刘禅亲谗远忠而亡国，所以在《出师表》中谆谆告诫刘禅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无奈刘禅只当耳旁风，昏庸腐化，不可救药。诸葛亮一生心血，身死即付东流。

蜀汉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冬十月，姜维上表，第八次伐魏，派大将张翼率军直取祁山。当时祁山的魏军守备空虚，一攻即破。魏军主将邓艾，料蜀兵会袭击祁山，引兵援防。张翼攻打祁山眼见得手，忽然邓艾兵至，蜀兵大败。姜维闻讯，火速派兵援救，魏军退入祁山，坚守不出。姜维领兵包围祁山，想把邓艾困死。

后主刘禅身边有个叫黄皓的宦官，极会逢迎，对刘禅的脾气禀性摸得一清二楚，刘禅非常宠信他。黄皓也整天给刘禅出主意玩乐，使刘禅日日沉溺酒色，不理朝政。朝中百官见后主荒淫无道，怨恨日深。贤人渐渐隐退，小人得以近身。当时左将军阎宇，身无寸功，只因奉承黄皓得法，连连高升。他听说姜维统兵祁山，就让黄皓进谗言于刘禅，说姜维屡战无功，损兵折将，可命他来代替姜维。后主不假思索，便答应了黄皓，传旨换回姜维。

姜维正在为军情日夜操劳，见一连三道诏书命令他班师回朝，没有办法，只得遵命。回到汉中，欲见后主，刘禅却一连十天没有上朝，姜维心中十分疑惑。

一天，姜维遇见秘书郎郤正，问起后主让他回朝的原因。郤正笑着说：“黄皓想让阎宇立功，于是上奏朝廷，便召你回来。”姜维听后大怒，心生杀黄之心。

第二天，后主与黄皓正在后花园饮酒作乐，姜维带着几个人直奔后园。这时早有人报知黄皓，黄皓急忙躲藏在湖边的假山后。姜维到了亭下，拜见后主，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把邓艾围困在祁山，你却一连下三道圣旨召我回朝，不知圣上是何用意？”后主无言以对。

姜维又说：“黄皓奸巧专权，就像灵帝时的十常侍。说近了你应当以张让为鉴，说远了应当以赵高为鉴。只有杀了这个人，朝廷才会清平无事，中原方可恢复。”

后主笑着说：“黄皓只不过是我身边使唤的一个小小太监，纵然专权，又能干什么呢？当初董允就对黄皓非常痛恨，我以为董允很奇怪；你何必也介意他呢？”

姜维叩头上奏说：“你现在不杀他，日后定然大祸临头！”

后主说：“古人云：‘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我喜欢他，就想方设法让他活着；你厌恶他，就千方百计要杀他，这也是人之常情。

可你为什么容不下一个小小的宦官呢？”姜维见刘禅不听忠谏，无可奈何，忿忿而去，借口屯田，避祸于一个叫沓中的地方。

魏军统帅司马昭听说姜维隐退沓中，心中甚喜，立即派兵伐蜀。消息传来，姜维火速上奏后主刘禅，请求降诏左车骑将军张翼、右车骑将军廖化出兵，分别守住阳安关、阴平关两处要地，并派人入吴求救，自己起沓中兵马拒敌。当时后主整天与黄皓在宫中游乐，忽接姜维来表，心中恐慌，即向黄皓问计。黄皓说，这是姜维想博取功名，虚表上奏。他让后主放心，不要多疑，可到城中请一个巫婆，向神灵问一下凶吉。后主听从他的话，召巫婆问之。巫婆佯装作法，骗后主说，西川是土神，数年后会一统天下。后主听信了巫婆的话，不理姜维，每天在宫中饮宴作乐，歌舞升平。姜维多次上奏告急，全被黄皓扣下不往上报。不久，魏军攻破成都，蜀国灭亡。

古人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禅本性荒淫，只图享乐，所以像黄皓这样的奸佞小人才得以渐渐靠拢，受到宠信，像姜维这样的贤臣自然被渐渐疏远，不受重用。刘禅亲谗远忠，结果在后世落了个“扶不起的阿斗”的绰号。

[原文]

近色远贤者昏。

[释评]

“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这句古诗道尽了千古英雄之不幸。谗言舒心，美色舒心且悦目，那些昏君耶能不近色远贤？

被人民诅咒的“太阳”

夏王朝建立之后,曾经有过辉煌的岁月,但传到第十四代君王夏桀姒履癸阁下时,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岌岌可危了。

史书上说,夏桀智力超群,颇有腕力,可以扳直铁钩,力敌万夫。然而他好大喜功,追求奢侈,贪图享乐的欲望没有止境。虽国势衰危,但他仍然穷奢极欲,毫不收敛,还自诩为“太阳”——因为太阳是永远不落的。

妹喜是有施氏人家的子女,又黑又亮的一头秀发,长可及地,明目皓齿,光彩照人。夏桀讨伐有施氏,战败者献上天下无与伦比的美女妹喜。夏桀见妹喜生得如花似玉,美如天仙,便心摇神动,魂不守舍。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有施氏的请求,鸣金收兵,带着妹喜返回都城。

天生丽质的妹喜,使夏朝后宫的宠妃一个个黯然失色。夏桀一心一意爱怜着妹喜,为了讨得妹喜欢心,夏桀下令重修宫室。新建的宫殿富丽堂皇,高大无比。宫内琼室瑶台,走廊上镶嵌着象牙,床榻用白玉雕琢,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妹喜深知自己是兵败求生的贡品,于是千方百计纵容夏桀浪费钱财,结怨臣民。夏桀贪图妹喜的绝色,对妹喜唯命是从。

一天,妹喜与夏桀对饮,妹喜说:“舞女们长得太丑陋,舞池也太寒碜。应该重修舞池,再从民间挑选身轻貌美的少女,让她们穿戴五彩绣衣,三千人同时起舞,那才叫赏心悦目呢。”夏桀听了,立即派得力宠臣照妹喜所说的去办。一时间弄得鸡犬不宁,百姓叫苦连天。时间不长,妹喜就玩腻了,又献上一策,让夏桀设酒池肉林,供舞女享用。从此夏桀与妹喜日夜作乐,不知今年何年,今夕何夕。

世间的事情说来奇怪,无论是多么好玩的东西,时间一长也会

生烦的。妹喜快乐了几时，又厌倦了。她怂恿夏桀，到民间寻找身怀绝技的角色，诸如弹唱小曲的歌伎，奇形怪状的侏儒，玩杂耍的艺人等，召进宫中，供其取乐。过了不久，妹喜又生厌倦，她突发奇想，对夏桀说，撕裂丝帛的声音十分悦耳。夏桀立即下令每天进贡一百匹丝帛，命力气大的宫女轮番撕给妹喜听。单调的撕裂声，弄得妹喜和夏桀头昏脑胀。妹喜又有了新花样：她脱去红装，穿起戎服，招摇过市。几日过后，妹喜觉得还是浓装艳抹更能刺激夏桀，便又恢复了红装，肆意修饰。

不仅如此，妹喜觉得宫殿虽然豪华，但太沉闷，提出与夏桀上朝，想看看群臣朝拜的场面。夏桀当然听从，就搂着妹喜上朝，还让妹喜坐在自己的腿上，听群臣奏事，任由妹喜随意决断。

一批正直的臣子看到夏桀如此沉迷女色，荒淫无度，糜费钱财，无不为夏朝的命运担忧。但无论怎样规劝，妲己先生就是不听，再说，就毫不客气地一个个宰杀。忠心的大臣只好出走，佞臣却像苍蝇一样乘虚而入，围在夏桀跟前，极力逢迎，投其所好，搜刮百姓，以大量的金银财宝和美女来满足夏桀的淫欲。不堪重负的百姓愤恨地说：“天上的太阳，你为什么不快点灭亡！我愿意同你一起去死！”

面对众叛亲离的时局，夏桀仍然整日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不知祸患将至。不久，成汤率兵攻夏，结束了夏朝四百余年的统治。

夏桀智力过人，不谓不聪；力直铁钩，不谓不勇；终古、关龙逢以死苦谏，不谓无贤臣，但是他整日沉溺于酒色，唯妹喜之命是从，对妹喜无止无休的欲望毫无限制，成了一个天怒人怨的独夫民贼。所以成汤顺天应人，革了夏桀的命。“革命”一词，便由此而来。

[原文]

女谒公行者乱。

[注曰：太平公主、韦庶人之祸是也。]

[释评]

昏君近色，后妃必然干政。枕边风起，天下寒流矣！

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和唐中宗的皇后韦氏，一个想学她的母亲，一个想学她的婆婆，结果把唐王朝搞了个一塌糊涂。

悍妇贾南风

公元 289 年，54 岁的晋武帝由于多年的荒淫纵欲，一病不起。权臣杨骏乘他病重，把原来宫中的侍从都换成了他的亲信。皇后杨芷在武帝人事不省的时候请他让杨骏一人辅政，武帝不知她在说些什么，随便点了点头，杨芷立即矫命下达了诏书。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司马衷继位，这就是晋惠帝。这年改元永熙，贾南风当上了皇后，杨芷成了皇太后。杨骏把军政大权都抓在自己手里，惠帝成了傀儡，贾南风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但她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便和几个皇族成员，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力，在皇族之间挑起了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凶悍的贾南风成了皇后，杨骏怕她参政，就让自己的外甥段广做散骑常侍，管理机要；他的另一个外甥张劭任中护军，统领禁卫军。一切诏令必须经杨骏同意后才能签发，然后再由两个外甥送到惠帝那里让他过目，有时就让自己的女儿太后杨芷去办，就是不让贾后插手。

贾南风见杨骏一手遮天，怎能受他摆布？就先和不满杨骏的几个大臣联系，私下商议除掉杨骏、废掉皇太后之事。贾后一伙迅

速做好了准备,于永平元年(293年)三月八日夜里,让惠帝下了一道诏书,说杨骏谋反篡位,立即命楚王司马玮率兵讨伐杨骏,东安公司马繇(司马懿的孙子)也率兵四百余人包围了杨骏的相府。

太后杨芷听说杨骏相府被围,内外隔绝,信息不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忙令人拿来布帛,撕成许多条幅,手书:“救太傅者有赏。”命弓箭手射出宫外,结果被贾党拾去,抓住了太后的把柄,以谋反罪把她囚禁于永宁宫。

禁军冲进杨府,杨骏逃入马厩,藏在草中,被禁军一戟刺死,死党及其家属也一律诛灭三族,死于这场政变的不下万人。西晋王室的大乱就从这场宫廷政变开始了,太后杨芷被废为平民,幽禁在金镛城(洛阳城西北角上的一个小城),后来又把服侍她的人抓走。杨芷被活活饿死,时年三十四岁。

贾南风很迷信,怕杨芷到阴曹地府找先帝司马炎告状,就把她的尸体背天面地,草草埋在附近的御邮亭,又放了许多符咒去镇压她。当时的牧童为杨芷唱挽歌曰:

两火投地,哀哉秋兰;

归形御亭,终为人叹!

——“两火投地”是指司马炎之死;“秋兰”指杨芷,因她字季兰。

杨骏被贾南风诛杀后,大臣们把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请出来,共掌朝政。司马亮当上了太宰,卫瓘为尚书,贾南风仍然没抓到权,因此对司马亮、卫瓘怀恨在心,便于元康元年(291年)六月,叫惠帝下诏给楚王玮,让他率军讨伐司马亮和卫瓘。司马亮、卫瓘及其家属尽遭屠戮。

楚王玮得势后,他的僚属劝他趁机除掉贾南风,把大权夺回来。贾后却先下手为强,采用张华的计策,以楚王专权擅杀之罪名,又将楚王玮、公孙宏、岐盛等杀死,诛灭三族。

从此,贾南风大权在握,便开始荒淫放纵,为所欲为。这个又

黑又矮又丑的女人，私生活却十分放荡，她不光与宫中的人乱搞，还经常派人在洛阳城内外物色美貌少年入宫和她淫乐。贾南风女士虽然尽得风流，却只生了三个女儿，直到四十岁，都没有儿子。她怕太子司马邺继位后，也象她杀杨骏、逼死太后杨芷那样来对付她，于是谎称自己已经怀孕，把肚子包起来，慢慢地越包越大，似乎真的怀了孕。到“临产”那天，就把她妹妹贾午和韩寿所生的儿子慰祖抱过来，冒充是自己生的。

有了自己“亲生”的儿子，接着，就诬陷太子邺要杀害她和惠帝，把太子废为庶人。后来又将其幽禁在许昌旧宫里，派宦官孙虑用药杵砸死。

悍妇的这场紧锣密鼓的屠杀，表面上似乎朝野无人反对，其实，在平静的局势下，正在酝酿着一场铲除她的台风。

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策划，赵王司马伦和中书令孙秀约定于四月初三子夜起事诛杀贾南风。晚上，到了约定的时间，司马伦矫诏向禁卫军训话说：“贾南风杀了太子，现在皇上派我入宫废后，你们都要听从命令，事成之后一律赐关中侯。不从者，诛灭三族！”士卒自然乐于从命，一齐冲进后宫，把贾南风抓到了白痴皇帝面前。贾后老远就朝白痴大叫：“你废了我，等于把自己也废了！”但是白痴哪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

于是，贾南风先被废为庶人，贾氏宗党全被灭族。没过几天，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悍妇就被用毒酒赐死了。

[原文]

私人以官者浮。

[注曰：浅浮者不足以胜名器，如牛仙客为宰相之类是也。]

[释评]

官位是国之大宝,不可委之以缺德少才如唐玄宗的宰相牛仙客那样的人,更不用说庸碌之辈了。封建社会自来有权钱交易的痼疾,这是历代事浮政堕的原因之一。

阉党擅权 空前绝后

明朝是个高度集权的封建王朝。朱元璋登上皇位后,实行了空前绝后的专制统治。为了避免发生汉唐时的宦官之祸,他曾下令在内宫竖了一块“不准宦官干政”的牌子。

高度的集权制是培育宦官专政的土壤,由于不信任大臣,不设宰相,事事都由皇帝一人独裁,君臣之间由宦官传达号令,这就给宦官干政提供了可乘之机。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是有为之君,宦官自然不敢有什么妄想。到了后来由那些在女人或宦官怀里长大的花花太子或娃娃当皇帝,他们对繁琐的政事不仅无能应付而且也懒于应付。自英宗开始,宦官开始在明朝的政治舞台上渐露头角,其标志,就是英宗最信赖、最推崇的太监王振搬掉了朱元璋立在内宫的那块“不准宦官干政”的牌子。

当英宗朱祁镇还是太子时,王振曾侍东宫。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升为司礼太监,上呈下达都由他一手办理。王振为人极善奉迎,因而深得英宗的欢心,两人几乎形影不离。英宗那时才九岁,对王振非常喜欢敬佩,事事听他的。司礼监是明朝宫廷中二十四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和各种杂役,更为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奏章,代皇帝批复大臣上奏的一切公文。皇帝口授的命令也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交内阁撰成诏谕颁发。野心勃勃的王振掌握了这样重要的部门,便处心积虑地加以利用,以图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时,朝中大权还掌握在张太后和几个重臣手中,朝政还在正

常的轨道上运行。然而在这正常的表面下,王振却在悄悄地窃取权力,干预朝政,并终于酿成大祸,导致英宗被北方的瓦剌所俘。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王振一面讨取英宗的欢心,一面故作姿态,骗取阁臣的好感。王振每次到内阁传旨,都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但在暗地里却拼命拉帮结派。张太后虽对王振的行为有所察觉并加以戒责,但在英宗的庇护下,王振不但毫发无损,反而更加放肆。朝廷内外的一些人见此情景,或因畏惧,或趋炎附势,纷纷投靠他的门下,使得王振权势日重。

待到张太后病故,朝中元老重臣所剩无几,王振就无所顾忌了。首先,王振打着英宗的旗号摘了朱元璋立在内宫“不准宦官干政”的牌子,破了明朝的戒律,去了自己的一块心病,随后就放手大干了。

张太后死后,英宗也无人管束。他整天沉迷于酒色,乐得把朝政交给王振。王振大权独揽,便明目张胆广植私党,打击异己。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僉事。凡是触犯他的,稍不如意,就横加迫害。王振的权力越来越大,不少大臣见了他都要跪拜,不跪拜他的或被认为讥讽和反对他的,不是借故削职就是加罪杀害。御史李铎碰到王振不跪,被贬到铁岭。驸马都尉石铎仅仅因为骂了自己家里的阉人,王振便恨他伤害了自己的同类,把他打入牢中。在王振的淫威之下,公侯贵戚称他为“翁父”,畏惧灾祸的也都争相攀附于他。有的甚至蓄了须又剃去,拜王振为父,并发誓要学王振终身不蓄胡须,而王振当时不过三十岁。

王振与投靠他的大臣结成私党,操纵朝政,俨然太上皇。他与其私党肆行无忌,贪污勒索,贿赂公行。王振的专横,朝官的谄媚,英宗不仅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反而认为王振忠心耿耿,对他宠眷日深。

英宗的昏庸，王振的擅权，终于酿成了一场大祸。

王振专权以来，明朝政治腐化，边防松弛，因而瓦剌部得以入侵。战报传至京师，王振不做充分准备，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北上亲征。大军到达大同，王振得知前线各军屡败，惧不敢战，又立即折回。走到距居庸关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剌追兵已到，明军溃败，英宗被俘。

英宗被俘后，护卫将军樊忠把怒火集中到了王振身上，他猛喊一声：“我为天下诛此贼！”用铁锤将王振击死。这一仗，随同英宗出征的高级官员全部战死，五十万大军几乎是明朝的全部精锐，也差不多全部葬送。

王振一伙蒙君乱国，导致“土木堡之变”，这件大事成为明王朝历史的转折点。英宗以后，明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到后来宪宗朱见深宠信汪直，武宗朱厚照重用刘瑾，情景也是一个样。为君的除正扶邪，有功之臣不是遭杀戮，就是被罢免；得宠的招揽无耻小人，结党成帮，打击陷害忠良。到熹宗时，宠信宦官魏忠贤，其乱政达到高峰，明王朝的丧钟终于敲响了！

[原文]

凌下取胜者侵。

[释评]

当领导的守之以礼，作下属的尽之以忠，才能上下同心。相反，在上者如以势压人，以权欺人，必将离心离德，彼此伤害。

忠臣，怎看怎不顺眼

称霸春秋的晋文公的孙子晋灵公夷皋在历史上是一个以骄奢凶残、轻侮功臣而著称的昏君。自从他即位后，曾经烜赫一时的晋国，开始走向衰落。

晋灵公初即位时，由于年龄尚小，军政要务均由正卿赵盾处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幼过惯了悠闲的宫廷生活的晋灵公辜负了赵盾拥立他的一片苦心，种种愚顽骄奢的本性便肆无忌惮地表现了出来。他下令让嬖臣屠岸贾在绛邑城内修建了一座花园，园内遍植奇花异草，更有满园桃树，每值春风怡人，桃花盛开，灿如锦绣，烂若云霞。晋灵公名之曰“桃园”。又在园中筑起高台，上建一绛霄楼，雕梁画栋，绮窗绣户，龙缘兽吻，朱栏曲槛，凭栏四眺，整个绛邑城尽收眼底。晋灵公整日带着嫔妃们和一伙谄媚拍马之徒，在绛霄楼上饮酒作乐，歌舞狂欢。有一天，晋灵公召集了数百名乐伎在绛霄楼上演戏，园外的百姓也纷纷围拢观望，晋灵公见了，顿生邪念，他对屠岸贾说：“用弹弓打鸟哪如打人好玩，咱们俩比赛一下，打中眼睛的为胜，中上身不奖不罚，不中的罚一大杯。”说完，就拿起弹弓，向人群射去。园外的百姓万没料到看戏看出了一场祸端，被打中的哀嚎连连，没被打中的也懵头转向，四处逃窜。灵公见人们躲避，勃然大怒，索性教左右一齐放弹。可怜百姓躲避不迭，霎时间啼哭嚎叫之声震天。晋灵公却在楼上哈哈大笑：“我整日在桃园游玩，唯有今天最开心。”从此，百姓每见桃园高台之上有人，都不敢在园前行走。当时有民谣唱道：

钅囟莫看台，飞丸来。出门笑且忻，归家哭且哀！

灵公还养了一条烈狗名叫灵獒，身高三尺，遍体通红如火。灵公看谁不顺眼，就纵犬行凶，不知有多少人死于犬口。

晋灵公残民以乐的暴虐行为，激起人民的无比愤怒。朝中大夫为此忧心忡忡，赵盾等人曾多次劝谏，晋灵公不仅充耳不闻，而且对赵盾渐生怨恨。

有一次,赵盾和另一大夫士季正在朝中议事,忽见两个侍女抬一竹笼战战兢兢从大殿走过,笼里隐约可以看见一只人手。经赵盾一再追问,才知晋灵公喝酒时嫌熊掌焖得不烂,就把厨师砍成几段,让侍女用筐扔到野外。赵盾和士季听后愤慨不已,两人商议,决定让士季先进内劝谏。士季径直走到正殿,灵公仍在若无其事地喝酒,见士季突然闯了进来,不等士季开口,便说道:“你不必说了,我已经知错,今后改了就是。”

谁知第二天,晋灵公又命人驾车往桃园去了。赵盾知道后,抢先赶到桃园门口,拦住灵公苦口婆心地给他陈述为君之道,治国之理。灵公自知理亏,用袍袖掩面对赵盾说:“爱卿容我只玩这最后一次,以后一定照你说的去做。”赵盾叹了口气,只好闪开身子让灵公进园。

那一天晋灵公在桃园玩得正高兴,突然想起赵盾不厌其烦的唠叨来,一下子没了劲头,便对屠岸贾说:“自古是君管臣,哪有臣管君的道理?这个老家伙活一天,我一天不能开心。怎么想办法除掉这老东西才好?”灵公的话正中屠岸贾的下怀。赵盾的威望早就使他忍无可忍了,于是他给灵公推荐了一个刺客,说定当晚刺杀赵盾。

赵盾是一位正直强悍的政治家。其父赵衰曾追随晋文公重耳在国外流浪多年,为文公成就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赵盾在晋襄公时已位列正卿,其执法严峻,不苟私情,为当时的人所称道。当时有人曾说:“赵盾执法,有如夏天的太阳令人生畏。”

那天黎明时分,刺客鉏麇潜入赵府,单等赵盾上朝时出来行刺。当时是五更天,躲在暗处的鉏麇只见赵府重门洞开,车乘已经停在厅前,院内灯火通明,赵盾已穿好朝服,端坐在正堂之上,正在闭目养神。面对这样一位一心为国为民的大臣,鉏麇深为感动,不禁犯了难:刺杀无辜忠臣,是不义;违背君命,又是不信。鉏

魔虽是来刺杀赵盾的，可是眼前的情景触动了她尚未泯灭的良知，最后她在门口高声向赵盾说道：“我是钅魔。今天我宁违君命，不杀忠臣，决心以死明志！恐怕日后还要有刺客加害大人，务请相国珍重！”说完，就一头撞死了。

这样惨烈悲壮的事情，不但没有唤醒晋灵公的天良，反而加紧了他对赵盾的谋害。

就在第二天，晋灵公和屠岸贾又定下“酒宴观剑”之计，想以赵盾行刺之罪除掉赵盾。幸好赵盾的卫士提弥明及时提醒，才使赵盾免遭杀身之祸。灵公见阴谋败露，纵猛犬灵獒向赵盾扑去。提弥明扶赵盾冲出殿堂，赵盾和提弥明一边跑，一边同狂犬搏斗，这时潜伏在宫门内的刀斧手也一齐涌出。提弥明身体护住赵盾，催促他赶紧逃跑，自己却单身一人与众武士展开了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倒在了血泊之中。

赵盾只身逃出宫院，刚走不远，身后有一武士穷追不舍。转眼间，那武士已经追来，赵盾心想，今日必死此人手中，看来还是逃不出暴君的魔掌。谁知，那武士说道：“相国不要怕，我是来救你的。”

赵盾问：“你是什么人，为何要来救我？”

武士答道：“你不记得五年前桑树下那个快要饿死的人了吗？我是灵辄啊！”原来五年前，赵盾曾在九原山一带打猎，在一棵桑树下发现一个快要饿死的男子。赵盾询问后，得知此人名叫灵辄，出外游学三年，今日始归，无奈囊空粮绝，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赵盾听后，非常同情，吩咐左右给灵辄干粮。灵辄自己没吃，先将一半收藏在一个小筐内。赵盾惊问其故，灵辄说：“我离家之时，还有老母亲留在家中，不知是否健在。现在很快就要到家了，倘若母亲还活着，我想将大人的赏赐带给母亲，一来略尽孝心，二来也好让我们母子永记大人的恩德。”

赵盾慨叹道：“真是一个忠孝仁义的人啊！”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后来灵辄应募从军，成了晋灵公的宫中卫士，这次正好奉命伏击赵盾。他想起赵盾昔日的一饭之恩，便在暗中保护赵盾。在此生死悬于一发之机，灵辄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背起赵盾就跑。这时正好赵盾的府兵也已赶到，才合力救出了赵盾。赵盾正要邀灵辄一同乘车回府，而灵辄却抽身而退，不见人影了。

赵盾心想，晋灵公如此加害，再留在晋国，杀身之祸随时都可能发生。便携带着家眷，抛家弃国而去。

后来同族兄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这个残害忠良的暴君，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赵盾不久亦回国主政，议立新君成公，仍以相国辅政。太史董狐在写晋国的这段历史时记述道：

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夷皋于桃园。

后来人们一说起董狐的史学风骨，无一不赞美其忠于历史、秉笔直书的精神。宋末的爱国将领文天祥在其《正气歌》一诗中歌颂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气，沛然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可是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能不能把这笔帐记在赵盾头上呢？显然不能。再说，象晋灵公这种混蛋人君，是典型的独夫民贼，人人可得而诛之，即便是得到了赵盾的默许，又何罪之有？

〔原文〕

名不胜实者耗。

〔注曰：陆贽曰：“名近于虚，于教为重；利近于实，于义为轻。然则实者所以致名，名者所以符实。名实相资，则不耗匮矣。”〕

[释评]

唐德宗的宰相陆贽说：官名只是一个头衔而已，重要的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利益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但比起仁义来是次要的。然而有了真实可见的利益，才能有名声，有了名声才会使权力成为实权。名与实互相促进，事情才会越办越好，效果才会越来越显著，业绩也就愈益突出。假如名不符实，即使得到了显赫的头衔，也是不祥之兆。

纸上谈兵的恶果

赵括是战国时赵国人，其父赵奢，是当时赵国名将。赵括从小就喜欢论兵，把历代兵法背得滚瓜烂熟，自认为普天之下，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一次，他同父亲赵奢一起谈论用兵布阵，说得头头是道，连赵奢都说不过他。但是赵奢并不因此认为他真懂兵法。赵括的母亲向赵奢询问原因，赵奢解释说：“用兵打仗，事关生死，是十分凶险的事情，战战兢兢，集思广益，都生怕有所疏忽，可括儿把它说得那么轻松平常。真要领兵打仗，必定失败。”赵奢临终前都放心不下这件事，一再对妻子说：“将来赵国不任用他为将便罢，倘若任用了赵军定会全军覆没。到时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告诉赵王，如果将来因他而丧师辱国，我死也不瞑目啊！”

赵孝成王七年即公元前 260 年，秦军与赵军对峙于长平。当时赵国名将赵奢已亡，蔺相如身患重病，孝成王便任用老将廉颇为帅，领兵抵抗秦军。秦军连连得胜，赵军只好高挂免战牌，坚守不出。秦军多次挑战，廉颇都不予理睬。秦人欲战不得，转而运用反间计，散布流言说：“秦军最害怕的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廉颇则容易对付，不久他就会投降。”孝成王早就责怪廉颇军士多亡，作战多败，且坚守不战，有损赵国的威名。现在听到这些流言，便信

以为真，任赵括为将，接替廉颇统领赵军。蔺相如得知此事，设法劝阻，孝成王听不进去。赵括的母亲遵照丈夫的遗命，上书给孝成王，说赵括不宜为将，但孝成王仍然不听。老太太亲自叩见，赵王问她为什么这样固执地反对儿子拜将，这不是很荣耀的事吗？她说：“他父亲拜将之日，大王所赐尽予军吏，受命之日，就再不过问家事，宿于军中，与士卒同甘苦。现在赵括一旦为将，架子大得了不得，军吏不敢正视他；所赐金帛，悉归自己。其父临终一再告诫臣妾，括若为将，赵军必败！愿大王别选良将，切不可起用赵括。”

赵王说：“我决心已下，不必说了！”

赵括接替廉颇为将军后，一改原来的法令，更换了军中的官吏。秦国听说赵括接替了廉颇，便暗中让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副将，并传令军中有泄露武安君白起为将这个信息的，一律斩首示众。

不久，赵括出兵攻打秦军，秦军佯败，暗中埋伏了两支奇兵，准备袭击赵军。赵军一味追击，一直追到秦国的防线边。秦军坚守防线，赵军攻打不下。这时秦国的两支伏兵突然出击，把赵军截为两段，并断绝了赵军的粮道，防线内的秦军也出兵攻打赵军。赵军四处突围，但没有成功，只好筑壁坚守，以待救兵。

秦王听说赵军的粮道被断绝，便亲自到河内，征十五岁以上的壮丁前往长平，断绝了赵国的救兵及粮食。从七月到九月，赵国士兵断粮四十六天，军队里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为了攻破秦国的防线，赵括兵分四路，三番五次突围，但始终冲不出去。赵括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带兵突围，结果被秦军乱箭射死。赵军失去了主将，群龙无首，全军投降。白起竟把他们全部活埋了。

长平之战以后，赵国国势大衰，从此一蹶不振。

赵括虽自幼熟读兵法，但根本没有实际作战的经验，更谈不上灵活变通，只不过能纸上谈兵罢了。因此一遇实战，竟然使四十万

人与他陪葬。这成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大笑话——其实想想那四十万生灵，谁还能笑得出来！

〔原文〕

略己而责人者不治。

〔注曰：圣人常善救人而无弃人，常善救物而无弃物。〕

〔释评〕

对己宽容，对人严厉，对自己的缺点过失千方百计找理由辩解，而对别人的失误却不加体谅，一味责备求全，这样的领导人违背了一条重要的谋略原则：“宽则得众”，所以什么事情也不会办好的。

逼人太甚死不知

关羽败走麦城，与其子关平皆被东吴所擒，孙权劝降不得，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十二月，斩关羽父子。刘备闻关羽被害，昏绝于地。一天哭昏三次，三天水米不进，泪湿衣襟，斑斑成血。

张飞在阆中闻知关羽死讯时，旦夕号泣，日日感念桃园结义之情，悲愤难禁。诸将为了安慰他，以酒劝解。愈是酒醉，张飞愈是怒气难平，帐上帐下，稍稍有触犯者即遭鞭挞，被鞭死者多人；每日望南切齿怒目，痛哭不已。

张飞随汉使入成都，在演武厅见到刘备，抱住刘备放声痛哭，并质问刘备：“陛下今日为君，难道忘了桃园结义之盟？二兄之仇，为什么不报？陛下不愿报仇，我张飞舍了这条命也誓伐东吴。”

刘备说：“众官劝阻，所以我没有轻举妄动。三弟既有此心，我便与你一同去。你先率本部兵马自阆州出发，我统精兵与你会于江州，你我二人，共伐东吴，以雪此恨！”

张飞临行前，刘备嘱咐他：“我听说你酒后常常暴怒，鞭挞将士，这可不行。以后处理事务要对人宽容，切不可像从前那样。”

张飞回到阆中，早把刘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又恢复了他原来的本性，众军士无不怨声载道。张飞下令，限三日内置办白旗白甲，三军挂孝伐吴。第二天，负责此项事务的帐下两员末将范疆、张达入帐，告诉张飞：“白旗白甲，一时之间无法筹措，需要宽限些时日才行。”

张飞大怒，骂道：“我急要报仇，恨不得明天就领兵杀贼，你们竟敢违抗我的命令？”喝令武士把他们俩绑到树上，各鞭五十，打完后，手指着范、张二人喝道：“三日内必须给我置办齐白旗白甲！若违了期限，我定杀你二人示众！”

回到帐中，范疆和张达商量：“怎么办呢？张飞这个人性暴如火，如果三日内办不完，你我只有一死了。”

张达说：“与其让他杀我们，不如我们杀了他。”

范疆说：“可是我们无法接近他啊！”

张达说：“我们两个若命不当死，那么他就醉在床上；若我们命里当死，那他今晚就不会喝醉。”二人当晚就如此这般商议停当。

张飞回到帐中，神思昏乱，举止恍惚，问部将：“我今天心惊肉跳，坐卧不安，怎么回事？”

部将敷衍道：“这是因为你太思念关将军了。”张飞不以为然，命人拿酒再饮，直到醉卧帐中。范疆、张达探知消息，于初更时，各藏一短刀，对人谎称要禀告机密重事，直到张飞床头。张飞睡觉，从不合眼。也是他命当绝，那天夜里，范、张起初见他须竖目张，本不敢动手，又听张飞鼻息如雷，这才战战兢兢走近前去，用短刀直

刺张飞胸口。张飞大叫一声，魂归西天。范、张二人当夜割了张飞首级，带领数十人连夜投奔东吴去了。

张飞忘了刘备的叮咛，不思自己的过错，对自己的错误视若无睹，对部将非打即骂，或鞭挞至死，落得如此下场，真让人惋惜！

〔原文〕

自厚而薄人者弃之。

〔注曰：自厚者，自满也，非仲尼所谓躬自厚之厚也。自厚而薄人，则人将弃废矣。〕

〔释评〕

另一类领导人则是享受在前，吃苦在后，自己的薪水、待遇越高越好，官职越大越高兴，而对部下的切身利益却百般限制。否则就认为是闹个人主义。这种领导终将被别人唾弃。

谁知爱鹤也丧邦

春秋时的卫懿公姬赤，在位九年，好乐怠傲，不恤国政，最喜好的是羽族中一物，其名曰鹤。

爱且不说，他所畜之鹤，皆有品位俸禄：上者食大夫俸，次者食士俸。懿公若出游，其鹤亦分班从幸，命以大轩载于车前，号曰“鹤将军”。养鹤之人，亦有常俸。厚敛于民，以充鹤粮，民有饥冻，全不抚恤。

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獯鬻（即匈奴）已很强盛。到平王东迁之后，南蛮北狄，交肆其横。那时北狄的国王名曰瞍瞞，控弦数万，常有侵犯中原之意。齐国攻打山戎时，瞍瞞闻之大怒：“齐兵远伐，必

有轻我之心，应当先发制之。”于是统率胡骑二万，进兵伐邢，残破其国。闻齐打算救邢，遂移兵向卫。

那时，姬赤正想载鹤出游，边境传来急报：“狄人入侵我国。”姬赤大惊，立即调兵授甲，做好战守准备。百姓皆逃避村野，不肯入伍参战。姬赤命令司徒四出捉人，须臾，擒得百余人来，问其逃避之故，众人说：“君用一物，足以抵御狄夷，用我们干什么？”

姬赤问：“何物？”

众人说：“鹤。”

姬赤说：“鹤怎么能抵御狄人呢？”

众人说：“鹤既不能打仗，便是无用之物，大王抛弃有用的民众以养无用，百姓所以不服！”

姬赤听了被捉来的民众的怨言，也自知有错，放走百姓后，对身边的人说：“寡人知罪矣！愿把鹤都放掉，以顺从民意，可以吗？”

大夫石祁子说：“国君立即实行，或许还为时不晚。”

卫懿公果真使人把鹤全部放掉。鹤素来被饲养习惯了，在宫中上空久久盘旋，终不肯去。

石大夫等人，亲自到街市上传达卫侯悔过之意，百姓才开始慢慢聚集了起来。狄兵这时已杀至茌泽，顷刻之间三次急报。石祁子奏道：“狄兵骁勇，不可轻敌，臣请向齐国求救。”

姬赤说：“从前齐国奉周王之命讨伐我国，虽然后来退兵，我国没有修聘谢礼。现在临时求援，他们怎么肯出兵相救呢？不如一战，以决存亡！”

大夫宁速说：“臣请率师御狄，请国君留守。”

姬赤说：“寡人假如不亲自出征，恐怕民众不会同心死战。”于是让石祁子代理国政，“爱卿全权处理国事吧！”命令宁速专力守御，对他们说：“国中之事，就都交给二位爱卿了。寡人不打败狄夷，再也不能回来了！”石、宁二大夫一同垂泪，与懿公分别。姬赤

召集兵马民众，使大夫渠孔为将，黄夷为先锋，孔婴齐为后队。

一路上军人口出怨言，姬赤夜里视察军队，士卒在军营中唱道：

鹤食禄，民力耕；鹤乘轩，民操兵。狄锋厉兮不可撓，欲战兮九死而一生！鹤今何在兮？而我瞿瞿为此行！

姬赤听了这歌声，闷闷不乐。兼之大夫渠孔用法太严，人心益离。行近荣泽，与千余敌军相遇，卫军见敌人队形不整，顿生懈怠。狄人乘机诈败，将其引入埋伏，一时呼哨而起，如天崩地塌，将卫兵截作三处，彼此不能相顾。卫兵原无心交战，见敌势凶猛，尽弃车仗而逃。姬赤被狄兵重重包围。渠孔说：“事情非常危急！请收起帅旗，更换衣服下车，还有逃脱的希望。”

懿公叹息道：“我宁愿一死向百姓谢罪！”须臾，卫兵前后队俱败，黄夷战死，孔婴齐自刎而亡。狄军围益厚，姬赤与渠孔先后战死，被狄人砍为肉泥，全军俱没。髡翁有诗云：

曾闻古训戒禽荒，一鹤谁知便丧邦。
荣泽当时遍磷火，可能骑鹤返仙乡？

[原文]

以过弃功者损。

[释评]

对下属的成绩忽略不记，偏好盯着微小的过失不放，这是当领导的一大忌。

功高三代 千秋遗恨

我们常为怀才不遇而惋惜,也为生不逢时而慨叹,然而如果遇到名显数代、功高一世却终生寂寞,你又该作何感想呢?

命运对人的不公平,莫过于汉初名将李广祖孙三代了。

李广世代居徙北疆,也许是受山地少数民族的影响,祖祖辈辈以精于骑射而闻名。汉文帝时,李广以良家子弟从军抗击匈奴,因擅长骑射,杀敌甚多,屡建战功,被任为郎官、骑常侍;也曾多次侍从文帝出猎,文帝亲见李广射杀猛兽时的英武,不禁为他遗憾:“可惜你生不逢时,假如生在高祖打天下的时候,封个万户侯算得了什么呢?”

从一件轶事可以看出李广箭法的神异。一次李广出猎,把草中的一块大黄石误以为是只卧虎,弯弓搭箭射去,箭头整个射入了石头中。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惊讶不已,连李广自己也没想到他有如此神力!不过,说也奇怪,第二天他又去试射那块石头,却再也射不进去了。

文帝、景帝二朝,与匈奴的关系一直是有战有和,以和为主。李广作为镇守边关的主将,东自燕云,西至贺兰山,到处都留下了他英武的身影,曾先后任陇西、北地、雁门、云中等七个地区的太守。

李广镇守边关四十多年,每次得到的赏赐,全部都分给部下,家里至死也没有什么积蓄。平时与士兵同甘共苦,亲如手足。有时军中粮草供应不上,他便同士兵一起忍饥挨饿,只要有一个士兵没吃上饭,他便一口不吃;哪个士兵喝不上水,他也一口不喝。他对士卒宽厚仁善,所以部属都忠心爱戴他,愿意为他舍死效力。

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大举出击匈奴。李广一再请求同行,武帝认为他年纪大了,起初不同意,过了好长时间才批准,任命他为前将军。

大将军卫青领兵出塞,通过捕获的匈奴兵,得知单于的住所,

就亲自带精兵进击，而命令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兵一处，从东道出击。东道迂回曲折，比较远，水草又少，大部队经过，势必不能集中驻扎。李广推辞说：“我本列为前将军，现在大将军却改派我从东路出击。况且，我从年轻时就同匈奴作战，如今才得到一次同单于直接交战的机会，我愿意担任前锋，与单于决一死战！”

大将军卫青暗中接受皇帝的指示，认为李广运气不好，不能让他与单于对阵，以免达不到预想的胜利目的。这时，公孙敖刚刚失去侯爵，任中将军，大将军想让公孙敖和自己一同与单于交战，所以把李广调开。李广知道这一情况后，坚决拒绝大将军的调遣。大将军不理他，命令长史写好公文，加印封好，与李广同去幕府，说：“赶快去军部，照信中说的办。”

李广没向大将军辞行就动身，内心十分恼怒地来到军部，领兵与右将军汇合，从东道出发。由于迷了路，落在了大将军后边。大将军与匈奴一交战，单于就逃跑了，大将军无功而返。向南渡过沙漠，才遇到前将军与右将军。李广遇见大将军后，就回到自己军中。大将军派长史送酒食给李广，顺便查问李广、赵食其迷失道路的情况，并说：“卫青要向皇帝上书汇报军队误期的详细情况。”

李广没有回答。大将军长史又催促李广到幕府交上呈报军情的文书。李广说：“校尉们没有过失，是我自己迷了路。我现在要把自己的问题写下来呈报上去。”

到了幕府，李广对部下说：“我从年轻时开始，与匈奴打了大小七十多仗，这次有幸随从大将军与单于主力交锋，可是大将军派我的军队走迂回的路线，又迷失道路，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我李广已六十多岁了，毕竟不能再与那些文法之吏打交道了！”于是就拔刀自杀了。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无论认识与否，也不论男女老幼，都流下了眼泪。

李广的幼子李敢也是一员武将，曾多次随卫青、霍去病出征，

作战英勇，杀敌甚多。他因怨恨大将军卫青使他父亲蒙冤自杀，打伤了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为此事用暗箭射杀了李敢。当时霍去病正受宠，武帝便替他隐瞒了真相，说李敢是打猎时被鹿撞死的。

李广长子李当户的遗腹子李陵长大后，被武帝以李氏世将而派之击匈奴。此时主帅将军李广利，是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汉武帝为了让李广利立功封侯，只给李陵五千步兵牵制匈奴主力，让李广利将三万骑兵出祁连山、天山。李陵在归途中，被匈奴左贤王的八万骑兵包围，连斗八日，军士死亡过半，却杀匈奴万余人。为保存兵士，李陵投降了匈奴，武帝听说后，杀了李陵全家。司马迁就是因替李陵辩白，才惨遭宫刑，锒铛入狱的。

纵观李氏三代对国家的建树及其不幸，既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也有幽冥难言的天数。

从客观方面看，文景之世的国策是与民休息，安抚边疆，军功战绩已置于次要地位，因此自然会出现有功不论、有过必纠的现象。李广多次战功赫赫，匈奴人称之为“飞将军”，闻风丧胆，朝廷不但不封官进爵，反而百般挑剔。有一次李广单人被俘，从数百名匈奴兵的包围押送中带伤用计逃回，朝廷不是嘉奖其忠勇，反要治其死罪。武将之背时，于此可见一斑。

从主观方面讲，李广忠厚朴实，像个乡下人，口讷寡言，会做不会说，这在和平时期，是最吃亏的一个缺点。加之他是个生来不会走上层路线的人，这就注定不会显达了。

当初，李广和堂弟李蔡同为郎官，侍奉文帝、景帝时，李蔡因多次立功而达到食禄二千石的地位。武帝元朔年间，任轻车将军，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右贤王，杀敌立功，被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继公孙弘做了丞相。论人品，李蔡只算下中等，名声也远不如李广，可是李广却得不到封侯和食邑，做官也没

有超过九卿。李广的部下甚至士兵,也有人得到封侯的赏赐。李广对善于望气占卜的王朔说:“自从汉朝开始出击匈奴以来,我没有一次不参加,可是校尉以下中小军官,才能平平庸庸却因军功封侯的,不下几十人。我李广并不比别人差,功劳也不比别人少,却始终得不到封侯和食邑,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我的命相不好,注定不该封侯吗?”

王朔说:“将军你自己回想一下,莫非做过什么引为遗憾的事情吗?”

李广说:“我当陇西郡太守时,羌族曾起兵反叛,我诱降了八百多人,用计把他们同日杀死,我至今感到内疚的就是这件事。”

王朔说:“招致祸害的事,莫过于杀害已经投降的人,这就是将军得不到封侯的缘故啊!”

[原文]

群下外异者沦。

[注曰:措置失宜,群情隔塞,阿谀并进,人人异心,求不沦亡,不可得也。]

[释评]

上下离心,内外异志,群众的意见反映不上来,采取的政令法规必然不会对症下药。结果没有不沦亡的。

忽喇喇似大厦倾

群下处异,上下离心,是将亡之国的共同特点。在亡国之际,即便有个把忠臣义士壮烈赴难,也无异于飞蛾扑火。而智者则纷

纷隐逸，草民竞相逃难，奸臣卖国求荣，小人则大发国难财。这时候的君王只不过是一具任人摆布的傀儡而已。

晋代奠基者司马懿以谋略著称于世，他的后代偏偏出了两个白痴，一个是西晋惠帝司马衷，另一个便是东晋安帝司马德宗。

司马德宗不会说话，连寒暑冷热都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白痴，竟然做了二十二年皇帝！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他即位时只有十五岁。他父亲司马曜在世时，司马道子专权。德宗继位后，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实权由司马道子父子手中转到了桓玄手中，他依然当个傀儡。

桓玄初入建康，装模作样地黜奸佞、擢贤才，京师居民稍感安稳。但是他豪奢纵逸，政令无常。三吴一带发生大饥荒，户口减半，有的郡县甚至荒无人烟；富民身穿绫罗，捧着金玉全家饿死。连皇帝德宗也经常挨饿受冻。

这时的桓玄加紧了僭位的步伐，逼司马德宗禅位。元兴二年（403年）十一月，德宗被桓玄亲信卞范之扶着手，写下禅位诏书。他又被带到大殿上，由司徒王谧捧出玉玺，宣布禅位。事后，他被安置到浔阳，封为固安王。十二月，桓玄做了皇帝，国号楚。

在桓玄称帝的时候，另一位有政治抱负的人刘裕也站了出来。他以讨桓复晋为名，捞取政治资本。元兴三年（404年）四月，刘裕等在京口，刘毅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同日起兵，声势浩大。做贼心虚的桓玄，急急忙忙挟持司马德宗和东晋皇室沿长江向西，逃到江陵。刘裕的军队迅速开进建康。

刘毅、何无忌等率军西追，与桓玄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境内）和峥嵘洲（今湖北武汉境内）打了两次大仗，把桓军打得大败。桓玄一看大势已去，便把司马德宗抛在江陵，自己逃往四川，路上被杀，他的短命的楚朝不到半年，也随之灭亡。

义熙元年（405年）三月，司马德宗在何无忌的护送下到达建

康，这个被废黜了一年四个月的皇帝又复了位。刘裕以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了东晋军政大权。

具有统治才略的刘裕，通过一系列残忍的杀戮，铲除了敌对势力，镇压了卢循等地方武装；又先后灭掉了南燕和后秦，把东晋领土收复到黄河南岸。经过十多年的艰苦经营，刘裕自感翼羽已经丰满，便开始了改朝换代的策划。

当时流传着一句谶语：“昌明之后有二帝。”昌明是司马曜的字。所以当时人们都认为，司马曜之后，再经两个皇帝，东晋国祚就结束了。为了使这一谶语得到应验，并让这一天早日到来，刘裕派他的亲信把司马德宗缢杀了。

司马德宗虽然做了二十二年皇帝，——这在历代帝王中，在位时间并不算短！——然而，做皇帝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他只知道被人拖来带去，受尽欺凌。如此而已！

〔原文〕

既用不任者疏。

〔注曰：用贤不任，则失士心。此管仲所谓害霸也。〕

〔释评〕

给了官位却不放权，被任命的人就会寒心，对上司也将敬而远之。管仲所说的于霸业有害的策略，就是指此而言。

既然如此 何必当初

刘表是东汉末年的荆州刺史，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他自小喜欢结交天下朋友，对有才能的人尤为重视，士人投奔他如水之向

东,因此成为有名的“江南八俊”之一。

刘备与曹操作战失利,也去投靠刘表。刘表亲自带领部下出城三十里迎接他,待之以上宾大礼,并以兄弟相称。

一日,刘表、刘备正相聚饮酒,忽然有人来报,说降将张武、陈孙在江夏掳掠人民,共谋造反。刘表大惊说:“二贼又反,祸害实在是不小啊!”

刘备说:“大哥你何必忧虑呢?我请命前往讨伐反军。”

刘表非常高兴,当即点兵三万,由刘备率领,前去讨伐反军。刘备大胜而归,刘表设宴庆功。酒至半酣,刘表说:“吾弟有如此雄才,荆州有倚靠了。不过南越常常有敌兵来犯,张鲁、孙权更令人忧虑。”

刘备说:“我有关羽、张飞、赵云三员大将,足可委以重任,派张飞去巡防南越边境,让关羽抗拒张鲁,赵云抵挡孙权,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刘表闻言大喜,便想依计而行。夫人私下对刘表说:“我听说荆州很多人与刘备往来,对他不可不防。现在留他住在城中,我想不会有什么好处,不如把他派到别的地方去。”

刘表心中犹豫,沉吟不语。

第二天,刘表对刘备说:“贤弟久居此地,恐怕会荒废了武事。襄阳属邑新野县,钱多粮足,你可以率本部军马屯驻在那里,你看如何?”刘备领诺。次日,刘备辞别刘表,率领本部军马去新野县屯驻。

自从刘备到了新野,军民同心,景象一新。一天,刘备听说曹操率领军队北征,便火速前往荆州,对刘表说:“现在曹操正率兵北征,许昌必然空虚,如果以荆襄两处的兵力,乘机袭击许昌,大事可成。望大哥迅速做出决定。”但刘表没有采纳刘备的建议。

这年冬天,刘备听说曹操回师许昌,非常惋惜刘表不听他的

话。不久，刘表请刘备宴饮，酒至半酣，刘表对刘备说：“最近听说曹操率军回了许昌，军势非常强盛，我想曹操不久一定会产生吞并荆襄之地的想法。真后悔当初没有听贤弟的话，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不久，曹操果真起兵来取荆襄，刘表急忙派人请刘备商议对策。刘备说：“大哥不必担忧，我的兄弟关羽、张飞和赵云都是无人能敌的大将，百万大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可派他三人去抵抗曹操。”刘表闻言半信半疑，不过还是派刘备率关羽、张飞、赵云去抗拒曹兵。曹军虽然人马很多，但没有一个能敌关羽、张飞、赵云，遂兵败而回。刘表见曹军回师，心中极为欢喜，重赏了刘备等人。

自从刘备引军破曹后，声名大振。当时荆州地区的豪杰都来投奔刘备，刘备的势力因此越来越大。这时有人对刘表说：“刘备屯驻新野，招兵买马，聚贤纳士，势力日益壮大，时间长了，恐怕会是祸患吧？”刘表听了，心中开始怀疑刘备。刘表的夫人蔡氏见刘表心动，也趁热打铁，说刘备日久必为荆州大患。刘表遂信以为真，开始暗中牵制刘备，对他日渐疏远。后来，蔡氏兄妹一再设计加害，刘备被逼无奈，只身逃亡。不料吉人天相，竟从此而因祸得福，路遇隐士水镜先生司马徽，由水镜先生举荐，结识了单福（徐庶）、诸葛亮，从此才开创了三分天下的大业。

〔原文〕

行赏吝色者沮。

〔注曰：色有靳吝，有功者沮。项羽之刑印是也。〕

〔释评〕

办事前，慷慨许诺，一到论功行赏，却一毛不拔，概不兑现，手下的功臣必然感到沮丧，项羽失败的原因就在这里。他的将领屡建战功，可是他把刻好的印拿在手里转来转去，磨得棱角都没了，也舍不得给人，后来人才全伤心得跑到了刘邦那里，自己落了个乌江自刎的下场。

成败皆可见人心

公元前 497 年，勾践的父亲姚允常去世，勾践继位，称越王。公元前 494 年，姚勾践与吴王夫差战于夫椒，勾践不听范蠡之言，兵败困于会稽，成了夫差的俘虏，由于贿赂吴国太宰伯嚭，伯嚭为勾践说情，才保住了性命。

勾践回国后，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他亲自下田耕作，妻子织布，粗茶淡饭，破衣烂衫，委屈自己，甘居人下。他还厚待宾客，赈济贫民，哀悼死难，与百姓同入同出参加劳作。会稽之耻使他认识到，单靠这些还不够，必须要任人唯贤，知人善任。于是他想让范蠡治理国政，但范蠡对勾践说：“用兵打仗的事，文种不如我；可镇守安抚国家，亲近顺从百姓，我不如文种。”于是勾践把全部政务托付给文种。

在范蠡、文种等人的辅佐下，越国的国力又恢复起来。十几年后，越国国富民强，兵精马壮，便开始了雪洗会稽之耻的行动。勾践问范蠡是否可以伐吴，范蠡分析了双方的情况，认为可以出兵。当时吴王正北会诸侯于黄池，精兵多随吴王远去，姑苏城内守备空虚，吴军因此大败。不久夫差投降，随后自杀身亡。

姚勾践趾高气扬地进入姑苏城后，占据了夫差的宫殿，百官歌功颂德，勾践大宴群臣。在宴会上，美丽漂亮的舞伎翩翩起舞，乐师们奏着欢快的曲子。台上的大臣们看见这欢乐祥和的气氛，都

十分高兴,说说笑笑,很有兴致。范蠡发现,群臣们都很开心,只有勾践的脸上没一点喜色。他的心顿时全凉了,心里不禁叹息:“越王不想归功于臣下,猜忌之心已见端倪。可惜他身为一国之主,却如此贪功吝赏!”第二天,他辞别越王而去。走时给文种留下一封信说:“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只可与其同患难,不能与其同享乐。你为何不走呢?”文种见信后,称病不再上朝。诸大臣们见范蠡、文种不是突然走了,就是突然生病,也明白了八九分,内心很是惶恐沮丧。不久,姚勾践真的赐死了文种。

身为一国之主,官职资财本不能一人据为己有。臣民如宫殿柱石,只有柱石牢靠,宫殿才会稳如泰山。如果吝啬贪婪,对臣民寡恩刻薄,怎能得臣民之心?

[原文]

多许小与者怨。

[注曰:失其本望。]

[释评]

答应得多,兑现的少,这是结恨记仇的一个重要原因。

许下人,人等着

春秋晋国,献公姬姓,名诡诸,此人好色多子。自宠幸骊姬,生下奚齐后,就有废长立幼之意。诡诸一死,诸子为争夺王位,开始了血腥的手足相残。

大夫里克等人杀了奚齐、悼子后,想立重耳。重耳推辞说:“我

违背了父亲的命令出逃在外，父亲死了我又没有尽孝，怎么能立我为王呢？你们还是另立他人吧！”

里克见重耳不从，便派人去迎接夷吾。吕省、郤芮对夷吾说：“里克那里本来有可立之人，他为什么来迎接你呢？这让人很难相信他是真心的。你不如先取得秦国帮助，依靠秦国的威势入晋，那样也许没有什么危险。”

夷吾听了，派人去秦国，呈上丰厚的礼物，并且许诺，如果能入晋为王，就把河西之地送给秦国，以报相助之恩。秦王高兴地答应了。夷吾又派人送书信给里克说，如果能立他为王，便立即把汾阳封给他，里克也答应了。于是，秦穆公发兵护送夷吾回晋。夷吾继位，是为惠公。

夷吾既立，便派邰郑入秦拜谢。邰郑对秦王说：“当初惠公许愿把河西之地送给大王，才有幸立为晋主。当他提出把河西之地给大王时，大臣们都阻拦说：‘河西之地是先王的土地，你流亡在外，怎么能擅自把土地许给秦国呢？’惠公极力想说服他们，但他们执意不从，惠公没办法，只好派我来拜谢。”

秦王听了，拍案大怒：“我早就知道夷吾这小子不是个东西，不配做一国之君，今天果然给他骗了。是谁阻止他履行诺言的，我非手刃此人以解心头之恨！”

夷吾当初答应把汾阳给里克，可是他没有兑现不说，还赐里克死。

夷吾为得到王位，求救于秦国和里克，并答应给人家相应的酬谢，可是自己的目的达到后，就马上翻脸不认帐，外结怨于邻国，内失信于近臣，结果遭到秦国讨伐，兵力大损。连他的臣子庆郑都说：“夷吾失败，不是应当的吗？”

〔原文〕

既迎而拒者乖。

[注曰：刘璋迎刘备而反拒之是也。]

[释评]

招揽到人才又不用，就像请客而拒之门外一样，只能招致怨恨，这是最蠢不过的举动。

前迎后拒 人财两空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中原动荡，唯独地处西蜀的益州（即今成都）依凭天险，未受战火之苦。当时，领益州牧的汉室宗支刘璋偏安一隅，自以为依靠长江天险、蜀道之难，可以不受侵扰，安然地享有他的这个独立王国。没想到盘据汉中已有三十年之久的五斗米教的首领张鲁受中原地区形势的影响，决定起兵消灭刘璋，然后参与问鼎逐鹿之争。

刘璋闻讯后，自知不敌张鲁，群臣计议之后，派张松去见曹操，想鼓动曹操移兵张鲁，以达到围魏救赵的目的。张松因形象不佳，颇受曹操的慢待，一气之下，把西蜀地图献给了荆州的刘备。张松感念玄德的盛情款待，回到益州后，与好友法正、孟达商量之后，说服了刘璋，迎接刘备入川，帮助刘璋抵御张鲁。当即修书一封，派法正前往荆州，拜见玄德。其书略云：

族弟刘璋，再拜致书于玄德宗兄将军麾下：久伏电天，蜀道崎岖，未及赍贡。甚切惶愧。窃闻“吉凶相救，患难相扶”，朋友尚然，况宗族乎？今张鲁在北，旦夕兴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专人谨奉尺书，上乞钧听。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义，即日兴师剿灭狂寇，永为唇齿，自有重酬。书不尽言，专候

车骑。

进军西蜀，以四川为根据地，然后逐步发展壮大，达到复兴汉室的目的，是诸葛亮在隆中时就已勾划好的兴国蓝图。如今没想到刘璋主动把西蜀送上门来，那有不从之理？在他的策划下，刘备留下关、张镇守荆州，自己带领黄忠、庞统、魏延等人西进蜀川。

刘璋亲率三万人马，装载资粮钱帛一千余车，前往涪城迎接刘备。

二刘各自打着如意算盘，暗中却在窥探对方，相机行事，表面上兄弟相称，大唱深情厚谊的高调。这时候，曾与刘备暗中有约的张松不慎将一密信落入刘璋手中，密信中说：

松昨进言于皇叔，并无虚谬，何乃迟迟不发？逆取顺守，古人所贵。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弃此而回荆州乎？使松闻之，如有所失。书呈到日，疾速进兵，松当为内应。万勿自误！

刘璋阅后大怒，不但下命尽杀张松全家，而且差人通报各处关隘，不许放刘备一人一骑入关，想把刘备困死在离成都三百余里的涪城。

涪水关的守将杨怀、高沛本来对刘备入川极为不乐，现在得到了这一军令，遂起刺杀刘备之意。不料行刺计谋被庞统识破，丧命于黄忠、魏延剑下，涪关失落，蜀兵尽降。刘璋闻讯，命令众将率领五万大军以拒刘备。从此，二刘反目成仇，数战之后，刘璋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双手将西蜀献上，自己一家老小，被打发到一个偏远山城去等死。

〔原文〕

薄施厚望者不报。

〔注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覆之载之，含之育之，岂责其报也？]

[释评]

老子说：施恩不要心里老想着让人报答，接受了别人的恩惠却要时时记在心上，这样才会少烦恼，少恩怨。许多人怨恨人情淡薄，好心不得好报，甚至做了好事反而成了怨家，原因就在于做了点好事，就天天盼着人家报答，否则就怨恨不已，恶言恶语。他们不明白，施而不报是常情，薄施厚望则有失天理。

失败的杀手 忠心的刺客

说起豫让，人们都知道他几次想暗杀赵襄子，可是连仇人都没有接近，就被精明的赵襄子发现了。作为刺客，他可谓糟糕之至。但鲜有人知的是豫让对智伯的忠贞不二。豫让之所以愿为智伯出生入死，不惜作践自己的容貌身体，甚至不惜生命去刺杀赵王，就是因为智伯待之甚厚。

豫让刚出道，先后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但他见不受重用，便离开了中行氏，改换门庭，投奔智伯。智伯很器重他，视之为知己。待到智伯攻伐赵襄子，反为赵所灭，土地也被赵、韩、魏三家瓜分。赵襄子非常痛恨智伯，所以就把智伯的头颅做成酒器，以此解恨。

兵败时，豫让没有被俘获，他逃到山中，自言自语道：“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知遇我，我必须替他报仇，这样，就算死了，也不会内疚了。”于是他改名换姓，把自己扮作一个犯罪受刑的奴隶，潜入赵王宫中，装上匕首，躲在厕所里假装粉刷厕所，想乘机刺死赵襄子。襄子上厕所，突然感觉心惊肉跳，就命左右随从捉住并审问那个粉刷厕所的奴隶。经审问，知此人名叫豫让，意欲为智伯报仇。左右侍臣都劝赵王杀了豫让，襄子却说：“他是个

有义气的人，我以后小心避开他就是了。况且智伯死后，没有后代，难得有这样忠心的臣子为他报仇。”于是放了豫让。

可是赵王的大度没有感动豫让，他仍在寻找机会，以求一逞。

过了不久，豫让又全身涂漆，搞得身上长满了恶疮；吞炭使声音沙哑，从而彻底改变了音容相貌，以至当他在街上行乞时，连他妻子都认不出他。他去见一个友人时，朋友流泪说：“以你的才能，委身襄子，襄子必会亲近宠爱你，届时你便可以趁机刺杀他，这样岂不容易？你何苦残害自己的身体呢？这样去杀他，不但不会成功，反而很危险。”

豫让说：“既然已委身于人，还想杀他，便是存了不忠之心。我这样做虽然很苦很烦，但我就是要天下人知道以不忠之心去侍奉人也是件可耻的事啊！”

就这样，他继续找机会行刺襄子。有一天，他听说赵襄子要外出打猎，便早早埋伏在赵王必经的桥下。谁知襄子命不该绝，豫让的杀气可能也太大，当襄子快到桥边时，马忽然惊跳起来——豫让的杀气居然吓得马也不敢前行了。襄子知道这肯定又是豫让，便命人搜查，果然是豫让。于是襄子谴责道：“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统统灭了，你非但不为他们报仇，反而委身于智伯为臣。忠心耿耿，这不是什么坏事，现在智伯已死，你为什么还要毫无意义地替他报仇呢？”

豫让说：“我是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但范氏和中行氏以普通人待我，我因此也以普通人报答他们。至于智伯，那就不同了。他以国士待我，我因此也要以国士报答他。”

赵襄子听了他的话后，流泪对豫让说：“豫先生，你对智伯可谓仁至义尽了，但我也再不能饶恕你了。现在你只有自己想办法了。”于是命人将豫让围住。

豫让说：“我听说贤明的君王，不掩盖人家的功德；而忠心的臣

子,有为名牺牲的道理。现在我刺杀你,理应伏罪自诛,但我临死之前还有个请求,希望你能把衣服脱下来给我,让我击打,来表示我替智伯的报仇之心。”

豫让的义气使襄子大为感动,便脱下外衣让人拿给豫让,豫让拔剑刺了三下,说:“我总算报答智伯了。”然后拔剑自刎了。

赵国志士听说后,都为他流下了同情的泪。

看到这个故事,我们一方面为豫让不惜以死相报而惊诧,同时更应明白,豫让何以会为智伯一个死人如此卖命?我们还应知道,智伯又是何以让豫让不惜以死为他报仇的?答案很简单:厚施而厚报。可惜现实生活中的人不明白“薄施厚望者不报”的道理。他们只想以最少的投入来赚取最大的利润,这对于经商或是为人处事,只能偶有侥幸,但从长远来看,是不可能的。

[原文]

贵而忘贱者不久。

[注曰:道足于己者,贵贱不足以为荣辱。贵亦固有,贱亦固有。惟小人骤而处贵则忘其贱,此所以不久也。]

[释评]

富贵了,有权了,就翻脸不认人,这样的人是不会长久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小人得志心态。他们不明白,贵贱荣辱,是时运机遇造成的,并不是他们真得比别人高明多少。倘若因此而目空一切,即便荣华富贵,也转眼即成泡影。在这个问题上,要学习天地圣人的那种气度:在天地圣人眼里,万物也好,人也好,都不过是来去匆匆的小草小狗,活着的时候,保护他们,承待他们,养育他们,至于他们如何对待自己,从不放在心上。苟如此,怨恨之情从何而来?

何必一阔脸就变？

陈胜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待到长大后，他开始浪迹江湖，以期干出一番事业。但涉世不久，四处碰壁，后来为了糊口，不得不受雇于人，和随行同伴一起给地主耕田种地。有一次，陈胜在田埂上休息时，心中很是不平，想想自己堂堂七尺男儿，竟活得如此窝囊，总想有朝一日能够飞黄腾达，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想着想着，不禁脱口而出：“伙计们，将来如果有朝一日富贵了，咱们谁也不要忘了谁！”

同伴们都笑着对他说：“咱们给人家帮工种地，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还敢奢望富贵？”

陈胜知道自己的志向难以为人理解，望着遥远的天际自言自语地叹道：“燕雀怎么能知道鸿鹄的大志呢！”

机会终于来了。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陈胜、吴广等九百余人被征调去戍守渔阳，当他们到达大泽乡的时候，适逢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无法前行。估计已经不能按期赶到渔阳了，——按照秦朝的法律，超过规定期限的，一律问斩。陈胜和吴广商议道：“如今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逃跑捉住了也是死，奋起反抗大不了也是一死。既然都是死路一条，不如死得轰轰烈烈！”于是他们决定铤而走险，冒充是太子扶苏和项燕的部下，砍下树木当兵器，斩下竹杆为旗帜，不畏秦王朝的暴政，首先发动了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

陈胜、吴广起义得到了民众的热烈响应，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纷纷投奔义军，起义队伍实力大增。他们攻占了大泽乡、蕲县，待到攻下陈城后，队伍已发展到有战车六百多辆，骑兵千余，步兵好几万人了。众人顺势拥立陈胜为王，国号“张楚”。

陈胜原本是一个给人家种地的农民，一夜之间，竟成了叱咤风

云、一呼百应的帝王，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于是渐渐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忘记了他在田间种地时对伙伴所说的“苟富贵，勿相忘”。

一次，一位和他一起当过雇工的伙伴听说他已称王，特地不远千里跑到陈城，想见见他的老朋友，同时也抱着侥幸心理——陈胜说不定封他个什么官儿当当，也就再不用给人家当牛做马了。他来到王宫叩门大叫：“我要见我的老哥陈涉！”守门的兵士吓了一跳——有人竟敢直呼大王的尊姓大名！再看，见是个衣衫破烂的乡巴佬，就要把他抓起来治罪。他不肯受绑，反复声明自己就是陈涉的老朋友。门卫听他说的有鼻子有眼，虽然似信非信，却也不敢再难为他，便把他放了，就是不肯为他通报。这老兄也是个不见黄河心不死的人，他干脆死守在门旁，来个守株待兔。等到陈胜外出办事时，他便蹿上去，拦住陈胜，一阵大呼小叫。陈胜一见是他，怕让手下的随从看着难堪，赶忙让他和自己一起坐车回宫。

进了王宫，这位老哥见殿宇华丽，帷帐华美，不由东张西望，啧啧连声：“这么漂亮啊！你当了王，可真是阔气啊！”

陈胜命人把他安顿下来后，就又忙乎他的军政大事去了。这位老兄在王宫里越来越随便，还常常对人信口开河地谈论陈胜从前的轶闻趣事，于是有人劝告陈胜：“大王的客人愚昧无知，常常胡说八道，这样下去有损大王的威名。”陈胜听后，便叫人秘密杀掉了这个贫穷时的伙伴。

陈胜的其他故旧看他称王之后竟连贫贱之交都杀了，便纷纷离开了他，免得也死得不明不白。从此，陈胜身旁再也没有亲近的人了。再加上陈胜任命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负责纠察群臣的过失。这两人专横不公，苛刻异常，陈胜却视之为心腹，所以诸将对他都敬而远之。这样，起义军便再也没有刚开始那样的凝聚力了。最后，称王不到半年的陈胜终于兵败，被车夫所杀。

俗话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陈胜由一个乡巴佬一跃而成为叱咤风云的山大王，实属不易。然而，他还没彻底的改头换面，就忘了自己的出身，忘了自己亲口说过的话：“苟富贵，勿相忘！”把来寻他的患难朋友杀掉，结果不久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陈胜虽然曾响亮地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极具感召力的口号，然而，他终究不是个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到半年，便众叛亲离，兵败身亡。

〔原文〕

念旧恶而弃新功者凶。

〔注曰：切齿于睚眦之怨，眷眷于一饭之恩者，匹夫之量。有志于天下者，虽仇必用，以其才也；虽怨必录，以其功也。汉高祖侯雍齿，录功也；唐太宗相魏郑公，用才也。〕

〔释评〕

汉高祖不计较与雍齿有私仇，仍然封他为什方侯；唐太宗不在意魏征曾是李建成的老师，仍然任命他为宰相，这都是成大事业者的气量。那种念念不忘谁瞪了自己一眼，谁骂过自己一句，非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方解心头之恨的作法，是十足的小人行径。

恩将仇报 前功尽弃

在历史上，管仲、乐毅每每被相提并论，由此不难想见乐毅具有怎样的经国济世之才。乐毅先在赵国任职，后因沙丘之乱，离开赵国，到了魏国。后又听说燕昭王姬平被齐国打败后，发誓报仇，

遂屈己礼贤，延聘贤能之才，以补自己国小地偏之不足。此时，乐毅正为魏昭王出使燕国，燕王听说乐毅是个人才，便极力挽留，厚礼待之，乐毅终于答应委身为臣，燕昭王遂封乐毅为亚卿。

齐闵王当时的力量仍十分强大，南边大败楚国宰相唐昧；西边力挫三晋的势力；又协助赵国，灭了中山，还大败宋国，扩地千里。齐闵王因此居功自傲，不可一世，对各国诸侯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动辄指手画脚，因此诸侯们对齐闵王十分不满。对外，齐闵王势单力孤；对内，却横征暴敛，为连年战争广增兵员，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可谓内忧外患俱至。

燕王趁此良机，向乐毅询问伐齐之事。乐毅说：“齐国现虽然内忧外患，但仍保有以前霸国的基业，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齐国地广人多，凭一国的力量不易打败它。大王如果一定要出兵，最好联合赵、楚、魏一齐行动。”昭王便派乐毅赴赵，和赵惠文王订约。同时又派使臣联络楚、魏，让人以伐齐之利去游说秦国。当时诸侯各国因厌恶齐闵王的骄暴，都争着与燕联手伐齐。于是，燕王尽起兵马，任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印交给乐毅，乐毅便总领五国之兵攻齐。

各路诸侯的大军在乐毅的指挥下，浩浩荡荡杀向齐国。两军会战于济水之西，联军大败齐军。诸侯各国瓜分了战利品，各自班师回朝，唯独燕军穷追不舍，直逼临淄，连下七十余城。齐闵王败于济西，损失惨重，不能支持，只得逃走莒城，力拒乐毅。乐毅不再追击，率军围攻齐城，又将齐国的珍宝、财物、祭器等悉数掠取，运回燕国。昭王大喜，亲往济上大犒三军，封乐毅为国昌君。燕王尽收其原被齐国所掠取的财物，命令乐毅继续攻齐。

乐毅围困齐国，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前后有五年之久，并把齐国七十多个城邑改为郡县，归属于燕。齐国只剩下莒城和即墨两城。眼看燕王大仇即报，却不幸病逝，他的儿子即位。

燕惠王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燕惠王做太子的时候，就不满乐毅，一继位就想罢免乐毅。齐国的谋臣田单听到这个消息，施行反间计，散布谣言，说乐毅因与新君有怨隙，想联络士兵留在齐国，自立为齐王；齐国现在所畏惧的不再是乐毅，只怕燕国派遣其他将领，这样的话，齐国仅剩的两城就保不住了。

燕惠王本来就怀疑乐毅，现在又听到有关乐毅的流言便中了齐国的反间计，于是就派骑劫替代，召乐毅回国。乐毅深知阵前换将，用意不善，恐遭诛杀，便西逃赵国。赵王大喜，封乐毅为望诸君。

燕王这头的日子却不好过了，自从失去乐毅后，燕国屡屡战败，田单用火牛阵大破骑劫于即墨城下。至此，齐燕两军形势急转直下，燕军大败而退，齐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全部失地。

燕惠王因小怨而弃大将，终至兵败，丧失了所得的齐国土地，因此十分后悔，便想再请乐毅回国，但却被乐毅直言拒绝。

燕惠王真也蠢到了家，只因做太子时的一些个人恩怨，就置军国大事于不顾，还哪里有人君之量！

[原文]

用人不正者殆。

[释评]

当领导所重用的人如果不正派，那就危险了。

一步错，步步错

有时候，我们奇怪，有的人做了坏事，自己也悔恨不已，可是却不悬崖勒马，知错即改，偏偏要一错再错，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是

为什么呢？

世间的万事万物，在其自在无形的时候，永远具有自我控制的主动性；只要事情一发动，就将依照事物自身的规律进行下去，这时候，发动事变的人往往会被事物自身的发展牵着鼻子走，根本无法控制局面，更无法预料其结局。楚平王熊居任用小人费无极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费无极是一个天性卑劣、灵魂丑恶的小人，楚平王信任他、重用他，只因为他处处能为平王着想——姑且谓之“忠心”吧！然而，贤臣的忠心可使国家兴盛，小人的忠心却只会使国灭身亡！

楚国后来几乎被吴国消灭，熊居被伍子胥鞭尸三百，罪魁祸首就是费无极。导致后来的一系列热闹戏文的起始事件，却是费无极为了讨好平王，将为太子熊建迎娶的秦国公主暗中奉献给了平王。

在去秦迎娶新娘的路上，费无极发现秦王的大妹子孟嬴有绝世之容，陪嫁侍女也仪表端丽，途中就心怀鬼胎，打好了主意，特意提前一天进城禀告平王。无极知道熊居是酒色之徒，正想先开口盛赞秦女之美，引其入彀，平王却急不可耐地首先发问了：“爱卿见那孟嬴姑娘相貌如何？”

无极眉飞色舞地说：“我见过的女人多啦！但从来没有见过像孟嬴这样美貌的，不但楚国后宫佳丽难与匹敌，就是古来相传的绝色如妲己呀骊姬呀什么的，恐怕也不及孟嬴万分之一啊！”

熊居听说秦女竟然如此之美，面皮通红，过了半晌才悠悠叹道：“寡人枉自称王，如此美色无缘一见，真是这一辈子白活了！”

费无极请屏退左右，对平王耳语道：“大王既然如此羡慕秦女，何不自己娶她过来？”

熊居说：“既已聘定为太子妃，这样做恐怕有碍于人伦吧？”

无极说：“没关系，秦女还未入东宫，大王迎来，谁敢放个屁！”

熊居说：“可以堵住外人的嘴，可堵不住太子的嘴吧？”

无极说：“大王放心，我见孟嬴侍婢中有一齐女，也是才貌双全，可权充秦女，来个掉包之计。为臣一路已为大王策划停当，大王只管放心温乡同眠吧！只要两相隐瞒，百美俱全矣！”

平王一听，大喜过望，嘱咐费无极机密行事。在费的一手操作下，孟嬴被迎入了王宫，侍妾齐女扮作新娘，令太子熊建迎入东宫。

卑鄙齷齪的事情做到这一步，接下来的一连串坏事，表面上是费无极一手操纵，实际上是事态的发展一步步逼得他不得不那样做，是事态的发展在把他一步步引向灭亡。

首先，费无极害怕太子建知道此事内幕，一旦登上王位，拿他算帐，那他就玩完了！为此他自然而然要设法除掉太子。他怂恿平王杀死熊建，未能得遂其愿，让熊建逃往他国后，费无极又怕太子的老师、以忠直闻名的伍奢将来迎立太子，于是又进谗言逼死伍奢；伍奢还有两个儿子呢？岂有不报父仇之理，干脆来个斩草除根算了！想不到偏偏跑了侠肠义胆、豪气冲天的伍子胥……

后来伍子胥领吴军扫荡楚国，鞭尸平王，都是事物发展之必然。究其根源，全在于平王熊居任人不正，用人不当，搞出夺子之妻的丑事来。

费无极这种人的下场，可想而知。因害人太多，他被枭首弃市，诛灭三族。楚国百姓在费无极正法那一天，云集费府，不待下令，自动起来放火烧了费家住宅。并将其党羽全部消灭。史官有诗云：

顺风放火去烧人，忽地风回烧自身。

毒计奸谋浑似此，恶人几个不遭屯！

〔原文〕

强用人者不畜。

[注曰：曹操强用关侯而终归刘备，此不畜也。]

[释评]

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即便费尽心机逼人就范，也会像关羽那样：人在曹营心在汉。

名士之死

沮授是袁绍的谋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且深谙兵法，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袁绍军中，屡进良策，可袁绍武断无智，不但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反而屡屡加害沮授，使得一代忠义之士空怀大志而无用武之地。沮授后被曹操活捉，至死不降，惨遭杀害。

早在曹操大败刘备于小沛后，刘备仓促逃至袁绍处。袁对刘言听计从。一日，袁见刘郁闷寡欢，便问：“玄德为何常忧？”

刘备答道：“我能投奔你是我的万幸，可我妻儿陷于曹贼，关羽也不知音讯，上不能报国，下不能保家，怎能不忧愁呢？”

袁绍便说：“我正想发兵许都，你别着急，待我替你报仇，夺回你的妻儿。”于是聚众商议破操之事。

田丰说：“现在曹操方破徐州，势力正锐，不可轻敌，不如和他打持久战，然后俟机而动！”袁绍非但不听田丰的，反而认为田丰弄文轻武，竟将他下狱。

沮授见田丰下狱，召集其宗族家人，尽散钱财，与家人诀别说：“我将随军而去，胜则威无不加，败则一身不保矣！现在你们带上这些钱财，早作打算，以免日后连累你们。”众人全都以泪送之。沮授此时已知跟随袁绍必是死路一条，但他别无选择。

袁绍轻率发兵许都，结果大败而还，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又召集冀、青、幽、并等处七十余万人马，复来攻打许昌。

曹操听说，连忙发兵七万拒敌，两军会战于官渡。袁绍率军安营扎寨后，沮授献计说：“我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勇猛不及曹军；曹操军队虽然精猛，但是粮草却不如我军。敌军没有粮草，必然想打速决战；我军粮草丰盛，兵多将广，应打持久战，相机而动，若能旷以时日，则曹操不战自败。”

袁绍可真是糊涂到家了，竟大怒说：“田丰慢我军心，我回去后一定斩了他。今天你又来这一套，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于是命令左右将沮囚禁，待破曹之后，与田丰一起治罪。

袁绍不听沮授的良言，曹操却听了叛离袁绍的许攸所献之计，劫鸟巢、烧粮草，袁绍很快自食其果，被曹操杀得大败而回。沮授因囚禁，被曹军虏获，押至曹操帐前。曹操素与沮授相识，爱其才智，于是亲自替他松绑。可沮授见到曹操，却大呼：“我不投降！”

曹操说：“袁绍根本没有谋略，不用君言，你为何还执迷不悟呢？我若能得到像先生这样的良臣，则天下不足虑也！”

无奈沮授只是不降，曹操只好将他留于军中。沮授盗马想逃走，曹操一怒之下杀了他。沮授死时正气凛然，事后曹操也很后悔，叹道：“是我错杀忠义之士了！”于是命人厚葬沮授，建坟于黄河渡口，并亲题墓碑曰：忠烈沮授之墓。

大凡贤君，莫不视人才如心腹。曹操虽然没有得到沮授，但其爱才之心仍是溢于言表。后人诗赞沮授云：

河北多名士，忠贞推沮君。
凝眸知阵法，仰面识天文；
至死心如铁，临危气似云。
曹公钦义烈，特与建孤坟。

[原文]

为人择官者乱。

[释评]

官职的编制已满,只因是自己的人,就巧立名目,授予权势,这样做,必将导致祸乱。

唐明皇与高力士

唐玄宗李隆基早年英明勇武,很有明君风度,朝廷稳定,人民生活日渐提高,终创“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但是一代明君,并没有持之以恒,到了晚年,昏庸霸道,只图享乐,不思进取,宦官把持朝政,政治日趋腐败。高力士便是个中魁首。

高力士与唐玄宗从小交情甚好,后又亲自服侍唐玄宗,加之高力士机灵过人,所以深受玄宗宠信,以至须臾不离,言听计从。开元末年,唐明皇只顾和杨贵妃寻欢作乐,朝政大权统统交由高力士,百官奏章都要经高力士过目,然后才上报玄宗,那也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李林甫、安禄山、高仙芝等人的将相之位,都是靠高力士一人举荐而得。这也为日后“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高力士一时如日中天,简直成了唐玄宗权力的化身,诸王称他为“阿翁”,驸马称他为“阿爷”。他的财产也多得惊人,京城内外最好的田地和房屋,几乎有一半为高力士私人所有,不要说公卿,就是王侯也无法同他相比。

唐玄宗晚年,对军队和太子很不放心,猜忌日重。他派宦官做监军,监督军队的行动和将帅的表现,弄得将帅动辄得咎,军队的行动处处掣肘,造成许多失误。此外他还派宦官监视皇子皇孙的行止,唯恐他们篡夺权位,甚至连皇孙的起居都有人监视。这样一来,内政外交大权都落入了高力士的手中。

高力士权倾朝野，巴结他的人也就不绝于途。因为想投靠他的人太多，一般就很难引起高力士的注意。一名叫程伯献的人想出了一条妙计：在高力士的生母死后安葬时，他披麻戴孝，号啕大哭，其悲痛之状，有如亲生的儿子。这位飞来的“孝子”使高力士大为感动，不久就升了他的官。

高力士在长安城内修建了一座宝寿寺，寺庙宏伟壮观，所费之资巨大。高力士为了收回投资，也为了大捞一把，便在宝寿寺大开宴席，宴请文武百官。席间他当场宣布，宝寿寺大钟属于新铸，是吉祥之物，此前尚未敲过。谁愿敲一下，交礼钱十万。那些官员平时趋奉尚恐不及，这时有了巴结的机会，哪个不敲？又有哪个不想敲？唐玄宗为了给面子，首先带头敲了几下，于是朝中百官争相竞敲，有一官员竟一连敲了二十多下！这一宴下来，高力士建寺的费用连本带利就都赚回来了。

高力士虽是太监，却硬要娶“妻”过瘾。一次，他看见京城小吏吕玄晤的女儿长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就要娶她为妻。吕玄晤一听，真是喜从天降，他自从做了高力士的岳父之后，果然吉星高照，官运亨通，非但自己升了官，就连儿子、亲戚也都沾光不少，有了肥缺要职，一个个飞黄腾达，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是苦了吕家的女儿，在屈辱和压抑下，不久就香消玉殒矣。

高夫人的死讯传出，举国一片“悲痛”，争相前往祭吊的人不绝于途。在举行丧礼那天，从高家到墓地，路上挤满人群，全都想一睹高夫人的遗容。

一个太监，风光如此，显赫如此，这样的国家不衰败才怪呢！终于，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爆发了。李隆基尝尽了苦头，高力士也不得善终。

李隆基在晚年只顾贪图享乐，三千宠爱于一身，整天醉生梦死，花天酒地，于是便荒废了朝政。再加上当时外臣手握兵权，拥

兵自重,所以皇帝不相信外臣,只有宦官整天不离左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似乎忠心耿耿。这样,宦官自然而然权力膨胀,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真正的权力主宰者。唐玄宗由“开元盛世”转至“安史之乱”,把一个大好的唐朝搞得兵荒马乱,不能不和择官失误有关。国之所以设官,理事也。官不称职,其政必败。

[原文]

失其所强者弱。

[注曰:有以德强者,有以人强者,有以势强者,有以兵强者。尧舜有德而强,桀纣无德而弱。汤武得人而强,幽厉失人而弱。周得诸侯之势而强,失诸侯之势而弱。唐得府兵而强,失府兵而弱。其于人也,善为强,恶为弱。其于身也,性为强,情为弱。]

[释评]

强弱没有固定不变的格局,因时而易,因势而易,也因怎样利用而易。唐代的府兵(类似民兵)分布在京城长安四周,战时为军,平时为农,以此来对付地方藩镇,加强中央集权。贞观年间,确实起到了这一作用。可是后来升平日久,府兵骄逸涣散,安禄山等地方武装作乱,府兵一触即溃。

可见,是强是弱,关键看怎样运用。

成名之战,也是传世之战

韩信和张耳在收服代郡(今河北宣化地区)后,挺进太行山区,兵锋直指赵国。赵王和成安君陈余,听说汉王的军队将要攻取赵国,就聚集二十万士兵于井陉关的隘口。这时,赵王的谋臣广武君

李左车劝陈余说：“你应趁韩信军队远征，粮草供应困难，和井陘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在他们的军队通过此关鱼贯而行之际，拦腰切断它。那时，韩信前无可进之路，退无可守之险，不出十天便不攻自破，他们的头颅就将挂在你军营前的旗杆上了。”

陈余却认为他的计谋有失光明正大，非正义之师所为，就没有采用李左车的计策。韩信派暗探打听监视，得知李左车的计策没被采纳，就带着部队大胆地向那狭长的隘道进军，在还不到井陘关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午夜时分，选二千轻骑兵，每人拿着一面红旗，从小路出发，到赵军的营寨前，伪装隐蔽起来，等候号令。韩信给他们下达的指令是：如果赵军看到我军败退逃走，一定会全军出动追击，到时你们快速冲进赵军营地，把赵国的旗帜拔掉，插上我军的旗帜，那时你们就会有好戏看了。韩信又告诉将领们：“今天在攻破赵军后，我们举行大会餐。”那些将领没人相信，只是习惯地答应道：“遵命！”

韩信将第一支部队派出后，对副官说：“赵军已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他们志在让我们全军覆没，所以他们如果看不到我们主帅的旗号和指挥车，就不会攻击我们的先遣部队，他怕这样一来，我们不战而退。”所以韩信派一万人作先头部队，开出营寨，面向赵军，背对河水，摆开了阵势。赵军看到韩信把军队驻扎在有进无退的绝地，大笑不已！

第二天一早，韩信亲自登上战车，插上大将的旗帜，边击鼓边行军；赵军也大开营门迎击汉军。两军混战良久，韩信一看时机差不多了，就佯败逃去，丢掉了主帅的大旗和战鼓，退入排列在水边的军阵之中。那批部队，列好阵势，放入韩信的军马，又回头迎战。赵军看韩信连帅旗也不要了，果然倾巢而出，大家争相抢夺汉军的旗鼓，追击韩信、张耳。

韩信和水边的军队会合后，重振旗鼓，调转马头，重新杀回。

将士们见已无退路，个个奋勇争先，拼死作战。赵军一时攻不下，两军便在河边展开了拉锯战。韩信先派出的两千轻骑兵一看赵军已倾巢而出，急忙冲入赵军营垒，把赵国的旗帜都拔了，换上了汉军的旗帜。这两千轻骑兵换完旗后，又从背后攻杀赵军。赵军久战不下，正准备撤退，又见背后阵脚大乱，杀入一支汉军，再看自己的军营全是汉军的旗帜，以为军营已被汉军攻破，汉军已虏获了赵王和他们的将领，于是阵势大乱，兵士们躲的躲、逃的逃，赵将虽然竭力制止，杀了好些人，也无济于事。赵军一下溃不成军，成安君和赵王歇也被活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背水之战”。

战事完毕，诸将汇报完战绩后，纷纷向韩信祝贺，但也有人始终不明白此战何以会胜，便问道：“兵法上讲，安营列阵要右靠山陵，左对水泽，可是这一次将军却背水为战，反其道而行之。并且说，等破了赵军我们再吃饭，我等当时真的不相信，然而终于打了胜仗，这是什么战术呢？”

韩信答道：“这种战术，兵法上都讲过，只是你们没留心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况且我韩信与将士们还没有培养起太深厚的感情，不把他们置之于死地，谁肯拼死作战？如果我们当初把这些将士安置在可以逃生的地方，都逃走了，怎么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力呢？”

诸将听了，十分佩服地说：“对极了！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啊！”

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强弱总是相对而言的，而且在一定的形势下，强弱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弱之用也。韩信此役，本无胜机，可他却背水结阵，陷之死地而后生，这样一来，强弱之势立即倒转。赵军本来“右背山林，前左川泽”，占据了有利地形，可也正是这个有利地形害了它，在韩信这支以一当百、奋不顾身的敢死队冲击下，立刻溃不成军；而汉军本来弱小的力量

和不利因素立刻成了取胜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是化弱为强的妙用。

〔原文〕

决策于不仁者险。

〔注曰：不仁之人，幸灾乐祸。〕

〔释评〕

仁者必具恻隐之心，能施惠泽于万物。天空包含着大海，大海容纳着雨露，而雨露又滋润万物，故仁者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不仁者，小人也。因此，亲君子必远小人，亲小人必远君子。如若小人擅权，政权就危在旦夕了。

“六君子”千古沉冤

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发生了一起轰动朝野的事件，即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等“六君子”的所谓受贿大案。七月，六人先后被捕入狱。不到一个月，杨、左就被折磨致死，死时杨涟体无完肤，铁钉贯耳，土囊压身，惨不忍睹。左光斗尸生蛆虫，魏大中尸体溃烂，已经无法辨认。“六君子”的尸体没有一个人的完好，全都经受过长期的酷刑折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六君子”事件。

“六君子”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六君子”为何都惨死狱中，又被称为千古奇冤呢？

实际上，“六君子”事件是明朝朝廷内部几十年间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白热化的产物。“六君子”都是东林党人，他们之所以惨

死,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为了排除政治异己而进行的血腥镇压。事情的导火线是这样的:

早在天启四年,东林党人杨涟首先上疏明熹宗朱由校,谴责阉党首领魏忠贤“擅权专政,重用私臣,陷害忠良”等二十四项罪行。杨涟的奏章还说:“当前宫廷和都城之内,人人只知魏忠贤,而不知有皇上。生杀予夺大权本应皇上自主决定,现为何反而处处受制于魏忠贤这个小丑呢?”杨涟的奏章直陈魏忠贤专权祸国的野心,使魏忠贤十分害怕,于是便串通阉党王体乾等人,让客氏在朱由校面前大哭大闹,结果,杨涟的这道奏章非但没使魏忠贤损伤半根毫毛,杨涟自己反而被皇帝下诏痛骂一顿。后来,魏大中、左光斗等一百多人也都上书弹劾魏忠贤,无奈皆因明熹宗的袒护和魏忠贤老奸巨滑,暗中捣鬼,东林党人攻击阉党的努力终于失败。魏忠贤从此怀恨在心,决定先下手为强,先拿东林党干将前内阁汪文言开刀。

天启四年十二月,魏忠贤派心腹逮捕了汪文言,交给他的党羽锦衣卫许显纯审理。意在通过汪文言,牵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人,罗织罪名,好一网打尽。魏忠贤诬告汪文言收受封疆大臣熊廷弼的贿赂。汪文言下狱两个月,倍受酷吏许显纯械、镣、棍、拶、夹杠五种毒刑的摧残。一天,心狠手辣的许显纯在毒打完汪文言后,要汪文言招认杨涟、左光斗等人接受辽东守将熊廷弼的贿赂。汪文言含痛大叫:“世上哪有贪赃受贿的杨涟啊!只有残害忠良的大奸臣魏老贼!”并怒斥许显纯制造冤狱:“要我作贪赃受贿、诬陷正直君子的事,死也不从!”汪文言铮铮铁骨,使许显纯无计可施,便恶向胆边生,活活打死汪文言,又以汪文言的名义写好自供状,谎称杨涟、左光斗接受熊廷弼贿赂二万金,然后按上已死的汪文言的指纹,呈送魏忠贤。

魏忠贤大加赞赏许显纯办事得力,立即命人捕拿杨涟、左光斗

等人,押进锦衣卫北镇大牢。杨涟因为是最先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之人,魏氏集团对他恨之入骨。左光斗也曾连上三十三本奏折,力言魏忠贤的当斩之罪,因此也是重犯。至于其它四人,都因得罪了魏氏阉党而被牵连入狱。所谓收受熊廷弼贿金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杨、左下狱后,许显纯多次动用全套酷刑,强迫六人招认收贿之事。“六君子”在多次酷刑之后早已不成人形。在这种情况下,书生气十足的杨涟对其他人说:“他们想杀死我们无非两个办法,或乘我们坚决不招,严刑打死;或谎称我们病死。同是一死,我们不如暂且屈招,等我们的案子移交法司定罪的时候,我们再一起翻供,讲出事情的前因后果,或许不至于死。”杨涟的意见,得到众人的同意,于是六人便全部画押招供。

魏忠贤见六人松口,马上下令镇抚司严行追赃,限五日之内各家交足赔金,否则大刑侍候。并把此案仍留置锦衣卫处理,并没有像杨涟等人天真地幻想的那样移交法司定罪量刑。杨涟等人哪有家资偿还所谓的“赃款”?但许显纯追赃火急,杨涟家人把家产卖尽,两个儿子沿街乞讨,以供奉母亲、祖母的饮食。魏大中之子为借款还赃,累死于奔走之中。结果六人因赃款不齐,每五日便被许显纯拷掠一次。

——这里所谓的赃款、赔金,只不过是顺应习惯说法而已。“六君子”都为官清廉,受贿之事,本属诬陷。阉党魏忠贤之流,才是道道地地的贪官,他们残杀杨涟等人,恰恰是因为杨涟等人太清廉正直了!

六人旧伤未愈,新疤又起,且个个都是文弱书生,哪能受得了这等皮肉之苦。这时,“六君子”才明白魏忠贤之狠毒,明白自己太幼稚了。因此,都横下一条心,拼死搏命,只要一苏醒,骂不绝口。杨涟临死之前以血书地:“魏阉奸党,天必诛之!”左光斗的学生史

可法在为尊师收尸时,发现衣袋里有一在其未死时的寄子侄书,书中言:“苦极!泣极!辱极!痛极!唯有呼天而已,呼天不应,唯有叫天!”

“六君子”入狱不长,终因受不过许显纯的大刑,都惨死于狱中。

“六君子”事件,不禁让我们发问,为什么邪恶总要欺凌正义和善良?但血的教训足以告诫今人:决策于不仁者险!

[原文]

阴计外泄者败。

[释评]

所谓阴计,目的是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其计既泄,敌人即可知己知彼,明暗易形,强弱易势,所以没有不失败的。

东宫政变 败在谋泄

李渊太原起兵抗隋后,南征北战数年,终于建立了唐朝。李渊称帝后,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他的几个儿子都比较精明能干,但战功最显赫、最有谋略的当属李世民,而且李世民野心勃勃,不甘心只做一个区区秦王,总希望有朝一日能当皇帝。当时李建成已是法定的继承人,所以一场兄弟之间的争夺皇位的火并就在所难免了。

李世民当时人称“神策将军”,府内人才济济。李建成也大力网罗人才,文有魏征,武有薛万彻,再加上四弟齐王的辅助,更是如虎添翼,势力大增。李建成一看自己实力渐强,于是便决定先发制

人,布置了第一次害李世民的阴谋,想在请其弟吃饭时毒杀世民。

一天,李世民正在读书,太子建成派人前来送信,李世民打开一看,原是请他前去赴宴。当时,李氏兄弟的斗争已经公开化,秦王府的人素知太子诡计多端,就劝李世民不要去赴宴,以防不测。李世民认为双方虽在争夺皇位,但还没到以性命相搏的地步,于是坦然前往。到了太子府,只见李建成和李元吉早已等候,宴席准备得极为丰盛,宾主畅言,颇为欢快。推杯换盏之际,李世民忽然觉得两脚发软,昏了过去。李元吉事先毫不知情,十分害怕。李建成倒还镇定,吩咐手下:“秦王身发暴疾,迅速送回府中。”不知是李世民命不该绝,还是李建成的毒药剂量不够,李世民居然逃过了这一劫。

李建成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而且做得更为隐蔽、更为巧妙。李建成劝父亲李渊去郊外打猎,并特意派人挑选了一匹烈马,该马稍遇刺激,便狂性大发。他让李世民骑此马,企图摔死世民。在围猎场上,李世民张弓搭箭,正要射杀一头麋鹿,这时烈马又发起狂来,控制不住,把世民摔下马背,世民被摔出了一丈多远,不料只受皮肉之伤。真是吉人自有天相,李世民又一次大难不死。

世民见建成不顾手足之情,为争皇位屡屡加害于己,自己再不行动,真要大祸临头了。于是,他召集王府中人商量如何对付目前的局势。房玄龄、杜如晦二人身穿道袍,乔装打扮,以免引起东宫眼线的注意。在会议上,房玄龄首先发言:“太子和齐王已两次谋害大王,大王也差点被他们害死。目前,他们正加紧策划,准备再次加害大王。一旦事发生变,不仅大王性命危险,社稷也将遭殃。当断不断,必取其乱。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是生死存亡系于一发的关键时刻,还望大王果断行动,以消弥祸乱。”

房玄龄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杜如晦点头附和。

尉迟恭脾气暴躁,性情耿直,他怒气冲冲地对秦王说:“大王身

边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人了,太子还不肯罢休。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请大王快下决心。如果大王不下决心,那就让我离开秦王府吧!我宁愿上山落草为寇,也不愿被太子抓去杀头!”

正在这时,东宫的官员王珪求见。等会见过王珪后,起初还犹豫不决的世民,此刻变得比谁都坚决。他对大家说:“看来太子决意要杀我了,刚才王珪来报告,说太子已和齐王计议好。最近齐王要奉命出征,他们要借替齐王饯行的机会在席间杀掉我。”

长孙无忌说:“现在情况已十分危急,王珪素来办事谨慎,又深明大义,他报告的情况一定不会错!”

房玄龄也说:“大祸迫在眉睫,不能再再抱任何幻想了,否则,我们大家都要倒霉。”

事已至此,李世民作出决定,一伙人部署好了行动方案,一直下半夜才结束。当夜,秦王便率领部下进入玄武门,共埋伏了一千多秦府卫士。

第二天,建成和元吉并驾而至,身后跟着许多卫士。李建成还不知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已投靠了世民,仍像往常一样,毫无戒备地经过玄武门。等到他和齐王走远后,卫士紧闭城门,切断了他的外援。当他和元吉来到临湖殿前,见殿角有伏兵,心知有异,急忙拉了元吉,飞奔下殿,上马往玄武门逃去。这时,秦府伏兵尽起,世民亲手射杀了太子建成,尉迟敬德射杀了齐王元吉。其余太子和齐王的卫士也被斩尽杀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

李氏兄弟为争夺皇权而自相残杀,小民不能理解,但在历朝历代,实属再平常不过的一段小插曲而已。已立为太子的李建成数次加害二弟,自然要大失人心,然而最后一次失败,其原因就在于“阴谋外泄”。否则,唐王朝的历史也许就要重写了。

[原文]

厚敛薄施者凋。

[注曰：凋，削也。《文中子》曰：“多敛之国，其财必削。”]

[释评]

修礼者王，为政者强，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实府库。厚敛则民穷，民穷则国凋。所以古语云：“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

不知还爱细腰否？

唐人有首题咏楚灵王的诗云：

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城官厨为细腰。

楚灵王名熊围，他先生腰粗一围，但偏偏爱得却是细腰人。为此，楚国的细腰美女几乎都给他搜罗一空。楚国的小姐们以细腰为美，争相减肥，国中因此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那么多细腰美人充斥宫中，居室简陋了，岂不大煞风景？于是，大兴土木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横征暴敛也就在所难免了！

公元前 534 年，熊围动用了众多的财力、物力、人力，花费了数年时间修建的章华台终于落成了。章华台建筑得富丽豪华，宏伟壮观，但这项旷日持久的大工程使得楚国“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可熊围对修台的恶果视而不见，一味沉湎于宴游的欢乐之中，还得意的赞叹道：“章华台真是华美呀！”

与熊围一起登台的伍举试图再给他敲一次警钟，便接住他的话茬，借题发挥道：“所谓的美，应该是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都

没有害处，这才叫‘美’。如果表面看起来华美，但修建时却用尽了资财，那不正是剥夺民众的利益供自己挥霍享受，而使民众贫困吗？这样建起来的章华台还有何华美可言？治理国家，要与民众同甘共苦。像你现在这样，横征暴敛，天下贫困，你非但不广开粮仓以济苍生，反而更趋贪婪。民众贫弱不堪，君主又如何能富得起来呢？况且私欲膨胀，追求奢侈，必然要不讲仁义道德；不施行仁义道德，就会引起内忧外患。天子之所以高贵，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因为他以公侯为官长，以伯、子、男为师旅，对远近实施德政，让百姓幸福美满。如果君主只顾暴敛民众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只会引起民众的叛离之心。这样做所产生的后果非同小可，轻则丧身，重则亡国。造这些只能供眼睛享受的东西有什么好处！”

熊围听了这一番大道理，只觉得心烦，扫兴。

楚灵王十二年，正当熊围在乾溪作乐，不愿回京的时候，他的三个儿子勾结外官发动了政变，冲入楚宫，杀了太子熊禄，立熊比为楚王。灵王身边的随从一哄而散，把他独自留在了深山老林。平时养尊处优的国王，此时众叛亲离，没人服侍，不几天就饿得头昏眼花，最后上吊而死。后来，楚国的大夫斗目谈到楚灵王时说：“灵王不顾于民，故一国弃之如破鞋焉！”

不知灵王熊围魂归地府后，还爱细腰否？

〔原文〕

战士贫、游士富者衰。

〔注曰：游士鼓其颊舌，惟幸烟尘之会。战士奋其死力，专弭疆场之虞。富彼贫此，兵势衰矣。〕

〔释评〕

游士说客，摇唇鼓舌，朝为布衣，暮即卿相。所以凡说客，唯恐天下不乱。天下大乱，才有他们风光的机会。然而战士浴血损躯，

渴望的是天下太平，合家团圆。如果流血牺牲的暴尸疆场，游说四方的身挂相印，这肯定是一个战乱流离的时代，像战国年间就是这样。

[原文]

货赂公行者昧。

[注曰：私昧公，曲昧直也。]

[释评]

行贿受贿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进行，是政治黑暗的表现。

名声与事业正相反

战国时期，齐威王注重治国，善抓典型。一天，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和阿邑大夫。他先对即墨大夫说：“自从你去即墨上任以来，毁谤你的话天天报来。我派人到即墨视察，看到田野开辟，人民富足，官吏清闲无事，国家的东部很安定。可见你从不贿赂我身边的人来为你说好话。先生确实是个好官啊！”于是，当场封赏给即墨大夫万家赋税。

接着，齐威王又对阿邑大夫说：“自从你主管阿邑以来，赞扬你的话天天报来。我派人到阿邑调查，却见田野荒芜，人们受穷挨饿。上次赵国攻打甄邑，你不敢去救援；卫国攻打薛陵，你全然不知。可见你就知道用大量的金钱贿赂我身边的人，求他们为你说好话！”于是，齐威王惩治了阿邑大夫和身边弄虚作假的人。齐国大治，从此成为最富强的国家。

齐威王即位之初，国内也曾是一片混乱的景象，权臣互相攻

杀,贿赂公行,是非不辨,好坏不分。这样的局面整整持续了九年。

后来,齐威王经过调查,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不以左右的好恶、奸臣的说项为依据,他深知左右亲近之臣有可能为善于逢迎、投其所好的小人所收买。受人恩惠,为人鼓舌,历朝历代,不乏其人。假如齐威王也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每天只是听听汇报,看看材料,即墨和阿邑的情况岂能了解的如此详细!那么辛勤工作、默默奉献的即墨大夫不但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反而有可能受到迫害;而阿谀逢迎、贪污送贿的阿邑大夫则可能得以重用或提拔。这样的后果只能使好人寒心,坏人得意,最终好人也只有变成坏人才能生存。齐威王不为左右亲信所迷惑,而是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派去的人微服私访,看人民生活,也看吏治建设,更看社会安定团结的程度,这样的看人用人,怎能不真实全面?齐威王发现问题后,有胆有识,不姑息,不迁就,不照顾,不搞下不为例,而是对勤政廉洁、工作突出的即墨大夫进行重奖;对善于阿谀、行贿受贿的阿邑大夫予以重罚,同时又对那些收受了好处就闭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唱赞歌的人予以惩治,因此才会出现大治的局面。

治理国家固然首先必须制定正确的国策,但再好的政策也是要人去执行的。在政治不上轨道的时候,再好的政策也会被坏人利用,尤其是那些缺德少才的官吏。最通行而有效的办法就是用送红包买通上司的亲信,以此谎报政绩,掩饰劣迹,就像阿邑大夫那样;真有业绩的官员,因自恃为国为民有所贡献,无须依靠这种腐朽行径为自己贴金,反而可能受到谗言的陷害,因而名声不佳,像即墨大夫那样。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大行贿赂的人,必有见不得人的劣迹!

[原文]

闻善忽略、记过不忘者暴。

[注曰：暴则生怨。]

[释评]

听到正确的意见不采纳，有了过错抓住不放，是残暴的表现。

一片冰心在玉壶

东吴孙策死后，孙权继位，曹操为与之结盟，便封孙权为将军。北方袁绍听说后，勃然大怒，于是起兵七十余万人，南下伐曹，进兵官渡。

夏侯惇见袁绍大军南下，来势汹汹，急忙向曹操发书告急。曹操于是起兵七万，前往迎敌，留荀彧镇守许昌。

就在袁绍起兵之时，田丰从狱中上书进谏。袁绍第一次进军许昌之时，田丰也曾劝过袁绍，让他不要操之过急，应坚守不出，打持久战。但袁绍当时非常信任刘备，因刘备一味鼓动袁绍进军曹操，以报夺妻失将之恨，因此袁绍非但不听田丰，反而把他打入牢中。

这次，田丰又上书说：“现在天下形势不明，群雄乱起，应该静守以等待时机，如果轻举妄动，大动干戈，恐有不利。”

逢纪却诬陷说：“主公兴仁义之师，田丰竟敢出如此不祥之言！”

袁绍本来对田丰不满，加上逢纪的煽动，当即又要将田丰斩首。文武百官见状，苦苦相劝，袁绍才恼恨地说：“待我破了曹操后，再跟他算帐！”

曹操见袁绍来者不善，便死守不出。两军相持一月，不分胜

负。曹军的粮草供给日益困难,形势对曹操极为不利,曹操便想撤军。镇守许都的荀彧听说后,劝曹操不要撤军,以免失掉这次战机。正在这时,许攸因遭小人诬陷而逃离袁绍投靠了曹操。曹操听从许攸之计,先是智劫袁绍大将韩猛的运粮车队,接着,又出奇兵火烧毁袁绍的军粮重地——鸟巢。一把火烧得袁绍军心惶惶,斗志全无。

至此,胜负已成定局,曹操乘势兵分三路,袭劫袁绍的大寨,巧施声东击西之计,终于大败袁绍。袁绍七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只剩八百骑兵突围而出。一路长吁短叹,逃到黎阳北岸,下诏招集离散之众,众逃兵听说袁绍未死,又皆蚁聚。军事稍振,商议着引军北上回冀州。军行之次,夜宿荒山,袁绍在帐中听到隐隐有哭声传入耳中,便潜出营帐去偷听。听到败军相聚,诉说丧兄失弟,各各捶胸,都说:“如果当初听了田丰先生的话,我们怎能遭此横祸!”

袁绍也很后悔:“当初我如果听了田丰的话,何至于此?现在回去,又有何面目见他呢!”

第二天,正在行进间,逢纪引军来接。袁绍对逢纪说:“我不听田丰的话,才有此败。我再也没脸见此人了!”

逢纪讨好袁绍说:“田丰在狱中听说主公兵败,居然抚掌大笑曰:‘果不出我所料也!’”袁绍听后大怒,说道:“小子居然敢取笑我,我必杀之以解心头之恨!”遂命使者带上他的宝剑先往冀州狱中去杀田丰。

却说田丰在狱中,一日,狱吏对田丰说:“我来向你报喜了!”

田丰说:“喜从何来?”

狱吏说:“大将军兵败而还,你一定会被释放,能够重见天日了!”

田丰听后仰天大笑:“我死定了!”

狱吏不解,问道:“人们都为你高兴呢,你为何却说死定了呢?”

田丰说：“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如果打了胜仗，心情高兴，或许还会赦免我。现在战败蒙羞，我没有活的希望了！”狱吏只是不信。

就在此时，忽听使者持剑来到，传达了袁绍的命令，欲取田丰首级，狱吏这才惊悟。田丰说：“吾固知必死也。”狱吏都为之流泪。田丰慨然说道：“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有什么惋惜的呢！”于是自刎于狱中。田丰死后，闻者皆为之叹息，后人有诗写道：

昨朝沮授军中失，今日田丰狱内亡。

河北栋梁皆折断，本初焉不丧家邦！”

袁绍身为三军统帅，自己没有远见卓识姑且不说，却一味听取小人谗言，对于忠诚之士弃而不用。兼之他为人武断，心胸狭窄，没有容人之量，自己铸成大错不知悔改，却说：“我羞于见此人！”于是，便干脆来个眼不见为净，命人先行杀掉田丰。官渡一战，以优于敌军十倍的兵力却大败而还，又失掉了沮授和田丰这些忠贞的谋臣。袁绍从此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原文〕

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浊。

〔注曰：浊，溷也。〕

〔释评〕

德才兼备的能人毕竟是少数，所以有才的可用其才而不能信赖他的人品；相反，有的可以完全信赖，因为其德行高尚，但不能委以重任，因为才力不足。这与“用人不疑”的原则似乎矛盾，其实不然，不可将之混为一谈。

小人有小人的用处

曹彬是宋朝的开国名将，历来被誉之为仁将、贤将。

当宋太祖赵匡胤向曹彬下达了攻打南唐后主李煜的命令时，曾告诫曹彬不要多杀，对李煜一家，更要善加保护。曹彬当时什么话也不说，只问副将是谁。赵匡胤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召见潘美、曹翰等人，任他们为副将，同时当着他们的面，把平日用的一把宝剑交给曹彬，告诉他说，你拿着这把剑，“如朕亲临”，凡是副将以下不听命令的，你就军法从事，先斩后奏，全权作主。赵匡胤说这些话的时候，用眼角看着潘美和曹翰，吓得潘、曹二人汗流浹背，连声称诺：“末将听命！”

接着，曹彬向赵匡胤请求，调用将军田钦祚来担任另一路的前敌指挥官。他的这一请求弄得潘美、曹翰莫名其妙，因为这个姓田的，既狡猾，又贪污，爱争功，又不肯负责。同时又最喜欢打小报告给赵匡胤，常常忌功而倾轧同事。曹彬所以请他来参加战役，用意是准备平定江南之后，送点功劳给他，免得他在后方捣乱，又增加赵匡胤的怀疑顾虑，因此对前方有所牵制。

在通常的情况下，小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不会主动请求起用了！但小人是客观的社会存在，有如蚊蝇臭虫一样，你永远无法避开他们。此处不用，他们会跑到彼处滋生事端。只要想在人世间做事，还没有见哪个人避开过小人干扰的。

曹彬这一招很高明，既杜绝了他在前线激战时，田钦祚整天跟在赵匡胤身边唠唠叨叨地说他的坏话，又可在前方一旦有什么纷争、事故时，也好有个证人，免得有人故意造谣生事、诽谤中伤。曹彬虽然是一个非常仁善的大将，但为了战事的顺利，也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常常动用权谋，来应付世态人情的险恶。

曹彬的仁慈是很有名的，这从一件小事就可证明。他居住的

府邸年久失修，墙垣凋败。家里的人想修葺一下，曹彬说：“现下正是地冻天寒之时，墙壁瓦石间一定蛰居着名类昆虫。我不想因修房伤害它们。”

他在兵围南京，李煜也准备投降的紧要关头，突然生病，卧床不起。副将潘美、曹翰前去探望，问他生的是什么病，曹彬说是心病。于是大家纷纷主张找医生，还要找名医。曹彬说，不必找医生，我的病医生治不好，只有你们各位能医好。大家问用什么办法。曹彬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打进南京的时候，不许随便杀一个人，也不许任何人奸淫掳掠，能不能做到？这时一班将领们只好说，你命令下来就好了嘛！曹彬说，不行，要先发誓。于是大家就发誓。发过誓后，立刻下攻击令，打进了南京城，城里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呢！

用小人必须首先自己是君子，否则就要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了。

〔原文〕

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

〔注曰：刑者，原于道德之意而怨在其中。是以先王以刑辅德，而非专用刑者也。故曰：牧之以德则集，绳之以刑则散也。〕

〔释评〕

刑法虽然是强制性的手段，但它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所以在实行法制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刑法内含的宽恕原则。圣明的君王不得已而用刑法，目的是为了辅助道德礼制的建设，并不单纯是为了惩治人。孔子说：居上位者自身有真正的道德，然后严格要求下属，下属犯了错误，自己就觉得很羞耻，会自觉约束自己；如居上位者自己不怎样，全凭政治法令管理人，刑法威慑人，人们就

会专找法律的漏洞,逃避了惩罚反而认为很高明,内心毫无愧意。因此说,以德恕为归宿的法制会使全国上下日益团结;相反,只能上下离心,全民离德。

凭什么能偷一个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想侵占一个国家,没有不诉诸武力的。唯有田氏代齐,是通过经济的手段达到目的的。传统的儒家、道家、法家,都认为田氏是“窃国大盗”,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王侯”,具体来讲,便是指田氏代齐这一国际上的大事而言。

田氏夺取齐国政权的脉络比较分明,但是溯其本源,却非常神秘。

田氏的祖先实际上是陈国的世族陈完,那么按历史的渊源,他应当姓妫,是舜的苗裔。陈完刚出生时,周太史路经陈国,陈厉公让他为这个新降生的孩子占卜,得卦为“观”之“否”。太史根据卦象预测说:“这是准备继承国君之位的荣耀的象征,利于先作王者的重臣。他将来大概要继承陈国?说不定不是在陈国,而是在别的国家?但不是应在他本人身上,而是应在他的后代子孙身上。如果是在别的国家,一定是姜姓之国。事物不能同时有两强,陈国衰弱后,可能这孩子要到姜姓国家光宗耀祖啊!”从陈完算起,三百年后,这一预测丝毫不爽地全被应验了!

陈完长大后,因陈国发生内乱,他逃到齐国,改姓为田氏。初到齐国,他只是一个职员。待到他的孟孙田须无时,田氏家族在齐国已有一定的地位,并且在政治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田须无去世后,其子田无宇很受齐庄公的赏识和宠爱,成为齐国四大家族之一。当时在齐国的贵族中,田氏、高氏、栾氏及鲍氏垄断朝政,四雄并立。其时田氏的家主是田无宇,栾氏的家主是栾施,鲍氏的家

主是鲍国，高氏的家主是高强。高强因其父杀死了闾邱婴，逐走了高止，因而遭到国人不满意。高强继父为大夫后，不重视收买人心，所以国人把对其父的怨恨转移到他身上。高强嗜酒，栾施也贪杯中物，两人臭味相投，与田、鲍两家渐生磨擦，四大家族遂分为二党。高、栾两人聚饮，醉后常谈论田、鲍的坏话。田、鲍两家闻知，深为怨恨。这时正巧发生了一件事，终于点燃了两党之间的火并。

一天，高强醉后鞭打一个奴仆，栾施也帮着打，仆人怀恨在心，连夜逃到田、鲍府上，假说高强和栾施准备聚集家丁偷袭田、鲍两家。田无宇和鲍国急忙召集家众，分发盔甲武器。并派人去打探消息，回报说高强和栾施正在栾家聚饮，方知是那个仆人说谎。田无宇与鲍国商量说：“仆人的话虽是假的，但我们两家今晚的行动他们日后必定会知晓。如若他们产生怀疑，日后对我们大为不利。倘若他们先下手攻击我们，我们那时后悔也迟了。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乘他们饮酒无备，前去偷袭，定能成功。”

于是，田、鲍率家丁杀往栾家，将栾府包围。栾施急忙组织家兵迎战，从后门突围而去。高强闻讯也赶来助战，双方都奔向王宫，相持不下。栾施、高强屯于宫门之右，田无宇、鲍国屯于宫门之左。齐景公听说发生兵变，紧闭宫门不出，急忙命人召见晏婴。晏婴劝齐景公助田、鲍两家而攻栾、高。齐景公一参战，栾高两家不敌，急奔鲁国逃命去了。

田、鲍两家既胜，便收栾、高两家的财产平分。鲍国将家财据为己有，而田无宇却另有打算。他把得到的土地财产造册登记，献给了齐景公；他还给齐景公的母亲孟姬送了一份厚礼。因此孟姬对田无宇心存感激，对齐景公说：“田无宇诛除强宗势族，振兴了王室，且把他应得之财物进贡于我们，这种谦让的品德应当受到奖赏。你何不把高唐之邑赏赐给他呢？”齐景公也乐于遵从母命，田氏从此愈益强大起来。

田无宇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便对齐景公说:“各位公子当年被高强父子驱逐出境,实在是无辜。现在高强父子亡命在外,应当把他们召回来。”齐景公答应了。田无宇于是以齐景公的名义派人分头将流亡在外的公子迎接回来,并用自己的私财为他们置办器用以及随从人员的衣履。诸公子能够回国,已是喜出望外,又见日常物用应有尽有,知是田无宇送给他们的,个个都感激不尽。田无宇索性好人做到底,凡公子王孙没有俸禄的,都以私禄补给,又访求国中贫穷者,私下送给他们粮食。田无宇去世后,田氏家族的声誉已如日中天,深得民心。他的儿子田乞继承了祖上的这些做法,极力施惠于民,向外借粮时,以大斗出,收回时,却以小斗入,有的实在还不起债的,就把债券焚毁。

晏婴看出了田氏的野心,屡次劝齐景公,让他宽刑薄敛,给人民以实惠,以挽回人心,但齐景公执迷不悟,不肯听从。于是田氏愈益大得人心,势力也越来越强,人民心归田氏,都愿为田氏赴汤蹈火。晏婴私下里对大夫叔向说:“齐国的政权总有一天会归于田氏的!”

齐景公死后,姜荼为王。田乞和景公的另一个儿子阳生关系甚密,对于立荼为王大为不满,但却深藏不露。表面上他对辅佐姜荼的相国非常尊敬,上朝时与之并车而行,暗地里却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后来,田乞联合鲍牧及众大夫,发动了一场政变,立阳生为齐王,田乞为相国。

田乞死后,其子田常代立。待到田常为相时,齐国的国君是齐悼公阳生之子齐简公,田常和监止为左右相。田常为了独断专权,一心想害死监止。但监止深受简公宠爱,一时难以下手。田常重施其父故伎,大斗出,小斗入,以收买人心。一俟时机成熟,便把齐王和监止一起诛杀。这时他已有实力称王,但他怕诸侯不服,遂结交各国,对内尽诛齐国的权贵鲍氏、晏氏、监氏等公门望族,从而使

齐国权力尽归田氏，田氏的封邑比齐王的还大。至此，田氏的势力已无人能与之匹敌，及至重孙田和，终于取代齐王，自立为王，成为齐国的国君。

田氏家族自陈国逃到齐国，势单力孤，但经数代经营，竟能在几大强宗望族并立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势力，且脱颖而出，这与他们一贯坚持施惠于民是密不可分的。相比之下，齐景公只知厚敛重赋，民心自然归向田氏。

经济是决定性的因素。百姓，百姓，谁给好处就姓谁。自古至今，唯此不易！

〔原文〕

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赏不服人，罚不甘心者叛。

〔注曰：人心不服则叛也。〕

赏及无功、罚及无过者酷。

〔注曰：非所宜加者，酷也。〕

〔释评〕

这节讲的是赏罚的原则和道理。违背了这些准则，叛乱必生。

刘邦就这一点让人佩服

张敖是西汉开国元勋张耳之子，汉高祖念其父功高，将女儿鲁元公主嫁给他不说，还封之为赵王。

一次，刘邦路经赵国，张敖从早到晚亲自侍奉刘邦，服务得非常周到，态度也非常谦卑，极尽了半子之孝。

刘邦生来是个不注意礼节的人，他对张敖指手画脚，粗言秽语，态度颇为倨傲。赵相贯高、赵午等人都是张敖父亲的老部下，平素深受赵王的尊敬，他们向来以气节为重，这次看到刘邦如此对待张敖，一致愤怒地说：“我们的君王太懦弱了！”于是他们劝张敖早日防备，“天下豪杰并起，有才能者先立为王。今大王侍奉高祖，敬如生身之父，可高祖对大王又怎样呢？请大王让我们替你杀了他！”

张敖听了这话，又惊又怕，喝斥他们道：“先父亡国后，幸得高祖保护，才得复国。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全是高祖的支持，望你们今后别再说这种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贯高等人回府后，私下商量道：“其实我们确实错了，我们大王是位忠厚长者，并不是忘恩负义之辈。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容忍别人对大王的侮辱，所以要杀掉高祖。但我们何必把大王也牵扯进去承担恶名呢？”于是他们便准备私下动手，如果成功，就归功于张敖；倘若不幸失败，则宁死不供出与赵王有关，由他们自己承担全部后果。

第二年，汉高祖刘邦回京时，路过赵国，贯高等人便在柏人县高祖下榻的旅馆中，埋伏下来，夹墙中也伏有刺客，准备俟机刺杀刘邦。刘邦到了柏人县的这家旅馆后，原想就在这里住宿，谁知他命大福大，随口问了一声县名，手下人告诉他是“柏人”，高祖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别扭。“柏人”与“迫人”谐音，有受迫于人之意，于是便放弃了住宿的念头，离县而去。这样，贯高等人苦心经营的刺杀计划便因高祖的随意一问而付诸东流了。以后他们也再没有得到合适的机会。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纸里终究包不住火，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年后，贯高的仇家探得了这件事，便向高祖检举了他们。高祖一听居然有人敢刺杀他，马上下令逮捕了贯高等人，赵王张敖自然也被抓进大牢。参

与刺杀高祖的几个人都争着自杀以谢罪，唯独贯高怒骂道：“谁让你们这样干？我家大王根本没有参与此事，却也被抓了起来。如今你们都死掉了，谁还能证明大王的清白！”说着便跳上囚车，与赵王一起赴长安接受审判。

到了京都长安，贯高在法庭上力辩道：“图谋行刺高祖只是我们几个人，我家赵王根本不知情。”刑法官员见他还嘴硬，便对他严刑拷打，鞭来杖往，还用烧红的烙铁烫他，连打带烫，他全身溃烂，没一处完好的地方，但贯高始终没有改口。

吕后也几次为自己的女婿赵王辩解，说张敖毕竟是自家女婿，决不会行刺。高祖怒吼道：“假如张敖得了天下，像你女儿一样的女人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吗！”

廷尉把审讯贯高的情况如实上报高祖，高祖见贯高表现如此英勇，便问道：“谁和这位壮士熟悉？私下问问他，便可知道了。”

中大夫泄公道：“贯高是我的同乡，我对他很了解。他是赵国一位很讲信义的人，绝不肯背信弃义。”

高祖于是让他去询问贯高。泄公见了贯高，和以往一样，两人谈得很是投机。闲聊中泄公乘机问到张敖到底参与了行刺阴谋没有。贯高答道：“作为一个人，哪个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呢？现在我家三族人都被定为死罪，我有何必要拿他们的性命去开脱赵王？确实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干的，和赵王一点关系都没有。”接着，他便把为何要谋刺高祖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泄公。泄公回去后如实报告高祖，高祖这才相信张敖并不知情，于是赦免了他。

高祖从中了解到贯高是个重信义的人，非常欣赏他，便把他也赦免了。泄公把赦免赵王的消息告诉贯高时，贯高十分欣喜；当泄公又告诉他高祖对他非常器重，也赦免了他时，他却说到：“我之所以未曾自杀，而且被打得体无完肤都不改口，就是为了替赵王洗雪冤情。现在我家大王已经无罪释放，我的责任已经尽到，就是死也

无怨了！但是，我已有谋杀君王的恶名，还有何面目再侍奉陛下！纵然陛下不杀我，我难道还不问心有愧吗？”说罢自杀身亡。

于是，贯高以重信义、守气节而名闻天下。刘邦能赦免欲杀自己的人，确实不失王者之风。刘邦一生尽管遭人非议之处甚多，但在从善如流、宽宏大度这一点上，不能不叫人佩服！

[原文]

听谗而美，闻谏而仇者亡。

[释评]

当领导的最容易犯的过失有三：一是好谀，二是好货，三是好色。英明的领导人可以避免珍宝美色的诱惑，但最难以避免的是阿谀奉承。往往最初有所警觉，日久天长，慢慢就习惯了。最后听不到唱赞歌，甚至唱得不中听就开始生气了。到了对歌功颂德者重用，对犯颜直谏者仇恨的地步，就要亡国了。

泪血洒鞭 怨气冲天

生来不干坏事似乎聊无生趣的费无极在为楚平王熊居导演了夺子美妻、逼走太子等一系列丑剧后，接着就把下一个谋害的目标自然而然指向了太子的老师伍奢和他的儿子。平王听信了他的煽动，召回伍奢，并让他写信给两个儿子，要他们一起入朝。伍奢说：“我的长子伍尚仁慈温顺，只要我叫他来，他一定能来；少子伍员为人刚暴忍辱，能成大事，他知道来了是死路一条，一定不会来。”

伍家昆仲见了父亲的书函后，伍子胥说：“楚王召我们兄弟，并不是要宽恕父亲，是怕我们逃脱，给楚国留下后患，所以用父亲做

抵押，诈骗我们。此去凶多吉少，定是父子三人同死。这对父亲的生死有什么好处呢？不如逃到国外，借别国的力量来雪洗父亲的耻辱。”

伍尚说：“我知道去了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可是如果我为贪生而不去，以后又不能雪耻，终叫天下人讥笑。”便对伍子胥说：“你自己一人逃跑吧！你能报杀父之仇。我以殉父为孝，你以复仇为孝。咱们各行其志，就此永别矣！”伍尚于是束手就缚。

使者要逮捕子胥，子胥拉开弓箭，怒吼道：“父亲有罪，为什么召他的儿子？”说罢就要射箭，使者吓得狼狈而逃，伍子胥于是乘机逃离楚国。

伍奢得知子胥逃走的消息后，说道：“楚国的君臣日后可有苦头吃了！”楚平王对他的话只是付之一笑，不以为然，下令杀掉了伍奢和伍尚。

伍子胥饱尝千辛万苦，先经宋国，后来到了吴国。

公元前 506 年，吴王阖庐兴师伐楚，联合唐、蔡两国军队，倾巢而出，志在必得。吴、楚两国的军队夹汉水列阵。吴王的弟弟夫概首先出战，大败楚将子常。吴军乘胜进攻，五战五捷，攻下郢都。这时楚平王已死去多年，伍子胥也没有找到楚平王之子昭王，只找到楚平王的坟墓，挖出了平王的尸骨。子胥一见其尸，怨气冲天，手持九节钢鞭，足足鞭了三百——为其父子三人报仇也！又用左足踏住尸腹，右手挖出两眼，控诉道：“你活着的时候有眼无珠，不辨忠奸，听信谗言，杀我父兄，他们死得真冤枉啊！”后人为赋赞颂这一场面云：

怨不可积，冤不可极。极冤无君长，积怨无存殁。匹夫逃死，戮及朽骨。泪血洒鞭，怨气冲天。孝意夺忠，家仇及国。烈哉子胥，千古犹为之饮泣！

太史公在叙述到这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往事时，感慨万端，他

说：

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原文〕

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

〔注曰：有吾之有，则心逸而身安。〕

〔释评〕

能珍惜自己已有的，则心安理得，朝夕泰然；贪求别人所有的，始而寝食不安，继而不择手段，最后就要铤而走险。最终的结果轻则身心交瘁，众叛亲离；重则锒铛入狱，灾祸相迫。

你也不防来一句“身外之物”

“向来中国人得意时信儒教，失意时信道教”，——林语堂先生对此颇不以为然，因为他老人家早已“脚踏东西文化”。不过，老先生在这一点上怕是有些“千虑之一失”，殊不知，进有进的理论，退有退的哲学，善于从理性上寻找根据，以使心理保持平衡，亦不失为一种养生之道。

人生春风得意时，快乐就是快乐，无须什么道理可讲。可是到秦琼卖马、关羽走麦城时，却万万需要找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来安慰自己，比如眼下的“身外之物说，”便可一试。

炒股失败，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经商亏本，发财美梦一朝破

灭；学富五车，职称却没评上；政绩卓著，乌纱帽楞是多年不动；恋爱受挫，情人另觅新欢；朋友反目，管鲍变成孙庞……总之，人处逆境，身受挫折，欲哭无泪，柔肠寸断时，恨有何用，妒又何益？

一死了之？不值。报复泄愤？不智。此时此刻，来一句“身外之物”劝人慰己，虽不致起沉疴于危难，挽狂澜于既倒，但也多少能化焦躁为冷静，变颓唐为从容，庶几则可重新调整身心，鼓足勇气，直面人生。

或问，这一招对我怎么不灵？还是那句老话：心诚则灵。《传灯录》载，老僧师徒赶路，到河边遇一女子待渡，老僧便背那女子涉河。回到寺庙良久，徒弟问：出家人不近女色，师傅为何要背那女子？老僧正色答道：我早已放下，你怎么还背着呢？

妙极！同理，对“身外之物”，是真如老僧那样置之度外，还是像徒弟那样，心里始终“背着”不放，效果就大不同。

毕竟，功名利禄金钱美色之类“身外之物”，样样都很诱人，要真割舍，还须“忍痛”才行。

乾隆皇帝下江南，看见河面上舟楫往来，熙熙攘攘。顾问左右：“他们都在忙些什么？”

和珅侍卫在侧，脱口而出：“无非名利二字。”

这个回答，可谓高度概括。虽也确有高人能跳出名利圈外，不为五斗米折腰，志趣高雅，拔萃脱俗。但恐怕大多数人还要认认真真地食人间烟火，热热闹闹地追逐“身外之物”，这也很正常。可惜的是，僧多粥少，面对“身外之物”，也免不了要有一番激烈竞争。胜者自不待言，败军之将，失意之人，则不妨学学那位老僧，——“背得起”也“放得下”。洒洒脱脱痛痛快快地对自己说一句：功名利禄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看得太重，由它去吧！

安礼章第六

[注曰：安而履之谓礼。]

順天而行也罷，招攬英雄也罷，加強道德修養、文明建設也罷，都必須有個良好的社會環境。“春秋無義戰”，“禮崩樂壞”，弑君殺父八十八起……此無他，皆因社會環境之動蕩不安。於是政體之建設，君臣之大義，政策法規之完善，就成了一切的關鍵。

[原文]

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预定谋。

〔释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当领导的对别人无关紧要的过失百般挑剔,吹毛求疵,摆出一副自己永远正确的教师爷面孔,那么,

别人就会觉得理不公,气不顺,怨恨不满的情绪也就会随之而产生。所以,不计较部属的小过,既是一个领导人应有的雅量,也会让人觉得你通情达理,富于人情味,凝聚力也就因此而产生。

祸患的出现,在于没有防患于未然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如果能在灾祸未成规模的时候就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疏导,化变故于无形,就可以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安”的祥和目的。恕小过,防未患,这是无为而治天下必须掌握的一个要则。

君子的雅量

东汉时的袁盎是景帝十分信任的一位重臣,他以识大体、敢直谏而闻名。在吴王刘濞积极策划反叛时,朝廷命他以太常的身份出使吴国。刘濞因袁盎曾任他的丞相,就想拉他一起造反,遭到了袁的拒绝。刘濞大怒,指使五百人马包围了他的住所。夜里有一将官用酒灌醉了军士,偷偷潜入袁盎的居室,告诉他:“吴王明天一早就要杀你,快跑吧!”然后牵马让袁从醉卧的士兵堆中穿过,送走袁盎,连夜逃离险地。

袁盎很纳闷,问救他的这个将官:“你是何人?为什么要冒死救我?”

那将官说:“大人忘了那个与你的侍女私通的下人了吗?”

原来,袁盎在吴为相时,手下有一小吏与他的一个侍女相爱私通,袁盎知情不言,对他一如既往。有人告诉小吏:“相国已经知道你与侍女的事了。”吓得小吏赶紧逃亡。袁盎知道后,立刻骑马把他追了回来,干脆把侍女嫁给了他。这次吴王谋杀袁盎,这个从前的小吏正好是受命包围的一个将官。为报昔日赐婢之恩,才冒死救了他一命。

手下的官员与侍女私通,作为握有生杀大权的主子,以任何罪

名处置他都不为过。然而袁盎大人大量,不但宽恕之,而且成全之。谁能料到,冥冥之中报应不爽,这个受过其恩德的无名小卒,会在其有死无生的危急关头救了他的命。

南北朝末,在刘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年),有一个叫宗慤的落魄书生,他的同乡庾业很瞧不起他。庾业有钱有势,豪阔得很,宴请客人,一上几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见方,可是招待宗慤的饭菜却只有用稗子等杂粮煮的粗饭,宗慤照样坦然地吃。等到后来宗慤发达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杀之权集于一身,不但不记庾业轻辱他的旧恨,反而请庾业来做他的秘书长。对宗慤这种不记恨过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报怨的度量该如何理解、评价呢?

南朝史学家裴子野在谈到几个类似的历史人物时说:“一个人在穷困时不悲不愁,在微贱时不气馁不苦闷,淡泊于天命和平凡,穷就穷,很坦然,可是绝不放弃伟大的理想。这样的素养、器度和品德只有象曾子、原宪这两位孔子的学生才具有;还有一种人,倒霉的时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准,低头认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顺目,卑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无赖泼皮之下,忍受胯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势了,就在英雄头上跑马。韩信、黥布就是这种人。

“这两种人,卑贱的时候被人轻蔑、侮辱的情况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态却截然不同。一种是英雄情操,得志就气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负重;另一种是道德、人格的榜样,认为人生本来平淡,从不奢求荣华富贵,淡泊中养其清泰天和。

“至于象宗慤这样的人,却兼有这两种情操、气度的长处。当年庾业在高朋满座的情况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觉得惭愧,因为他有理想,有大志,这一点和韩信、黥布相象;在他得志以后,还请庾业做部下,不把过去的旧恶放在心上,这种崇高的宽厚的长者之风又和曾子、原宪一样。确实是了不起啊!”

[原文]

福在积善，祸在积恶。

[注曰：善积则致于福，恶积则致于祸。无善无恶，则亦无福无祸矣。]

[释评]

一个人行善还是作恶，并非总是现眼热报的，灾祸或福寿都是由一件件一桩桩的恶行或善举逐渐积累而成的。孔子说：一个对别人有恩德的人，其福报是在三代人受到泽被之后才会消失。周朝由于文王的先人和子孙累世积德，才会有八百多年的江山；秦始皇以霸道得天下，政权只维持了十五年。国家大事是这样，个人、家庭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以讲谋略，先要看其动机是为善还是为恶。这是从政、为人首先要明白的最高原则。

至于自然法则，并无善恶之分，故尔大道、至德是无法分辨善恶、祸福的。

三分灵利留儿孙

行善积德与行凶作恶是否会受到报应？这是一个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一个直接影响到人们日常思想行为的现实问题。所以从古到今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在关心、探讨这个问题。

坚持善恶报应的，主要是从道义上来认定、说明这个观点。他们说，如果一个人终生行善却不得好报，另一个人无恶不作却福寿双全，哪还有什么天理？世人还不都去争当恶人了吗？

反对善恶报应的,主要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例为根据,指出某某人如何仁善,却不是穷苦,就是短命;某某人干尽了坏事,却荣华富贵,福寿俱全。这当作何解释?

佛教产生后,对这一难题给予了完整周密的回答。佛学认为:善恶的报应,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行善是因,福报是果;作恶是因,受苦是果。但因果报应有的在当世,有的要等到隔世甚至数世。因为佛家坚持轮回转世说,报应的早晚便可以得到圆满的解释。但轮回说是一个无法用科学方法证明的超自然问题,结果又使这个问题陷入了悖论。所以只有承认轮回说的人才会相信因果报应,根本就不相信因果学说的人,当然就不会承认善恶与福祸的因果关系了。

不承认善恶报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有的因果关系间隔的时间一旦太久,有限的人生或者只见其因,未见其果;或者只见其果,难见其因,不象杀人偿命那样,一旦正法,现眼热报,因果分明。所以相隔时间太久的因果关系,就很容易认为祸福凶吉,皆属偶然,与善恶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

笔者只能引述几则历史事例,以便与读者来共同参证、思索这一千古难题。

春秋末年,晋国的政权被六家大夫——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氏瓜分,这种“国际新动向”引起了列国的关注,西陲的秦王问大臣士鞅:“你看晋国的六家大夫哪一家最先灭亡?”

士鞅说:“那一定是栾氏要最先灭亡啦。”

秦王说:“是不是因为栾氏太横暴了?”

士鞅说:“是的。栾氏横暴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还可能侥幸逃过灭亡的命运,要亡大约亡在他儿子栾盈的手里。”

秦王问:“此话怎讲?”

士鞅说:“栾武子的德政,对于晋国人民来说,就象周朝人怀念

召公一样。由于怀念召公，连召公拴过马、乘过凉的棠树都精心保护，何况是他的儿子呢！栾厌死后，他的儿子栾盈的善德并未能及于百姓，他祖父栾武子的恩德又早不存在了，可对他父亲栾厌的怨恨却一天比一天强烈，所以栾氏的灭亡将在这个时候吧。”

在这次对话后九年，栾氏一家果然被消灭了。由此看来，栾厌虽然横暴，但他父亲栾武子的恩德，老百姓还记在心里，因而他身受其福。栾盈虽有贤德，但由于有栾厌这样的父亲，所以终于遇祸。可见，是祸是福不但要看自身是否行善还是作恶，还要看他的上一代德行。

就连南方的吴王阖庐也很关注晋国的未来，他问孙武：“你看晋国六卿之中，谁先灭亡呢？”

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先亡，其次是智氏，再次是韩、魏，最后只有赵氏来统一晋国。”

吴王又问：“为什么呢？”

孙武说：“范氏和中行氏两家，把一百六十平方步作为一亩，与当时标准的田亩相比，面积较小，租税的收入就自然增加了，养的家臣、武士也就会更多。如此一来，他们两家就会变得骄奢横暴，就会依仗经济和武力作恶行凶，结果人心背离，定会最早灭亡。智氏家族虽比这两家有一定的欺骗性，但日子一长，真像就会暴露，也将紧跟着灭亡。最后能统一晋国的当属赵国，因为赵国田亩大，又免去许多租税，办事勤俭，民心所向，虽然历经困难，但最后胜利的还是这个家族。”

士鞅和孙武的预言后来都被历史丝毫不爽地验证了。他们是凭什么能作出如此准确的预测呢？没有别的，只看行善还是作恶。

在封建社会，有权势的人行善还是作恶，主要表现在“爱民”还是“残民”上。六家大夫一开始就发生了火并，最后剩下四家。这四家中，善恶的报应，通过智氏和赵氏两家的兴亡，反映得最为突

出。

在韩、赵、魏、智四家权臣中，起初智氏的势力最强，但也最为骄横残暴。赵氏的力量虽然较弱，但能勤政爱民，多行善事。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埋下了日后一兴一败的种子。

智氏到了智伯当家的時候，处心积虑要吞并其余三家，他想用强索一百里土地“归公”的办法，挑起争端，乘机消灭对方。韩、魏居心不良，答应了智伯的无理要求，企图让智伯与赵家闹翻后，以求自保。赵氏的执政者赵襄子对国民很仁厚，外交上却很强硬。他不吃智伯这一套，于是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水灌晋阳”事件。

公元前 453 年，智伯与韩、魏三家联兵攻打赵氏都城。赵襄子守不住国都，准备逃难，他问从人：“我们应当逃到哪里呢？”

从人说：“长子县城离这儿不远，土地广阔，可以到那里去。”

赵襄子说：“从前当地百姓尽力修筑城墙，现在又要他们拼命守城，谁还愿意干呢？还是到别处去吧。”

从人又说：“邯郸粮食充足，要不到邯郸吧？”

赵襄子说：“刮尽民脂民膏去充实粮仓，现在想让他们与我们共度难关，老百姓会答应吗？不行，还是去晋阳吧。晋阳是先父留给我的地方，又是尹铎施行爱民政策的坚固城池，百姓一定会拥护我们的！”于是赵襄子率领百官逃往晋阳（今山西太原）。

智伯围困晋阳三年，城中居民感念赵氏三代恩德，合力守城，智伯始终攻打不下来。后来干脆改造河道引晋水灌城，偏又碰上天降大雨，眼看大水距城墙只剩六尺了，居民房屋淹没在水中，连炉灶里都生出了青蛙，然而全城军民众志成城，决心坚守到底。

后来赵襄子采用赵孟谈的离间计，策动韩、魏倒戈一击，三家全力决堤，水淹智伯，智伯兵败，家族男女老少全被杀光。

汉时陈平后代的结局更可说明问题。

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的陈平，在其垂暮之年，自我忏悔说：

“我一生用的许多阴谋，都是道家禁止使用的。我对此隐而不宣，不传后人，就让这些计谋永远埋在地下吧。我的后代子孙再不会象我一样出人头地了，这是因为我不积阴德，必将遗祸后世。”陈平的后代果如其言，未出五世，曾孙陈何因强占人妻，被斩首弃市，祖传的封邑、爵禄全部取消。有趣的是，陈平不可告人的阴谋大多与女人有关，他的子孙也恰好报应在了女人事上。也许这是历史的巧合？

据史书载，陈平自追随刘邦，“凡六出奇计……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后世记述陈平的书籍，有的将陈平以夜出二千女子困扰项羽、救刘邦深夜逃出荥阳为“六出奇计”之一。既然此计《史记》已经详载，怎么能说是“吾世即废”、不为世人所闻的奇计呢？但《史记》中提到的“平阳解围”一计应算是六计之一。

西汉立国的第二年，韩王信反，勾结匈奴祸乱山西一带。刘邦亲率二十万军马出征，被单于冒顿的四十万大军围困在平城（今大同东北），刘邦整整七天吃不上饭。陈平觐见单于阼氏（即冒顿的皇后），不知用了些什么方法，总之单于冒顿马上解围而去，“高帝即出，其计秘，世莫得闻”。然而到底是什么计，书中没有说。

西汉的桓谭和应劭猜测陈平是向阼氏谎称：汉王为了与冒顿讲和，要选国中绝色美女送冒顿，再不解围，美女很快就送到了。阼氏怕丈夫得到汉家美人，自己失宠，出于妒忌之意，才劝说丈夫放了刘邦君臣。后人认为此计有失汉王室的体面，因此秘而不宣。

可是略加推想，此说根本不能成立。自古至今，在战争中使用美人计举不胜举，楚汉相争时刘邦用过多次，刘氏君臣也罢，史书也罢，都未将此当成有失体面的事而加以隐讳。再说，如果是真的选美人利用阼氏的醋意，也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实际上并未施行，又有何不可告人之处？

根据陈平的生平，一来他是位名扬四海的美男子；二来，用现

代术语讲,他也一定是位性学专家,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奇计”大多与色情有关——包括“平城解围”之计。但这些计谋可能很阴损,而且可能有伤风化,故此才既以“铁幕”封之,又自忏“吾多阴祸”,预见到要因此殃及后代。

老百姓有句俗语:“十分灵利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很通俗,也很深刻地说明了普通群众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这一常理的朴素认识。

[原文]

饥在贱农,寒在惰织。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来,贫在弃时。

[注曰:唐尧之节俭,李悝之尽地力,越王勾践之十年生聚,汉之平准,皆所以迎来之术也。]

[释评]

由于中华民族向来以农立国,所以农业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巩固。广大民众缺衣少食,不得温饱,是由于当政者轻视农业生产,不关心农民疾苦的结果。国富民强,是由于各种人才都得到了合理利用。倘若出现危机,则因各方面的人才流失。经济要想繁荣富强,在内政方面,全社会应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在外交方面,要与各国和平共处,营造一个安定和睦的国际环境。象尧舜那样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合理使用自然资源;象李悝那样充分开发地力;象越王那样十年休养,十年生息;象汉文帝那样采用晁错的主张大力发展农业……凡此种种,都是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增强国力。相反,丧失良机,铺张浪费,舍本逐末,就要出现国弱民穷的可悲局面。

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如果真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必然会出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兴旺景象;在国际上也必然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此一来,就会成为万国来朝、九洲同庆的强国。这是治国安邦务须留意的经要。

“贞观之治”的奥秘

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繁荣,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来:一是人才争相归依,为其所用;二是流离失所的平民都能回归故里;三是大批外国客商慕名而来从事贸易活动。

唐初的“贞观之治”(公元 627—649 年)是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经济繁荣达于顶峰的辉煌时期,而当时的繁荣恰恰突出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人才的流向预兆着事业的兴衰,这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唐之前,有建树的统治者也都将延揽英雄豪杰作为创业图强的第一步,但怎样才能把天下俊杰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所周知的有燕昭王筑“黄金台”求贤,有平原君杀姬求士,有曹孟德不拘一格降人才……然而直到唐太宗立国初年,才用科举考试的办法把网罗人才制度化、政策化。他看着一队队来自全国各地的读书人走进考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天下英雄从此都进入我的口袋里了!”

当然,招致天下英雄,目的是为了各尽其能,各展其才,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如果人才尽致门下而不善于使用,他们还是要逐渐失望而去,重择明主的。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关键在于从善如流,知人善任,用而不疑,赏罚分明。这些要着唐太宗可以说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首先他听从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忠言，以此作为虚怀纳谏的指导思想。他为了广开言路，对进谏有功的官吏给予重赏。以敢于犯颜直谏著名的魏征常常与他当面廷争，有时甚至惹得他“龙颜大怒”，但魏征不怕拂逆龙鳞，只要于国于民有利，他总是据理力争。有一次退朝，唐太宗对皇后气愤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皇后问是谁，他说：“魏征每廷辱我。”皇后立即穿上朝服，祝贺他有魏征这样的直臣。魏征等人的直谏，匡正了唐太宗的许多失误，对唐朝政权的巩固起了很大作用。所以魏征死后，唐太宗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无限感慨地说：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的开明作风，使朝中出现了一批尽忠尽力、公而忘私的正直名臣，贞观前期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后期有马周、刘洎、褚遂良等。这些忠直的将相，对当时的政治经济都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和作用。

对于“民为国本”的思想，李世民比历代帝王的认识都来得深刻。“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便是他的传世名言。在他执政期间，也确实是把广大人民群众当作泛载国家政权这只大舟的浩渺之水看待的。

节约财政，宽简赋役，发展农业生产，使民衣食有余，是贞观时期实行的一项重要国策。他即位后下令释放宫女三千人，减少宫室的营建，从各方面提倡俭朴。隋末长期战争，使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有的地方还是“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全国户数只有二百余万，不及隋时的三分之一。唐太宗除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把在外的浮户送回原籍生产以外，还下诏把地方百姓婚姻及时、鳏寡减少、户口增多作为评定地方官政绩的一个标准。政府还出钱赎回被突厥掠去的男女八万人。这一政策非常有号召

力,仅贞观三年,长期流亡在外的百姓和少数民族就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回归故国。人口的增加使劳动力有了保障,社会生产有了很大恢复和发展。

在政治上,唐太宗健全法制,整顿吏治,鼓励各级官吏廉政守法。他强调立法不是为防民压民,而是为惩暴安民。隋炀帝时的残酷刑罚尽悉废除,对死刑的判处非常慎重。对统治阶层内部,官吏有枉法的决不宽贷,贪赃者置以重法,因此官吏“多自清谨”,“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由于中央政府采取了这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社会经济迅速出现繁荣景象,旧史记载说:“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只值三四钱”;“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行旅不齎粮,取给于道路”;“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由于人民丰衣足食,犯罪的也少了。这一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一共只有二十九人,年终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于明年秋天回来就刑。这些犯人到期全部回狱,无一人逃亡。司法部门因此建议太宗下诏赦免他们死罪。

贞观年间,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亚洲甚至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华夏与世界各民族的全面交往。亚洲、非洲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者、商贾、学者、僧侣不断来唐访问学习。首都长安成了国内外各民族聚居的国际性大都会,在长安街上,可以看到各色人种,听到各种语言。那时和唐朝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达到七十多个,大批外国商人从陆路和水路来到长安、洛阳、扬州等大城市,唐政府允许他们长期居住,还可以和中国人通婚。还有许多少数民族贵族在唐朝担任了高级官吏。尤其是朝鲜和日本,对唐朝的文化和制度极其推崇,经常派使臣纳贡称臣,随同使臣同来的还有大批留学生。他们在中国长期居住,学习中国的文学艺术、制度礼仪,然后把中国先进的经济文化带回本国。至今这些国家还深受

汉文化的影响。

唐朝是封建社会的高峰，在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科学艺术方面，唐帝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是从唐朝开始的。直到今天，西方国家的语言中，还保留着以“唐人”称呼中国人的习惯。

〔原文〕

上无常躁，下多疑心。

〔注曰：躁静无常，喜怒不节，群情猜疑，莫能自安。〕

〔释评〕

权力之所以那样具有魅力，是因为无论谁有了这根魔杖，都可以将主观意志立即变成具体而有效的行动。所以如果掌握权力的人主喜怒无常，昏乱荒唐，进退举止没有一个人君的样子；或者急功近利，目光短浅，频繁制定各种政策法规，而且各项政策互相抵触，那么，各级官吏就会无所适从，疑虑重重。一个国家的混乱往往由此而生。

“无愁天子”不无愁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

平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回。

这是李商隐讽刺北齐后主高纬因宠幸冯淑妃，进退无常、轻慢

文武百官而亡国的二首有名的咏史佳作。一面是十万火急,国亡在即;一面是视若无睹,猎兴正浓。两个画面的对比,令读者为之心寒,更其看出亡国昏君的可悲可叹。

在南北兵争、五胡入主的长达近四百年的大分裂大动荡的年代里,北方曾出现过一个小短命的北齐王朝。不过,这个由高欢建立的北齐政权,在其兴旺发达的初期,几乎控制了整个中原地区,与北周、北魏相比,是一个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

后来,由于上层分子争权夺利,残杀倾轧,各国力量的对比很快发生了逆转。面对着危机四伏、国势日衰的状况,北齐的第五任皇帝高湛在他二十九岁时就将皇位转让于其子高纬,他就是史称“无愁天子”的齐后主。

这个在钟鸣鼎食、饴甘厌肥的宫廷中长大的“混混儿”,性格极其懦弱,胸无大志,只知终日与宫女狎戏,一旦有人与之谈论正经事,他就十分烦躁,不等别人把话说完,他就跑得连人影儿都不见了。即位后,什么国事,什么兴亡,他统统不放在心上,整日在宫中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狂饮歌舞。

在所有因玩乐丧国的昏君中,高纬颇具特色,其别出心裁之处就是不断变换花样,唯求刺激新奇。

最初的玩乐,还没有突破与后妃们载歌载舞,狎褻嬉闹。高纬即位不久,南陈乘齐国朝纲混乱,连克江苏、安徽等数处重镇。他最初得知南线守军节节败陷的消息,还有些不安,可身边的几个佞臣却恬不知耻地对他说:“那些地方本南人土地,由他取去。人生一世,来去匆匆,唯有及时行乐才是正经,何必为这些小事忧愁呢?”嬖臣几句轻巧的话,就让高纬马上忘忧而喜。正好当时新选冯小怜封为淑妃,宠爱非常,立刻手挥琵琶,弹奏起他新谱的《无愁曲》,与冯淑妃放声高歌,宫中数千人相和,数百名乐伎伴舞,整个皇宫歌声缭绕。“无愁天子”又沉醉在了一片歌舞升平的欢乐之

中。

歌舞玩腻了，他突然对乞丐有了兴趣。他在国都邺城的华林园内，特地修建了一座“贫儿村”和一座“贫儿市场”，自己装扮成乞丐，身穿破衣，沿街乞食叫卖，这成了他入迷一时的最开心的娱乐。

后来他又迷上了战争游戏。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他不是上前线与战士们去守卫疆土，而是在皇家花园里建了一座假城，让士卒穿上黑衣，伪装成前来进攻的羌人，自己带领一批宫中宦官据城防守。攻者假刀假枪，他和阉宦却可是真刀真枪地还击。一次“游戏”，就死伤数百名无辜的士兵。

他听说弟弟高绰最会玩，就传讯高绰入宫请教。他问高绰：“你在定州任上干什么最快乐？”

高绰说：“看人蝎相斗最开心。”

高纬连夜命令左右侍从四处捉蝎，然后将蝎子放入一个又大又深的浴盆，命人把一个宫女赤身裸体推进爬满了蝎子的浴盆，霎那间蝎集人身，遍体乱螫，宫女顷刻体无完肤，嘶叫声令人毛骨悚然，而高纬一边观看，乐得手舞足蹈，一边对高绰说：“这么开心的事，为什么早不说？”高纬一高兴，马上将高绰提拔为大将军。

一门心思昏天黑地玩闹的齐后主的另一个特点是所求必得，而且想要的必须马上到手，可是又喜厌无常，朝得夕弃，毁了再造。后宫嫔妃五百余人“皆宝衣玉食，一裙之费，值至万匹”；每个宫妃一个价值千金的梳妆台；嫔妃宫女一个个珠光宝带，花枝招展，争奇斗艳，竟相比赛时髦，一件衣服早晨穿上，晚上落后于别人的款式，便弃之不要，第二天，再新来过。

为嫔妃们梳妆打扮方便，后宫诸院都建造了“镜殿”、“宝殿”、“玳瑁殿”，一座座宫院“月青雕刻，妙极当时，壮丽逾于邺下”。建起来的宫殿，看到哪儿不顺眼，就立刻毁了重建。

高纬又在晋阳两座山上凿刻了两尊大佛，工匠们夜以继日地

干活,晚上用油作燃料,一夜之间数万盆油同时燃烧,数十里内如同白昼。

高纬是一位典型的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皇帝——看来这是好色昏君的通病。他所宠爱的冯淑妃有求必应,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就在北齐王朝处在山雨欲来之际,北周武帝宇文邕执政后,见“齐氏昏暴,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亲,荒淫酒色,忌害忠良”,亲率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开始进攻北齐,很快就包围了北齐的军事重镇晋州(今山西临汾)。

这时,高纬正带着他的爱妃冯淑妃在邺城郊外打猎。告急的传报“自旦至午,驿马三至”,夜晚传报平阳已经陷落,北齐后主这才打算回城,但冯淑妃的猎兴正浓,不肯罢手,娇媚地说:“再请杀一围吧。”高纬端详身着戎装、桃腮绯红的淑妃风姿是那么迷人,马上答应,又猎获了几头野兽,方才打道回城。

正当北齐和北周决战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两军生死、国之存亡系于一线之际,北齐军士挖掘地道直通平阳城下,就要夺下陷于敌手的平阳时,高纬却突然下令停止进攻。原来传说平阳城西石上有圣人遗迹,冯淑妃要去揽胜。他还让士兵将攻城的木材拆下来,造一座长桥,好让冯淑妃登桥远眺。

在这种视血战为儿戏、视将士生命如蝼蚁的昏君指挥下,不全军覆没只有等太阳从西边升起了。

公元577年,宇文邕攻克邺城,高纬只好携淑妃等数十骑仓皇逃命。途中,过去怂恿他及时行乐的那些奸臣绑了他和淑妃作为见面礼,投降北周。高纬在一路逃窜时吓得“忧惧不知所已”,“无愁天子”的潇洒派头再也没有了。

[原文]

轻上生罪，侮下无亲。

[注曰：轻上无礼，侮下无恩。]

[释评]

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君臣之常道。如果为臣的对国君居功轻慢，作为权力化身的君王，即使软弱无能，也会忍无可忍，做人臣的轻则削职，重则身亡。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国之君，如果喜怒无常，欺凌侮辱下臣，臣子就不会亲近他，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政策法规就无法做到上下畅通。历史上的许多弑君犯上事件，多数因此而发生。

“跋扈将军”的下场

东汉王朝，曾经有过光武开国的辉煌，明帝守成的兴旺，然而到了章帝末年，由于外戚专权，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平衡开始出现了危机。

公元 125 年，十一岁的刘保在宦官操纵下登上了皇位，他是东汉的第七任皇帝。过了 7 年，顺帝已到成人年龄，立贵人梁氏为皇后，其父梁商做了执掌大权的大将军。其子梁冀为得到父辈的福荫，用伪装、卑鄙的阴谋手段骗取了父亲的信任，在其父亡未葬之际，就顺顺当当继任为大将军，从此，东汉历时最久、危害最烈的一支外戚势力形成了。

梁冀本是一个五毒俱全、无德无才的纨绔子弟，大字也不认识几个，长得耸肩竖目，说话结结巴巴，从小架鹰斗鸡，无恶不作。一旦大权在握，外恃祖宗的威势，内恃妹妹是皇后，兼之顺帝年少，梁冀便开始肆无忌惮地独霸朝政了。

建康元年(144年),汉顺帝驾崩,其子冲帝年仅两岁,由梁太后摄政,不到半年,冲帝也死了。梁冀为使梁家富贵长保,心想只有小皇帝才好控制。于是由梁冀一手操纵,让八岁的刘缵即位,是为汉质帝。

质帝虽然年少,但很聪慧,有一次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指着梁冀说:“这是一个跋扈将军啊!”梁冀从小皇帝的这句无所顾忌、天真纯朴的话中体会到了潜在的危机,没过几天,就毒杀了质帝。

两年中接连死了两个皇帝。梁冀为彻底取代汉家天下,在议立新君时,不容分说就把河间王刘志推上帝位,因为他正准备把另一个妹妹嫁给刘志,这就是把东汉彻底推向毁灭的汉桓帝。

汉桓帝名义上做了皇帝,只知吃喝玩乐,对什么事情都不过问。梁冀的权势达到了顶峰,汉家的江山几乎成了梁冀的天下,生杀予夺,全凭他一人的喜怒好恶。“跋扈将军”直到这时才真正飞扬跋扈了!

梁冀独霸朝政的第一步是心狠手辣地剪除异己,朝中唯一敢于秉公议政的两个大臣李固、杜乔被罗织罪名,斩首弃市。

梁冀自己不学无术,自然要嫉贤妒能,即使对兄弟子侄,概莫能外。他弟弟梁不疑是一个较有声望的朝官,梁冀竟然能想出这样一个缺德的主意:让梁不疑相貌奇丑的儿子胡狗去做河南府尹。胡狗穿上官服,更显得人不人,鬼不鬼,走到街上,路人无不掩面而笑。这一招使梁不疑大丢其人,只好闭门不出。

“跋扈将军”执政的原则是:上自皇帝,下至文武百官、手足兄弟,或侮辱,或诛杀,无所不用其极,决心让全国上下对他无不服服贴贴;他自己可以公然作恶,但世人必须视而不见!

一个人的权力地位一旦到了无人能够箝制的时候,必然会导致对物质享受的无止境追求。梁冀生活上的骄奢淫逸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各地贡献的珍异奇品,好的必须先送到梁府,次的才进

国库。他修建的府第园林，比皇宫都富丽堂皇；占田围猎，绵延千里，就连野生的兔子都要打上印记，都成了他的私有财产，谁也不能伤害。一个西城客商不知禁忌，误杀一兔，因此就有十多人被害死。为了聚敛财富，他派出密探到各地专陷富人入狱，敲诈钱财。扶风首富孙奋，梁冀送去四匹马，开口说向他借贷五千万钱。孙奋也知有去无回，一念之差，只掏出三千万，于是梁冀诬告孙母原是梁家管库房的婢女，偷了“白珠十斛，紫金千斤”后逃亡，把孙奋下狱治死，家财一亿七千多万全被梁冀鲸吞。

短短几年间，梁氏家族先后有七人封侯，三人做皇后，六人为贵人，二人是大将军，三人为驸马。其余文武官职五十七人。梁冀掌权二十多年，拥立三个皇帝，“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皇帝身边的卫士、侍臣，几乎都是梁冀的亲信，倘若皇帝稍稍流露出一不听话的迹象，很快就会给报告到梁冀那里，只要梁冀略有示意，即便你是真龙天子，明废暗杀，不过是转眼间的事而已。

皇帝做到这个份儿上，再软弱也终有忍受不了的一天。冲突终于因邓贵人的被谋杀暴发了。

梁冀的妻舅梁纪有续弦叫邓香，她前夫的女儿邓猛一次被梁纪带入宫中，得到桓帝的宠爱，册封为贵人。梁冀想认邓猛为女儿，以此巩固自己的外戚地位，便让邓猛改姓梁氏。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怕邓贵人和她家里人泄露他的秘密，就派刺客去加害邓贵人的姐夫和生母，结果刺客被擒，邓贵人母女跑到汉桓帝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情由。梁冀这几年杀了多少人，他汉桓帝从不过问，现在杀到了宠爱的贵人头上，汉桓帝才开始忍无可忍了。

有一天上厕所，桓帝悄悄问身边的宦官唐衡：“宫中宦官都有谁与梁家合不来？”唐衡列举出四五人，说他们都与梁家有私仇。桓帝于是把五常侍召集在一起，密谋消灭梁冀势力。一天，汉桓帝突然命令尚书令尹勋率领宫廷侍卫武装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收缴

了大将军印信。梁冀猝不及防,自知大势已去,与老婆孙寿即日自杀。梁氏被满门抄斩,其亲信党徒,处死的处死,免官的免官,共有五千多人。昔日盘根错节,似乎固若金汤,一朝瓦解,便分崩离析,片瓦无存。这真是“身后有余忘缩手——只因贪欲无穷;眼前无路想回头——可惜为时已晚”!

不用说,汉桓帝是把东汉推向更加黑暗腐败的昏君,在位二十五年,除了吃喝玩乐,就是搜括民财。即便如此,也不能容忍有个“跋扈将军”凌驾于他的头上,更何况比他有作为的居高位者呢!

[原文]

近臣不重,远臣轻之。

[注曰: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发蒙耳。]

[释评]

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身边的大臣如果得不到信任、重用,远离中央的地方官吏也会看不起他们。这样一来,中央的决策部署就要落空。齐桓公放权于管仲,称霸一世;刘玄德委政于孔明,终成鼎立;唐太宗以魏征为鉴,才有贞观之治……这都是历史的明证。

汉武帝时,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因为后来没有得到武帝的重用,所以淮南王刘长说:去掉平津侯主父偃易如反掌。

错杀重臣七国乱

“清君侧”这一可怕的上层政治斗争专用名词典出于汉景帝错斩晁错。对于晁错这个人如何评价,历来分歧很大,司马迁认为晁错“欲报私仇,反以亡躯”;班固却认为“错虽不终,世哀其忠”;苏轼

的评价是：“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己欲求其名，安将逃其患？”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的结论是晁错“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

晁错之所以难评价，是因为涉及到政治体制中一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那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关系的问题，当今政治哲学称之为“戈尔迪之结”。纵观我国历朝历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摆不平。历史上几次大分裂，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安史之乱等等，根源皆出一辙。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失衡，这一关系到国家、政权稳定的难题似乎是一个悖论：中央给地方自治的权力只要稍稍放开，就有可能使地方势力坐大，重蹈军阀割据的覆辙；中央的权力假如收得太紧，又很容易把地方统得死气沉沉，结果把群众的怨恨、纠缠不清的各种矛盾集中到中央。

晁错的经历并不复杂，他崇尚法家的学说，很有才华，文章也写得好，因此得到汉文帝的赏识，被任命为太子的老师和管家，在辅佐太子期间，他先后写了《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疏》等三十篇治国安邦的政论文章。这些文章都能切中时弊，对症下药，对巩固中央集权，加强国力很有现实意义。

汉文帝死，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任晁错为内史，凡是晁错的意见，景帝都言听计从，宠幸超过九卿，因此引起朝中权贵的忌恨。当时另一权臣袁盎就与他水火不容，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晁错在，袁盎就拂然离去；晁错也一样，只要袁在场，他就走。两人同朝共事，从未在一起说过话。

后来汉景帝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他向景帝上疏《削藩策》，建议凡有过错的诸侯，都要削去其下属的郡县收归中央。当时，刘邦所分封的同姓子弟，都已长大成人，权势越来越大。由于他们有大块封地，还有征收赋税、铸造钱币的权利，一个个都成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汉兴以来，不论是对异姓诸侯

王,还是同姓王,在朝廷内有一共识:强大的诸侯王必然要反,最强的最先反,次强的最后也要反。事实也确然如此。鉴于此,晁错提出把诸侯王的地盘、经济权和政治权收归中央。这就是《削藩策》的主导思想。结果此论一出,朝野大哗,外戚窦婴在大殿上与晁错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且因此而结怨。晁错在朝中又多了一个劲敌。

依据《削藩策》的思路,晁错更改了三十条法令,于是引起许多权臣和诸侯的强烈反对。晁错的父亲闻知此事,特地从老家颍川跑来对儿子说:“皇上才即位,你为政用事,侵削诸侯,你这是在离间皇家骨肉,弄得人人都骂你、恨你,这何苦呢?”

晁错耐心地对满腹忧虑的老父说:“不这样做,天子不尊,国家不安。”

他的父亲叹口气说:“可是这样做刘氏安定了,晁氏却危险了。我还是离开你回去吧!”

这位老人一回到家中就服毒自杀了。临死前还说:“我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大祸临头。”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老人的预料。

晁错的削藩主张很明显对在位的景帝有好处,因此得到景帝的全力支持。然而“削藩”却又明显地触犯了许多人的切身利益,首当其冲的是诸侯们的财富和实权所剩无几了;其次是诸侯们为掌握中央政府的信息,在朝中寻找代理人,就不得不向朝中权臣大行贿赂,袁盎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担任过吴相,接受过吴王刘濞的贿赂。“削藩”政策一出台,无疑是断了这些人的财路。兼之晁错的政策太过急切,失之“霸道”,结果等于是把反对派的全部仇恨、全部火力都集中到自己身上。

汉景帝开始削藩不久,吴、楚七国就公开叛乱。七国散发的书信,以“清君侧”为名,矛头直指晁错。袁盎惧怕受贿事露,连夜与窦婴密谋,于是由窦婴进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当时晁错正与景

帝商讨平叛战事。景帝问道：“你尝为吴相，今吴楚反，你有何看法？”

袁盎说：“请叫左右退出。”景帝叫左右退下，独留晁错。袁盎说：“为臣所要说的，他人不得知。”景帝只好叫晁错回避。

这时，袁盎才说：“吴、楚宣称，诸王子弟的封地是当年高祖分封的，现在晁错搜罗诸侯的过失，削夺其地，所以才造反以诛晁错，如能恢复原有封地，就立即罢兵。为今之计，只有杀了晁错，赦免吴、楚七国，恢复封地，则可兵不血刃而俱退。”

景帝默然良久，说：“为安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的。”

景帝之所以下决心杀晁错，有一个更隐秘的、无法向外人道的微妙缘故。七国叛变，景帝与晁错商议平叛一事，晁错主张景帝亲自率军镇压叛乱，而让他留守长安。恐怕这才是景帝决心杀晁的真正原因！你想，吴、楚谋反，错不在晁，况且谋反在先，削藩在后，这些情况景帝不是不知道。然而，如何平定叛乱？谁亲临前线？谁留守京城？晁错此计一出，景帝不能没有想法。而且这是一个根本就有口难辩的心理问题。你说你本意为公，而非为私，因为吴、楚七国之主皆亲王，皇帝亲自讨伐才名正言顺，易于平息；自己是景帝信任的大臣，留守后方则可保无虞……可是政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给了晁错致命的一击，丞相、中尉和廷尉一帮大臣弹劾晁错说：“吴王大逆不道，想危害江山社稷，自当天下人共诛之。可是晁错却让陛下亲自出征，他自己安居京城。不把陛下的安危放在心上，也是大逆无道。晁错该斩，其父母妻子不论老少都要杀。”景帝竟在奏章上批曰：“可。”这时晁错还蒙在鼓里，穿着朝服巡行市中，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突然袭击，被腰斩于大街上。

苏轼所以抨击晁错，也正是以此为立论依据的。他在《晁错论》中写道：

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

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安，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景帝之于晁错，不可谓不倚重，但是他毕竟没有象齐桓公之于管仲、齐景公之于晏婴、刘玄德之于孔明那样始终不疑地重用，致使诸侯王公、朝中权臣这些既得利益者自始至终不把晁错放在眼里，以至让朝野内外的奸邪小人终于得遂其愿。岂不哀哉！

〔原文〕

自疑不信人。

〔注曰：暗也。〕

自信不疑人。

〔注曰：明也。〕

〔释评〕

对自己都疑神疑鬼的人，绝不会相信别人；有自信心的人，绝不会轻易怀疑别人。自疑疑人，是由于对局势不清，情况不明；自信信人，是由于全局在胸，机先在手。

智敌万国一张嘴

步出齐东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中阴谋，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者？相国齐晏子。

这是诸葛孔明慨叹晏婴二桃杀三士的一首五言古风，平平淡淡的韵味中却透出他对晏子超人智慧的深深仰慕。

晏子的事迹确实让人砰然心动，连司马公都说：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据史籍载，晏子身高不过六尺。春秋时的计量标准一尺等于今天的 23 厘米左右，也就是说，晏子身高不到 138 厘米。然而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身材有多高，力气有多大，而在于他的智慧和品德。君不见田开疆、公孙捷和古冶子哪个不是身高一丈、力敌万夫的彪形大汉？结果让晏子用二枚桃子就轻轻巧巧全给哄得自杀了！

晏婴为齐国的宰相时，给他驾车的也是一个彪形大汉。有一天晏子乘车上朝，此“御者”的妻子偷偷从门缝中窥视，她看见自己的丈夫手擎华盖，驾驶驷马，扬扬自得，不可一世，仿佛相国不是晏婴，而是他似的。回到家中，他的妻子请求离他而去。晏婴的这个车夫十分惊诧，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妻子说：“晏子身高不过六尺，却身为相国，天下闻名，诸侯敬仰。今天我从门缝中偷偷观察他，感觉到他志向远大，城府颇深，可是神态却总是那么谦逊有礼。你身高八尺，不过是一个给人家赶车的佣人，可你却那么得意，那么满足。所以我想离你而去。”丈夫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不是，从

此以后变得谦虚恭敬,简直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晏婴感到很奇怪,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车夫一五一十告诉了他。晏子对他的这位不知名的妻子大为赞赏,后来还把车夫推荐做了大夫。

晏婴的卓越才能,突出表现在他不惧大国淫威,能言善辩,以大智大勇维护国家尊严的外交风采方面。

有一次,他受命出使楚国。当时,楚国已成为南方的一个强国,在位的楚灵王当然没把齐国放在眼里,更不把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晏婴当一回事儿。他与群臣在接待这位来使之前,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羞辱晏婴的花招。灵王给晏婴准备的第一个带有侮辱性的难题是在城门旁凿了一个小洞。当晏婴来到城下,见城门紧闭,命随从敲门,守门人指着那个小洞说:“相国从此门进城,绰绰有余,何必要开大门呢?”

晏子明白这是楚灵王安排好故意侮辱他的,便提高嗓门大声说:“这是狗进出的洞,并不是人出入的门,出使狗国,才能从狗洞进,出使人国,只能从人门进。请问,你们的国家到底是狗国还是人国?”

守门侍者无言以对,便将此话飞报灵王,灵王只好命人乖乖地大开城门,把晏婴恭恭敬敬迎了进去。

接着晏子在朝门外舌战楚国文武大臣,楚臣一个个败下阵来。然后,灵王才升殿接见了晏婴。他见到晏婴劈头就是一句:“你们齐国没有人了吗,怎么派你这样一个小人来出使我国呢?”

晏婴哈哈大笑,说:“我们齐国地广人多,人才济济,单只国都临淄城里的人就可以呵气成云,挥汗成雨!只不过我们齐国向外选派使臣有个规矩:大人出使大国,小人出使小国;出使礼仪之邦去拜会有德之君,就挑选体面能干的人为使臣;若是出使野蛮无礼的国家去见昏庸无能之君,则挑选丑陋无才的人为使臣。我晏婴在齐国无德无才,人又矮小,所以也就只配出使楚国了。”

楚灵王一听，羞愧难当，心中不由暗暗称奇，只好命人摆开酒宴，迎接齐国的使者。

酒过三巡，忽见有三四个武士押着一个犯人走了过来。楚王故意问：“你们押解的是什么人啊？他犯了什么罪？”

武士答道：“禀告大王，这是一个齐国人，犯了盗窃罪。”

楚王微微一笑，回过头来问晏婴：“莫非你们齐国人都爱偷盗吗？”

晏婴不慌不忙地顺手从桌上拿起一个桔子说：“我听说桔树生长在江南，结出的才是桔子；如果把桔树移植到淮北来，就只能结出枳子来。为什么呢？因为水土不同的缘故。同样的道理，我们齐国人在齐国从来不懂得偷盗，可是一到楚国却都成了贼。这肯定是楚国的水土所致吧，怎么可以与齐国扯到一起呢？”说完，开怀大笑。

还算楚王是个明白人，他终于为晏婴的卓尔不群的才智所折服，沉默了很久，然后坦诚地说：“先生真是圣人，和圣人是不能开玩笑的！是我自讨没趣了。”至此，楚王和群臣们对晏婴无不肃然起敬。

晏子光荣地完成了使命，回到了齐国。

齐景公嘉晏子之功，尊为上相，赐以千金之裘，欲割地以益其封，晏子皆不受。又欲广晏子之宅，晏子亦力辞之。一日，景公幸晏子家，见其妻，谓晏子曰：“此卿之内子耶？”婴对曰：“然。”景公笑曰：“嘻老丑矣！寡人有爱女，年少而美，愿以纳之于卿。”婴对曰：“人以少姣事人者，以他年老恶，可相托也。臣妻虽老且丑，然向已受其托矣，安忍背之？”景公曰：“卿不背其妻，况君父乎？”于是深信晏子之忠，益隆委任。

齐景公不但没有雄才大略，而且嗜酒好色，但他自始至终委政于晏婴，用人不疑，不仅使晏子能够充分展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

外交家的卓越才华,而且在旧体制解体的大变革时代营造了一个较为平稳的过渡环境。

[原文]

枉士无正友。

[注曰:李逢吉之友,则“八关”、“十六子”之徒也。]

曲上无直下。

[注曰:元帝之臣,则弘恭、石显是也。]

[释评]

常言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人品、行为不端正的人,所结交的朋友大多也是不三不四之辈。又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居高位者品德不规,邪癖放浪,身边总要聚集一帮投其所好的奸佞小人或臭味相投的怪诞之徒。楚王好细腰,国中尽饿人;汉元帝庸弱无能,才导致弘恭、石显这两个奸宦专权误国;宋徽宗爱踢球,因重用高俅而客死他乡;唐敬宗的宰相李逢吉死党有八人,另有八人为其附庸。凡有求于他的,必先通过这十六人,故被称为“八关”、“十六子”……一部二十五史,此类事例,俯拾皆是。

假借革新 中饱私囊

古代史说明,总理天下朝政的人,无才固然难于治好天下,但有才而缺德,同样会把天下搅乱。蔡京就是一个有才缺德、祸乱天下的人,史书称之为“六贼之首”。

蔡京踏入政界之时,正值王安石变法之际。尽管保守党人顽固抑制,但由于宋神宗的支持,也取得了一定规模的进展。这时

候,许多投机分子把变法作为进身之阶,便以更激进的面孔混进了革新集团的营垒。蔡京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主持朝政。司马光是守旧派的中坚,一上台就废除新法。蔡京见保守党人得势,便又摇身一变,投靠了司马光。

九年之后,保守党人的后台高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决心继承神宗的改革,前几年被贬斥的变法大臣,都又被重新起用。蔡京见改革派东山再起,又到处标榜自己是革新派,不但未被免职,反而被任为代理户部尚书。

象蔡京这种“变色龙”,尽管有钻营善变的本事,但变得太频繁了,终究要露出狐狸尾巴的。宋徽宗赵佶即位后,蔡京被贬,出任江宁知府。

蔡京在杭州任上时,听说宦官童贯以供奉官之名到江浙一带为宋徽宗搜集“书画奇巧”,便不失时机地极力巴结童贯,昼夜不息地陪伴童贯游玩。蔡京擅长书画,他精心制作屏障、扇带之类拜托童贯送往宫中,以求博得徽宗的赏识。

赵佶是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无心理国、醉心书画的“风流天子”,蔡京一方面看准了徽宗的这一弱点,一方面不惜血本地打通关节,结果朝中百官众口一词为他美言。蔡京不久就得遂其愿,官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丞相。

姑且不说蔡京人品之恶劣,在理财、办事的能力方面,蔡京确实是一把好手。司马光执政时首先废止的就是免役法,并限定五天时间恢复原来的差役法。朝廷大臣们认为时间太紧迫了,可只有蔡京接到命令后,在他的管辖范围内雷厉风行地在五天的限期内就把这事办好了,因此得到了司马光的赞赏。

在登上大丞相的高位后,蔡京更摸清了赵佶这个“花草”皇帝的脾气,在满足其私欲上着实没少卖劲。首先,他从“理论”上为赵

佶拼命享受提供依据，名之曰：“丰亨豫大”。意思是说，当皇帝的就要有一种富足隆盛的太平安乐景象，否则怎么称得起是皇帝呢！而要“丰亨豫大”，就必须首先把皇宫、园林等各种供皇帝享用的场所搞得富丽堂皇，冠绝古今。并说“处于太平盛世，君主就应当尽情享乐”。于是，“艮岳”的建筑开始了；于是，“花石纲”的搜刮开始了……

宋徽宗因为没有儿子，一直引以为憾。有一个叫刘混康的风水先生说京城的西北方有调和天地、顺应阴阳之象，如果在那里堆起一座山来，将地势加高，一定会多子多孙。赵佶听信了他的话，把那里的地势加高了几丈，后宫恰巧有几个嫔妃生了儿子，这一下赵佶更加相信风水之说了，于是马上命令各部在上清宫东边，依照余杭凤凰山的形势，筑起一座万寿山，赵佶题名为“艮岳”。

可惜这处用劳动人民的尸骨和血汗建筑起来的园林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了，不过根据赵佶自己在《艮岳记》里的记载，可以想象得出来，“艮岳”要比秦始皇的阿房宫、隋炀帝的迷楼还要规模宏大，浩瀚堂皇。宋人的笔记里说这处园林“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于斯尽矣！”

以蔡京为首的六贼（即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为给宋徽宗建筑“艮岳”搜掠奇花异草、珍鸟宝兽，永无已时，人民负担深重不堪。派往各地搜掠的官吏，只要谁家有奇花异草，便登堂入室夺取，谁敢反对，便以违反“圣旨”的罪名强行掠夺。人民愤怒地说：“打破筒（指童贯），拔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在蔡京为宋徽宗搜括天下的同时，借机大饱私囊。皇帝有三宫六院，他也是美女如云。他用“花石纲”括尽了天下明处的财宝后，犹不称意，又巧立名目，用“生辰纲”的名义想让天下人把秘藏的祖传宝贝也都自觉献出来。他每年过生日，全国上下，大小官僚，都要送礼，尤其是各级地方官，更得大送特送。他用这种办法

搞来的金银珠宝堆积如山，财物无法计算，光土地就有五十多万亩。他建了一处东园，又毁民房几百间建筑西园。当时有民谣唱道：“东园如云，西园如雨。”“如云”是说嘉木繁茂，望之如云；“如雨”是说被毁房的百姓，无家可归，泪下如雨。

“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一倒下梁栽。”北宋末年，内有宋江、方腊起义，外有金兵南下，徽钦二帝流落上京，蔡京的下场不比主子好多少。在他被贬海南的途中，饿得连口饭都没得吃，他想向人买些食物，人们知道他就是蔡京后，不但不卖给他，而且指着他的鼻子唾骂。蔡京这时候才知道人民大众有多么恨他，不禁叹息说：“我失人心，竟至于此！”他在临死前写词一阙：

八十一年往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只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最后在大风雪之夜冻饿而死。

〔原文〕

危国无贤人，乱世无善人。

〔注曰：非无贤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释评〕

在一个朝纲混乱、政乖民怨、危机四伏、民心浮动、朝野上下豺狼当道、邪恶横行的国家，是不会找到德才兼备的贤人的，这倒不是真的没有德行高迈、才情卓立的人，只不过这样的人在当时不吃香，当权者不赏识、不重用罢了。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老百姓更是好人受气，善人含冤。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许多才识之士或遁入空门，成了一代高僧；或隐逸山林，自甘清贫。诸葛亮说的“苟全性命

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句话充分表达了乱世时贤德之士的心态。

五张羊皮买的宰相

春秋时的百里奚佐秦认妻的故事既富传奇色彩，且感人至深。曾有人作诗慨叹此事云：

脱囚拜相事真奇，仲后重闻百里奚。

从此西秦名显赫，不亏身价五羊皮。

百里奚本是虞国人，只因家境贫寒，到了三十多岁才讨上媳妇。他胸怀济世之才，本欲周游列国，以求一展大志，但念妻儿孤苦无依，犹豫再三，拿不定主意。幸亏妻子杜氏是个明达事理的人，非常支持丈夫的想法，对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我能养活自己，你就放心走吧！”

在他抛妻别子远走他乡的前一天晚上，杜氏杀了家中仅有的一只老母鸡，舂好了黄米，煮饭炖鸡，为丈夫送行。临别之际，妻子怀抱幼子，牵着百里奚的衣襟，禁不住泪下如雨，对他说：“日后富贵了，切勿相忘！”就这样，百里奚离妻别子，踏上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百里奚最先到的是齐国。他在齐国流浪了十年，一无所获。常常穷困潦倒到不得不靠乞讨度日的地步。后来好不容易碰上齐国公子无知刺杀了父亲齐襄公，悬榜招贤，百里奚意欲应聘，听了义兄蹇叔的劝告，看出无知用非法手段篡权窃国，储君还在鲁国，终究还要有一场内乱，于是明智地离开了齐国。不久齐国民众杀了无知。

百里奚听说东周的公子颓性喜养牛，有功劳的都给以重赏，于是到了东周求见子颓，以养牛之术自荐。子颓大喜，想用为家臣，

但他和蹇叔发现子颓志大才疏,心怀不轨,接交的又都是一些谄媚奸邪之辈,日后肯定不会有好下场,又果断地离开了东周。后来子颓果然内乱中做了替罪羊。

百里奚在外流落了二十多年,一事无成,最后又回到了故乡虞国。他回家看望妻子,只见故居满院蒿莱,荒无人烟,问讯乡亲,方知妻子和已成年的儿子遇上了荒年,活不下去,已到外地逃荒去了,至今下落不明。百里奚呆呆地站在院子里,想起自己离家的那一天,妻子为他杀鸡舂米的情景来,如今天各一方,不知母子俩是死是活,再看看自己蓬头垢面,潦倒如乞,纵然妻子还在,又有何面目相见?想到此处,悲从中来,不觉潸然泪下。

后来,经蹇叔引见,在虞国的贤臣宫之奇的帮助下,百里奚被任命为大夫。

不久就发生了晋国假道灭虢,回师途中又灭虞国的事件。当时宫之奇虽然苦口婆心地给虞君陈述唇亡齿寒的道理,无奈虞君贪图晋国的良马美玉,执意不听。退朝后,宫之奇怪怨百里奚:“你为什么不但不帮我规劝国君,反而拉着我的衣襟不让我说话?”

百里奚说:“我听说向愚人进良言,就象把珠宝往尘土中扔一样。无道之君,直言强谏,只会自取其祸。你现在已经很危险了!”

宫之奇说:“可是虞国必定要亡了,我们的生路在哪里呢?”

百里奚说:“你快远走高飞吧。咱们不要结伴同行,那只能加重你的罪名。你走后,我看情况慢慢再说吧。”

宫之奇听从百里奚的意见,带着全家老少,逃得不知去向。

虞国灭亡后,虞君和百里奚都成了晋国的俘虏。晋献公听说百里奚是个人才,就派人去劝降,但被百里奚一口回绝。晋献公见百里奚不肯投降,就把他编到战俘队伍里,充当奴隶。

这时,正遇上秦穆公向晋国求婚,献公决定把女儿伯姬嫁给穆公。那时候,女方的陪嫁中要有一定数量的男女奴仆。晋献公觉

得百里奚既然不降,留着也无用,就把他列在伯姬陪嫁财产的名单中。百里奚不觉感慨万端,仰天长叹:“我本来满腹经国济世之才,欲觅一明主,施展抱负,想不到沦为奴仆,真丢人啊!”就在他随着迎亲的队伍赶赴秦国的途中,找机会逃跑了。

百里奚逃到楚国,被人当成奸细,差点送了命。楚人盘问之后,听他说会喂牛,就给了他一群牛喂养。百里奚饲养的牛个个膘满肉肥,连楚王都知道了他的本事,就又派他到南海去喂马。

再说秦穆公自和伯姬成婚后,对伯姬十分宠爱。他清点陪嫁的财产时,发现奴仆中单单少了个百里奚。穆公听伯姬说,百里奚是虞国贤臣,很有本事,就派人四处寻找百里奚。当他打听到百里奚在南海为楚王牧马时,就想用重金马上赎回来。大夫公孙枝说:“楚王让百里奚牧马,说明他还不知道百里奚是个人才。如果大王用重金去赎,岂不是明白告诉楚王百里奚是个贤人吗?他怎么能给你呢?”秦穆公恍然大悟,于是让人带上当时可赎一个奴隶的五张羊皮,来到楚国,果然顺利地赎回了百里奚。

秦穆公亲自出城迎接百里奚,同他一连畅谈了三天三夜,觉得百里奚提出的成就霸业的方略很有道理。百里奚又推荐他的义兄蹇叔出山辅佐穆公,穆公拜蹇叔为右相,百里奚为左相,还让蹇叔的两个儿子做了大夫。从此秦国在二相的辅佐下,很快就强盛起来了。

百里奚的妻子杜氏自从丈夫久游不归,依靠纺织度日,后遇饥荒,不能生活,就带着儿子流离他乡,后又展转来到秦国,替人家洗衣为生。她在街上偶然听到人们纷纷议论,秦王用五张羊皮买回一个相国,名叫百里奚。每当相国的车骑从街上威风凛凛地走过时,她留心窥探车中的相爷,认定就是她的丈夫百里奚。她又高兴,又伤感,但是不敢上前相认。她想了一个办法:到相府要求做一名洗衣服的佣人,以便相机行事。她干活非常勤快,相府里的人

上上下下都很喜欢她。一天，百里奚在相府举行酒会，百里奚一面与宾客在堂上吃酒，一面让乐工们在廊下奏乐。杜氏向府中管家说：“老妇也颇知音律，自愿为相爷聊奏一曲。”

乐工们听说这个老太婆竟然会弹唱，都很好奇，就递给她一张瑶琴。杜氏轻勾慢抹，凄凉幽怨的情韵催人泪下，乐工们倾耳静听，自叹不如。于是请求她唱歌，她见乐廊距离百里奚的座位太远，就说：“老妇自从流落在外，从未唱歌。今天为了相爷，请允许我到堂上去唱。”百里奚刚才听到杜氏的琴声，本已心有所动，听了乐工禀告，请她立即上堂。杜氏上得正堂后，低眉敛袖，朗声歌唱道：

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舂黄耆，炊芣芣。今日富贵忘我为？

百里奚，五羊皮。父梁肉，子啼饥；夫文绣，妻浣衣。嗟乎！富贵忘我为？

百里奚，五羊皮。昔之日，君行而我啼；今之日，君坐而我离。嗟乎！富贵忘我为？

歌声凄婉哀怨，令人心酸落泪。百里奚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两人这才抱头大哭。

秦穆公听说百里奚夫妻团圆，自然又是一番祝贺。又听说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有一身好武艺，就让他任为元帅，与蹇叔的两个儿子西乞术、白乙丙专管征伐之事，秦人称之为“三帅”，后来都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原文〕

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

〔注曰：人不能自爱，待贤而爱之。人不能自养，待贤而养之。〕

[释评]

古人将贤才称为“国之大宝”。真正有志于天下，诚心爱才的当权者，不但求贤若渴，而且一旦得到治世之才，就不惜钱财，给予丰厚的待遇。因为凡是明主，都知道人才是事业的第一要务。

五百两黄金买一副死马骨头

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武则天派武攸宜北征契丹，陈子昂任随军参谋。他有感于燕昭王招贤振兴燕国的故事，慷慨悲歌，题《燕昭王》云：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

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

公元前309年，燕国发生了一场内乱：太子平率兵袭击篡权的相国子之。齐闵王乘机攻打燕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在内忧外患中即位的太子平即燕昭王欲雪国耻，想出兵讨伐齐国，但燕国地处偏僻，兵弱国贫，人才缺少。求贤若渴，苦于无计，便对相国郭隗说：“先王的耻辱日夜萦绕心间。倘若能得到贤德之士，可与共图伐齐之事，我甘愿奉之为师父。先生能为我举荐这样的贤人吗？”

郭隗说：“我听说从前有个国王，派身边的一个太监拿了一千两黄金去买一匹千里马。太监带了金子上路了。他在途中看见一匹死马，一群人围着那匹死马叹息。太监问是怎么回事，有人对他说：‘这本是一匹千里马，今天不幸死了，所以大家都在惋惜。’那个太监就用五百两黄金买下了千里马的骨头，装在口袋里回来见国王。国王一听，火冒三丈：‘我要死马骨头有什么用？你把我那么多金子就这样白白扔掉啦？’太监回答道：‘大王息怒。我所以要买这副死马骨头，目的还是为得到千里马啊！我用那么多黄金买了

一匹千里马的骨头,这是一件奇闻,人们必定争相言传,肯定会说:大王买马骨都肯出大价,更何况活马呢?你看着吧,用不了几天,就会有人主动把千里马送上门来。’果然不出数日,这个国王就得到三匹千里马。”

郭隗接着说:“大王如果真想招揽天下贤士,就请权且把我郭隗当千里马的骨头吧。那么天下比我有才能的人就会接踵而来,为你所用。”

燕昭王真的听了郭隗的话,特地为郭隗建筑了一座宫殿,象弟子事奉老师那样恭恭敬敬地听郭隗讲课,而且亲自端茶送饭。又在易水之旁筑一高台,把它叫作“招贤台”,又叫“黄金台”——把黄金堆放在上面,准备随时奉送天下贤士。果然,不到三年功夫,天下贤才陆续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有赵人剧辛,周人苏代,齐人邹衍,卫人屈景。昭王专门建筑了碣石宫,以学生之礼虔恭就教,同时访贫问苦,体恤军民,国家一天比一天繁荣强大。

就中单说一人——乐羊之孙乐毅。他听说燕王礼贤下士,四方豪杰都来归依,于是携家跋山涉水前去投奔。昭王与之谈论兵法,知他是个人才,当即官拜亚卿,位在剧辛诸人之上。乐毅也竭忠事奉燕王,君臣相得,燕国愈益强盛。

又过了二十多年,正碰上齐国由于闵王驱逐了孟尝君,恣行狂暴,民不聊生;而燕国这时休养多年,国富民强,士卒乐战。乐毅不失时机地约五国之兵,大败齐军于济水之西,然后又乘胜连下齐七十余城。燕昭王招贤强国二十多年,终于雪耻洗恨,而且从此使燕国屹立于强手如林的诸侯列国。司马迁总结了燕国的历史经验后,感叹道:

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昭公之烈邪!

[原文]

国将霸者士皆归。

[注曰：赵杀鸣犊，故夫子临河而返。]

邦将亡者贤先避。

[注曰：若微子去商，仲尼去鲁是也。]

[释评]

一个国家，如果显示出即将称雄四海的景象，有识之士就会争先恐后地前来归顺，为之效力；相反，就要灭亡的国家，贤明的人将纷纷逃离故园，避难他乡。因为一介草民，即使他才德超群，也不能不顾身家性命，象丧家之犬一样过日子，只有得到明主的起用，他才会实现自己济世救民的价值，否则只好“择木而栖”。当年孔子想去晋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和弟子们已经走到了晋国边境的黄河之滨，听到赵简子杀了辅佐他的贤大夫鸣犊(人名)，于是取消了投靠赵简子的计划。

所以，从人才的流向，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兴亡。孔子说：有智慧有道德的人，首先要回避动荡不安的时代，其次要远离祸乱危险的地域，再次是避开色情的诱惑，最后是回避流言四起的场所。这确实是自我保护的经验之谈。

梅妻鹤子 潇洒一生

众芳摇落独鲜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林逋(字和靖)的这首咏梅绝唱，历代歌咏梅花的诗数以万计，恐怕无出其右者。

林逋年幼时正值五代十国天下大乱时期。据历史记载，当时中原地区的景象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易子而食，折骨为炊，百里之内不见行人。乱世之际，权在军阀，老百姓也不知道地方长官是从哪派来的凶神恶煞，反正个个“齷齪无能”，只知“诛求刻剥”，“秽迹万状”。许多才智甚高的读书人，不是遁入空门，就是隐匿山林。林逋就是当时有名的隐逸，而且情趣格调非常高雅。虽然成年后已是太平盛世，但他已经决心不再入世了。

林逋从小丧父，虽然家境贫寒，但他自幼酷爱读书，不过他不把读书当作目的，只作为养性休闲的消遣，所以从来不去舞文弄墨。即使到了晚年，行书虽然为当时儒林珍视，诗章也闻名天下，可他随写随扔，从来不象许多自命不凡的文人墨客那样，把片言只语也要当宝贝收藏保存，积聚到一定数量后，费尽心思付梓出版，希望能留名千古，永垂不朽。

林逋生性恬淡旷达，无意于功名富贵。对于家境的清贫苦寒，始终不以为意，泰然自若。由于世风日下，官场黑暗，因此无心为官。早年在江、淮一带浪迹江湖，后来回到杭州，见西湖的孤山四面环水，幽静安谧，竹篁森森，凤尾袅袅，正是隐居的好地方，于是就在这里搭了一间茅屋，住了下来。

西湖的山光水色温柔秀美，徜徉于林间溪畔，给人以一种仿佛与佳人曲诉衷肠的惬意。他常常独自一人或饮酒赋诗，或泼墨作画。这种摇首出红尘、啸傲笑王侯的生活他一过就是二十年，一次也没有进城。当时的杭州是江南第一繁华锦绣之地，“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参差十万人家”。然而林逋既厌恶尘世的喧嚣，也反感污秽的欲流，宁可在青山绿水之间与鹤为伴，与鹿为友，也不愿

意破坏内心的一片宁静。

当时在位的宋真宗听到他的大名,亲自派人赏赐金银玉帛,而且命令江浙的长官每年春节都必须登门慰问,想以此感召他能出山为朝廷效力。然而他始终不为所动。林逋特别喜爱动物,他养了两只白鹤和一只小鹿,整天与鹤鹿嬉戏玩耍。鹤鹿与他共同生活的时日一久,也渐渐有了灵性。他常常泛舟于西湖,留恋于寺院,三五日不归。如果有客来访,他的书童就将鹤放入空中,双鹤会在云间发出呼唤,林逋听到鹤鸣,就知道有客人在等他,立刻划船回家。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踏雪赏梅,是林和靖最感消魂的乐事。孤山的梅林是他亲手所栽,不知是偶合,还是一种象征,刚好三百六十株——象天之数。每当琼玉映日,红梅傲雪的良辰美景,孤山宛若一位自天而降的娇娘,他或踏月夜游,或邀友吟诗,那浮动飘逸的幽幽清香,疏影挂月的摇曳仙姿,无不令他黯然消魂。每当这时,他的诗情就会象梅之幽香一样无处不是,妙语华章也便源源而至。他随写随扔,潇洒惬意极了!友人看着与梅同舞的素笺随风飘散,十分惋惜,对他说:“诗是风雅之物,应当保存起来,留传后世,轻易抛弃,岂不可惜?”林和靖不以为然地说:“写诗是为了自我陶醉,我隐居山林,决心做一方外之人,如若心存以诗文博取俗名的念头,岂不有违我的初衷?”他的朋友们只好将他的诗偷偷记下来,使之有三百多首传世。

林逋一生没有娶妻,更谈不上子孙后代。他自诩终生“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其清雅脱俗真如仙人。

梅林岂只是他情爱之所钟,而且使他一生衣食无虞。他把出售梅子的钱一树一包投入瓶中,共三百六十包,正好每日花销一包。他每天随意伸手探取一包,不拘几钱,是多少就花多少。其洒脱逍遥于此可见一斑。

林逋晚年在草屋边上为自己修坟一座。他临终的那一天，将“鹤子”抚弄一回，说：“我将去也，从今以后，东西南北，任你飞吧。”又踱到“梅妻”身旁说：“二十年来，我们朝夕相伴，以后你们好自为之吧。”然后无疾而终。他死之后，那只白鹤绕着他的坟墓，悲鸣三天三夜而死，梅林也二度重开。

[原文]

地薄者大物不产，水浅者大鱼不游，树秃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兽不居。

[注曰：此四者，以明人之浅则无道德，国之浅则无忠贤也。]

[释评]

这里用客观的自然现象进一步说明假如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有权势者不具备振兴国家的品德和谋略，就必然不会吸引、凝聚大批人才，正像贫瘠的土地不产瑰伟的宝物，一洼浅水养不住大鱼，无枝之木大禽不依，疏落之林猛兽不栖一样。法天象地的圣贤，自然不会流连于危乱之邦；浅薄无知的小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品德而言。

一见倾心 马援归汉

西汉时辅佐刘秀平定天下的伏波将军马援，祖先是战国时赵国的名将赵奢，因赵奢封为“马服君”，所以子孙后代便以马为姓。马援十二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与三个哥哥一起生活。马援少有大志，诸兄都以为他是个奇才。因世道混乱，他无心坐下来认真读书，想告别其兄马况去边疆开田牧畜。马况说：“你的才器甚大，必

然晚成。随你的便吧。”不幸马况猝然病亡，马援不得不留下来守孝。他自幼是个非常孝顺的人，服丧一年，不离墓所；恭敬地事奉寡嫂，衣冠不整齐不进嫂子的居室。一年后，他出任郡督邮，有一次押送犯人，其中有一死囚，向他讲述了自己的冤情和不幸，马援因生哀怜之念，不平之意，就在途中放了他，自己也亡命到北地郡。后遇大赦，他留在当地为人放牧，很多逃难的人都归附他，数百家推他为头领，一起从事耕牧，数年之间，竟成大富。这时马援已年过三十，他到陇西、江汉等地游历了一段时间后，有机会接触到各地的吏风民情，更加体会到腐朽黑暗的王莽政权注定要灭亡，回到边地后，就对大家说：“大丈夫立身处世，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发财致富，贵在济世救人，否则，只不过是守财奴罢了！”于是尽散家财给兄弟故旧，自己穿着羊裘皮裤，毅然南行，去寻找施展抱负的机会。

王莽末年，各地义军蜂起，凉州豪强隗嚣起兵反莽，叛乱者多有归附，马援也慕名投到他的名下。隗嚣非常器重马援，任命他为绥德将军，与他共商如何对付已经称帝的刘秀和公孙述。隗嚣想联合公孙述一起消灭光武帝刘秀，就派马援前往蜀地观察情况。公孙述是马援的老乡，从前又颇有交情。马援一到成都，直以为公孙述会喜逢故人，执手言欢，没想到公孙述俨然以帝王自居，戒备森严，繁琐的礼仪之后三叩九拜，过后一句话也没说就把他安顿到宾馆住下。第二天先让文武肃立金殿，安放好贵宾席后，公孙述才鸾驾雕车，侍卫林立，逶迤曲折地进入金殿。公孙述想封马援为大将军，马援的随从人员都希望他留下，马援开导他们说：“现在天下胜负未分，公孙述不是礼贤下士，共图大事，反而刻意摆架子，与偶像有什么差别？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留得住人才？”

他回到凉州后，隗嚣问他公孙述是怎样一个人，马援说：“一只坐井观天的井底蛙，妄自尊大，成不了气候。”

隗嚣又派马援送书信于洛阳，光武帝在宣德殿接见了。光武帝一边喜笑颜开地出来迎接，一边对马援说：

“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辞谢，因曰：“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耳。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公孙述陛戟而后进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帝复笑曰：“卿非刺客，顾说客耳。”援曰：“天下反复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马援在洛阳期间，刘秀与他开怀畅谈有数十次，两人非常投机，都感到相见恨晚。

回到凉州，隗嚣问他关于洛阳的情况。马援说：“我到了朝廷，皇上引见数十次，每次宴饮谈话，都是自傍晚到天亮。皇上才智睿明，勇敢有谋略，不是一般人所能比得上的。而且开诚布公，无所隐藏，豁达大度，风范差不多和汉高帝一样。经学博览，政事文辞，前世无比。”

隗嚣说：“你认为与汉高祖比哪个更高明？”

马援想了想说：“不如汉高祖。高祖与人相处，无可无不可；光武帝对治理官吏的事特别喜欢，一举一动都讲究要合节度，又不喜欢饮酒。”

隗嚣听了马援的介绍，虽然心存疑虑，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派长子去洛阳做人质，表面上表示归附刘秀，马援也借机把家属带到了洛阳。

马援走后，野心不死的隗嚣不顾马援的规劝，公开打起了反汉的大旗。马援知道隗嚣对他颇为不满，也知道对这种“自挟奸心，盗憎主人”的浑人再劝也没用，便上书光武帝，表示自己久存仰慕之情，愿意臣服东汉。刘秀也十分赏识马援，自从上次相聚，就已有心引为己用。看了马援的上书，立即召见，共议征讨隗嚣大计。

光武帝按照马援制定的作战部署，一举歼灭了西凉的这股最大的反对势力。

因为马援对西凉的民情地理非常熟悉，就任命他为陇西太守。马援镇守西域期间，安抚团结少数民族，兴修水利，使那里从前习惯于抢掠流浪的游牧部落不再流徙，安居乐业，使西北部的经济得到发展，疆域逐步稳定。

马援治理西域的方法是努力开启恩信，宽以待下，放手使用官吏，给以实职，自己仅总领大局而已。宾客故人，日满其门。下属禀报事务，马援总是说：“这是守丞和廷尉的职责，怎么值得找我呢。你们可怜一下我这老头子，让我有个喘息的机会。如果大姓侵犯小民，羌人不顺从，这才是太守的事哩。”邻近的县里曾发生过一次羌人报仇的事件，官吏百姓惊惶失措，说羌人造反了，百姓奔入城郭，县令赶到郡里找马援，请求关闭城门，发兵镇压。马援当时正与宾客饮酒，大笑说：“羌人怎敢再侵犯我。告诉县令回守官舍，如果实在怕得不行，可以爬到床下去。”后来局势逐渐安定，大家都佩服他。

后来马援以六十二岁高龄领兵南征，病死于军中，实现了他“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豪迈誓言。

《后汉书》给马援作过这样一幅非常英武可爱的画像：

援为人美须发，眉目如画。闲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太子诸王闻者，莫不属耳忘倦。又善论兵，帝尝曰：“伏波论兵，与我意合。”

[原文]

山峭者崩，泽满者溢。

[注曰：此二者，明过高过满之戒也。]

[释评]

山峭崩，泽满溢，是自然常理。以此来警戒为人切勿得意忘形，以免到手的权势、财富、功名转眼成空。当人处在危难困苦之时，大多数人会警策奋发、励精图强；一旦如愿，便放逸骄横。因此古今英雄，善始者多，善终者少；创业者众，守成者鲜。这也许是人性的常有的弱点吧。故尔古人提出“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多勇，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作为矫正人性这一弱点之方法，不可不用心体味。

志满妄动 全军覆没

苻坚是氐族人，祖先世世代代都是西戎酋长，他的祖父苻洪趁东晋王朝衰微，建立了前秦王朝。

苻坚从小特别孝顺，特别招人喜欢，嘴巴也甜，年仅七岁就知道给周围的小伙伴一点好处。他是一个天生的好演员，八九岁时，就把爷爷苻洪走路的步态、说话的声音、接见大臣时的神态、批阅公文的架式全都学得惟妙惟肖，苻洪非常宠爱这个小孙子，经常在大臣中夸奖苻坚说：“我的这个孙子聪明极了，以后肯定会大有作为。”苻生继位后，残暴无度，朝中功臣、苻氏宗姓几乎被他杀光，在残留的一些大臣的推拥下，苻坚杀了苻生，登上了前秦的皇位。在苻坚看来，收拾被苻生折腾得一塌糊涂的烂摊子比杀掉苻生显得更艰难。苻坚在登上皇位之前心中就有了铲除暴君，整顿国家，吞并群雄，统一全国的宏伟计划。这时候，他正好得到了不亚于管仲、孔明的奇才王猛，在治国方略上他放手让王猛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广招人才，实行法制，整顿政府机构，发展教育事业，与周边少

数民族和睦共处,经过近二十年的励精图治,前秦成了一个最强大的国家。

许多成就大事业的豪杰,在其艰难创业时期,都能做到兢兢业业,不骄不躁,事事谨慎戒惧;一旦事业大成,实力雄厚,就要踌躇志满,忘乎所以。苻坚也没有战胜人性的这一弱点。成为北方无敌的强国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统一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十月,苻坚召集文武大臣,对他们说:“我继位已近二十年了,现在四海升平,只有东南一隅还没有臣服。我粗略算了一下,全国总计可以征集九十七万大军,我想亲自出征,你们以为如何?”

苻坚的决策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他把苻融单独留下商议。苻融说:“大臣们的意见是对的,希望陛下能采纳。”

苻坚的脸色马上变了,生气地说:“你也这样想,还让我去和谁商量。”

苻融也动了感情,哭着对苻坚说:“东晋不能灭,是明摆着的道理。陛下仔细想一想,鲜卑、羌、羯是我们的宿敌,现在已布满京都。假如我们倾国而去,一旦有什么变故,太子一个人带着几万老弱残兵怎么能对付得了!王猛是一代奇士,陛下每每比之于孔明,他最后一件不放心的事就是伐晋,临终时曾叮咛陛下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难道陛下忘了吗?”

苻坚所宠爱的张夫人看到苻坚固执己见,谁的话也不听,也柔情地对苻坚说:“臣妾听说,王者之师,必须上观天道,下顺民心。现在大臣们都说晋不可伐,陛下却一意孤行,这怎么可以呢?民谚说:‘鸡夜鸣,不利行军;犬群吠,宫室将空;兵器响动,马无故受惊,军财不归。’今年自秋冬以来,所有的鸡常在夜里啼鸣,狗不住哀嚎,厩中的战马老是受惊,兵库中的武器经常自动发出声音,这都是出师不祥之兆。”

苻坚勉强听完了张夫人的话,笑着对她说:“行军打仗的事,你们妇人不懂!”

太子苻宏以为父亲也许会听自己的劝谏,便对苻坚说:“晋国今年粮食丰收,不可攻打。我们应该厉兵秣马,等待晋国暴君即位,朝纲混乱,才有机可乘。”

苻坚说:“天下大事,小孩子懂什么!”

在一片反对声中,只有从北燕前来投靠的慕容垂居心叵测地赞成伐晋。苻坚非常高兴:“和我一起平定天下的,只有你一人啊!”

第二年的七月,苻坚下令大举伐晋。百姓十人一丁,把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组织成羽林郎,二十万大军为前锋,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行军队伍前后千里,旌旗相望,水陆并进,浩浩汇汇,向江南开拔。慕容垂和羌族人姚萇料到此行必败,都在暗中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复国的机会。

结果淝水一战,苻坚全军覆没,秦兵自相践踏,满山遍野都是死尸,残兵败将昼夜不停、露行野宿地逃命不迭,百万大军折损了十分之七八。苻坚身中流矢,一个人骑马逃到了淮州,后被慕容垂出卖,被姚萇勒死。

〔原文〕

弃玉取石者盲。

〔注曰:有目与无目同。〕

羊质虎皮者饰。

〔注曰:有表无里与无表同。〕

〔释评〕

抛弃美玉、怀抱顽石的,实在是眼有珠的盲人;羊披上一张

虎皮就自以为是猛虎,人们立即就会发现这是伪装。这个比喻似乎让人觉得此类事实属荒唐,然而在历史上和生活中这么干的人却大有人在。战国时的楚怀王放逐屈原,任用靳尚;宋高宗罢免李纲,重用秦桧;袁绍企图假借陈琳的名望给自己贴金;徐敬业借重骆宾王的文章号召天下讨伐武则天……诸如此类,都是同一性质的现象。

明珠暗投的大才子

骆宾王是唐代的大才子,他和王勃、杨炯、卢照邻被称为初唐文坛四杰。可惜这样一个连政敌都极推崇其才华的人物,因上表弹劾武则天,被贬官临海,出于个人意气,明珠暗投,与同时被贬的徐敬业等人同病相怜,起兵谋反,为徐起草檄文,大造舆论,最后不得善终。清人陈熙晋说:“临海(即骆宾王)少年落魄,薄宦沉沦,始以贡疏被愆,继以草檄亡命。”这四句话大体概括了骆宾王悲剧的一生。

公元684年秋,聚集在扬州的一伙政治失意分子,推徐敬业为首,公开打出反武旗号,旬月之间,号召起十万人马的队伍。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到了各州县。一天,武则天正在大殿与群臣商议平定叛乱一事,派出刺探军情的军官呈上一张檄文,武则天浏览一过,随手递给上官婉儿,示意让她给群臣宣读。婉儿甚感为难,这篇檄文她早就看过,知道通篇都是咒骂武则天的话。武则天明白她的心思,微笑着说:“没什么了不起!多数人不是早已知道了吗?让大家都听听,也有个公论。”婉儿只好念道: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谋后房之嬖。入宫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

无后于翠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妹屠兄，弑君鸩母。

武则天听到“弑君鸩母”，笑道：“我何曾有此事？血口喷人，有哪个相信呢？”婉儿接着念道：

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廷之遽衰。

听到这里，武则天又自言自语道：“话虽不确，对仗却很工整。”下面是对徐敬业的一通吹捧：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宙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山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师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汉地，或协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谁托？

武则天听到此处，不由大声喝彩：“好笔仗！”转顾左右问道：“这篇檄文，不知是何人所作？”有一朝臣答道：“听说是骆宾王的手笔。”则天叹道：“有此文才，怎叫他所遇非人。这岂不是宰相的过失吗？”宰相裴炎听武则天抱怨他的失职，吓得汗如雨下。

最后一段更加气势磅礴，夺人魂魄。只听婉儿念道：

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机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究是谁家之天下！

文武百官宁神屏气好不容易听婉儿念完，无不心惊胆战，心想

武娘娘今天一怒之下,不知谁要倒霉?大出所料的是武则天专心致志地听着,完全沉静在文章的感染力之中,仿佛这篇檄文声讨的不是她,而是另一个与她毫不相干的人一样。只听她大声说道:“奇才奇才!然而,有文才进须有武备。骆宾王虽然能文,徐敬业未必能武啊!”

徐敬业的叛乱仅用四十天的时间就被平定了,徐、骆接连失败,后为部将所杀。

骆宾王在未起事之前,曾有一首《于易送友人一绝》: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这首五绝已经隐约透出了这位大才子将不得善终的预兆。

[原文]

衣不举领者倒。

[注曰:当上而下。]

走不视地者颠。

[注曰:当下而上。]

[释评]

穿上衣的时候,无人不是将头从衣领下伸上来。假如有谁倒过来,头从领子上往下钻,人人都会嘲笑他“颠倒妄为”;走路的时候,眼不看地,而是仰面望天,没有不栽跟头的。这一上一下,其实是在说治国方略的两个最基本的要则:政府的领导人倘若颠三倒四,章法混乱,整个国家也就乱了套;人民大众如果不能安居乐业,各守本分,整个社会也就动荡不安。事有千头万绪,然而只要提纲挈领,脚踏实地,朝野上下就会井然有序。正朝纲,恤万民,这是理

政决策的第一要务。

不识时务的蠢猪

春秋时期,齐桓公称霸年间,位于今河南东隅的小国宋,由于加入了醒公的同盟,依靠齐国作后台,三十年没有动兵论武,国家自然得以休养生息,显出一派国泰民安的景象,连齐桓公都为之羡慕,晚年把公子昭托付给新即位的宋襄公,希望他死后能帮助公子继承王位。

然而宋襄公是个迂腐可笑、食古不化的蠢猪。齐桓公一死,他也不想称霸一时的齐桓公为什么一旦暴死,便国内大乱,尸体放了几个月都无人过问,以至生虫如蚁,却妄图取而代之,也来过过霸主的瘾。宋国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不管从人力还是从物力上讲都不能与他国抗衡。可宋襄公见齐桓公死了,称霸之心便油然而生。恰好这时公子昭因被国内奸党追杀,前来投奔,他自认为机会难得。第二年,宋襄公以齐桓公霸业的继承者自居,通知各国诸侯,要求大家共同护送公子昭回齐国即位。当时,齐国奸党谋害公子昭,用武力胁迫群臣立公子无亏,本来就是一次大失人心的宫廷政变,现在看到宋国联兵讨伐,当下乱了阵脚,连忙杀了无亏,把公子昭迎回国即位,是为齐孝公。

宋襄公本来准备大打出手,没想到一战即胜,于是昏昏然起来,更加相信他出兵时的主张:“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他不是见好就收,而是俨然成了真正的霸主,不自量力地肩负起了霸主的重任,耍起了霸主的威风。伐齐得手后,他想效法当年齐桓公北杏之盟,无奈一没有可使他仰仗的经济实力,二没有可成霸业的德才智谋,连一个只有小县大的滕国和鄫国都不听从他的号令。宋襄公老羞成怒,囚系滕公,杀了鄫公,妄想以武力逼人就范,结果适得

其反，各国诸侯对他更加嗤之以鼻了。

公元前 639 年春，宋、齐、楚在鹿上商议会盟之事，在这次预备会上，宋襄公认为自己是发起人，便以盟主自居，发号施令起来，说他打算八月在宋国孟地（今河南睢县）会合诸侯，共商如何扶助王室。其时，各国诸侯都不带兵车。齐孝公因感恩于宋襄公的大德，当然听从，楚人表面上满口答应，心中却暗暗发笑。

回国后，宋襄公很得意地告诉公子目夷，楚国已同意了他的安排。目夷警告他：“楚国向来不讲信义，出尔反尔，不可上当。”

宋襄公却说：“我以忠信对待别人，别人难道还忍心欺骗我吗？”

这年秋天，宋襄公动身赴盟，目夷再次提醒他说：“楚国一向蛮横无义，请允许我带兵车去，以防不测。”宋襄公此时称霸心切，哪里听得进去，断然拒绝了他的忠言。临行之际，襄公还怕目夷擅自带兵前去，失了他的信义，不让目夷离开他身边半步。

孟地之盟，宋襄公不但没做成盟主，反而被楚成王扣押。成王列举了襄公六条罪状：一、干涉齐国内政；二、折辱滕公；三、惨杀鄫公；四、恃强围曹；五、不畏天诫，强图霸业；六、妄自尊大，目无诸侯。然后就势率领大军，兵临宋国城下。

公子目夷趁混乱逃回宋国，聚兵卒，设守备，组织军队和民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楚军才没有攻下宋国。楚王在无奈的情况下，派使者威胁宋国人说：“如果不赶快把宋国献出，就杀死你们的国君！”

宋人答道：“随你们的便，我国已有新君了！”

楚成王强攻终日，死伤甚众，一怒之下，想杀襄公以泄心头之恨。大将得臣说：“杀一宋公犹如杀一匹夫，可是杀了他也得不到宋国，反而白白招人非议，不如放了他。”

楚成王听了得臣的计谋，把宋襄公送给鲁国，鲁僖公趁机出面

说情，楚成王一举两得，既笼络了齐鲁两国，又收买了人心，才放宋襄公回国。

宋襄公被释后羞愧极了，听说公子目夷已即君位，便跑到了卫国。公子目夷来到卫地，一再说明他因形势所迫，暂时摄政，绝无取而代之的意思。宋襄公遭受了那么大的屈辱，不以为耻，真还厚着脸皮回国复位了。

事到如今，宋襄公本该清醒了，经过与齐楚较量后，本该清楚自己有多大份量、多大本事，也本该认清在诸侯各国竞相以计谋、武力争锋逞强的国际形势下，有谁是真心讲仁义、讲道德的？然而这头蠢猪被称霸的妄想蒙了心，觉得靠武力不能登上霸主地位，便又想用“仁义”感召诸侯，以达到称霸的目的。

宋襄公听说郑国积极支持楚国，便想杀鸡给猴看，借机惩罚郑国，以泄内心的恶气。就在第二年，郑国君亲自去朝见楚成王，宋襄公认为时机到了，便准备举兵伐郑。楚国闻讯，率兵直扑宋国，两军列阵泓水（今河南柘县西北）两岸。大司马公孙固对宋襄公说：“我听说‘一姓不再兴’。我们宋国原是殷商后代，当初殷商无道，失了天下。你现在想复兴商朝的天下，办得到吗？我们盔甲不如楚国精坚，兵器不如楚国锐利，军队不如楚国强大，如果交战，你靠什么取胜呢？”

宋襄公说：“楚军虽然兵甲有余，可是仁义不足。寡人虽然兵甲不足，可是仁义有余。过去周武王只有三千虎贲军，就打败了商纣王的几十万大军。凭什么？靠的就是‘仁义’二字！”他自恃“仁义无敌”，刚愎自用，硬是下了战书，并命人做了一面大旗，旗上绣着“仁义”两个大字。

公孙固暗暗叫苦，私下对另一大臣说：“战争是互相残杀的凶事，想打仗又要奢谈仁义，我不知道咱们的国君去什么地方才能找到仁义！看来他得了失心疯。我很替他担心。我们必须慎重行

事，不要把宋国给葬送了。”

开战的那一天，楚国兵马开始渡河。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军人多，我军人少，请趁他们渡河的时候发动进攻，以我全力，击敌一半，这是取胜的好机会。否则，我们必将失败。”

宋襄公却指“仁义”大旗说：“你没有看见这‘仁义’二字吗？寡人堂堂的仁义之师，怎么能乘别人之危呢！”

公孙固又一次暗暗叫苦，宋军这时眼睁睁地看着楚军全部渡过泓水，他又焦急地对宋襄公说：“乘楚军刚渡过河，还没有列好阵，抓住战机，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还可取胜。”

想不到宋襄公却板起面孔说：“人家还没有布好阵，就是打胜了也不光彩。你贪图一击之利，就不顾万世之仁义了吗？”宋襄公蠢到了这步田地，还奢谈“仁义”，真是无可求药了。

这时，楚军已经摆好了战阵，襄公才下令出击。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楚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攻杀过来，宋国军队顿时瓦解，公子目夷等人急忙护卫宋襄公左冲右突，边战边退，混战中宋襄公的大腿被射中一箭，身上多处受伤，只得忍着伤痛，逃出重围。回头看去，兵车折损十之八九，将士们伤的伤亡的亡，只有“仁义”大旗在硝烟弥漫中孤零零可笑地斜倚在那里。

第二年夏天，宋襄公连气带伤，一命呜呼。不知他临死时明白过来没有？反正他的“仁义”之师成了贻笑千古的话柄！

[原文]

柱弱者屋坏，辅弱者国倾。

[注曰：材不胜任谓之弱。]

[释评]

以柱弱房倒来比喻辅佐朝政的大臣如果软弱无能，国家必将

倾覆。称霸春秋的齐桓公其实并不是一个十分贤德的明君，只是由于管仲的才干和谋略才使他得以“射天下”。管仲一死，齐国大乱，桓公横尸数月，蛆虫满地，都无人安葬；伍子胥辅吴，吴国灭越败楚，威震中原，子胥一死，吴国亦亡。这又从反面证明将相乃君王之左膀右臂，将相强则国亦强，将相无能，国家怎么可能强大呢？

君相不言天命

人们在谈到中国的历代名相时，言必称魏征、孔明、寇准诸人，可是从品德、事业、贡献等方面与这些人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李泌，却因为儒家偏见所不容，故尔其名不大为后人所知。

据史书载，李泌少年时，身轻如燕，能在屏风上行走，能在细竹笼上站立，大概天生就会后世所谓的轻功。有一方外异人对其父母说：“这孩子十五岁一定升仙。”父母不想让孩子离自己而去，做出许多反对状。有一天，双亲又因此而发作，突然闻到一阵异香从天而降，父母用大蒜汁四处乱泼，异香从此再没闻到。李泌年岁稍长，就出现了“辟谷”（即长期不食）现象，而且天生会导引行气，每次做气功，周身骨节发出一阵阵轻响，人们说他骨格异于常人，是“镢子骨”。

李泌七岁就会写文章，而且通晓释道教理。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征召天下生而知佛理、道学的“神童”入朝答辩，有一个叫员俶的孩子年仅九岁，佛道名家出题，员俶都对答如流。玄宗惊诧不已，问他：“还有哪个孩子能和你一样？”

员俶说：“李泌。”

玄宗派特使骑快马召李入京。李泌到时，玄宗正与宰相张说观棋，示意张说先试验李的才情。张说即兴赋棋曰：“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

这个七岁的孩子随口应道：“方若知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

玄宗一听，高兴极了，当即表示：“这孩子的精神境界高得很哪！将来必定大有作为！”命令厚赏之余，又下圣旨，让李泌父母要善加抚养。后来李泌遍访名山，在华山、嵩山、终南山求仙学道，得遇许多世外高人。

十多年后，始终记着这个孩子的唐玄宗再次下旨命李泌入朝讲《老子》，然后任命他为侍诏翰林，伴读东宫诸位皇太子。从此，李泌参与朝政大事，筹谋军国大计，协助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消弥唐室父子兄弟猜忌相残，和睦周边民族关系，保护朝中功臣战将，身经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中晚唐经历数次变乱而根基不震，国本不摇，实乃多仗李泌之才。南怀瑾先生对李泌的评价是：“说到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善于运用黄老拨乱反正之道的作为，实在是望之犹如神仙中人。”

儒家所以对李泌采取一种类似缄默的态度，就因为他不以儒学为正统，而以释道为基准。其实李泌自身以释道学说修心养性，但在治国方略上却更具积极的入世精神。他是把道家的“无不为”和佛家的“普渡众生”思想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第一人。

在“佛理其心”方面，从下面一事可见一斑。

安禄山造反，唐明皇仓皇出走，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他一上台就到处找李泌，肃宗要他帮忙，封他做官，他恳辞不干，只愿以客位的身份出谋划策。肃宗只好由他。这时李泌已很少吃烟火熟食。一天夜里，肃宗一高兴，叫来几个兄弟吃火锅，因李泌不吃荤，肃宗特地给他烧了二颗梨。外出的时候，李泌与肃宗同车，百姓都知道车上穿黄袍的是皇帝，旁边穿白衣的是山人李泌。肃宗听到老百姓的议论，觉得不是办法，特赐金紫，拜他为广平王皇太子李豫的行军司马。肃宗对他说：“先生曾经侍从过太上

皇(玄宗),后又作过我的老师,现在再作我儿子的行军司马。我父子三代,都要借重你的帮助了。”谁想到李泌帮助李家皇室直到子孙四代。

唐代宗即位后,召李泌辅政,因他从未娶妻生子,生活习惯也与世俗不同,唐代宗不但强迫他吃肉,还强行给他娶妻。李泌以真正的“佛理其心,世俗其身”的处世态度接受了这些强加于他的东西。

在“积极入世”方面,显明地表现在他对君相的历史作用的独特看法上。

一天,唐德宗与李泌评论他即位以来的历任宰相杨炎、卢杞等人。德宗说:“卢忠诚耿介。人们都说卢杞奸邪诡诈,可我一点也不觉得。”

李泌说:“人人都说卢杞奸邪,唯独陛下不觉得,这正说明卢杞的真正奸邪。倘若让陛下也发觉了他的奸邪,还会发生他杀杨炎、逼死颜真卿、逼反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从而导致建中年间藩镇暴乱吗?”

德宗说:“杨炎当宰相的时候,把我当成是个不懂事的小孩,每次商讨国是,我同意就高兴;倘若与他多说几句,他就拂袖而去。看那意思,好象不值得与我多费口舌似的。因此我忍无可忍,才杀了他,倒不是由于卢杞谗害引起的。至于建中年间的战乱,朝中文武百官被迫移都奉天(今陕西乾县),这也是天命,不是卢杞一个人所能做到的。”

李泌马上反驳说:“天命一类的话,别人都可以说,唯独君王不可说。因为君王、宰相是来造命的,而不是听命的。如果讲天命,那么就没必要制定礼乐刑法等政策法规了。”

“君不言命。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这样石破天惊、积极进取的名言,古往今来,还没有人说过。

李泌出任宰相时，德宗对他说：“我要和你约法在先，因你历年来所受的委屈太多了，不要一旦当权，就记恨报仇。对你有恩的，我会替你报答的。”

李泌说：“臣素奉道，向不与人记仇。害我的李辅国、元载都已自毙了。过去和我要好的，凡有才能的，现在也都显达了；其余的，也都零落过世了。我实在没有什么恩怨可报的。但如你方才所说，我可以和你有所约言吗？”

德宗说：“当然可以！”

于是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杀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如有奸邪之辈谗陷，陛下万一加害，恐中外之变又要发生。陛下如真能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

德宗接受了李泌的建议，李晟、马燧在旁听了，当时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不幸的是，历来的封建皇室都是天下是非最多、人事最复杂的场所，尤其是皇室中的父子兄弟、骨肉手足之间争夺权利的残酷斗争，集人世间悲剧的大总汇。德宗即位不久，因听信谗言，疑忌太子，心生杀害之念。李泌为调和德宗和太子间的误会，触怒了德宗。德宗说：“你不为你的家族考虑吗？”

李泌立刻说：“正因为我爱我的家族，所以才要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假如我怕陛下发怒而曲意顺从，陛下今天杀了太子，明日后悔了，必然埋怨我说：‘你这个宰相是怎么当的？我任你为相，有事不力争，结果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必须赐你死罪方可平息我的怨恨。’臣已垂垂老矣，残年暮岁不值得可惜。倘若冤杀了我，让我的侄子作为后嗣，我不知道祖宗的祭祠还能不能后继有人？”李泌说完，禁不住呜咽流涕。

德宗也被他的话感动了，垂泪道：“可事到如今，怎么办呢？”

李泌说：“这件大事希望陛下三思而行。自古父子相疑，没有不亡国的。”

德宗沉默良久，对李泌说：“我的家事，你为什么要这样关心？”

李泌说：“臣今独任宰相重任，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任在臣，如坐视太子面临冤屈而不言，臣的罪就大了。”

后来又经过多次反复辩论，最后总算解开了德宗父子之间的死结。德宗高兴之下，特别开启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哭着对他说：“要不是贤卿再三恳切规谏，朕今日就追悔莫及了！太子非常仁孝，确实没有贰心。从今以后，无论军国大事还是我的家事，都应当和先生多多商量。”

李泌听了，拜谢之外，呈情道：“臣报效国家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历此恶浪，惊悸亡魂，已不可复用，只希望乞骸骨还乡。”德宗除了道歉安慰，硬是不准他辞职。过了一年多，李泌果然仙逝。

废立太子，是封建王朝最敏感也是最棘手的事，有多少忠臣将相因过问此事而送了命。但李泌处在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父子骨肉之间，每次为了国家的安定和李氏宗室的亲睦，都挺身而出，以仁德感人，化仇怨为慈善，实在是古今第一人。

肃宗、代宗和德宗，皆才德平平，幸有李泌的辅佐，才一次次度过难关。李泌一死，盛极一时的李唐江山已是日暮西山，逐渐衰败了，未经几代，中国历史就开始了五代十国的大混乱。

[原文]

足寒伤心，人怨伤国。

[注曰：夫冲和之气生于足而流于四肢，而心为之君，气和则天君乐，气乖则天君伤矣。]

山将崩者下先隳，国将衰者人先弊。

[注曰：自古及今，生齿富庶，人民康乐而国衰者，未之有也。]

根枯枝朽，人困国残。

[注曰：长城之役兴而秦国残矣，汴梁之役兴而隋国残矣。]

[释评]

天地是大宇宙，人身是小宇宙。人其实是宇宙的一个缩影。人感应天地之气最直接的部位是脚，只有双脚才天天与大地接触。地气是通过脚流注全身的，人体中气充和，则身心安泰。心虽然是主宰，但如双脚受寒，心脏就要受到伤害。脚之于人，犹民之于君。人无脚不立，国无民不成。足为人之根，民为国之本。可惜人们往往尊贵其头面，轻慢其手足，就象昏君尊贵其权势，轻慢其臣民一样。鉴于此，才有“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古训。

用山陵崩塌是因根基毁坏进一步来晓喻国家衰亡是因民生凋蔽的道理。也如同根枯树死一样，广大民众如若困苦不堪，朝不保夕，国家这颗大树也必将枝朽叶残。秦、隋王朝之所以被推翻，只因筑长城、开运河榨尽了全国的民力、财力。鉴古知今，人民生活富裕，康乐安居，国家自然繁荣富强。

醉死在迷楼的隋炀帝

“民为国本，本固邦宁。”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以民为本的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制定国策的指导思想。凡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就国富民强；凡是违背这一点的，必将“根枯枝朽，人困国残”，如秦始皇、隋炀帝。秦、隋尽管在初创时期显得强大无比，无敌于天下，但是都因为伤

害民众这一国之根本,所以没过多久,就都迅速灭亡了。

秦始皇因筑长城、建阿房宫与修皇陵亡国,已为人所共知,姑且不说。我们不妨进隋炀帝的“迷楼”参观一下,同时看看他是怎样醉生梦死,亡命亡国在那里的。

隋炀帝杨广在没有当上太子时,为了博取父亲隋文帝的欢心,极尽矫饰之能事。文帝一次到他的府第,看见他居室简朴,非常高兴。事实上,杨广是最会享乐的。隋军攻下建康时,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抢到手。由于大将高颀把张丽华杀了,杨广十分恼火,从此埋下了除掉高颀的杀机。他即位不久,很快就暴露了骄奢淫逸的本性。他下令调集十万民工,开凿环卫洛阳的长堦。接着开始大规模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要求在十个月内完工。由于工期紧迫,服役民夫十之四五被活活折磨而死。东自城皋,北至河阳,沿途载尸车辆到处可见,令人惨不忍睹。他所建的这处洛阳西苑周围二百里,有海有山,堂殿楼观,穷极奢华。他从全国各地搜罗珍奇花木、飞禽走兽运到洛阳,用以布置装修西苑,供他玩赏。同时特别开凿一条运河,把汴河的水引入离宫,并造龙舟,以便在水上游乐。秋冬树叶凋零,就命人用丝绸剪花装缀在树枝上,颜色一退,立即更换新花。

隋炀帝先后强迫三百万民工开运河,筑长城,因深重的劳役而死的民工达五六十万。在他统治的十二年中,前后强征的民工不下一千万人。由于大量丁夫死于苦役,就抓妇女充任差役。社会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遭到了严重摧残。

为了炫耀隋朝的声威和强盛,好大喜功的隋炀帝每年正月当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商人聚集洛阳的时候,都要陈列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乐工一万八千人,通宵达旦,灯火辉煌,“终月而罢,所费百万”。西域商人前来交易,隋炀帝“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就连卖菜的人,也用龙须席铺地。外国商人到

酒店可以随意吃喝,不用花钱。这些商人知道这都是做样子给外人看的,故意指着树上的绢花说:“你们这里衣不蔽体的人到处都是,为什么不把这些绸绢给他们做衣穿,缠在树上有什么用呢?”

隋炀帝最荒淫的行径莫过于修建迷楼。他认为宫殿虽然宽敞,可惜没有曲径小苑,幽室迷宫,若有,那就更快活更好玩了。他身边的幸臣听他如此说,很快物色到一位高明的建筑设计师项升。隋炀帝看了他的设计图,非常满意,立即下令向天下搜集材料,征调几万壮工,用了一年多才完工。所花费的钱财之多,难以统计,国库都因此而空虚了。这座别出心裁的建筑,除华丽外,十分的精巧玲珑,人们只要走入其中,无人带路,就再也不会找到出路了。隋炀帝得意地对近臣说:“即使是真的神仙到了这里,也一定会迷路的。这真好比是一座迷楼。”于是后世的人就管它叫迷楼了。

迷楼造好后,隋炀帝选良家童女三千,安置到迷楼里,又在楼上四阁中,铺设大帐四处,逐帐题名为“散春愁”,“醉忘归”,“夜酣香”,“延秋月”,每帐中可容数十宫女,隋炀帝轮番“宠幸”。他除游宴外,没一日不在四帐中快活,所有军国大事,统统抛到九霄云外,从此再不早朝。

为了玩得心跳,太监何稠又费尽心思,给他造了一乘御女车。顾名思义,这御女车特意是供他恣情纵欲的。车身狭小,只容一人,车下备有各种机关,可随意上下,车身可以自动控送,使他在发泄兽欲时不用费力。而且无论什么女子,一经上车,手足便被钩住,不能动弹,只好任人摆布——这是专为隋炀帝摧残童女制作的。

专制社会的封建帝王,只要有所嗜好,什么样的新鲜花样都会有人去发明的。何稠见天子因御女车对他赏赐多多,便对此车进一步改进加工,使车子能够自动上下,可登楼入阁,如行平地,尤其美妙的是在车中御女时,仍能左右摇动,曲尽其欢。隋炀帝试过之

后，龙颜大喜：“卿任意成车，朕任意行乐，就名为任意车吧。”从此以后，他在迷楼中，逐日乘着任意车，往来取乐，又有人献乌铜屏数十面，每面高五尺，宽三尺，纯系磨铜为镜，光可照人，环列龙床四周，每夕御女，各种情态，俱映镜中。

隋炀帝日夜纵欲，很快就得了糖尿病，虚弱得终日昏睡，无法清醒。到了夏天，一天要喝几百杯水，面前放一大块冰，还是口渴得烦躁不安。最后被起义军抓住，他想饮毒酒自尽，遭到拒绝，被宇文化及用绳子勒死。

〔原文〕

与覆车同轨者倾，与亡国同事者灭。

〔注曰：汉武欲为秦皇之事，几至于倾，而能有终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纣以女色而亡，而幽之褒姒同之。汉以閹宦亡，而唐之中尉同之。〕

〔释评〕

跟随前面翻了的车走同一条道，也要翻车；做与前代亡国之君同样事的，也要亡国。汉武帝不记取秦始皇因求仙而死于途中的教训，几乎使国家遭殃，幸亏他在晚年有所悔悟；唐昭宗不以汉末宦官专权为鉴，同样导致了唐王朝的灭亡和“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

汉武求仙 几毁英名

人们谈起中国历史，言必称“秦皇汉武”。秦始皇和汉武帝确实有诸多相同之处：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法箝制天下，汉武帝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秦始皇首创郡县制，建立了封建专政体制，汉武帝强化了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秦始皇并吞六国，一统天下，汉武帝北伐匈奴，南征闽越，扩大了中国版图；秦始皇喜欢巡幸，到处封禅，汉武帝有过之无不及，三年一祀，五年一巡；秦始皇妄求长生，沉湎于神仙之术，暴死途中，汉武帝更是迷恋此道，热中方术，几毁英名……

汉武帝刘彻，是西汉第五位皇帝，由于他本人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上有高祖、文帝、景帝的风范与基业，内有德才兼备的将相，所以功勋卓然，建树盖世。然而才志越高，贪心越大，这几乎成了历史上伟大人物的一个通有的悲剧性特征。汉武帝终其一生想战胜人生有限这一残酷无情的事实，千方百计想长生不老、永远不死，将那帝王之无上权力和率意享乐地久天长地占有，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做一个与日月同寿的神仙！

汉武帝虽然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国家的理论基础，但他本人的信仰却是道家的神仙术数。天子呵气，四海成雨。于是自称能招魂致仙的方士便蜂涌而至。先是有李少君其人，他本是一公侯的家庭医生，故意隐瞒自己的出生时间，自称年已古稀，能呼魂唤鬼、搬动神功和不老秘方。他不娶妻，也不见有什么谋生手段，可生活得却非常富裕，人们不知道他的钱财从何而来，真以为他是用搬动功随心所欲弄来的，于是愈加迷信他了，争相奉侍。殊不知他的财物都是别人馈赠的。有一次，李少君与武安侯田蚡饮酒，席中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说他曾与老人的爷爷在某地游玩、在某地打猎，老人小时候就是由爷爷带大的，李少君说的那些地方他都记得，丝毫不差。经老人一一印证，满座皆惊。武帝听说李有如此神通，就召见了，并取出一古铜器当面试验，让他说出是什么朝代的制品。少君不假观看，当即说道：“这是春秋时齐桓公十年陈设于柏寝台的祭器。”验看铜器下的款文，果如其言。宫

中听说李如此神异,无不惊骇,都把他当作有九百岁高龄的神人。李少君乘机大吹一通,他对武帝说:“祭神灶可得到一种奇妙的物质,这种物质能使丹砂化为黄金,用这种黄金制成饮食器具,可益寿延年,这样才会见到蓬莱的仙人。从前黄帝就是因此封禅遇仙,得以长生不死,乘龙升天的。为臣能活数百年,也是因为曾遨游海上,遇见仙人安期生,给臣吃了一枚大如西瓜的仙枣。安期生不是谁都能见到的,那要看有没有缘份。”

汉武帝听了,马上照李少君说的办法亲祀灶神,派方士入海去找安期生一类仙人,又命李少君炼丹取金。可是金子没有炼出来,李却病死了。武帝却不信这个活神仙会死,以为他是仙逝而去了。

第二年,又来了一个叫少翁的方士,据说已有二百多岁,但容貌却有如孩童。其时正值武帝的宠姬王夫人身亡,武帝日夜思念,少翁说他能将王夫人的灵魂招回,以慰武帝相思之苦。武帝大喜过望,让少翁作起法来。少翁独辟净室,垂挂帷帘,让武帝默坐静候,果然望见有女如妃,绰约而至,武帝正要上前倾诉衷肠,美人倏忽不见。为此,武帝特封少翁为文成将军,后来少翁百般折腾,怎么也招不来神仙,纳伪书于牛腹,被武帝识破,于是诛杀少翁,对这起诈骗事件从此讳莫如深。

至此,汉武帝本该清醒了,可他仍不死心,结果发生了一起更荒唐的诈骗案。

东成侯丁义听说武帝杀了少翁后颇为后悔,就又推荐了一名叫栾大的方士。这个栾大爱吹牛皮,说大话,但人长得身高貌美,仪表堂堂。他对武帝说:“我曾经往来于东海,见过安期生一群仙人。臣与少君同门学道,仙师对臣说过:‘黄金可成,黄河决堤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我担心又落个少翁的下场,所以不敢献上秘方。”

武帝说:“文成将军是误食马肝中毒死的。你如果真有此秘

方,我有什么舍不得给你呢!”

武帝害怕再次上当受骗,就让栾大试其方。栾大拿出一个棋枰,说他能使黑白子象两军厮杀一般互相撞击,说罢将棋子洒落棋枰,口中念念有词,果见黑白子撞击不已。武帝与左右侍从大为惊讶(其实那棋子事先已被栾大磁化过了)。武帝大喜,当即面授栾大为五利将军,后又加封为天士、地士、大通、天道将军,身挂四将军印。还把卫长公主许配栾大,赏赐府率、车马、宝物无数。一介平民,骤然平步青云,出门前呼后拥,回家假玉温香,武帝未曾得仙,他倒先做了活神仙。

好不容易过了半年,武帝一再催促栾大去海上迎接仙人,栾大实在推托不过,只好整装启程。武帝暗地派出密探跟踪栾大,看他到底有何神通。栾大在渤海、泰山游玩够了,才返回长安。武帝这才知道又被骗了,于是把栾大腰斩街头,只是可怜了卫长公主,从今以后,青春年华只有独守空房了。

仙人求不来,汉武帝寄希望于封禅,妄图以其虔诚感动山川之神,答应他长生不老的企望,汉武帝一生中,南到会稽,北至碣石,几乎礼拜遍了全国的名山大川,然而海天茫茫,仙踪缈缈,只落得岁岁望洋兴叹。

汉武帝晚年多病,疑神疑鬼,有一次梦见数千木人打他,醒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惊肉跳不止。他不知凭什么一口咬定这是有人在使用巫术诅咒他,于是便派江充四出调查。江充召集一帮巫师,闯入民宅,四下里乱挖,只要挖出木头人,不论是官是民,一律收审逼供。其实那些木偶是巫师事先埋好的。结果“巫蛊”一案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有目的的政治陷害,受牵连的有太子刘据、丞相公孙贺父子、武帝亲生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等。后来有刘据被迫矫旨捕杀江充,发兵攻占长安各要害部门。武帝大怒,令左丞相刘屈氂发兵逮捕太子,两军在长安大战数日,皇太子兵败自杀。后

来,丞相刘屈氂和贰师将军李广利也被指控从事巫蛊活动诅咒皇帝,刘屈氂被杀,李广利投降匈奴,所统帅的七万大军尽归匈奴。武帝一生多次大胜匈奴,最后却由于非军事原因而遭此惨败,这一打击引起他思想上巨大的震动,后来他觉察到所谓巫蛊活动多无实证,纯属江充等人制造的冤案,便诛灭了江充全家。历史上有名的“巫蛊之祸”到此才得以中止。

一连串的挫折使汉武帝反思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他开始检讨自己的过错,公元前89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出巡到山东海边,仍不死心,希冀在海岛上会巧遇神仙。他在东莱海边流连徘徊十余日,唯见浊浪排空,海鸟悲鸣,只好怀着破灭的心情启驾返程,他边走边回首往事,心中有无限感慨。走到钜定县(今山东广饶县北)时,看到农民正忙着春耕,他便拿起耒耜,亲自到田里参加劳动;他到泰山明堂里祭祀时,对着天地神灵和大臣们悔恨地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徒使天下愁苦,追悔莫及。从今以后,事有伤害百姓,悉当罢废,不得再行!”稍后,他又向全国臣民下“罪己诏”,公开检讨自己的失误。回到长安,朝臣动议为他祝寿,奏章中有“玩听音乐,娱养天年”之类的话,武帝二次下“罪己诏”,他说:

朕之不德,致召非彝。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日止一食者累月,何乐之足听?且至今余巫未息,祸犹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甚愧之,其何寿之有?敬谢丞相二千石,其各就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幸毋复言!

自此以后,汉武帝一反过去穷兵黩武、大建宫室的政策,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与民休息;他本人戒绝从前的种种嗜好,清心静养。经过两年的努力,社会又趋于安定了。开启了后来的“昭宣中兴、媲美文景”的西汉盛世。

迷途知返,这在封建帝王中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汉

武帝能在他晚年反省,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从自身做起,因此才会赢得后人和史家的赞扬。

[原文]

见已生者慎将生,恶其迹者须避之。

[注曰:已生者见而去之也。将生者慎而消之也。恶其迹者急履而恶傍,不若废履而无行。妄动而恶知,不若绌心而无动。]

[释评]

知道已经发生过的不幸事故,发现类似情况有重演的可能,就应当慎重地防止它,使之消灭在萌芽状态;厌恶前人有过的劣迹,就应当尽力避免重蹈覆辙。最彻底干净的办法不是又要那样做,又想不犯前人的过失,这是不可能的;而应该根本就不起心动念,根本就不去做。

岳飞是谁害死的?

岳飞被害,千古冤狱,为世代正直人士扼腕;千夫所指,秦桧至今被人唾骂。《说岳全传》等通俗文学,几乎已使这一事件成了人所共认的铁案。杭州岳庙中,秦桧夫妻跪下,几被游人唾液淹没。岳飞被害这一冤案,秦桧固然是祸首,但真正的罪魁应该说是皇帝高宗,秦桧不过是推波助澜,迎合了高宗的心愿罢了。

说起来,宋高宗所以要害岳飞,是因为在此之前发生的一次与岳飞毫无关系的叛乱有关。

宋靖康年间,金人南侵,掳徽宗、钦宗北去。高宗在南方即位,后逃至杭州建都,是为南宋。扈从统制(首都卫戍司令)苗传和另

一统兵刘正彦发动兵变,逼高宗退位,禅位给他年方三岁的儿子,由太后垂帘听政。

后来苗、刘之变虽然被张浚、韩世忠平复,但高宗受到极大屈辱,一直耿耿于怀。经历了这次政变后,他对手握兵权的武将始终存有莫大戒心。偏偏岳飞不懂高宗的这种心理,做了一件极不聪明的事。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岳飞朝见高宗,两人在内殿单独密谈。岳飞提请正式立建国公为皇太子。高宗没有答应,说道:“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言下之意,高宗对岳飞的建议很不满意,当时他是否想起了苗、刘兵变所受的耻辱呢?

高宗不但不是一个昏君,而且是一个极聪明干练的人。《宋史·岳飞传》中记载了一件岳飞和高宗论马的事。高宗问岳飞:“卿有良马否?”

岳飞回答说:“臣本来有两匹马,每日吃豆数斗,饮泉水一斛,倘若食物不清洁,便不肯吃。奔驰时起初也不很快,驰到一百里后,这才越奔越快,从中午到傍晚,还可行二百里,卸下鞍子后,不喷气,不出汗,若无其事。那是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遥,致远之材也。不幸这两匹马都相继死了。现在所乘的一匹,每天吃豆不过数升,什么粮食都吃,什么脏水都饮,一骑上便发力快跑,可是只跑得百里便呼呼喷气,大汗淋漓,便象要倒毙一般。这是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材也。”

高宗大为赞叹,说他的议论极有道理。岳飞论的是马,真意当然是借此比喻人格,这高宗不是不知道。请看高宗在另一次和张浚谈马所说的话便可明白。

也是在绍兴七年,张浚进呈一批马,高宗和他议论马之优劣。张浚问:“臣听说,陛下只要听到马蹄声便知马之好坏,这是真的吗?”

高宗说：“不错，我隔墙听马，便知优劣。只要明白要点所在，此亦非难事。”

张浚借题发挥：“要分辨畜生的优劣，或许不很难，只有知人为难。”

高宗点头道：“知人的确很难。”

张浚道：“一个人是否有才能，那是不易知道的。但议论刚正，态度严肃之人，一定不肯做坏事；一味歌功颂德，大叫万寿无疆，陛下不论说什么，总是欢呼喝采之人，必不可用。”高宗认为此言不错。

通过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宋高宗是个明白人，如果他不是出于对重兵在握的武将有所惧戒，自己不想杀岳飞，秦桧的诬陷一定不会生效。

疑忌武将是宋朝的传统。宋太祖因手握兵权而致黄袍加身，后世子孙都怕大将学他们的祖宗赵匡胤的样子，更何况宋高宗在苗、刘手下已经吃过了一次亏呢？这次岳飞又要来干预谁当接班人的问题，秦桧正好诬陷岳飞要造反，恰好迎合了高宗的心意，于是才有风波亭岳家父子被害之事。

秦桧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这时候诬告——高宗也知道是诬告——岳飞要造反呢？这就是忠臣与奸臣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了。忠臣觉得自己所言所行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都是出于一片忠诚，自觉问心无愧，所以不去留心皇帝的喜怒好恶，甚至觉得揣摩人主的隐私是一种不光彩的作法。而奸臣呢？最在意的不是什么国家的安危，人格的高下，而是皇上隐秘的心理活动，个人的兴趣爱好。只要能使人主高兴，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话都可以说，而且事事都能得逞。高宗偏安余杭后，担心的是什麼？提防的是什麼？忌讳的是什麼？希望的是什麼？秦桧整天留心的就是这些，岂有不一击即致其死命的呢！

中国史论中向来有一种不公正的做法,那就是往往好找一个奸臣做皇帝的替罪羊。皇帝昏聩自不必说,一定是奸臣擅权,残害忠良;就是皇帝不昏,一定是奸臣当道,蒙蔽皇上,致使纲乱法坏,良莠不分。仿佛无论“圣上”昏与不昏,都是一个被人欺哄的傀儡、偶像似的,殊不知默许是一种更阴险的首肯。

[原文]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

[注曰:有道者非己求福而福自归之;无道者畏祸愈甚而祸愈攻之。岂有神圣为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

[释评]

总而言之,有危机感,时时警策自己的人,就平安无事;畏惧国破家亡的,就会积善除恶,福寿常存。一个人的行为只要合乎道义,就会吉祥喜庆,否则凶险莫测。有道德的人,无心求福,福报自来;多行不义的人,有心避祸,祸从天降。只要所作所为上合天道,下合人道,自然百福眷顾,吉祥长随;反之,百祸齐攻,百凶绕身。这里并没有神灵主宰,实为自然之理,因果之律。所以说,成败在谋,安危在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只有居安思危,处逸思劳,心存善念,行远恶源,便见大道如砥,无往而不适。

调戏贤妻为哪般?

春秋年间,河南东隅有一陈国,这个国小君微、无力与其它大

国争雄的偏安的没落王朝，声色犬马自然成了君臣打发无聊岁月的主要内容。到陈灵公在位期间，因他与大夫孔宁、仪行父共同与千古妖妃夏姬日夜淫乐，被楚庄王起兵灭国，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多亏楚王开恩，又让世子婴齐复国即位，才得以继承祖宗的香火。但是经此劫难，陈国的存在只不过是回光返照了。

陈哀公在位时，有个鲁国人名叫秋胡的来陈国游说求仕。鲁国当时是华夏文化的中心，秋胡出身不高贵，学问也没多少，又想出人头地，在鲁国自然轮不上他，于是离妻别母，来陈国求取功名。临行时，老母千叮咛万嘱咐：“我儿一旦求得功名，就立即给家里捎个信儿，把我和你妻子也接去与你合家团圆，一起过几天好日子。”

新婚只有五天的妻子热泪涟涟地说：“你尽管放心去吧，家里老母我会小心侍奉的。夫君一人在外，要自己多加珍重，不要忘记家中还有慈母贤妻。”

第二天，老母与发妻一直把他送到村外，三人依依不舍而别。

秋胡与陈国司徒妫招曾有一面之交，在妫招的举荐下，陈哀公接见了。秋胡虽然腹中空空，却为人甚是机灵，他用在鲁国道听途说得来的“学问”向哀公信口奢谈天下大势，哀公还真把他当成是个人才，就拜他为上大夫。一日之间，秋胡小人得志，梦想的富贵荣华就到手了，他好不快活。陈国自来是一个世风淫荡的国家，朝中君臣好色宣淫，桑间亩垆，吟咏幽会私奔的情歌到处可闻。胡秋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偎红倚翠，眠花宿柳，早就把母亲和妻子临别的叮咛给抛到了九霄云外，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也没给家里捎个信儿。

公元前 534 年，陈国因继位一事发生内讧，太子被杀，权臣和太子党都跑到楚国求援。楚灵王乘机发兵灭了陈国，权臣和太子党都做了刀下鬼，秋胡见势不妙，脚底抹油，跑回老家去了。

他晓行夜宿，衣履不整，好不容易走到家乡南郊的桑林，忽见

一美若春花，身如弱柳的少妇正在采桑。旬月之间，他象一条丧家犬般地赶路，还从未看见过一个好女子，这时忽遇天仙，顿生邪念，他快步上前，深深一揖，假装向那少妇问路：“我是他国大夫，出使鲁国路经此地。敢问娘子，去鲁国的路该怎么走？”

少妇指示路径，也不在意，默默地只顾采摘桑叶。

秋胡从怀中摸出一双玉珥，想以此打动少妇的芳心：“娘子如不嫌弃，请收下这点薄礼，以表敝人的谢忱。”

少妇见他神态轻薄，又无故送此重礼，马上警觉起来，飘然走向林木深处。秋胡见她飘若惊鸿，越加骨酥魂散，还以为她是引他到隐密之处成其好事，立即跟了过去，拉住她的衣襟恳求道：“我广有钱财，奴仆成群，娘子如此美貌，如肯依了我，日后金衣玉食，还用受此劳苦吗？”

少妇愤然甩开他的手，怒斥道：“你身为贵官，萍水相逢，就如此无耻，与禽兽何异？如再纠缠，我就喊人了！”

秋胡被骂得羞愧难当，垂头丧气地向家中走去。

回到家中，老母见是日夜思念的儿子回来了，揉着昏花的泪眼说：“你一走十年，音讯全无，若不是你妻子整日采桑织布，辛勤持家，我怕咱们母子永无相见之日了！”

秋胡急不可耐地问：“妻子她在哪里？怎么不见？”

老母说：“到桑林去采桑了。你妻子天天以泪洗面，盼你回来。邻里没有不夸她贤惠孝敬的。”

就在这时，只听门外有个妇人柔声说道：“娘，我回来了！你是在和谁说话呀？”随着声音，一位少妇背着萝筐走了进来。秋胡抬头一看，与那少妇的目光正好相遇。四目相对，二人一下子都愣在了当地。

老母不知内情，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你们这是怎么啦？”

秋胡的妻子突然象被雷击一样，掩面冲出家门，狂奔而去。

老母摇晃着傻了的秋胡，连连催问发生了什么事。秋胡象一个梦游患者一样，断断续续讲出了刚才的那一幕，老母听了，当即气得昏死过去。秋胡的妻子又气愤，又绝望，当天就投河自尽了。

秋胡寡廉鲜耻，自取其祸，亲手毁了自己好端端的幸福之家，从此成了一个孤苦无依、痴痴呆呆的废人。

汉代的《陌上桑》一诗便是取材于这一悲惨的故事，但经诗人“哀而不伤，淫而不荡”的艺术处理后，变成了一篇传世佳作。诗曰：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妹？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原文]

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

[释评]

人生在世，立身为本，处事为用。立身要以仁德为根基，处事要以谋略为手段。以仁德为出发点，同时又善用权谋，有了机遇，可保成功；如若时运不至，亦可谋身自保，不至于有什么险恶的事发生。只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谋虑的人，就连眼前的忧患也无法避免。俗语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贪近利 丧身辱国

战国时期,齐、楚为联手抗秦,结为同盟,秦国要想各个击败六国,当务之急就是拆散齐、楚同盟。

公元前 331 年,身为秦相的张仪出使楚国,楚怀王知道张仪胸中有百万雄兵,于是虚心向他请教,张仪说:“敝国的君王最喜欢的人莫过于大王,而张仪最愿侍奉的也莫过于大王。齐王与大王是友邻,可大王知道齐王为什么要与贵国结盟吗?”

楚王说:“寡人不知,愿先生赐教。”

陈轸说:“齐王与大王联盟,无非是想挑拨大王与秦交战,从而坐收渔人之利。大王倘若把关口封锁,并与齐国绝交,我可以说服秦王把商、於(今陕西商县和河南内乡一带)方圆六百里的土地献给大王。这样一来,齐国必然衰弱,齐国衰弱,就会听从大王的号令了。大王北面削弱齐国,西面有恩于秦国,又得商、於六百里土地,这真是一举三得的最高明的外交策略啊!”

楚怀王听后高兴极了,赶紧在朝廷里宣布说:“我得到了商、於方圆六百里的土地啦!”

群臣得知这一消息后,都纷纷上朝贺喜,唯独客卿陈轸一言不发。楚王诧异地问:“我不用一兵一卒,就得到六百里土地,我认为这是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先生为什么不道贺?”

陈轸说:“依我之见,商、於之地不但得不到,反而要招惹祸患,所以不敢道贺。”

“此话怎讲?”怀王感到奇怪。

陈轸说:“秦国所以重视大王,是因为有齐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友邦。如今还没有得到秦国的土地,却先和齐国绝交,楚国就孤立无援了,秦国还会在乎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吗?再说,假如先绝交,后要地,张仪万一赖帐呢?最后的结局岂不是与秦结仇,与齐结怨吗!依我看,这是一个骗局,大王不可上当。”

被六百里土地的“空头支票”蒙了心的楚怀王不但不听陈轸的

忠言,反而不耐烦地说:“这事我已筹划停当,你不用说了,等着看我是怎样把商、於之地拿到手吧!”

于是楚怀王急急忙忙派人到齐国去宣布断绝外交关系,派去的人还没回来,又派出第二批代表团。

张仪回到秦国,赶紧派使节到齐国去游说,齐、秦暗中缔结了军事联盟。

张仪回到秦国后,假装摔断了腿,在家养伤。当楚怀王派一名将军去秦国接受土地时,好几个月见不到张仪的面。楚国使者快马加鞭把情况报告楚王。怀王到这时都不怀疑自己受骗上当,反而误以为秦国是嫌他与齐王没有彻底绝交。这还不好办!他为此特选一名愣头青出使齐国,下达的任务只有一个字:骂!只要能骂到把消息传遍诸侯各国,天下皆知,就算不辱使命。

张仪听到楚怀王臭骂齐王的消息后,这才高高兴兴地出来接见楚国的使臣,他指着地图说:“敝国赠送贵国的土地,从这里到这里,总共方圆六里。”

“什么?我听说是六百里,没听说是六里啊!”楚国使臣大吃一惊。

“我张仪不过是个只有六里封地的小官,哪敢答应六百里的地方?这也把我的封地全给了你们楚国啦!再说秦国的疆土都是血战得来的,怎能轻易给人!”

这时,楚怀王正陶醉在六百里疆域的美梦中,听完使臣的禀报,他又气又恨,恨张仪,恨秦国,恨不得将张仪生食其肉,恨不得率领全国军队,将秦国夷为平地。于是他选良将,派精兵,发动十万大军直扑秦国的蓝田。

秦国得信,也已严阵以待,秦、齐两国结为联合阵线,韩国跟着也加入军事同盟,三面夹攻,楚军大败,元帅屈匄阵亡,秦国又乘胜侵城掠地,楚国反而失去了汉中六百里国土。

[原文]

重可使守固，不可使临阵。贪可使攻取，不可使分阵。廉可使守主，不可使应机。此五者，各随其才而用之。

[释评]

稳重守信的将领，可以让他坚守阵地，不宜让他去冲锋陷阵。

贪功逞强的将领，可以让他去攻坚掠阵，但不宜于独率一军守护营垒。

清廉公正的人，可以任命他做主帅的参谋，不适于派他处理需要随机应变的险情。

有的善于谋略，有的善于规划，有的安忍如山，有的锐意进取，有的忠诚刚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知人善任，量才而用，是任何领袖人物都必须牢牢把握的最高领导艺术。

舍不得花钱也送命

天下事之复杂，真是一言难尽。比如说吧，有时候办事必须使用清正廉洁的人，有时候这种人反倒会因舍不得花钱误大事，陶朱公派少子救兄一事，颇有启迪意义。

陶朱公即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成了大富翁。后来辗转来到陶地，自称朱公，人们都称他为陶朱公。他的次子因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想用金钱赎回儿子的性命，于是决定派小儿子去楚国办理这件事。长子听说后，坚决要求父亲派他去，他说：“我是长子，现在二弟有难，父亲

不派我而派弟弟去,这不是要让外人说我不孝顺吗?”并声称要自杀。陶朱公的老伴也说:“现在你让小儿子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老二,大儿子真要想不开自杀了,可如何是好?”陶朱公不得已只好依从长子,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以前的好友庄生,交代说:“你一到之后,就把钱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么处理此事。”

长子到楚国后,发现庄生家徒四壁,院内杂草丛生,心中虽然有些嘀咕,但还是按父亲的嘱咐,把钱和信交给了庄生。庄生说:“你可以赶快离开了,即使你弟弟出来了,也不要过问其中的原委。”但长子告别后并未回家,而是瞒着庄生去贿赂其他权贵。庄生虽然穷困,却非常廉直,楚国上下都很尊敬他。陶朱公的贿赂,他并不想接受,准备事成之后再悉数归还,所以那些钱财他丝纹未动。

庄生相机进见楚王,说近日星宿相犯,恐怕于楚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灾。楚王听了庄生的建议,命人封存府库,实行大赦。朱公长子听说马上要大赦,弟弟一定会出狱,而给庄生的金银等于浪费了,于是又去见庄生,向庄生要回了钱财,他自以为得计,不由暗自庆幸。庄生觉得被一个小孩子欺骗,很是恼怒,又进宫见楚王说:“我以前说过星宿相犯之事,大王准备修德回报。现在我听说富翁陶朱公的儿子在楚国杀人被囚,他家里拿了很多钱财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人们以为大王并不是为体恤社稷而大赦,而是由于陶朱公儿子的缘故才大赦。”楚王于是下令先杀掉陶朱公的儿子,然后再大赦。结果陶朱公的长子只好取了弟弟的尸骨回家。

长子回家后,陶朱公大笑说:“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杀死他弟弟的!他并非不爱弟弟,只是因为他年少时就与我一起谋生,所以吝惜钱财,而小儿子一出生就看见我十分富有,所以轻视钱财,挥金如土。以前我要派小儿子去办这件事,就是因为他舍得花钱

啊。”

知人才能任事，陶朱公正是因为知道两兄弟的性格有如此差别，才打算派小儿子去办事。不想长子一味逞能，又把钱财看得太重，不懂权变，结果反而送了弟弟的命。

〔原文〕

同志相得。

〔注曰：舜则“八元”、“八凯”，汤则伊尹，孔子则颜回也。〕

同仁相忧。

〔注曰：文王之闕、散，微子之父师、少师，周旦之召公，管仲之鲍叔也。〕

〔释评〕

理想志趣相同，自然会觉得情投意合，如鱼得水。都有仁善情怀、侠义心肠的人，必定能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历史上不乏此类美谈：唐舜时（应分别为高辛氏和高阳氏）有号称“八元”“八凯”之臣，个个都忠肃贤惠，明正笃诚；成汤见伊尹而拜之为相；颜回仁而固穷，孔子引为得意门生；文王因有闕夭、散宜生，才日见强盛；当纣王的太师与少师见纣王无道，国将灭亡时，微子便与之结伴而去；周公、召公同心同德辅佐周室，才使周王朝得享八百年天下；管仲、鲍叔牙都是大仁大义的君子，所以才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这都是“同志相得，同仁相忧”的生动证明。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名相管仲，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

代第一个霸主，因之垂范后世，流芳千古。然而，管仲的成就，是与鲍叔牙知人让贤的风格，齐桓公不记仇的气量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鲍叔牙，就没有管仲。

鲍叔牙与管仲年轻时就是好朋友，两人一起做生意，到分钱时，管仲常常多取一份。鲍叔牙的同伙心感不平，鲍叔牙说：“管仲并不是一个贪图小利的人，只因家贫不给，我才情愿让着他。”两人也曾一起领兵随征，每次打仗，管仲都走在后面，等到撤退的时候，他却跑在队伍的最前面。许多人讥笑他胆怯，鲍叔牙替他解释说：“管仲有老母在堂，保全性命，为的是奉养高堂，哪里是真的害怕战斗？”管仲又屡次与鲍叔牙谋事，总是挫折重重。鲍叔牙劝慰他说：“人固有遇或不遇，将来只要你得遇其时，定当百不失一。”管仲不禁感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为此种种，管仲十分感激鲍叔牙，因为他明白，只有鲍叔牙才理解他管仲看重大义，不拘小节，坚韧不屈的个性，所以两人结成了患难与共的挚友。

后来齐国政治斗争的客观形势，却偏偏把这两个生死之交划在了誓不两立的敌对阵营。

齐襄公在位时，分别让管仲和鲍叔牙辅佐公子纠和小白，后来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襄公被杀。流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与流亡在鲁国的公子纠，都急于回国争夺君位。公子纠的谋士管仲认为，莒国离齐国都城近，如果小白先到，争夺君位就没有希望了。于是管仲设法派出三十辆兵车，带一支精兵到从莒往齐的必经之路拦截小白。不久，有一队车马奔驰而来。管仲知是小白，上前参见，双方发生了争执，管仲乘小白不防备时照小白射去一箭。小白“哎呀”一声，口喷鲜血，倒在车上，管仲见大功告成，策马飞驰而去。其实，这一箭，恰巧射在小白的带钩上，小白知道管仲箭法厉害，急中生智，咬破舌尖，应声倒下，装死逃过此劫。他怕管仲去而复回，马上改变装束，沿小路疾驰，直奔齐都，抢先登上王位，此即有名的齐

桓公。

管仲得知小白已捷足先登,只好返回鲁国。桓公意欲斩草除根,遂命鲍叔牙统帅三军,以讨伐公子纠为名向鲁国进发。鲁庄公在齐国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只好按齐国提出的要求,将公子纠杀了,将管仲囚禁引渡齐国。

鲍叔牙辅佐小白取得了君位,桓公要任他为国相,鲍叔牙再三推辞不受,却苦口婆心向桓公推荐管仲。桓公说:“我听从你的劝告,不记他的一箭之仇,已经仁至义尽了。但让仇人当相国,我怎么能容忍呢!”

鲍叔牙说:“我有五点不如管仲:对人民宽和,为人民造富,不如他;治国严谨,使国家政权巩固,不如他;使百姓心悦诚服,忠君爱国,不如他;制定礼仪,威加四海,不如他;统帅三军,使将士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不如他。你如果要建立霸业,非管仲不可。”

桓公说:“你可以让他来,我当面考考他是否确有真才实学。”

鲍叔牙说:“我听说,‘贱不能临贵,贫不能役富,疏不能制亲。’国君如若真心想用管仲,必须把他放在相国的位置上,给他丰厚的俸禄,以隆重的父兄之礼对待他。四方邻国听到你不计私仇,礼贤下士,谁不想为你出力效命呢?”

桓公说:“我听你的就是了。”于是选择良辰吉日,亲自到郊外迎接管子,与之同车回朝。百姓听到这一消息,都十分惊异,围观的民众如潮如堵。

管仲刚开始主持国务时,因出身贫贱,怕贵族豪门和功臣宿将不听号令,便把这个顾虑告诉桓公,于是桓公加封他为上卿(百官之首)。

过了一段时间,不见有多大的变化,桓公问他原因,管仲说:“手中无钱不好办事。”于是桓公就把贸易税收全部交他使用。又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见有何功效,桓公又问原因,管仲说:“我不

是你的近亲,对公族的一些事情不好处理。”于是桓公尊称他为仲父。

管仲有了号令百官、掌握财政、处置贵族这三个特权,这才开始放手对经济、内政、外交、军事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改革,很快为齐国称霸诸侯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公元前 645 年,管仲重病不起,齐桓公前往探望,与管仲共同商谈身后何人可继承相国大任。齐桓公欲任鲍叔牙,管仲诚恳地说:“鲍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是不可以为政的。”他举荐了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国事的隰朋,认为隰朋可为贤相,能帮助国君管理国事。管仲还提醒齐桓公,千万不可任用易牙、竖貂和卫公子开方。齐桓公不同意他的看法,说:“易牙为了满足我的口福,不惜烹了自己儿子给我做肉羹,爱寡人胜于自己的儿子,难道他对我还不够忠心吗?”

管仲说:“不爱亲生骨肉是没有人性,没有人性的人,又怎么会忠诚于你呢?”

齐桓公又说:“竖貂宁愿自残身肢、做一个阉人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对我不忠吗?”

管仲说:“不爱惜自己的肢体,是违反人情的,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真心忠于你呢?”

齐桓公说:“卫公子开方舍弃了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甘心做我臣下十五年,父亲去世也没回去奔丧,这样的人还不可以信任吗?”

管仲摇头道:“人都有父子情谊,没有父子情谊的人,是不会忠于国君的。况且千乘之封地,是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封地,俯就于国君,他的野心肯定远远超过千乘之封。请你务必疏远这三个小人,否则国家必乱。”

桓公与管仲的交谈传到了易牙的耳中,他就去挑拨鲍叔牙,

说：“管仲与你是莫逆之交，可是他推荐隰朋出任相国，却反对你继任。可见他对你其实并不怎么样。”

鲍叔牙笑着回答道：“管仲荐隰朋，说明他一心为国，不存私心偏爱友人。现在我做司寇，驱逐佞臣，正合我意。如果让我当政，哪里还会有你们的容身之处？”

易牙大惭而退，深切地感觉到了管仲交友之密、知人之深。

不久管仲故世。三年后，齐桓公果然被易牙、竖貂、卫公子开方三人害死。随着管仲、齐桓公的相继离去，齐国的霸业也结束了。

深刻体味管仲的治国理论、策略和方针政策，可以写一本专著，不过如果把他高深的谋略和惊人的智慧归纳为简单的一句话，那就是他曾经对齐桓公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国之宝也。”

[原文]

同恶相党。

[注曰：纣之臣亿万，跖之徒九千是也。]

同爱相求。

[注曰：爱利则聚敛之士求之，爱武则谈兵之士求之，爱勇则乐伤之士求之，爱符瑞则矫诬之士求之，爱仙则方术之士求之。凡有爱者，皆情之偏，性之蔽也。]

[释评]

为非作歹，阴谋不轨的党徒肯定要勾结在一起；有相同爱好的人，自然会互相访求。据说商纣王的奸臣恶党数以万计。春秋时期黑社会的头子盗跖（现代有人认为是奴隶起义的首领）聚众九千。晋惠帝爱财，身边的宦官全是一帮巧取豪夺的贪官污吏。秦

武王好武，大力士任鄙、孟贲个个加官进爵……大凡有所痴爱的人，性情一般来说都比较偏激怪诞，这种人往往会情被物牵，智为欲迷。

散财救国与敛财亡国

尽人皆知的信陵君“窃符救赵”这一历史事件发生期间，赵国首都邯郸城内有过一个颇有趣味的小插曲，那就是平原君散财救赵的故事。

话说当时虽然楚国的春申君已率军队前往援救赵国，魏国的信陵君伪造军令夺了晋鄙的军队，正在驰援途中。在援兵未到之时，秦国得知消息，加紧围攻邯郸，情势十分危急，赵王顶不住了，就要准备投降。平原君忧心如焚，寝食不安。这时，邯郸驿站有一小官吏的儿子叫李谈的来见平原君，对他说：“你不担心赵国灭亡吗？”

平原君说：“先生开玩笑，赵国眼看就要灭亡了，怎么能不担心呢？”

李谈说：“邯郸的百姓，已经到了折骨为炊，易子而食的地步，可你后宫的美女数百人，穿的是丝绸，吃的最佳肴，守城将士们的兵器都用光了，只能砍下木头权当长矛，你的府库中却堆满了珍宝。可你现在还舍不得这些美女、宝物，所以我看你并不担心亡国。”

“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请先生不吝赐教。”平原君不高兴地说。

李谈说：“依我看，秦国一旦攻下赵国，美女呀，珍宝呀，公子还能保得住吗？假如赵国安然无恙，你又何须担心没有这些呢？你何不叫夫人以下的妇女，和士卒一起去守城？再将家中的财物施

舍给全城民众？国难当头，只有散财济人，与民同难，国人才会舍生赴难，国家也许还有救。”

平原君听从了李谈的建议，城中三千勇士见平原君的爱姬都来与他们厮守抗敌，仿佛都着了魔一般，人人都变成了力敌万人的猛虎，不顾性命的抵抗秦兵。平原君又与李谈一起到秦军营中谈判，秦军因此后退三十里，这时楚、魏的援军也正好赶到，迫使秦军不得不放弃攻赵的行动，赵国的君民也得以保住了家园。

与此截然相反，汉灵帝却因与一帮嗜财如命的宦官一门心思地聚财，结果落了个国破家亡，人财两空的可悲下场。

汉灵帝出身于亭侯之家，与富有天下的皇帝相比，也算是过了一段“穷日子”，所以怕穷之余，便对钱财产生了一种变态的嗜好。放在国库里的钱他觉得不牢靠，非要攥在自己手心里不可。他的母亲董太后也是出名的财迷，自从儿子成了皇帝，她不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她先后让汉灵帝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去搜括金银财宝，直接用车给她运回宫中。后来见搜括得差不多了，又给灵帝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公开标价卖官。

光和元年(178年)，官职交易市场正式挂牌开张了。郡守级卖二千万，县令级四百万。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买卖做得还挺灵活，有钱交现款，无钱可赊欠，到任后再加倍偿还。肥瘦不同的官职，还可讨价还价。这种生意，还能不财源滚滚通四海？汉灵帝母子俩眼见全国的金钱，一下子全进了他们的腰包，直乐得笑逐颜开，心花怒放。买到官职的人也不会吃亏，到任之后，自有许多办法不但捞回血本，还可大发横财，只是苦了老百姓。汉灵帝他们才不管呢，他不但不计后果，而且见买卖适销对路，急忙扩大经营：朝中三公，一千万一个，九卿五百万。许多按资历本该提升的官员，现在还得交钱，自然联名反对，汉灵帝马上适应市场变化，决定凡属这类“顾客”，一概半价“优惠”。后来连禁卫军也上了市。不过

皇帝无价，也千万卖不得，否则他就当不成“董事长”喽！

再后来，连官员调动，秀才授职，也都得讲价交钱后，才能走马上任。有的正直清廉之士，宁愿不当官，也不愿折磨自己的良心，那不成，都被强行派遣。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因清廉有名，特别减价三百万。接到诏书后，司马直愤怒万分：“当官是为民作主，现在却让去盘剥百姓，于心何忍？”他请病假，不准。只好写一篇批评时政的文章，然后服毒自杀，以示抗议。

汉灵帝用这种办法搞来的钱财怕得而复失，把一部分存放在亲信的宦官家里，一部分拿回老家变成不动产。这些亡国昏君，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总以为国亡之后家尚可保，总要移国就家，准备亡国后回家好好享受去也。

国家到了这步田地，神仙也回天乏力了。当时有一首民谣曰：“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已经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天下苍生“与日同亡”的誓死决心。

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终于暴发了，汉灵帝母子也罢，他们身边的、遍布全国的贪官污吏也罢，凡是财迷心窍的，没有一个保住性命的！

〔原文〕

同美相妒。

〔注曰：女则武后、韦庶人、张良娣是也。男则赵高、李斯是也。〕

同智相谋。

〔注曰：刘备、曹操，翟让、李密是也。〕

[释评]

同为倾城倾国之貌的佳丽,彼此总要争风吃醋;才智同样卓绝的人,双方一定会先是一比高下,进而互相残杀。各朝各代,粉阵厮杀,智者火并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注中提到的数人,只不过是顺手牵来的罢了。

江杨争风 孙庞斗智

杨贵妃本性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即使如此,她也容不下与她同样美貌的佳丽争宠。

唐明皇自公元712年即位,经过整整三十年的惨淡经营,看到四海升平,国宴民安,就开始日渐耽于声色了。宰相李林甫口蜜腹剑,居心不良,说是给他进献术士丹药,可那丹药并非益寿延年之物,反倒把皇上的一腔欲火勾了上来,鼓动得他淫兴勃发,按捺不住想物色几个娇娃供其纵欲。高力士奉命去了一趟江南,访得一绝色姝丽江采苹,这位丽人生得丰神楚楚,秀骨珊珊,更兼文艺优长,能诗善赋,一经选入,大见宠幸,大内、上阳两宫,所蓄佳丽,不下数千,均不及采苹秀媚。采苹不喜铅华,淡装雅服,自饶风韵,素性喜梅,所居阑槛,悉值数株。玄宗因她所好,戏称之为梅妃。

后来自玄宗得了杨贵妃后,宠幸又胜过梅妃。梅妃见玄宗新得宠妃,未免介意,玄宗亦渐渐地疏淡了梅妃。于是你嘲梅瘦,我诮环肥,起初还是姿色上的批评,后来竟互相谗谤,甚至避路而行。毕竟梅妃柔缓,杨妃狡黠,两人互争胜负,结果梅输杨赢。杨妃册为贵妃,梅妃竟被迁入上阳东宫。尽管“三千宠爱在一身”,杨玉环对玄宗不忘旧情,与江采苹时有藕断丝连之事,大吃其醋,竟至胁迫玄宗赐死梅妃,他虽不忍从命,然从此还是将梅妃冷落长门,最后郁郁而终。

同美相妒，自古皆然。皇帝后宫深院中的嫔妃，被剥夺了所有生活的乐趣，比美争宠成了她们生活的唯一内容。二千多年来的封建王朝，后宫为争宠而相残的悲剧几乎天天都在上演，但比起有更广阔的角斗空间的男人们来，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历史上最著名的斗智故事，无如孙臆和庞涓以才智和奸诈舍命相搏更惊心动魄的了。

在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时代，始终隐匿不出的神秘人物鬼谷子先后允许五位弟子出山，文有苏秦、张仪和尉繚，武即孙臆和庞涓。

庞涓是个善于伪装、嫉贤妒能、生性诡诈的人，他下山前曾与孙臆相约，日后倘若得遂心愿，必当举荐师兄同建功业，共享富贵，如若失言，当死于万箭之下。孙臆感其情同手足，在送别时，不禁挥泪相别。

庞涓下山后，听说魏惠王求贤若渴，于是直奔魏都大梁。他见到惠王后，指画阔论，尽倾腹中才学，惠王大悦，就让他当了魏国的元帅兼军师。

“世上无如人心险”。庞涓现在功名利禄样样俱全，本该把全部才智用在建功立业上来，可他不知为何，莫名其妙地害怕起了还在深山静修苦读的孙臆。他越想越认定只有早日除掉这位师兄，才能安享富贵，无敌于天下。于是，他修书一封，盛情邀其来魏，与他共图大业。

孙臆记得临别时庞涓的誓言，于是来到了魏国。相处不久，庞涓便设计陷害孙臆，他向惠王说，孙臆是齐国人，来魏国只是权宜之计，待把魏国的情况掌握以后，就要逃奔齐国。魏惠王听信谗言，下令砍掉了孙臆的两个膝盖骨，成了终生残废，关进了大牢。庞涓又派人将孙臆绑住，用针刺面，然后以墨涂之。但他暂时不想杀了孙臆，因为他知道鬼谷先生把孙子兵法传给了孙臆，就处心积

虑地想弄到那部兵书。由于兵书已被鬼谷先生收了回去,就想让孙臆给他背写下来。有一天,他假惺惺地前去探望孙臆,安慰一番后,又说:“师兄,多亏我在大王面前为你说情,才免了你的死罪。反正你也不能带兵打仗了,就把那兵书背写下来吧。也算给后世留下一笔财富。”孙臆当时还不知眼前这一切都是庞涓导演的,就一口答应了。后来,幸亏服侍他的老人向他透露了事情的真相,孙臆才恍然大悟。

孙臆知道庞涓设下圈套害了自己,还想骗去兵书,不由怒火中烧,他决定以佯狂诈疯来瞒过庞涓,然后再图脱身之计。一日庞涓派人送晚餐时,他正欲进食,忽作昏错呕吐状,眦目张口乱叫不止。一连几天,孙臆不吃不喝,披头散发,满嘴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见到庞涓就叫“鬼谷先生”。庞涓见他痰涎满面,伏地哈哈大笑,忽又嚎啕大哭。庞涓非常狡猾,怕他装疯,就叫人把他拖入猪圈中,孙臆披发覆面,倒身卧在粪尿之中。庞涓虽然半信半疑,日子久了,看管日渐松懈,孙臆白天混迹于市井,晚间仍回猪圈安息。

孙臆的遭遇传到了齐国。齐威王听说孙臆是个难得的军事谋略家,便派淳于髡潜到魏国,设法把孙臆接回了齐国。齐威王得到了孙臆,十分高兴,就想封孙臆为大夫。孙臆觉得初到齐国,还未立功,受之有愧;又担心庞涓知道后暗遣刺客加害,就婉言谢绝了。齐国大将田忌招他为宾客,非常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也非常赏识他的才能,对他言听计从。

当时在齐国的王公贵族中,流行一种赛马游戏。一次齐王与田忌赛马赌千金,双方马力相若。孙臆为田忌献计:以下等马对齐王上等马,以上等对二等,以二等对三等,结果以二比一胜齐王。这一个小小的“逐射千金”的故事,却揭示了军事上一条重要的规律,那就是在战争中要从全局着眼,为战略上的胜利,必须牺牲局部利益。

公元前 354 年。魏惠王派庞涓统兵八万、战车五百乘大举进攻赵国,很快包围了邯郸,企图一举灭赵。齐威王答应救赵,拜孙臆为军师,田忌为大将。对于如何救赵,孙臆提出“围魏救赵”、“批亢捣虚”的作战策略。他说:“解乱麻不能用劲去扯;劝止人打架不能自己也挥拳加入殴斗。如今魏国把全部精锐都投入了战斗,国内只留老弱病残。如果我们趁虚攻打大梁(即今开封)那么魏军必将回师自救。魏军长途往返,疲于奔命,战斗力必然衰弱。这时,我们抓住时机,全力一击,魏军必败无疑。这样一来,既可解邯郸之围,也可给魏军以致命的打击。”田忌听后,觉得十分有道理,立即听从了孙臆的计谋。

然而孙臆并没有直接攻打大梁,因为魏国兵力太强大,而是固意南下佯攻赵国的平陵,且作出佯败无能的样子,好让庞涓全逞其强锋,进一步消耗其实力。庞涓果然中计,于公元前 353 年,攻克了邯郸,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就在庞涓陶醉于胜利之时,孙臆突然挥师西向,猛攻大梁,庞涓忽闻此讯,顾不得休整军队,更不顾将士们的死活,日夜兼程,回兵救难。

庞涓万万没有料到,攻击大梁的齐兵只是齐军的一部分,其主力早已在桂陵(今河南长垣)埋伏,以逸待劳,只等魏军进口袋了。当庞涓匆匆渡过黄河刚刚走到桂陵时,战斗力相当旺盛的齐军潮水般地涌过来,大破魏军,魏军几乎全军覆灭,庞涓仅以身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

桂陵之战后十三年,魏惠王派太子申和庞涓倾全国十万大军,奔袭韩国。韩国是个小国,根本抵挡不住魏国十万大军的袭击,慌忙向齐国求援。齐威王又以田忌为大将,孙臆为军师,统率五百辆兵车,去救助韩国。孙臆分析、估量了全局后,一直等到魏、韩反复拼搏,庞涓实力削弱之后,又一次采取了“围魏救赵”的战术,挥军

直扑大梁。庞涓鉴于十三年前桂陵之战的惨痛教训,再也不敢在韩恋战,急忙命大军前军变后军,迅速回师,堵截齐军。

听到魏军班师的消息,孙臆大喜。他根据庞涓刚愎自用,勇猛而轻敌的特点,利用其急于求战的心理,设法诱敌中计。他让自己的部队变进为退,并且采取减灶的办法,以麻痹庞涓:退军第一天挖十万人吃饭用的灶,第二天减少到五万,第三天减少到三万。庞涓志大才疏,见到齐军的灶一天比一天少,误以为齐军胆小如鼠,畏惧魏军,大都开小差逃跑了,便甩下步兵,只带一部分精锐部队昼夜兼程,尾追齐军,马不停蹄,昼夜兼程,穷追不舍,并扬言追上齐军,要亲手杀死孙臆。

田忌和孙臆从容地率军后退,同时派出许多侦探,随时报告魏军动向。当孙臆得知魏军已过沙鹿山之时,准确地估算出庞涓日暮必至马陵(今河北大名县东南)。于是孙臆为庞涓布下插翅难逃的葬身之所。

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刎,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

孙臆是春秋时大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史失其名,世人名其曰“臆”者,实乃从其被砍去膝盖骨而来。他报仇雪恨后,急流勇退,归隐田园,晚年专心致志于军事理论的研究和著述。据《汉书·艺文志》载,《孙臆兵法》原有九十八篇,图四卷,早在战国后期就已广泛流传,不幸于东汉末失传。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汉墓中发现,经整理得一万余字,这本重见天日的兵法,是中华思想宝库中一笔极其珍贵的遗产。

[原文]

同贵相害。

[注曰：势相轧也。]

同利相忌。

[注曰：害相刑也。]

[释评]

具有同等权势地位的人，互相排挤，彼此倾轧，甚至不择手段地以死相拼。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还可相安无事，扶持协作，一旦都发了财，得了势，就开始中伤诽谤，双方变成了眼红心黑的对头冤家。难道权力、财富真的是人性的腐蚀剂？

选老婆的妙喻

陈轸和张仪共同辅佐秦惠王，秦惠王对两个人都很重用。二人因为在秦惠王面前争宠，张仪便在惠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陈轸带着重金，驾着轻车，往来出使秦楚两国之间，本为秦楚两国的友好关系。而如今，楚国对秦并不友好，而对陈轸个人却很友好，这说明陈轸为楚国的利益考虑得多而为秦国利益考虑得少啊！陈轸打算离开秦国前往楚国，大王为什么不随他去呢？”

秦惠王于是召见陈轸，询问他是否要离开秦国，前往楚国，陈轸供认不讳：“我愿意到楚国去。我离开秦国一定去楚国，但我这样做是为了证明我并非私下投靠了楚国。过去楚国有一人娶了两个妻子，大王听过这个故事吗？”

秦惠王说：“没听说过。”

陈轸说：“从前有个楚国人娶了两个妻子，有人去勾引那位年

纪较大的,结果被骂了一顿。又去勾引那个年纪小的,她也反过来勾引他。过了不久,丈夫死了,有人问曾引逗过他妻子的那个人:‘要是让你挑选其中一个的话,你要娶哪一位呢?’那人说:‘要年纪大的。’问话的人有些不解:‘大老婆不是骂过你,小老婆不是勾引过你吗?为何反而要娶骂你的呢?’那人回答说:‘如果作为一个外人,我当然希望她来勾引我;但是要做我的妻子,我就希望她能拒绝并责骂其他挑逗她的人。’楚王是明君,昭阳是贤相。假如我作为秦国的大臣却经常把秦国的机密情报交给楚国,楚王将不会收留我,昭阳也不会任用我为属官。我又何必前往楚国呢?”

陈轸出去后,张仪进来了,问秦惠王说:“陈轸是不是真的要往楚国了?”

秦惠王说:“是这样。”

张仪说:“如果陈轸没有为楚国效力,楚王凭什么想接纳他呢?”

秦惠王便又把张仪的话对陈轸讲了,陈轸说:“是这样的。”

秦惠王说:“那么张仪所说的都是真话了?”

陈轸说:“不仅仅是张仪明白,随便从路上拉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伍子胥忠于君主,天下的所有君主都争着接纳他为自己的臣子;曾参、孝己都是孝子,都很爱自己的双亲,而天下所有当父母的,都愿意有曾参、孝己那样的儿子。所以,假如要卖婢妾,没有出胡同就卖出去,那一定是非常好的婢妾。被休弃的媳妇如果又嫁给了本乡本土的人家,那一定是个好媳妇。如今我假如对秦国国君不忠,楚王又怎么会把我当作忠实的臣子呢?忠心耿耿反而被抛弃不用,我不往楚国又该到哪里去找归宿呢?”

秦惠王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于是重新厚待陈轸。但最终秦惠王还是任命张仪为相。陈轸便投奔了楚国。

[原文]

同声相应，同气相感。

[注曰：五行、五气、五声，散于万物，自然相感。]

[释评]

有共同语言的自然易于沟通，愿意彼此唱和。气韵之旋律相同的就会互相感应，发生共鸣。金、木、水、火、土五种自然元素和宫、商、角、徵、羽五种韵律，融合在自然界的各种物质中，有相同属性的则相互感应。人情世故，治国经要，当然也背离不了这些自然规律。

知音少 弦断有谁听

秦汉古籍关于伯牙与子期以琴相知的记载，有《列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等等，看来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

据说俞伯牙是楚国郢都人，在晋国为官。他虽身在官场，却志在弦乐，古乐谱《水仙操》是这样记述他如何成为天下第一琴师的：

伯牙学琴于成连，三年而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未能得也。成连曰：“吾之学不能移人之情，吾之师有方子春在东海中。”乃赍粮从之，至蓬莱山，留伯牙曰：“吾将迎吾师！”划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心悲，延顾四望，但闻海水汨没，山林杳冥，群鸟悲号。仰天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操而作歌……伯牙遂为天下妙手。

有一年，他求得晋王的准许，出使楚国，就便回乡探望。完成使命后，他绕道水路，寄情山水。船至汉阳江口，泊舟山崖。其时正是中秋佳节，伯牙眺望皓月映江，心中一片空明，此时此刻，宇宙

万象之天韵与身心发生了奇妙的共鸣。于是伯牙设案船头，正襟危坐，焚香调弦，抚琴自遣，正当他琴心合一，弹得入神之际，琴弦突然断了一根。他知有人在窃听，便高声相邀。原来山崖上有一樵夫，已听琴多时。伯牙邀之上船，询问之下，知其名叫钟子期。进而与之月下长谈，知其非寻常之辈，相见恨晚。伯牙将断弦重整，他想表现一种崇高的境界，想到了泰山，抚琴一过，子期就说：“多么美啊！巍巍乎若登泰山！”伯牙面显惊诧，也不言语，换韵再弹，这次他想表现奔腾激越之情，想到了流水，钟子期听了，又禁不住赞美道：“多么美啊！汤汤乎若临流水！”

伯牙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推开琴，站起身来，整了整衣衫，恭恭敬敬地给钟子期深深掬了一躬，说：“今天，我总算遇到知音了！”于是两人引为知音，当时义结金兰，并约定明年此时此地相会。

据史料记载，钟子期之“善听”，不但能知悉音乐的意蕴，而且能从乐声中知晓一个人的遭遇。有一次钟子期闻道有人击磬，击声十分悲凄。第二天，他将击磬的人叫来，问道：“你家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击磬之声如此悲切？”

那人说：“我的父亲杀人逃亡，官府逮不住他，就把我母亲抓起来收在官府为奴，我也被抓起来给人家当击磬的乐工。我和老母已有三年没有见面了。昨天在大街上远远望见老母，可是不能上前相见。我想把她老人家赎出来，又没有钱财，出外干活挣钱吧，身为公家所有，不得自由。所以心中十分悲哀！”

钟子期慨叹道：“悲在心中，木石都会为之感应。这实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且说日月倏忽，中秋在即，日夜记挂着与子期相会的伯牙，又从水路赶到去年得遇知音的汉阳江口静候子期。可是等了两天，约期已过，依然不见子期的身影。于是他索性再摆香案，抚琴聊慰

相思，乐声才起，弦中传出幽幽然的哀怨之声。伯牙焉能不知这是丧亡之音，不祥之兆？他竦然心惊，立即照义弟留下的地址去家探访。途中适遇子期的父亲，叙谈之后，方知子期已然仙逝。伯牙骤闻凶讯，失声恸哭。后又与钟老翁一同前往子期坟前祭奠。伯牙命童子取出瑶琴，放于坟前，挥泪两行，抚琴一操，用琴声哭诉了他对子期的全部情感。然后仰天长号，呼一声子期，扯断一根琴弦，直至琴弦一根根全被扯断，抱着瑶琴摔碎在墓门的石台上。伯牙悲痛欲绝地长吟道：

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

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

从那以后，俞伯牙终生再没有抚琴。后人有感于知音难觅，赋诗赞曰：

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复念知音！

伯牙不作钟期逝，千古令人说破琴。

[原文]

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

[注曰：六国合纵而拒秦，诸葛亮通吴以敌魏，非有仁义存焉，特同难耳。]

同道相成。

[注曰：汉承秦后，海内凋弊，萧何以清静涵养之。何将亡，念诸将俱喜功好动，不足以知治道，惟曹参在齐，尝治盖公、黄老之术，不务生事，故引参以代相。]

[释评]

类型相同的互相依存，利益共同体中的各个方面，容易结为亲

密的团体。处在困难中的人们,很容易和舟共济,相互援救,以期共度难关。国与国之间或同僚之间如果体制相同或政见一致,就会互相成全,结为同盟。六国联合起来抗秦,是因为都感觉到了同一敌人的威胁;刘备和孙权联手抗曹,并不是吴蜀两国真的那么友好。真正的原因是同样的利害和命运迫使它们不得不这样做,根本不是什么出于仁义。

屈从危难的局势结成的联盟不会长久,但基于志同道合的真诚团结则必定成功。下面讲述的萧何荐相一事,即可生动地证明这一道理。

功名归功名 事业归事业

萧何和曹参都是创建汉家天下的大功臣,二人在助刘邦起事前,就是同事,曹是狱吏,萧是他的顶头上司,为主吏。刘邦兴兵时,萧为秘书,曹是贴身禁卫。等到刘邦亡秦灭项,一统天下后,论功行赏,朝中评议谁的功劳最大,君臣将相为此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吵了一年多的时间定不下来。刘邦认为在楚汉相争时,他所以能最后战胜项羽,应属萧何功劳最大,可大大小小的战将们首先不服气,一致起来反对,他们说:“我们被坚执锐,出生入死,参加战斗最多的不下一百次,少的也有数十次,所立战功大小不等。可萧何一次战斗也没参加,只会舞文弄墨,高谈阔论,反而比我们的功劳都大,这话怎么讲?”

汉高祖说:“你们知道打猎吗?”

众将说:“怎么不知道!”

高祖说:“知道猎狗吗?”

众将说:“怎么不知道。”

高祖说:“那好,你们听着。打猎的时候,奔跑追杀猎物的是

狗,然而发现野兽踪迹、指示野兽躲藏在哪里的是人。过去打仗时,你们都只不过是追逐野兽的猎狗,而萧何却是指挥猎狗的主人啊!再说,你们大多是独身一人跟随我打天下,可萧何却把他们萧家的数十人都推荐给我,这么大的功劳怎能不提呢!”

圣上既然这么说,诸将也不敢再言语了。

功劳最大,未必就是第一。在排名次时,又发生了争论。将领们说:“大将曹参驰骋万里,转战南北,全身受伤七十余处,攻取的国家有二个,县城一百二十二,擒获国王二人,相国三人,将军六人,其他公卿侯爵无数,攻城掠地更不用说。所以他的功最多,应为第一功臣。”

刘邦前日论功时的倾向性已很明显,想不到现在排名次时又有人发难,心里很不高兴,但内心实欲以萧何为第一。关内侯鄂千秋赶紧倡言道:“众位大臣的说法都不对。曹参虽然战功累累,那只是一时之功。皇上与楚抗争五年,经常兵源不足,每当形势紧张、战局不利的时候,将士多有逃亡,每次都是萧相国不用皇上下命令,主动从关中及时补充兵源,才使汉军几次转危为安;汉军与楚军在荥阳打了好几年拉锯战,军中粮草匮乏,供养不足,也都是萧相国从关中运输粮草,供应军需;皇上虽然几次失去山东的根据地,但关中却一直固若金汤,萧相国随时恭敬地准备迎接皇上。这实在是千秋不遇的盖世之功啊!象曹参这样的大将,即便失去一百个,也无损于汉室!怎么能以一时之功淹没万世之勋呢?所以理应萧何第一,曹参次之。”

汉高祖说:“讲得对。”于是决定萧何功劳第一,并特赐可以带剑上殿,入朝不拜。

功勋名次、赏封等级论定后,萧何官拜相国,曹参也是相国,但不在朝廷,而是辅佐齐王刘肥(刘邦长子)到山东上任。因此,萧、曹表面不说,心里却都有了疙疸。

刘邦死后第二年，萧何病危，孝惠王刘盈亲往相府探病，就便问道：“先生百岁后，谁可以代替先生出任辅相呢？”

萧何说：“没有比人君更了解大臣的了。”

刘盈问：“曹参怎么样？”

萧何说：“这是最合适的人选了！陛下如能让曹参出任相国，臣虽死无憾矣！”

萧、曹一文一武，因论功行赏而有了隔阂，但他们毕竟是志同道合的卓越政治家，毕竟一起为开创一个新时代而历尽艰辛。萧何非常了解曹参，曹在任齐相期间，鉴于百姓刚刚从秦朝的严刑峻法、苛捐繁役下解放出来，亟须休养生息，因而坚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山东一带的经济文化得以迅速发展，人人称赞他为贤相。萧何明白，只有曹参能够贯彻他一向主张的这一国策。

曹参任汉相三年，也的确没有辜负先帝和萧何的重托。他在即将入朝接任萧何的位置，离开山东时，对继任齐相的人说：“我要把齐国的司法大权托付给你，希望你谨慎从事，不要过于频繁地去骚扰犯人和百姓。”

那位继任的齐相说：“治理国家的事难道没有比这些再大的了吗？”

曹参说：“不能这么讲。刑律、监狱这类工作，几乎包括其它方面的所有事情。如果过分频繁地骚扰犯人，叫那些作奸犯科的人何处容身呢？假如他们真的走投无路，社会问题只会更多，更糟糕。所以我一向把与民休息放在第一位。”

曹参在任汉相期间，选择下属尽挑那些不善言辞的忠厚长者，对那些想借用法律的权势扬名显威的人，他一概严辞怒斥。对萧何从前制定的律令，丝毫不作变动，有想与他讨论这些事情的，他总是巧妙地回避，每日以饮酒为乐。孝惠帝怪怨他不理政事，有一次悄悄对曹参的儿子说：“你回家后，不妨相机问问你父亲：‘高祖

故世不久，国君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你作为一国之相，日夜饮酒，什么事也不管，也不请示皇上，怎么能对得起天下百姓呢？’你千万不要让他知道这些话是我教你说的。”

其子遵从皇上的吩咐，回家原原本本向父亲说了这番话后，不料曹参大怒，抽了儿子二百皮鞭，然后怒斥道：“去！上朝好好侍候皇上！国家大事不是你应当乱说的。”

事后上朝时，惠帝责备曹参：“与你儿子有什么关系呢？那是我让他劝说你的啊！”

曹参慌忙摘下相冠，谢罪说：“陛下自己觉得与先帝比，谁更英明呢？”

惠帝说：“朕怎么敢奢望与先帝比高低呢！”

曹参说：“陛下看我和萧何相比，谁更贤明呢？”

惠帝说：“你当然比不上萧何了。”

曹参说：“陛下说得对极了！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已明，国策已定，如今陛下垂拱而治，曹参恪尽职守，遵循他们的路线方针不要偏离就行了，这不是很正确的作法吗？”

惠帝说：“讲得好！没你的事了。”

萧、曹无为而治的政策给人民大众带来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当时百姓有民谣赞美他俩说：

萧何为法，杓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原文〕

同艺相窥。

〔注曰：李醯之贼扁鹊，逢蒙之恶后羿是也。规者，非之也。〕

同巧相胜。

〔注曰：公输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

[释评]

上古时代,后羿善射,逢蒙把他的技艺学到手后就杀了他;秦国的太医令李醯虽然没本事,却对扁鹊高明的医道非常嫉妒,在扁鹊巡诊到秦国时,他派人刺杀了扁鹊。自古文人相轻,武夫相讥,这都是因为才能和技艺不相上下就不能相容,且不说墨子用九种守城的方法挫败了鲁班(即公输子)的九种新式攻城武器的进攻,就连西晋时的王恺和石崇,为了炫耀自家的奇珍异宝,也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咋舌的斗富好戏。

石崇和王恺斗富

在下偶闻有一阔少与一港商夸富,言来语去,两人都口出狂言,一个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一个说:“你有几个臭钱,是什么东西!”各各以唯我独富的欺人架式想把对方压倒。正在争执的不可开交当口,只听“嘭”的一声,阔少操起一瓶“人头马”就摔到了地上。港商也不示弱,“人头马”摔的比阔少还清脆。于是,口头上的斗富变成了实力的较量,你一瓶,我一瓶,顷刻之间数十万元就化成了一地泡沫。

每人摔到十多瓶头上,港商终于斗不过阔少,认输了:“好好好!你比我有钱。你摔多少都不心痛,可我摔的都是自己的血汗啊!”

暴发户们以各种形式斗富的类似传闻还听到不少,一桌酒席上千百万元者有之,一头宠物上百十万元者亦有之……看来斗富也是世代受穷的国人的劣根性之一,且是一个传统性的恶习之一。时下那些为富不仁的“大款”们,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失时机地摆阔显富,自以为很“伟大”,很“荣耀”,其实只能说明他们孤陋寡闻、浅薄无聊之至矣!摔几瓶“人头马”算什么?比起西晋的石崇和王恺

斗富的故事来,小丑而已!

石崇是白痴晋惠帝在位时的京城首富。他年轻时在荆州抢劫客商发了横财,后到京城用珠玉宝玩买到太尉之职,遂建造豪华大宅,名曰“金谷园”,山水亭阁,雕梁画栋,极尽奢华。又遍搜天下美色,安置园中,朝欢暮歌,通宵宴乐。“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富贵荣华,可想而知。

惠帝的国舅王恺耳闻目睹了石崇的豪奢后,心有不甘,于是千方百计与石崇斗富。王恺用饴糖当柴烧,石崇就用蜡烛做燃料;王恺用紫色丝绸围起了一道四十里长的屏障,石崇就用五十里长的锦绸屏障压倒他;石崇巨宅的墙壁都用香椒做涂料,王恺就用赤石脂……无论怎样斗,王恺都不敌石崇,情急之下,他求助于皇后姐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道:“城中有一财主富室,家产巨万,宝贝奇珍无数。他每每请弟设宴斗宝,怎么也比不过他。姐姐可怜与弟争口气,借一件内库的奇宝,好歹总得比过他才是,要不世人还不笑话咱皇室都敌不过一个土财主吗?”皇后见弟弟如此说,遂召掌管内库的太监,借他一件镇库之宝,乃是一株长三尺八寸的大珊瑚树,令人扛往王恺的府中。

第二天,王、石二人又约好斗宝,饮酒半酣,王恺说:“我有一宝,可请一观,万勿见笑。”说罢命从人抬到庭上。石崇看了,微微一笑,举起铁如意随手一击,玉珊瑚应声而碎。王恺大惊失色,叫苦连天,说:“此乃宫中镇库之宝,你赛不过我也罢了,为何心存妒恨,将它打碎?这可如何是好?”

石崇大笑道:“国舅休虑,这也不算什么真正的宝贝。还你一株就是了。”说后便请王恺到后园中参观他家的珊瑚。王恺只见大大小小的珊瑚树竟有三十余株,大者长至八尺,小者亦有二三尺。条干绝世,光彩焕然。石崇拣出一枚一样是三尺八寸的赔与王恺归还国库,又取一枚赠送王恺。王羞愧而退,惘然若失,妒恨之意

油然而生。

王恺搬出国宝都斗不过石崇，便与中书令孙秀秘谋，设计除掉石崇。石有一歌妓名唤绿珠，貌比西施，歌舞俱佳，且善吹笛。昔时王石斗富，歌妓们都要丝竹助兴，王恺早已垂涎于绿珠了。这次正好以此为由，设法让孙秀为他出这口气。他百般赞赏绿珠，并对孙秀说，石崇早有把绿珠赠送孙相国之意，只是不好意思无故提出此事。绿珠才色冠盖京师之名，孙秀也早有耳闻，只是无缘一睹芳容。今听有此好事，巴不得立马到手以快情怀。于是当即派人备轿去接绿珠。其时石崇正在金谷园别馆与众美妾登凉阁，临清流，逍遥快活，听说孙秀要他赠送一名歌妓，便将婢妾尽数唤出，对孙秀的差役说：“随意挑选吧。”

差役说：“你的这些侍妾，漂亮倒都满漂亮的，但我家主人指名要的是绿珠，不知哪位美人是啊？”

石崇勃然大怒：“绿珠是我最宠爱的人，那可不行！”

差役说：“先生通今博古，是个明白人。这事可要请你三思哪！”石崇只是不从。

差役来来去去跑了几趟，石崇毫不松动，差役自然每次都要加油添醋地把石崇的强硬态度大加渲染。孙秀老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体，干脆派出御林军把石崇以谋反嫌疑收监下狱，然后派人强夺绿珠。绿珠心知无以幸免，于是跳楼自杀。孙秀和王恺听说绿珠竟敢以死相抗，更是火上浇油，索性将石崇枭首弃市。石崇临刑时悲叹道：“他们是眼红我的财富吧！”

刽子手说：“你既然明白财多害人，为什么不早散财济人呢？”石崇无言可答，只好引颈受戮。

石崇以暴发户的心理，斗富炫色，因富得祸，后人诗云：

一自佳人坠玉楼，晋室宫阙古今愁。

惟余金谷园中树，已向斜阳叹白头。

[原文]

此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

[注曰：自“同志”下所行，所可预知。智者知其如此，顺理则行之，逆理则违之。]

[释评]

上述种种，也不是人们百无聊赖才这样做，实乃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或因形势所逼，或因人性使然，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然而有智慧的人不应借口是客观存在而随波逐流，与世沉浮，而应遵循真理的标准，凡符合人道的，就顺而扩之，宏而广之；凡逆天道民心的，就教而化之，疏而导之；倘若都做不到，则应全身而退，待时而动；如果连这也做不到，则不妨象《原始章第一》中所说的那样，寂寞田园，自甘清贫，立德立言，名垂千古。

[原文]

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

[注曰：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教之逆者也。“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朴。”化之顺者也。]

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

[注曰：天地之道，简易而已。圣人之道，简易而已。顺日月而昼夜之，顺阴阳而生杀之，顺山川而高下之，此天地之简易也。顺边陲而外之，顺中国而内之，顺君子而爵之，顺小人而役之，顺善恶而赏罚之，顺九土之宜而赋敛之，顺人伦而序之，此圣人之简易也。夫乌获非不力也，执牛之尾而使之却行，则终日不能步寻丈。及以环桑之枝贯其鼻，三尺之绁系其颈，童子服之。风于大泽无所不至者，盖其势顺也。]

[释评]

无职无权的贤明之士应如上节所说的那样去立身行事,可是掌握最高权力的国家领导人应当怎样做呢?

权力和财富一样,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为善,亦可为恶,而且一旦挥之舞之,必是大善大恶。居高位者,如欲造福苍生,流芳千古,本身就应当是至善至真的化身,并能严己以宽人,正己以化人。因为身正则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德怀人则顺,以力取人则逆。能把握这一治国之大要的,就会德流四海,恩泽九洲。倘若为一己之私利,视天下为己有,视百姓为仆役,那么他必将放纵自己,苛虐臣民,这就叫逆天而行。如此者,古往今来,没有不亡国丧身,遗臭万年的。

老子说:一个国家的法令愈是苛暴繁杂,强盗奸贼也愈多。这就是因为逆天道而教导民众,就要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老子还说:作人主的清静无为,老百姓自然而然会走上文明的轨道;作人主的清心寡欲,老百姓自然而然会驯顺安分。这就是因为顺天道而以德化人,国力、民风必将日益改观,天下大治,富强繁荣的局面也会不求而至。

张商英依据《易经》的原理,对本章的中心思想作了这样的归纳总结:天道、地道的生成发展和变化,其实是非常简单易知的。圣人推崇的人道也一样。顺从太阳的晨起暮落,月亮的盈亏圆缺,才有昼夜四时的循环不已的规律;顺应宇宙阴阳反正的法则,万物生死相替,自然界才会有永无止息的无限生机;效法山川的高下,人类就应有等级秩序。这都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

按照国家的地理版图,划分出中国和邻国的疆域;根据人的德才,授予相应的官职;依照无德无才者的实际情况,让他们去做各种服务性的工作;根据业绩和功劳的大小给予合理的奖赏;按照各地不同的情况征收税赋;根据亲亲血缘关系来制定辈份长幼的伦

礼秩序。这就是圣人法天象地而推崇的社会的客观规律。

上古时代有名的大力士乌获力大无穷,拉住牛尾,一头牛一天都走不出一丈远,可是如果让一个孩童用桑木做的圆环穿在他的鼻子上,用三尺长的绳子系在乌获的脖子上,大力士也只好乖乖地任人摆布。这时候小孩子指挥大力士,就有如风行大泽一样随心所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局势顺利,所向无阻啊!

众里寻她千百度

如果说唐代隐士赵蕤所著的《反经》是讲治国之道的話,那么黄石公的《素书》完全可以说是讲修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来被当作有为者必须遵循的人生正道。不注重修身,连自己的家庭都治理不好,谈何治国平天下?《素书》六章,正是总结、归纳了有关修身的根本原则和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时的经验与规律。

《素书》所讲的修身总则,假如用高度精练的语言概括之,只有一句话:天地之道,简易而已。

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简易的道理是从中国哲学的源头——《易经》而来。《易经》把宇宙万物的规律用“三易”来概括。要了解宇宙、人生,必须明白这三处基本原则。

第一,叫作“变易”。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人,乃至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比如此刻我们所说的话,所做之事,瞬息之间就过去了,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它留住,即使用最高级的科技手段,譬如录像,摄下来的也不过是一种权当备忘的档案材料而已,绝对不是丝毫不爽的已经过去的那个场景了。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情感和精神也不会相同,就是重复的、一字不差的一

句话,前一秒钟说和后一秒钟说,其意味、效果和对象等等都绝不会相同。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动不息有如流水,所以高智慧的人,不但知变而且能适应这个变,这就叫合乎天道。

第二,叫做“简易”。是说宇宙间万事万物,有许多是我们的智慧知识没有办法了解的。天地间存在着“有其理无其事”的现象,那是我们的经验还不够,科学的实验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做不来;也存在“有其事不知其理”的现象,那是我们的智慧不够,还认识不到。也就是说,宇宙间的任何事物,有其事必有其理,有这样一件事,就一定有它的原理,只是我们的智慧不够、经验不足,找不出它的原理罢了。《易经》“简易”之理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概念,它告诉我们,宇宙间无论如何奥妙的事物,当我们的智慧够了,认识了它以后,就觉得原来如此简单。在科学史上,有许多伟大得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发明,在研究过程中,虽然特别艰辛、复杂,有的科学家甚至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一个科研项目,也未必能攻克。然而一旦破译了其中的奥秘,回头一看,却非常简单。人们至今不是还在说,开辟了大工业生产时代的蒸汽机的发明,其原理不就是蒸汽冲击茶壶盖吗?万有引力不就是牛顿由苹果落地而豁然顿悟的吗?现代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电脑,不就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因受到《周易》的启发,提出二进位制—— $1 + 1 = 10$ 的原理而产生的吗?这就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所以真正的真理其实非常简易。推理、阐述得越复杂、难解的理论,恐怕离真理越远。

第三,叫做“不易”。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可是却有一种永远不变的东西存在,它能变出万事万物来,但自身却是永远不变的,是永恒存在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宗教家叫它是“上帝”,是“神”,是“主宰”,是“佛”,是“菩萨”;哲学家叫它是“本体”;科学家叫它是“能”。

一个人要想加强自己的修养,怎样才能找到自己本来就有的那个“不易”,在与时“变易”之际,求得真正的“简易”——真理呢?诸葛亮的《诫子篇》为我们披露了这一秘密。他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后人著书立说,教子家训,老实说都没有超出诸葛亮的这几句话。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要想成为一个有教养、有道德的人,就必须以“静”来做学问,以“俭”来修身。俭不只是节省用钱,而且自己的身体、精神也要保养,简单明了,一切干净利落,这就是“俭”的意思。

“非澹泊无以明志”,是讲养德;“非宁静无以致远”,是讲修心;“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是讲求学的道理:心境要宁静才能求学,才华要靠学培养,有天才而没有学问修养,才情就会枯竭,正如孔子所说:“学而不思,读书再多也是白搭;思而不学,有才能也是很危险的事情。”纵然是天才,如没有学问,也不能成为伟大的天才。所以有天才,还要有广博的学问。学问从何而来?从刻苦的学习中来,然而心思不宁静,则无法成就其学业。

“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慆慢也就是“骄傲”一词之“骄”。没有真本事而自以为了不起是骄,有本事而看不起人为傲,慢就是自以为对。主观太强,那么求学问就不能研精。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和历史经验都在说,一个人不管有多大学问、多大权威,一骄傲就失败。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学,有周公的美德,

可是假如他骄傲自大，又吝啬不仁，这种人就不值得一提了。

“险躁”是什么意思？人做事情，都喜欢占便宜、走捷径，想走捷径的人大多会心存侥幸，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其结果是逐渐养成盲目暴躁、急于求成的习性，遇事自然就要丧失理智，冒险蛮干。这种人，没有不失败的。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如果人到临死时才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就一切都晚了！至于有的人到死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就更不用说了。

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用这样三句宋词来描述为学的三种递进的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思想道德修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原文〕

详体而行，理身、理家、理国可也。

〔注曰：小大不同，其理一也。〕

〔释评〕

上述这些道理，虽然体现于大小各种不同的事物中，但其根本原理是相同的，只要用心体会并能身体力行，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还是平天下，用到哪里都没有不成功的。

附：《素书》全文

原始章第一

[注曰：道不可以无始。]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注曰：离而用则有五，合而浑之则为一。一所以贯五，五所以衍一。]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注曰：道之衣被万物，广矣，大矣。一动息，一语默，一出处，一饮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之内，何适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见之而谓之仁；智不足以尽，故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不足以见，故日用而不知也。]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注曰：有求之谓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於规矩者，得方圆而已矣。求于权术者，得轻重而已矣。求於德者，无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为君臣父子，昆虫草木得之以为昆虫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迹之一身，远之万物，无所欲而不得也。]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注曰：仁之为体如天，天无不覆；如海，海无不容；如雨露，雨露无不润。慈惠恻隐，所以用仁者也。非亲於天下，而天下自亲之。无一夫不获其所，无一物不获其生。《书》曰：“鸟兽鱼鳖咸若。”《诗》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其仁之至也。]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注曰：理之所在，谓之义。顺理决断，所以行义。赏善罚恶，义之理也。立功立事，

义之断也。]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注曰：礼，履也。朝夕之所履践而不失其序者，皆礼也。言动视听造次必于是，放僻邪侈从何而生乎？]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注曰：老子曰：“夫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者，散也。道散而后为德，德散而后为仁，仁散而后为义，义散而后为礼，五者未尝不相为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体，故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黄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无一焉。]

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注曰：盛衰有道，成败有数，治乱有势，去就有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注曰：道犹舟也，时犹水也。有舟楫之利而无江河以行之，亦莫见其利涉也。]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注曰：养之有素，及时而动，机不容发，岂容拟议者哉。]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注曰：道高则名垂于后而重矣。]

正道章第二

[注曰：道不可以非正。]

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注曰：怀者，中心悦而诚服之谓也。有行有为，而众人宜之，则得乎众人矣。]

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

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注曰：嫌疑之际，非智不决。]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注曰：孔子为委吏，乘田之职是也。迫于利害之际而确然守义者，此不回也。]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注曰：周公不嫌于居摄，召公则有所嫌也。孔子不嫌于见南子，子路则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明乎？]

俊者，峻于人也。豪者，高于人。杰者，桀于人。有德、有信、有义、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有行、有智、有信、有廉者，豪之事也。至于杰，则才行足以明之矣。然杰胜于豪，豪胜于俊也。]

求人之志章第三

[注曰：志不可以妄求。]

绝嗜禁欲，所以除累。[注曰：人性情静，本无系累，嗜欲所牵，舍己逐物。]抑非损恶，所以禳过。[注曰：禳，犹祈禳而去之也。非至于无，抑恶至于无，损过可以无禳尔。]贬酒阙色，所以无污。[注曰：色败精，精耗则害神。酒败神，神伤则害精。]避嫌远疑，所以不误。[注曰：于迹无嫌，于心无疑，事乃不误尔。]博学切问，所以广知。[注曰：有圣贤之质而不广之以学问，弗勉故也。]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注曰：行欲高而不屈，言欲微而不张。]恭敬廉约，所以自守。谋深计远，所以不穷。[注曰：管仲之计，可谓能九合诸侯矣，而穷于王道。商鞅之计，可谓能强国矣，而穷于仁义。弘羊之计，可谓能聚财矣，而穷于养民。凡有穷者，俱非计也。]亲仁友直，所以扶颠。[注曰：闻誉而喜者，不可以得友也。]近恕笃行，所以接人。[注曰：极高明而道中

庸，圣贤之所以接人也。高明者，圣贤之所独。中庸者，众人之所同也。]任材使能，所以济务。[注曰：应变之谓材，可用之谓能。材者任之而不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术也。]瘅恶斥谗，所以止乱。[注曰：谗言恶行，乱之根也。]推古验今，所以不惑。[注曰：因古人之迹，推古人之心，以验方今之事，岂有惑哉？]先揆后度，所以应卒。[注曰：执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长短尽在是矣。仓卒事物之来，而应之无穷者，揆度有数也。]设变制权，所以解结。[注曰：有正有变，有权有经，方其正有所不能行，则变而归之于正也。方其经有所不能用，则权而归之于经也。]括囊顺会，所以无咎。[注曰：君子语默以时，出处以道，括囊而不见其美，顺会而不发其机，所以免咎。]橐橐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终。[注曰：橐橐者，有所持而不可摇。梗梗者，有所立而不可挠。孜孜者，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又善。立功莫如有守，保终莫如无过也。]

本德宗道章第四

[注曰：本宗不可以离道德。]

夫志心笃行之术：长莫长于博谋。[注曰：谋之欲博。]安莫安于忍辱。[注曰：至道旷夷，何辱之有。]先莫先于修德。[注曰：外以成物，内以成己，修德也。]乐莫乐于好善。神莫神于至诚。[注曰：无所不过之谓神。人之神与天地参。而不能神于天地者，以其不至诚也。]明莫明于体物。[注曰：记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如是，则万物之来，其能逃吾之照乎？]吉莫吉于知足。[注曰：知足之吉，吉之又吉。]苦莫苦于多愿。[注曰：

圣人之道，泊然无欲，其于物也，来则应之，去则无系，未尝有愿也。古之多愿者，莫如秦皇汉武：国则愿富，兵则愿强，功则愿高，名则愿贵，宫室则愿华丽，姬嫔则愿美艳，四夷则愿服，神仙则愿致。然而国愈贫，兵愈弱，功愈卑，名愈钝，卒至于所求不获而遗恨狼狽者，多愿之所苦也。夫治国者，固不可多愿。至于贤人养身之方，所守其可以不约乎？**悲莫悲于精散。**〔注曰：道之所生之谓一，纯一之谓精，精之所发之谓神。其潜于无也，则无生无死，无先无后，无阴无阳，无动无静。其舍于神也，则为明为哲，为智为识。血气之品无不禀受。正用之则聚而不散，邪用之，则散而不聚。目淫于色，则精散于色矣；耳淫于声，则精散于声矣；口淫于味，则精散于味矣；鼻淫于臭，则精散于臭矣。散之于己，岂能久乎？〕**病莫病于无常。**〔注曰：天地所以能常久者，以其有常也。人而无常，其不病乎？〕**短莫短于苟得。**〔注曰：以不义得之，必以不义失之。未有苟得而能长也。〕**幽莫幽于贪鄙。**〔注曰：以身徇物，暗莫甚也。〕**孤莫孤于自恃。**〔注曰：桀纣自恃其才，智伯自恃其强，项羽自恃其勇，王莽自恃其智，元载、卢杞自恃其狡。自恃则气骄于外而善不入耳，不闻善则孤而无助。及其败，天下争从而亡之。〕**危莫危于任疑。**〔注曰：汉疑韩信而任之，而信几叛。唐疑李怀光而任之，而怀光遂叛。〕**败莫败于多私。**〔注曰：赏不以功，罚不以罪，喜佞恶直，亲党远正，小则结匹夫之怨，大则激天下之怒。此多私之所败也。〕

遵义章第五

〔注曰：遵而行之者义也。〕

以明示下者暗。〔注曰：圣贤之道，内明外晦。惟不足以明

者，以明示下，乃其所以暗也。][有过不知者蔽。[注曰：圣人无过可知；贤人之过，迷形而悟。有过不知，其愚蔽甚矣。]迷而不返者惑。[注曰：迷于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于色者，不知其伐吾命也；迷于利者，不知其伐吾志也。人本无迷惑者，自迷之矣。]以言取怨者祸。[注曰：行而言之，则机在我而祸在人；言而不行，则机在人而祸在我。]令与心乖者废。[注曰：心以出令，令以行心。]后令谬前者毁。[注曰：号令不一，心无信而事毁弃矣。]怒而无威者犯。[注曰：文王不大声以色，四国畏之。故孔子曰：“不怒而民威于斧钺。”]好直辱人者殃。[注曰：己欲沽直名而置人于有过之地，取殃之道也。]戮辱所任者危。[注曰：人之云亡，危亦随之。]慢其所敬者凶。[注曰：以长幼而言，则齿也；以朝廷而言，则爵也；以贤愚而言，则德也。三者皆可敬，而外敬则齿也、爵也；内敬则德也。]貌合心离者孤。亲谗远忠者亡。[注曰：谗者善揣摩人主之意，而忠者惟逆人主之过。谗者合意多悦，逆意者多怒。此子胥杀而吴亡，屈原放而楚灭是也。]近色远贤者昏。女谒公行者乱。[注曰：太平公主、韦庶人之祸是也。]私人以官者浮。[注曰：浅浮者不足以胜名器，如牛仙客为宰相之类是也。]凌下取胜者侵。名不胜实者耗。[注曰：陆贽曰：“名近于虚，于教为重；利近于实，于义为轻。然则实者所以致名，名者所以符实。名实相资，则不耗匮矣。]略己而责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弃。[注曰：圣人常善救人而无弃人，常善救物而无弃物。自厚者自满也，非仲尼所谓躬自厚之厚也。自厚而薄人，则人将弃废矣。]以过弃功者损。群下外异者沦。[注曰：措置失宜，群情隔塞，阿谀并进，人人异心，求不沦亡，不可得也。]既用不任者疏。[注曰：用贤不任，则失士心。此管仲所谓害霸也。]行赏吝色者沮。[注曰：色有靳吝，有功者沮。项羽之元印是也。]多许

小与者怨。[注曰：失其本望。]既迎而拒者乖。[注曰：刘璋迎刘备而反拒之是也。]薄施厚望者不报。[注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覆之载之，含之育之，岂责其报也？]贵而忘贱者不久。[注曰：道足于己者，贵贱不足以为荣辱。贵亦固有，贱亦固有。惟小人骤而处贵则忘其贱，此所以不久也。]念旧怨而弃新功者凶。[注曰：切齿于睚眦之怨，眷眷于一饭之恩者，匹夫之量。有志于天下者，虽仇必用，以其才也；虽怨必录，以其功也。汉高祖侯雍齿，录功也；唐太宗相魏郑公，用才也。]用人不正者殆。强用人者不畜。[注曰：曹操强用关侯而终归刘备，此不畜也。]为人择官者乱。失其所强者弱。[注曰：有以德强者，有以人强者，有以势强者，有以兵强者。尧舜有德而强，桀纣无德而弱。汤武得人而强，幽厉失人而弱。周得诸侯之势而强，失诸侯之势而弱。唐得府兵而强，失府兵而弱。其于人也，善为强，恶为弱。其于身也，性为强，情为弱。]决策于不仁者险。[注曰：不仁之人，幸灾乐祸。]阴计外泄者败。厚敛薄施者凋。[注曰：凋，削也。《文中子》曰：“多敛其国，其财必削。”]战士贫、游士富者衰。[注曰：游士鼓其颊舌，惟幸烟尘之会。战士奋其死力，专弭疆场之虞。富彼贫此，后势衰矣。]货赂公行者昧。[注曰：私昧公，曲昧直也。]闻善忽略、记过不忘者暴。[注曰：暴则生怨。]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浊。[注曰：浊，溷也。]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注曰：刑者原于道德之意，而怨在其中。是以先王以刑辅德，而非专用刑者也。故曰：牧之以德则集，绳之以刑则散也。]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赏不服人，罚不甘心者叛。[注曰：人心不服则叛也。]赏及无功，罚及无过者酷。[注曰：非所宜加者，酷也。]听谗而美，闻谏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贪

人之有者残。[注曰：有吾之有，则心逸而身安。]

安礼章第六

[注曰：安而履之谓礼。]

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预定谋。福在积善，祸在积恶。[注曰：善积则致于福，恶积则致于祸。无善无恶，则亦无福无祸矣。]饥在贱农，寒在惰织。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来，贫在弃时。[注曰：唐尧之节俭，李悝之尽地力，越王勾践之十年生聚，汉之平准，皆所以迎来之术也。]上无常躁，下多疑心。[注曰：躁静无常，喜怒不节，群情猜疑，莫能自安。]轻上生罪，侮下无亲。[注曰：轻上无礼，侮下无恩。]近臣不重，远臣轻之。[注曰：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发蒙耳。]自疑不信人。[注曰：暗也。]自信不疑人。[注曰：明也。]枉士无正友。[注曰：李逢吉之友，则“八关”、“十六子”之徒也。]曲上无直下。[注曰：元帝之臣，则弘恭、石显是也。]危国无贤人，乱世无善人。[注曰：非无贤人、善人，不能用故也。]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注曰：人不能自爱，待贤而爱之。人不能自养，待贤而养之。]国将霸者士皆归。[注曰：赵杀鸣犊，故夫子临河而返。]邦将亡者贤先避。[注曰：若微子去商，仲尼去鲁是也。]地薄者大物不产，水浅者大鱼不游，树秃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兽不居。[注曰：此四者，以明人之浅则无道德，国之浅则无忠贤也。]山峭者崩，泽满者溢。[注曰：此二者明过高过满之戒也。]弃玉取石者盲。[注曰：有目与无目同。]羊质虎皮者饰。

[注曰：有表无里与无表同。]衣不举领者倒。[注曰：当上而下。]走不视地者颠。[注曰：当下而上。]柱弱者屋坏，辅弱者国倾。[注曰：材不胜任谓之弱。]足寒伤心，人怨伤国。[注曰：夫冲和之气生于足而流于四肢，而心为之君，气和则天君乐，气乖则天君伤矣。]山将崩者下先隳，国将衰者人先弊。[注曰：自古及今，生齿富庶，人民康乐而国衰者，未之有也。]根枯枝朽，人困国残。[注曰：长城之役兴而秦国残矣。汴梁之役兴而隋国残矣。]与覆车同轨者倾，与亡国同事者灭。[注曰：汉武欲为秦皇之事，几至于倾，而能有终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纣以女色而亡，而幽之褒姒同之。汉以閹宦亡，而唐之中尉同之。]见已生者慎将生，恶其迹者须避之。[注曰：已生者见而去之也。将生者慎而消之也。恶其迹者急履而恶傍，不若废履而无行。妄动而恶知，不若绌心而无动。]畏危者安，畏亡者存。

夫人之所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注曰：有道者非已求福而福自归之；无道者畏祸愈甚而祸愈攻之。岂有神圣为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重可使守固，不可使临阵。贪可使攻取，不可使分阵。廉可使守主，不可使应机。此五者，各随其才而用之。

同志相得。[注曰：舜则八元、八凯，汤则伊尹，孔子则颜回是也。]同仁相忧。[注曰：文王之闕、散，微子之父师、少师，周旦之召公，管仲之鲍叔也。]同恶相党。[注曰：纣之臣亿万，跖之徒九千是也。]同爱相求。[注曰：爱利则聚敛之士求之，爱武则谈兵之士求之，爱勇则乐伤之士求之，爱仙则方术之士求之，爱符瑞则矫诬之士求之。凡有爱者，皆情之偏，性之蔽也。]同美相妒。[注曰：女则武后、韦庶人、张良娣是也。男则赵高、李斯是也。]同

智相谋。[注曰：刘备、曹操，翟让、李密是也。]同贵相害。[注曰：势相轧也。]同利相忌。[注曰：害相刑也。]同声相应，同气相感。[注曰：五行五气五声，散于万物，自然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注曰：六国合纵而拒秦，诸葛通吴以敌魏，非有仁义存焉，特同难耳。]同道相成。[注曰：汉承秦后，海内凋弊，萧何以清静涵养之。何将亡，念诸将俱喜功好动，不足以知治道，惟曹参在齐，尝治盖公、黄老之术，不务生事，故引参以代相。]同艺相窥。[注曰：李醯之贼扁鹊，逢蒙之恶后羿是也。规者，非之也。]同巧相胜。[注曰：公输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此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注曰：自“同志”下所行，所可预知。智者知其如此，顺理则行之，逆理则违之。]

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注曰：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教之逆者也。“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朴。”化之顺者也。]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注曰：天地之道，简易而已。圣人之道，简易而已。顺日月而昼夜之，顺阴阳而生杀之，顺山川而高下之，此天地之简易也。顺边陲而外之，顺中国而内之，顺君子而爵之，顺小人而役之，顺善恶而赏罚之，顺九土之宜而赋敛之，顺人伦而序之，此圣人之简易也。夫乌获非不力也，执牛之尾而使之却行，则终日不能步寻丈。及以环桑之枝贯其鼻，三尺之绲系其颈，童子服之。风于大泽无所不至者，盖其势顺也。]详体而行，理身、理家、理国可也。[注曰：小大不同，其理一也。]

三略直解卷上

放眼四海，熙熙攘攘，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为理想而献身，一个为钱财而卖命。招致这两个人，就网罗尽了天下的英雄。要想都来为你效力，所欲不同，延揽的方法也不同，一要以礼，一要用钱。历代帝王夺天下、守成业的秘术尽在于此。

【原文】

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

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含气之类，咸愿得其志。

〔夫为主将之法，务延揽英雄之心，厚赏禄其有功之人，通上下之志于众。故与众人同为美，事靡有不成者；与众人同作恶，事靡

有不倾者。

治国安家，得贤智之人而用之也；亡国破家，失贤智之人而不用也。故含气有生之类，皆愿得遂其所志。或曰：好恶皆去，未知是否。]

【释评】

凡是作为主将的，必须明白统帅千军万马之真谛在于招揽天下英雄，而招揽英雄的根本方法是得其心。怎样才能得到英雄之心呢？这就因人而异了。刘备之得孔明，动之以义。曹操之得庞德，养之以恩。齐桓之得管仲，示之以礼。魏王之得吴起，利之以禄。高祖之用韩信，饵之以爵。也就是说，英雄所求不同，有的重名利，有的求志同。所以，与其所好，顺遂其心，没有不成功的。相反，如果倒行逆施，违拂民意，必然灭亡。

一国一家之兴亡成败，归根到底，是个得人或失人的问题。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愿意心想事成。所以常言道，没有好恶之情，真不知道该不该把他当作人；又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得高人者得天下

纵观古今中外，每一个新时代的开创，最高思想的决策、奠定，数人而已。一个时代下来，少则二百年，多则八百年，人们的基本思想原则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汉高祖得天下，真正起作用的也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另加一个陈平。前三人，刘邦自己已作了定论，他说自己讲谋略不如张良，搞经济不如萧何，打仗不如韩信。至于陈平，在巩固西汉政权方面，功劳不亚于萧何等人。打江山时他曾“六出奇计”，帮刘邦度过一次又一次难关；当大部分开国元勋死后，他又协助周勃铲除了

吕氏集团,使刘氏政权没有易手他人。

刘秀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好皇帝。人们谈到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时,总要提到云台二十八将吴汉、邓禹等,其实乱世英雄起四方,在那样的时局下,冲锋陷阵的战将遍地都是,没有吴汉、邓禹,还会有张汉、王禹,总之,不会缺少武将的。事实证明,二十八将也不是个个都是经国贤才、常胜将军。刘秀在征伐割据四川的公孙述时,二十八将中的岑彭就是兵败身亡的,吴汉也因轻敌而败。

刘秀手下算得上济世之才的也只有二三人而已。一是他的妹夫李通。南阳起兵时,刘秀就是在李通兄弟的一再鼓动下才下了决心的。后来数次与他一同出生入死,筹谋大计。在刘秀戎马倥偬、南北转战的岁月里,一切政务几乎都是由李通处理。李通对建立东汉政权所起的作用,有似萧何。后来当天下大定,刘秀着手整治朝纲时,鉴于王莽以相权篡位的教训,想通过分权于尚书的办法消除这一隐患。李通没有因取消他的权力制造麻烦,而是积极配合,使刘秀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人事制度的改革。

另一个对东汉立国有重大贡献的人是马援。他西平隗嚣,南定五岭,安边抚夷,从大西北到云贵两广的疆域几乎都是他马不停蹄地征讨并稳定下来的。他为中华民族国土的统一,马革裹尸,死于征战途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最有意思的是被历史颂扬为“英主肇兴”的大唐帝国的创建。李世民之得天下,创盛世,主要是靠房玄龄、李靖、魏征等人。关于唐代君臣的英雄业绩,史书多有记载,无须赘述。但是史书偏偏没有记载真正奠定我国封建史上这一辉煌时代的一个幕后人——文中子。唐初安邦定国的文臣武将,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这段史实,只因私人恩怨,不被修唐史的唐太宗的小舅子写入史册,但在文中子的弟子们仿照《论语》体例所写的《文中子》中,真真实实地披露

了出来。

文中子的真实姓名叫王通,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叫王隆,是隋文帝的国子博士(相当于现在国家科学院的研究员),因文帝虽赏识其才,不用其谋,归隐铜川。王通出生的那一天,父亲占的一卦,为“坤之师”,即“坤”卦的二爻动而变为“师”。祖父看了卦象后说:“这是素王之卦。虽有帝王的德行,可惜生非其时,只能做一个孔子一样的人。这孩子将来必定通达天下之志。”于是起名为王通。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王隆听到隋文帝消灭了陈国,统一了天下的消息,叹息道:“合乎王道的治国大略还没有头绪,天下怎么就统一了呢?”当时只有十岁的王通正在父亲身边,看到父亲的迷茫,也面显忧色,说:“我听说古人开创一个新时代,必有长久之策,所以大禹、商汤的江山能保持数百年。后来建立新的国家,国策多行苟且之计,所以自魏晋以来数百年帝王象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最高决策人治国无道,人民大众一盘散沙,天下怎么能长治久安呢?父亲如此哀叹,是不是忧虑国家的路线方针混乱,天下百姓将因横征暴敛而流离失所,不久就要天下大乱呢?”王隆听了儿子的这番话,惊诧不已,问:“这样高深的理论,你是怎么知道的?”从此以后,王隆开始将祖传的“元经”传授儿子。王通整整将这门学问钻研了十八年。后又拜几位专治经学的老师研究《易经》和《诗》、《礼》,王通极其用功,整整六年没有脱衣安眠,好好睡过一觉。

仁寿三年(公元603年),王通二十四岁,已然满腹经纶,他抱着拯济苍生的雄心壮志西游长安,见到了隋文帝。王通纵论治国方略,“恢恢乎动天下于指掌”。文帝大悦,说:“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他有心重用王通,让公卿们讨论此事,王公大臣觉得一个年纪轻轻的无名之辈,凭一席话就平步青云,很不愉快,又值杨广兄弟正为争夺太子之位,剑拔弩张,眼看萧墙之乱就要暴发。王

通知道他的治国良策不会为当权者所用，便高吟《东征》，拂袖回归故乡。其歌云：

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
人之心乎，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
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丕断兮，劳身西飞。

王通归家后，决心从此再不涉世，于是开馆讲学。其间，隋文帝、隋炀帝虽数次征召，皆不就。数年之间，慕名前来北面受教的就有千余人，其中就有房玄龄、魏征、李靖这批开创盛唐的将相之才。

王通死后，当时已是唐朝栋梁的学生们聚会议论：

“吾师其至人乎，自仲尼以来，未之有也。……仲尼既没，
文不在兹乎！《易》：‘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请谥曰文中子。”

文中子选择的这种方式，是典型的只有中国才有的隐士处世方式。走隐士路线的人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只是采取不直接介入的办法，始终从旁帮助别人，或朋友，或学生，只求别人成功，自己却始终不站出来。他们非常希望天下太平，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宁可成全别人，自己却终生不出来做官。等到天下太平了，别人成功了，他自己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文中子生前自比孔子，他的这批弟子也觉得他是仲尼再世。实际上就成业来说，也许他比孔子还要幸运，因为孔子培养了三千弟子，没有一个在事业上成功的，而他培养的一批年轻人，却开创了大唐盛世与影响了中华民族一千多年的思想文化。

研究一下中国历史上特有的这类人物，非常有意思，也常常让人陷入沉思。历史究竟是由谁来导演的？春秋战国，争雄称霸，热闹了五百五十年，台上唱戏的有多少英雄豪杰！然而始终不出山的鬼谷子派出五个弟子：苏秦、张仪、孙臆、庞涓、尉繚，天下形势马上风云突变！后来的谋略权术，又有多少超出了鬼谷子的范畴？

老子的身影也仅仅若隐若现，然而历代有成就的帝王谁又跳出了道家的巢臼？

【原文】

《军谶》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人之所攻。”

〔谶者，验也，言将来之验也。其书有曰：“柔者能制其刚，弱者能制其强。夫柔者，非柔懦而不立也，示之柔以制其刚也；弱者，非怯弱而不振也，示之弱以制其强也。”如汉文帝以柔而制赵佗，孙臆以弱而制庞涓之类是也。柔者，德也，谓柔嘉维则为德。若柔而过中，又非德也。刚者，贼也，谓刚愎不仁为贼。若刚而得中，又非贼也。弱而有德者，众人之所助援故。古人有济弱扶倾者，所以弱者人多助也。若弱而无德，谁肯助之？强而不仁者，众人之所攻击。古人有禁暴救乱者，所以强者人多攻也。若强而仁，孰肯攻之？

今本“柔能制”下皆欠“刚弱能制”四字，悉依旧本增之。〕

【释评】

“谶”字的本意是应验。《军谶》上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得恰到好处便是美德，刚而不当则是祸害。弱而有德就会得到众人的帮助，强而不仁就会受到大家的攻击。

柔弱并不是说怯懦不振，而是为克制刚强，故意示之以柔弱，以便最后战胜敌人，有如汉文帝用怀柔的政策制服了南越王赵佗、孙臆用减灶的假象战胜庞涓那样。柔必须以德为本，使用柔劲应当把握分寸，过度柔顺，就不是一种德性了。

刚强过度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但是如果适中，就不会有害。群众所以要扶助柔弱的人，是因为他虽柔弱，但有德性，否则，谁还会

帮助他？群众所以要攻击刚强的人，是因为他残暴不仁，假如他虽刚强，但很仁义，谁还会攻击他呢？

老子的这句话可以说已经把刚柔之理的精义讲尽了：天下最柔弱的是水，可是要战胜最坚强的东西，什么武器都比不过水，也代替不了水。

【原文】

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

[柔有所设，不妄设也；刚有所施，不妄施也；弱有所用，不妄用也；强有所加，不妄加也。兼此刚柔强弱四者，制其宜而行之。上文言“刚者，贼也。强者，人之所攻”，戒人之过于刚与强也。此言“刚有所施，强有所加”，勉人刚强，而适其宜也。始如处女，柔有所设也；后如脱兔，刚有所施也。令军减灶，弱有所用也；万弩齐发，强有所加也，但要制其宜而行之耳。

今本“强有”下无“所”字，亦依旧本正之。]

【释评】

柔、弱、刚、强这四种不同功能，要善于根据情势灵活运用。上文强调刚、强的副作用，是为了告诫人们不要一味逞强，不顾客观情势，逼人太甚，并不是说，刚强的攻击力量不能使用。比如越王勾践在养精蓄锐的时候，“静如处女”；一旦向吴国发动总攻，就“动如脱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击吴军。孙、庞斗智时，孙臆逐日减少军灶，故意以军心涣散、日有逃亡的假象来哄骗庞涓，当庞涓进入他的埋伏圈后，便万箭齐发，决不心慈手软。这才是真正懂得柔弱刚强、奇正相生之妙用的将帅之才。

【原文】

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故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极，密定九夷。知此谋者，为帝王师。

[大凡天下之事，端倪本末，未曾显见，人莫得而知也。天地之神明，即所谓二气之良能也。天之道，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复春矣。地之道，生而长，长而收，收而藏，藏而重生矣。兴亡盛衰，荣枯代谢，是与物推移者也。故为将者，或奇或正，变动无常，因敌之强弱虚实而转化焉。不为事先，谓不先人而首事也。人动而我辄随而应之，故能谋制无疆而扶成天威，康正乎八极，密定乎九夷，知此谋者真可为帝王之师。此子房所以佐汉高，灭秦项，定四海，为帝王者师也。八极者，四方四维之尽处也。九夷者，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元夷、风夷、阳夷是也。]

【释评】

天下的事，没有任何征兆和迹象显露的时候，人们是无法认识它的。自然界的奥秘，要根据事物的发展趋向才能了解。这里的所谓神明，是指阴阳二气互相包蕴生克的奇妙功能。天道是四季周而复始，地道是生长收藏循环不已，至于兴亡代谢，则是人道。所以作为将帅，就应当顺应自然法则，根据敌人的强弱虚实而变化。不为事先，是说不应该首先发难，制造事端，而要针对敌人的行动随机应变。这样就能永远战胜敌人，树立天威，正大光明地拯救天下，平定“九夷”。善于运用这一机玄的，天下可得，国家可治，敌国可克，定四方，抚边夷，无不得心应手，此乃王者之秘学。得之者，可为帝王之师，就象张良当年那样。

【原文】

故曰：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

[故曰：人人莫不贪求其强，少有能持其机微者。若能持守机微，则知足知止，乃能明哲而保其身也。此子房所以不择齐三万户，而愿封于留，全身远害，而托以从赤松子游而去也。]

【释评】

就人的本性来说，没有一个不逞强好胜，很少有能把握玄奥，保持婴孩一般的柔弱之形，实则蕴藉无限生机的。能这样做的，都是有大智慧的人。张良拒绝了三万户的封地，只要了一个县大的留城，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学仙求道，才得以善终。他所运用的正是这一原则。

【原文】

圣人存之，以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

[圣人存之方寸，以应酬事机，舒而放之，则弥满乎四海，卷而收之，则不盈乎一杯。即《中庸集注》：“所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於密”是也。今本皆作坯字，误也。“居之不用室宅，守之不用城郭”一言道：体在乎心，是以心居之，以一守之，所以不用屋宅与城郭也。心在胸臆，而为身之主，妙众理而宰万物，故曰“藏之胸臆而天下服”。此子房所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也。]

【释评】

圣人掌握了这些微妙，运用起来随心所欲，放开来充满天下，收拢来却不满一杯。安置它不用房屋，保护它不用城郭。视之无

形，听之无声，持之不得，用起来却变化无穷，只要藏在心中巧妙运用，就会使敌国屈服。

【原文】

《军谶》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

[《军谶》有曰：为主将者，能柔能刚，则其国愈益光显。如文王囚于羑里之库，其臣南宫适、散宜生求美女善马献紂而出之，是能柔也；伐崇伐密，一怒而安天下，是能刚也。如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其国岂不光乎？为主将者，能弱能强，则其国愈益彰明。如齐威王使孙臆、田忌救赵。臆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是能弱也；候至马陵，万弩齐发，是能强也。进败魏军，虏太子申，威震海内，其国岂不彰乎？若为主将者，纯用柔纯用弱，则其国必然衰削。如韩、魏或献地或请朝，求媚於秦，以幸一日之安，是纯柔纯弱也。卒致宗社倾危，其国岂不削乎？为主将者，纯用刚纯用强，则其国必然丧亡。如项羽破章邯，杀子婴，围汉王於荥阳，败汉兵於渭水。后至阴陵，不肯渡江而东，是纯刚纯强也。八千兵散，至以自刎，其国岂不亡乎？

今本“纯柔纯弱”下皆无“其国必削”四字，亦依旧本增之。]

【释评】

《军谶》上说：“既能用刚又能用强，国家就能光明远扬；既能用弱又能用强，国家就更加强盛壮大；如果单纯用柔单纯用弱，国家就会削弱；单纯用刚单纯用强，国家也必灭亡。刘寅注文中所列事例，对柔、弱、刚、强的辨证关系作了生动的说明。

曾国藩的太极拳打得棒极了！

清朝末年，朝政掌握在西太后手中，她是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但是清末的江山却是靠曾国藩维持的。

曾国藩比慈禧大二十四岁，早死三十六年，可以说他为官一生，荣辱升降都是由一个女人控制着。曾国藩可以算得上是清王朝的一个忠臣了，但是任何一个注定灭亡的朝代，那些企图力挽狂澜的所谓忠臣其实都是很成问题的。曾国藩也一样。他可以说是清末“功盖天下而主不疑”的社稷栋梁。他是用什么方法逃过“功高震主”的悲剧结局，尤其是在西太后那样阴狠毒辣的铁腕下？

一言以蔽之，曾国藩的太极拳打得棒极了！

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受到满清政府的赏识，开始走的就是上层路线。最初曾在京城做官时，只是礼部的一个小职员，他有目的地结交了一位亲王。太平天国刚起事时，亲王向咸丰举荐曾国藩说：“此人胆大心细，才堪大用。”咸丰于是召见了。曾国藩受命前往一便殿觐见皇上，可是殿里空空的，不见一个人影，只是在上首有一把皇帝坐的椅子，下面有一锦墩。带领他的太监叫他等候。他向皇位三跪九拜之后，就规规矩矩坐在锦墩上静候，等了一个多时辰，始终不见皇帝出来。最后一个太监出来通知他，说皇帝今天有事，改日再召见。曾只好对着那把空椅子再拜之后回去。保荐他的亲王询问他接见情况，曾国藩一一告知。亲王问他在便殿里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曾仔细回想，除了皇位和锦墩，确实没有看到什么。这位亲王一听，说了声“糟了！”就赶紧跑进宫里，找到当值的太监，送上红包。结果打听出来皇帝坐位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张很小的字条，上面写的是《朱子治家格言》。亲王回来告诉了曾国藩，并对他说，前日向皇帝保举时说“胆大心细”。果然过了几

天,咸丰召见曾时问起他这张字条的事。这时曾当然早有准备,回答得令咸丰非常满意。不久就让他回湖南老家组练湘军,把剿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寄托在他身上。

曾国藩没有辜负清室的希望,他从1853年组建湘军,用了九年时间,终于打垮了已经占领了半壁河山、几乎夺得全国政权的洪秀全。在他全线告捷,清王朝又可以吁一口长气的时候,咸丰因纵欲身亡,政权落在了西太后手中,而曾国藩当时正如日中天,功高盖世,达到了人生事业的顶峰,若按封建社会的常规,接下来所面临的必然是“敌国破,功臣亡”的结局。然而曾国藩对此早有准备,他以一套又一套太极拳的柔劲就把所有险情化解了。

后世有人说,曾国藩所以被称作中兴名臣,一代圣相,共有十三套大本领,其中十一套没有流传下来,传世的只有两套:写了一部相书《冰鉴》,再就是大量的日记和家书。

然而,你研究他的日记和家书去吧,保证你学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的家书几乎全是不厌其烦地嘱咐家里的人哪几亩菜地该种了,该锄了,特别要养好猪,因为“宀”下有“豕”才是个“家”,不养猪就算不得一个人家……

别小看曾国藩的这一手,假如你能把他所处的地位和西太后对他的提防、侦察这一大背景联系起来,你就可以明白他的这套太极拳妙极了!

清朝自打入关,以一个被传统的大汉族思想视为“蛮族”的名分来统治整个中国,面对着明的和暗的“反清复明”的潜流,除了依靠比明朝更正确、更高明的统治艺术外,只能以特务组织驾驭各级官吏。这是整个清朝期间一直沿用的传统的统治手段。从雍正在位时的一件事,可以看出清政府的特务怎样的无孔不入,怎样的令人毛骨悚然。

据说雍正当政时,有一官员一天夜里与家人打牌消遣,正在玩

得高兴之际，一张“二万”掉到地上怎么也找不到了。第二天上朝，雍正问他昨晚干什么去了。这位官员是个老实人，战战兢兢但如实地告诉皇上与家人玩牌，后来有张“二万”掉到地上找不到，就再也没玩。雍正笑着从身上摸出一张牌，放到他面前，问他：“是不是这一张呀？”这个官员一看，一点不差，正是自家昨晚丢失的那张“二万”，当时吓得他汗流浹背，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连连口称死罪。雍正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他很诚实，大大表扬了他一番。

慈禧太后以一女人专政，特务组织更是其须臾不可离异的控制文武大臣的工具。所以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尽写这些养猪农作的家务琐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的，不如说是写给西太后看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消除她的疑心，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怀无大志的乡巴佬。

大致浏览曾国藩的处世哲学，始终是以“内用黄老，外用儒术”为其总则的，亦即“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杯”。当他对付最高统治集团时，用的是柔术；当他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刚强之至，毫不心慈手软了。他训练出来的湘军子弟兵，都是骄兵悍将，攻克南京后，他纵兵烧杀，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子女玉帛悉入湘军”。致使“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南京人财为之一空。尤其是他的弟弟曾国荃，把太平天国宫中的财宝全部侵吞，都引起了左宗棠等人的不满。不过清政府对曾国藩的烧杀抢劫倒不怎么放在心上，唯一提防的只是曾国藩会不会用手中的军权谋反。在他第一次攻陷武汉，消息传到北京后，咸丰大为高兴，情不自禁赞扬了曾国藩几句，当时身边的近臣就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未必是国家之福吧！”咸丰听了，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久久沉默不语。

面对这种大祸即将临头的险恶局面，曾国藩立即又打了一套

漂亮的太极拳。他首先用“御”劲退出一部分军权，并裁减四万湘军；又用“封”劲把南京的防务让给旗兵，由他发全饷；用抢来的钱财建筑贡院，提拔江南士人，一下子就封住了朝野的烁金之口。此计一出，果然朝廷上下交口称誉。曾国藩不但没招致祸患，反而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赐一等侯爵，双眼花翎。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曾国藩善用黄老之术以柔制刚，从他给弟弟曾国荃的一首诗中也可以看出来。其诗云：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屠羊说是一个帮助被伍子胥打败逃亡在外的楚昭王复国的隐士。昭王回国后再三再四请他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受，宁肯继续过他摆摊卖肉的清贫日子。曾国藩借用这一典故，告诉弟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在办公桌的左边挂满了朝廷的奖状，右边放了一大堆告发我们、咒骂我们的传单吗？人世间的事本来就如天平一样，这头高了那头就低，既不应有了功就忘乎所以，也不能被人骂就垂头丧气。只要效法屠羊说的做法，把一切都看开了，荣誉也罢，毁谤也罢，都不过是蓝天上的一片浮云，一忽儿就会被风吹散，成为往事。那时，蓝天依然是蓝天，只剩虚空无垠，碧海无边。

这倒不是曾国藩故作清雅，他无论是在京作官还是行军打仗，一生中都十分注意修心养性。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然后处理公务；每天坚持写日记，无论多忙，都要抽出时间给家里写信。对人对己，他都非常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他一直认为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以耕为本，以读为先。他反复告诫子弟，只要占住耕读这两条，方能进可攻，退可守，家族长保富贵，个人立于不败之地。

1872年2月，曾国藩在游园时突然感到脚麻，儿子扶他进屋

后，在端坐休息中无疾而终。

【原文】

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

[夫治国之道，倚恃贤士与众民。听信贤人之言如自己之腹心，役使众民如自己之四肢，则其策无遗失也。]

【释评】

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在于依靠贤人和民众。信任贤士如心腹，使用民众如手足，就不会失策。

刚柔奇正讲的是权变，任贤保民讲的是常理。保民的关键是任贤，任贤的关键是守信。治国用兵，如能做到任贤保民，则万众一心，无往不胜。

【原文】

所适如肢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

[凡有所往，如四肢与身体相随从，骨节相救，护此天道之自然，其巧无间隙也。]

【释评】

这样，无论做任何事情，就象肢体相随和，骨节相适应，一切都很自然，巧妙得没有间隙。

【原文】

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

[军国之要道：审察众心而施設百务。百务者，言事务之多也。今本作“施肯务”，亦依旧本正之。]

【释评】

治军理国的要领在于体察民心之好恶，从而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顺民心之所好，去民心之所恶。对此，管仲有“四顺四逆”的一篇精彩论述，故录于此，以供参考。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法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政者，为政之宝也。”

【原文】

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

[危殆者，则扶而安之。畏惧者，则喻而欢之。叛去者，则致而还之。冤抑者，则宥而原之。]

【释评】

民众若有危难困苦，就应当安置他们，为他们排忧解难；将士有疑虑、畏惧的情形出现，就要向他们解释，使他们心情舒畅；士兵如有因客观原因叛逃的，就设法招还；受到冤屈的，则要为他们平反。

【原文】

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

[来诉者，则审而察之。卑微者，则尊而贵之。强梁者，则禁而抑之。敌我者，则残而灭之。]

【释评】

有隐情申诉的，给他申诉机会的同时，要查明实情；位低而有功劳的，要及时提拔他；有权势而逞强的，必须压制他；闹对立要造反的，坚决消灭他。

【原文】

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

[性贪者，则丰而富之；愿欲者，则顺而使之；有畏者，隐之使勿出；有谋者，近之使筹尽。]

【释评】

人无完人，走到一起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各有各的不足之处。善用人者应当采取其长的同时，在无害于大局的情况下，满足不同人等的不同欲求。如贪利的可以给他收入较丰厚的差事；想立功可以让他去冲锋陷阵；有隐私的要替他隐瞒；有谋略的亲近他，让他把所有的计谋统统拿出来。

【原文】

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

[谗佞者，则倾而覆之。敌毁辱我者，则令人复之。有不当复者姑忍之，以伺其便耳。反灭者，则废灭其身与家。上言叛者还

之，是谋背本国而往他国者，若能还之，古人犹赦之也。此言“反者废之”，是反逆不道、谋危社稷者，故当废而灭之也。暴横者，则挫其威使不复横也。]

【释评】

但是也要区别对待，如有的人好无事生非，谗言害人，惟恐天下不乱，对这种人，要将其打倒在地，永远不得翻身；对诋毁诽谤国事朝政的，要给予无情反击；蓄意谋反叛乱的，必须剥夺他们乱说乱动的权利，更有甚者，则要坚决消灭；而对那些强横称霸的不法之徒，则应当摧折其嚣张气焰，不能让他们危害善良的人们。

以上讲的是治国用人的几个重点。

【原文】

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脱之。

[志盈满者，则灭损之。欲归顺者，则招来之。已服从者，则全活之。原降附者，则解脱之。]

【释评】

此段以下至“令士自处”，所论皆为用兵之道。

志得意满的抑制其傲气；愿归附的招抚他们，使之安心地弃暗投明；被征服之地的民众要安排他们，使之有出路；凡是投降的将士，都要赦免他们，使之解脱身心的重负。

【原文】

获固守之，获扼塞之，获难屯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

[得坚固之处则守之，得险扼之处则塞之，得艰危之处则屯之，得城池则割以与人，得土地则裂以封人，得财货则散以济人。]

【释评】

一次战斗下来，缴获的东西有土地、财物等等。对战利品要分别处置：坚固的军事要地要牢牢守卫；敌军容易潜入的险隘之地要堵塞；险要的关口要驻扎军队把守；城池和土地则可赏赐有战功的将士；至于财物，则应散发给士兵和民众。

【原文】

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

[敌人将动，吾则伺其便。敌人相持地近，吾当修其备。敌人势力盛强，吾当以卑下骄之。敌人之力闲佚，吾当远而去之。敌人之势凭陵，吾当待其衰。敌人之气刚暴，吾当安其众。或曰，“绥”当作“需”，亦待之也。敌人狂悖，吾以义服之。敌人亲睦，吾与携待之。]

【释评】

没有开战之前，应当密切注意敌军的动向，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敌人行动要注意侦察；敌人接近要严加戒备；敌人来势凶猛，我要假装弱小助长他的傲气；敌人以逸待劳，要远离其驻地，并设法骚扰它，赶走它；敌人士气高涨，要耐心等待其衰竭；敌人凶暴，则要设法削弱它的锐气；敌人背逆无道，要用正义征服它；敌人和睦，则要设法使之将士离心离德。

【原文】

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网罗之。

[吾顺人心而举事，则能挫敌之威。吾因敌虚实之势而出奇，则能破其众。闻放浪之言则过谪之，恐惑众也。招延贤士，当张四网而罗取之，欲致其用也。]

【释评】

顺应敌人的举动挫败它，根据形势攻击它，放出假情报使它造成过失，四面包围歼灭它。

此讲临敌之时，须察敌虚实动静，因势乘便，或出奇制胜，或制造谣言瓦解敌人军心，或十面埋伏，准备全歼敌军。

(刘注“四网罗之”为招揽贤士，似有误。)

【原文】

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

[得人财则当散，勿以为己有。取人之所居，勿安於所守。拔人之城当以速，勿用久。敌已立君而主社稷，勿用攻而取。如齐人已立法章为王而拒，燕欲取之而不能，后至于败是也。]

【释评】

本段主旨在兵贵神速，不可苟安一隅。

在战争中获得财物不要私自占有；夺取的城池不要贪图安逸自守不去；攻城掠地贵在神速；要扶持被占领国家的人执政，不要自取其位。

【原文】

为者则己，有者则士。焉知利之所在？彼为诸侯，己为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处。

[此节疑有缺文误字。或曰：“为国政者，在自己；有成功者，在众士。何以知利之所在？彼为诸侯之职，己为天子之任。使天下之城自保守，令天下之士自处置。”言：在上不能任贤守城，而权出於众也。未知是否？]

【释评】

通过战争收服的敌主，立则立矣，不可轻废，原有的官宦还应给予适当的职务。怎样权衡利益之所在呢？这是战后如何摆正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既然象周武王那样，已经分封了诸侯，自己尊为天子，就该分层制权，使诸侯各保其国，官吏各守其职。

刘注认为此段有缺误，他引述了另一刻本的异文与之对比，但他下面的理解是错误的。

【原文】

世能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

[世之人君，能以尊祖之礼祀其祖，少有能以抚下之道字其下者。以尊祖之礼祀其祖，是为亲也。以抚下之礼字其下，是为君也。]

【释评】

世上的君王都能尊敬、祭奠他的祖先，却很少有能爱护安抚民众的。尊敬祖先容易做到，是因为出于血缘关系的天然情感；但是作为一国之君，只有对老百姓象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他们，才

算得上是真正的君主。

【原文】

下下者，务耕桑，不夺其时。薄税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则国富而家娱。然后选士以司牧之。

[下下者，务耕田蚕桑，不侵夺其耕作之时月。轻薄税敛，不匮竭其日用之财货。罕少徭役，不使令民力之劳困。如此，则国富足而家娱乐。然后选用贤士，以司牧之。萧何曰：“养民以致贤人。”胡氏曰：“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养民之术也。”故世主无养民之心，则天下之贤人君子不为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残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离，君势日孤，亡秦之辙可以鉴矣！萧何有见乎此，而高祖闻言，即悟汉业之兴，不亦宜哉！三略先言养民之法，而后云选士，亦此义欤。]

【释评】

理国之要在顺民安众，目的是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故农耕以时，差役有节，如此则国富民强，然后才能谈得上道德教化。孔子说：“既富之，则教之。”管子亦云“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选用贤能之士，通过组织手段使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养民保国。

【原文】

夫所谓“士”者，英雄也。故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

[夫所谓“士”者，英雄是也。故曰：网罗其英雄而用之，则敌国穷困。言国无英雄为之谋划经理，则百职皆废而困穷矣。犹孟子

所谓“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之义。]

【释评】

所谓“士”就是英雄人物，也就是时下流行的称谓——人才。只要把天下的英雄都收集在我国，敌国就会陷于穷困。

【原文】

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

[英雄者，国家之干蔽；庶民者，国家之根本。得其干蔽，收其根本，则政化行而人无怨。“干”，筑墙两旁木以制板者。《左传·僖公十年》有曰：“礼者，国之干也。”又木之正出者为干。]

【释评】

人才是国家的中坚，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依靠中坚力量，巩固国家根本，国泰民安，政令通行，则国自富，民自强。

刘注解释“干”字的含义，此不赘述。

令人头痛的“戈尔迪之结”

在讨论《三略》中的这段关于“为国之道”——怎样使一个国家走上正确的政治轨道——之前，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戈尔迪之结”。

戈尔迪是希腊神话中小亚细亚弗里基亚的国王，他在一辆牛车上打了一个分辨不出头尾的死结，然后把它放在宙斯的神庙里，神预示说：解开此结的人将统治整个亚洲。过了许多世纪，马其顿

王亚历山大远征波斯，他在小亚细亚大获全胜后，把军队留在山区过冬。在这里有人请他看这个古老的“戈尔迪之结”，他试图解开，但没有成功，于是他便抽出宝剑，一剑把这个死结劈成了两半。

后来人们就以“戈尔迪之结”来形容复杂难解的历史死结，并赞扬了亚历山大能不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解开了这个死结，因此亚洲就属于了这个英勇机智的人。

当代研究政治学的专家们以“戈尔迪之结”来比喻几千年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为在这个死结上有一个政治学上的悖论：虽然可以说一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但在以往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封建王朝能够真正解决好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政治大难题。从理论上说，我国传统的国体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即地方服从中央，这是一个神圣的政治信条，可是信条偏偏奈何不了现实，旧王朝的中国，每一个行政区都如同一个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不但如此，一有机会还要常常闹独立，逼得中央不是用武力镇压，就是封王笼络，或封侯赎买。历朝历代，几乎绞尽了脑汁，然而始终没有把这个难题彻底解决。

《三略》中这一段专门论述治国经要的文章所指出的几个大原则，譬如以民为本，君臣同心，临机设变，分层制权，差役有时，招贤纳士，等等，只要最高领导阶层努力，均不难做到。历史上可以举出许多封建帝王，在这些方面都有所建树。然而只有这一个难题，无论哪一个朝代都没有完满解决，这就是原文中所说的“彼为诸侯，己为天子，使城自保，令土自守”——也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无数次的分裂和割据，但任何一次分裂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反倒是为了打败别人，建立一个疆域更辽阔的大帝国。春秋争霸也好，

三国鼎立也好,都是为了征服对方,统一天下。唐末藩镇割据是这样,清末军阀混战也是这样。因为在中国,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十分顽强:凡是分裂国家的,不管是谁,都要遭千古骂名;而能统一中国的,不管是谁,农民也好,地主也好,都要为世人所称道。这是一种凝聚着深厚的爱国主义的传统心理,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中国历史的这种反反复复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终无定局的状况,使元代诗人悲愤而无奈地吟唱道:

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

五千年中国史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代表性的类型可分为二种,一是分封制,一是郡县制。但每一种又各代都有所不同。分封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从周王朝开始的。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击败商纣王,攻占了商都朝歌,宣告了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建立。周朝在建国过程中,依靠了众多的方国,征服了九十九个属于商朝的方国,同时向武王臣服的还有五百五十三方国。这真是方国林立的时代啊!面对这种现实,武王立国后的第一个施政措施就是大规模地“封邦建国”、“封土建君”。分封的目的是“以蕃屏周”,每片封地,政治模式都是仿照成周的政体,又起着藩卫宗周的作用。当时分封的大国诸侯就有七十一个,而姬姓独占五十三人。分封诸侯贯串于西周数百年的历史,这一举措维持了周王朝近二百五十年稳定的统治。可是进入东周时期,亦即春秋战国时代,分封制的弊端开始暴露了出来,中央与地方的服从关系名存实亡,周天子的势力和威望不断下降,已经无法再向诸侯各国发号施令了。从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今却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卿大夫出”,再后来,甚至“陪臣执国命”。各国诸侯时而联合,时而争战,一些诸侯国出现了又灭亡,另一些分裂了又新生。当时究竟有多少诸侯国争霸?最少的说法有十九个国家,最多的说法是二百

零九个国家。可以说,在春秋战国时代,至少有上百个国家大战过,为了无数个理由进行了成千上万次的征讨杀伐。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鉴于春秋战国五百年的无政府混乱,实行郡县制,建立了专制集权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结果秦王朝只维持了十五年,给后人留下了更惨痛的教训:所以刘邦一定天下,与群臣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首先是:秦朝亡就亡在郡县制,于是又开始分封,十年之间,就封侯列国一百四十三人。结果没出他的孙子汉文帝刘恒之手,就发生了吴王刘濞牵头的七国叛乱。从此,我国封建社会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就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这一迷宫中晕头转向走不出来。因此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是政治学上一个令人头痛的“戈尔迪之结”,而且成了政治哲学上的一个悖论。

国家体制上的这个“戈尔迪之结”,现在已成了国际性的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因为目前的世界格局很有些类似春秋战国。这一问题所以令人头痛,根源在于问题的本身是一个典型的悖论:倘若实行分封制吧,就会出现地方主义凌驾于中央之上或三国鼎立、南北混战抑或是唐末军阀割据等等千奇百怪的天下大乱的局面;可是假如实行绝对的中央集权化,地方上一旦出了问题,又容易把责任推给中央;老百姓也会轻率地把地方上个别官吏的恶行归咎于中央,人们对地方贪官污吏的反抗变成对中央的不满。这是因为中间没有任何缓冲带,缺乏必要的政治张力。这就是秦王朝为什么会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何是好?看来只有让亚历山大那样大智大勇的人才能挥剑解开这个“戈尔迪之结”。

【原文】

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志士至,禄重则

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敌国削。

[夫用兵之要道，在崇其礼节而重其禄秩。礼节崇，则有智之士至。如昭王师事郭隗，而致乐毅之至是也。禄秩重，则有义之士轻视其死。如公子光以专诸之子为卿，而得专诸之死是也。故以禄养贤者，不爱惜其财；赏赍有功者，不逾过其时。则下之力并，而所敌之国削而败。]

【释评】

用兵的要诀，在于重礼节和厚俸禄。尊崇人才，有志之士就会到来；俸禄优厚，义士就乐于效死。所以只要赏贤不吝财，赏功不过时，这样，会使部属同心合力，敌国削弱失败。战国的燕昭王从礼遇郭隗做起，招致了一大批人才，乐毅终于为他报了仇，打败了齐国；吴国的公子光因为封了专诸的儿子为公卿，才使专诸甘心为他送命，刺杀了吴王僚。

【原文】

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

[夫任用人才之道，尊之以爵，赡之以财，则贤士自来；接之以礼，励之以义，则义士为我死之。]

【释评】

用人的方法，封爵位尊重他，给资财赡养他，有才能的人就会自动前来投效。再以尊崇礼遇他，用大义激励他，没有不以死报效的。

【原文】

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因。

[夫为将帅者，必与士卒同食滋味而共处安危，然后士卒感激奋发，而敌乃可加。“因”字未详，或曰，当作“湮”。言“吾兵有全胜，则敌有全湮”者，未知是否。]

【释评】

做将帅的，必须与士卒同享甘苦，安危与共，才可对敌作战。这是使我军全胜、敌军全歼的起码条件。

刘注对“因”字提出质疑，亦为一说。

【原文】

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箠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箠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昔者良将之用兵，有人馈献箠醪者。箠，竹器，漆之可盛酒，河北方言。流，水之通名。是时三军皆渴，一箠之酒不足饮之，故使投之河与士卒同流而共饮。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能及己，而将不独饮也。按此是勾践事，岂黄石公引之而增广其说欤？或勾践之前别有以醪投诸河而饮三军者欤？]

【释评】

从前某良将用兵，有人送他一壶美酒，当时三军将士都想喝酒，一壶酒怎么能满足三军呢？于是，他叫人把酒倒在河里，与士卒同流而饮。一箠美酒虽然不能使一河水都有酒味，而全军却因

此愿效死力战,这就是因为将帅能与士卒同甘共苦的缘故。

刘寅注释认为这一典故出自勾践。

【原文】

《军谡》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

[《军谡》有曰:军井凿而未通,将不先言渴以求饮。军幕施而未完,将不先言倦以求息。军灶设而未炊,将不先言饥以求食。冬虽寒而不敢服裘,盖欲与士卒同其寒也。夏虽热而不敢操扇,盖欲与士卒共其热也。雨虽湿而不敢张盖,盖欲与士卒共其湿也。是谓为将之礼。]

【释评】

《军谡》上说:“军井还没有凿成,将帅不说口渴;帐幕还没有架好,将帅不说疲倦;军灶还没有做饭,将帅不说饥饿。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用扇子,雨天不打雨伞。”凡此种种,都是将帅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具体表现,这是作为一个良将必须遵循的法则。

【原文】

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

[与之同其安,与之同其危,故其众人之心可合而不可离,众人之力可用而不可疲。盖以其恩惠数蓄,而谋计素合也。故古人有言:“蓄恩惠而不倦怠,以吾一而取人之万也。”非谓一人而可取万人,盖此一人之恩蓄之不倦,而万人自归之也。]

【释评】

将帅能与士卒同安乐共患难,这样的队伍就能同心同德,官兵团结;这样的军队不怕苦,不怕累,特别能战斗。以此领军,下感其恩,必思效死,故以一当万,百战而不殆。

吴起,毫无人性的战争机器

对吴起这个战国时代的常胜将军应当如何评价?梁启超说他是“我国第一流名将”,最近谋略学突然热了起来,于是有人撰文,说吴起“既是个卓越的军事家,又是个杰出的政治家”。敝人实在不敢苟同。每当我读不同时代所写的有关吴起的文章,或者想到吴起一生的所作所为,就觉得不寒而栗,十分可怕。总感到他是一架道道地地的战争机器,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一个毫无人性、只知战争的狂人。如果他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间,恐怕只有希特勒可以与之匹敌。

我们只要读一遍《史记·吴起传》,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首先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吴起是一个在逃的杀人犯!

吴起是卫国人,年轻的时候,就为功名折磨得发了狂。他出身在一个广有资财的家庭,年纪轻轻,因只想当官,家里世代积蓄的数千两黄金都给他送红包跑门子花光了,可是连个小职员都没当上。同乡的伙伴们嘲笑他,他一怒之下,杀了三十个嘲弄他的乡亲,然后连夜逃出了卫国。吴起在辞别母亲的时候,他咬破自己的手臂,发誓说:“我官不至卿相,死不还家!”

吴起看到孔孟的学说越来越被各国王侯称道,成了士人进身的敲门砖,就投到了孔子的学生曾子的门下。不久,其母辞世,吴起假借种种理由,不回家为母亲送葬守孝,也看不出他有任何悲痛之情。儒门最讲究的是孝道,曾子看吴起如此薄情,非常厌恶他,

因此把他赶出师门,同时声明,永远断绝师生关系!

这个在逃的杀人犯跑到了鲁国,心想当文官的路看来是没指望了,便开始闭门研究起兵法来,想通过战争的道路来求取功名,出人头地。——这也很有点象当年的希特勒:当不成画家,就开始在街头演说,煽动好战情绪,最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了一个可怕的战争狂人。

吴起刻苦钻研了数年兵法,把姜太公、孙武和司马穰苴的用兵之道全部了然于心后,便以之游说鲁国的相国仪行,然后举荐于鲁穆公。当时正好齐军由田和率兵犯境,穆公也想任用吴起,可是听说吴的妻子是齐国田氏之女,所以举棋不定。吴起听到这一消息后,回家问妻子田氏:“世人所以看重妻室,是为什么呢?”

田氏说:“有外有内,家道始成。世人看重妻室儿女,是为了成家立业啊。”

吴起说:“假如一个人可以官至卿相,活着的时候荣华富贵,死了以后可以名垂史册,那他所成就的家业可就大了。这难道不是为人之妻对自己的丈夫的最大希望吗?”

田氏说:“是啊。”

吴起说:“我今天正好有一个成就千秋功名的机会,求你帮助我一下,你也理应成全我。”

田氏说:“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帮助夫君成就如此功名呢?”

吴起说:“眼下齐军伐鲁,鲁侯想用我为将,只因你是田家的人,所以鲁侯不敢用我。只要拿你的人头去见鲁侯,这事就能成功。”

田氏听说要取她的人头,大惊失色,正要开口说话,吴起已经拔剑一挥,血溅四壁了。

吴起当即提着妻子鲜活的人头去见鲁穆公。虽然穆公对他的

行为深感不快,但军情紧急,加之相国一再鼓动,穆公只好勉强任命吴起率兵御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

人们偶然与我谈起这个故事时,不少人对吴起不但毫无谴责之意,反而流露出赞许之情。可是我想,假如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达到个人极端自私的目的,杀了自己的妻子,他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诚然,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好象可以随便杀人的无法无天的时代,但多数人杀人是由于宗族复仇或与人斗狠,还没有听说象吴起这样,仅仅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而毫不犹豫杀死多少年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发妻的。

吴起终于得遂心愿了,而且的确在战争中展示了他的才能。他带兵统军,与士卒同吃同住,卧不设席,行不乘车;看见年老体弱的士兵荷负太重,他主动为之分担;士兵有病,亲自为之调药侍奉;伤兵起疮化脓,他为之吸吮;难怪有一老妇听到吴起为她儿子吮疮,失声痛哭。有人不解地问她:“将军如此爱护你的儿子,你应当感到荣幸才是,干吗要哭呢?”老妇说:“我是哭我的儿子啊!你们不知道,我丈夫给吴起当兵时,吴起也为他吸过脓疮,结果他为了报恩,力战而死。我儿子从此也再不会活着回来了。”果然,没多久,其子为感谢吴起的“恩德”,以命相酬,战死沙场。

《三略》中所说的为将之道,可以说,吴起都不折不扣做到了,然而吴起爱护士兵的动机却是卑鄙的。试想,他连自己的慈母和发妻都不爱,怎么可能爱别人呢?说穿了,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把所有的军士都当作成全他私心的炮灰罢了。诚然,任何战争的最高目的都是只能胜不能败,然而同样是为求胜,但在胜利后面隐藏的动机却截然不同,有的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有的却纯粹是为了个人的野心。这是考查、评价一个将领时不能不首先注意的一个基本总则。

吴起虽然在战场上胜利了,但在人格上却彻底失败了。不久,

贪财好色的吴起中了齐国的离间计，穆公正要对他削爵治罪，他听到了风声，畏罪逃往魏国。魏文侯用他防守西河，以阻击秦国的侵扰。魏文侯死后，吴起因与田文争夺相国之位，引起魏武侯的疑忌，吴起又逃到了楚国。

在楚国，已进入晚年岁月的吴起功名利禄之心依然不让当年，他采用类似商鞅变法的政策，使楚国着实富强了一阵子。但是他的变革因损害了所有楚国贵族的利益，所以楚悼王一死，尸体停在王宫里，还没有殓，楚国的贵戚大臣子弟就乘丧起兵围攻吴起。他自知难逃一死，急中生智，快步跑到悼王的尸体上，抱住了悼王的尸身。围兵只想杀死吴起以解心头之恨，乱箭齐发，吴起固然被射成了刺猬，王尸也中了数箭。等到太子即位，追究起了射尸之罪，所有围攻王宫的贵族无一幸免，被诛灭九族的就有七十余家。后人咏叹吴起临死还能大报其仇一事时，有诗云：

满望终身作大臣，杀妻叛母绝人伦。

谁知鲁魏成流水，到底身躯丧楚人。

公正地说，吴起的智商不可谓不高，谋略不可谓不奇，然而倘若不以道德为基，智谋越高，为祸也就越烈，害人也就越多。这也正是《素书》和《三略》反复强调的，不可不察！

【原文】

《军谡》曰：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军谡》有曰：将帅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之严也。战斗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之明也。士卒之所以轻战者，用将之命也。故将无还反之令，罚欲必而赏欲信也。如天之春夏秋冬，不失其期；如地之

生长收藏,不失其时,乃可以使人,士卒听用将命,乃可以起人之境。]

【释评】

将兵之道,关键在于号令、军政和用命。号令是一军的指南,士卒以此为进退,统帅因此而威严。孙武斩吴王爱姬,女子闻令而鼓舞,说明军令之威不可犯。军政是全军的政令法规,补给存养,这是供养一军的根本,决定胜负的基础。用命,是指士气,军队的士气,在于将领的威信与谋略,三者皆俱,方可精兵。所以将帅要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象天地一样公正,才可统帅军队,士卒才能服从命令,才可以驰骋于敌国之境。

【原文】

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败敌者,众也。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拔,图邑则不废,二者无功,则士力疲敝。士力疲敝,则将孤众悖。以守则不固,以战则奔北,是谓老兵。

[夫总统三军,握持兵势者,大将之权也;制伐之胜以败敌者,众人之力也。故自乱之将不可使保护三军,乖错之众不可使攻伐敌人。以乱将驭乖众,攻城则不可拔,图邑则不可废,二者既无功,则士卒之力皆疲敝。士民疲敝,则将孤于上,众悖于下。以之而守则不固,以之而战则奔北,此谓之老兵。《春秋传》以“师曲”为“老”,是也。]

【释评】

总统三军,筹谋指挥,是将帅的事情;战斗能否克敌制胜,则取

决于士兵。所以自乱之将不可使他统率军队，纪律败坏的军队不可用以攻伐敌人。若以自乱之将，率散乱之兵，攻不能胜，围不可破，军力疲乏，将帅孤立，士卒不听号令，用之守则不固，战则败北，这种军队叫作“老兵”。

【原文】

兵老，则将威不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

[兵老，则将之威令不行于下；将无威令则士卒轻上之刑而不畏惧；士卒既轻刑，则军必失行伍而不整军；既失伍，则士卒必逃亡者多；士卒既逃亡，则敌人必乘利而动；敌人既乘利，则吾军必至于丧败。]

【释评】

军队一旦成了“老兵”，将帅的威严就不起作用。将帅失掉威严，士卒就不怕刑罚。士卒不怕刑罚，整个军队就失去了军纪约束，军心混乱，士卒逃亡，敌人就会乘机进攻。这样的军队必然失败。

不杀无以立军威

《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不战而胜，才是最高明的将领。

作为一名大将，一辈子只打过一仗，而且是不战而胜的一仗，历史上唯有司马穰苴一人！

齐景公在位时,受到了晋、燕两国的围攻,形势十分危急。晏婴对景公说:“只有一人可使齐国转危为安,他是田氏家族庶出的后裔。此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大王不妨起用此人。”

齐景公正为边境军情危在旦夕而日夜焦虑,听晏婴说有这样一位将才,求之不得,于是立即派晏子备厚礼前往东海之滨请来了穰苴。穰苴一到,景公就急不可待地与他讨论了齐国所面临的战事。一席交谈,景公大喜过望,当即拜穰苴为大将,命令他火速率军抗击晋国和燕国的入侵之敌。

穰苴受命拜谢之后,对景公说:“我出身卑微,如今大王从一介草民提拔我为将军,位于众大夫之上。可我人微言轻,将士未必肯服从我的命令。望大王派一位你所宠幸,又一向为民众尊重的人,来担任监军,军令才会被执行。”齐景公觉得他言之有理,于是就让他宠臣庄贾出任监军。

穰苴与庄贾同时谢恩退朝。出了朝门之外,庄贾问出军之期,穰苴说:“军情紧急,明日中午就出发。届时我在军营门口专候大人。切勿过午不至。”庄贾唯唯而别。

第二天穰苴提前赶到军营,命令军吏立木为表,充漏计时,只等庄贾一到,便勒军出发。同时派人前去催促庄贾。

可是,庄贾年少骄横,依仗国君的宠幸,一点也不把穰苴放在眼里,他以为既有将军统兵,自己身为监军,大可不必匆忙。加之那一天宾客盈门,前来送行的亲戚朋友设酒饯行,庄贾连连欢饮,使者不断前来催行,庄贾全然不以为意。穰苴久候,见午时已过,尽管使者往来数次,始终不见庄贾的踪影。穰苴下令砍倒木表,放掉水漏,立即登坛誓众,点兵遣将,严明军纪,部署行军事宜。一直忙到日薄西山,方才部署停当,这时才远远望见庄贾摇摇晃晃、酒醉熏熏的驱车向军营赶来。车到辕门,慢慢腾腾下得车来,前后拥卫,踱上将台。穰苴端然危坐,也不起身,冷然问道:“午时已过,为

何现在方到?”

庄贾满不在乎地回答道:“今日远行,亲朋好友都来为我饯行,多饮了几杯,故此晚到了一会儿。”

穰苴知道,当年孙武为了一场军事演习,为立军威,尚且敢杀吴王的两个爱姬,更何况现在大军压境,恶战在即呢。因此他面带肃霜,凛然说道:

“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

想不到庄贾死到临头还要嘻皮笑脸地辩解:“我也没误行军之期啊,将军何必过责?”

穰苴不再理会他,毫不犹豫地转头问军中的执法官:“依照军法,约期后至者该当何罪?”

军法官回答:“当斩。”

庄贾听得一个“斩”字,这时才酒醒了一半,心知不妙,赶紧打发人快马加鞭驰报景公求救。没等报信人返回军中,庄贾早已人头落地了。三军将士见这位穰苴连国王的宠臣都敢军法论处,无不股栗。

过了不一会儿,景公的使者手持符节,直驰军中,带来了赦免庄贾的君命。穰苴对使者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完,又问军法官:“在军中策马奔驰者,该当何罪?”

回答又是:“当斩。”

景公的特使这时才看见庄贾的人头已然挂在了辕门的旗杆上,又听说自己犯了“军中驰马”的死罪,顿时吓得瘫在了地上。后来听到穰苴宣布:国君的特使,不能擅自处斩。于是下令杀了使者的一个仆人,砍掉马车上的一根竖杆,以代死罪。使者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了。

穰苴这才叫使者回复景公，即刻下令出征。

在行军途中，穰苴与士兵同甘共苦，同吃同住，事事安排得十分周详。他对部下问寒问暖，请医送药，甚至把分配给主将的资粮都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三天后检阅三军，齐军士气无比高昂，连体弱有病的士兵都纷纷请求参战。晋军见穰苴统率的齐军阵容严整，斗志昂扬，知道难以取胜，赶紧回师罢兵；燕军也撤过黄河，还师北去。齐国之围遂不战而解，穰苴乘胜挥师纵横，将失陷的国土全部收复。

穰苴凯旋而归，齐景公率领文武亲自到郊外迎接他，并犒劳三军，主持庆典。接着宣布任命穰苴为掌管全国军队的大司马。从此，齐国文有晏婴，武有穰苴，国威大振。

不幸的是自从司马穰苴握有全国军权后，却招致了朝中权贵的忌恨，齐景公也因对田氏家族崛起的忧虑，于是听从权贵们的谗言，解除了穰苴的军权。从此，这位杰出的军事家平生只打了一仗，然后就只好闭门研究总结军事理论以消磨岁月了。

后来太史公看了司马穰苴的《兵法》后，评价说：

余读《司马兵法》，宏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

【原文】

《军谡》曰：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

[《军谡》有曰：良将之统御三军也，以恕己之心而治人。推己及物为恕，是推爱己之心以爱人。所以推惠施恩，而士力日新也。战斗如风发之迅疾，攻击如河决之猛烈。故其众但可望而不可当，可下人而不可胜我也。将能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之雄焉。]

【释评】

《军谡》上说：好的军队统帅，推恩于众，恕人如己，冲锋在前，享受在后。这种将领统率下的军队，必定士气高昂，战斗力日益增强；作战就象暴风骤雨那样猛烈，进攻就象江河决堤那样汹涌。这样的军队能使敌人望风逃窜，战无不胜，但自己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军中的将官能身先士卒，他的军队才能称雄天下。

这一节讲的是为将之道。

【原文】

《军谡》曰：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畏。

[《军谡》有曰：行军以赏为之表，以罚为之里。赏罚严明，则将之威令行。授官任人得其道，则士卒服。所任用者皆贤而有德，则敌畏。]

【释评】

作为统帅，如欲激扬士气，劝善立威，就必须赏罚分明，知人善任。奖赏能鼓舞斗志，惩罚可树立权威。任人称职，则士卒心服，威令立行，这样的军队，才会使敌国畏惧。

【原文】

《军谡》曰：贤者所适，其前无敌。故士可下而不可骄，将可乐而不可忧，谋可深而不可疑。

[《军谡》有曰：贤者所往，其前无人可敌。如乐毅之往齐，齐谁能与之敌哉？故士可以礼下之而不可以骄，将可乐之而不可使忧。如燕昭之於乐毅，能下而乐之，此齐所以败而燕所以胜也。至燕惠

王则骄而忧之，此穀所以去而燕所以败也。为谋可深而不可疑，谋疑则事不成矣。]

【释评】

《军谶》上说，人才争相投靠的国家，必然天下无敌。作为一国之主，对于人才，只能尊敬礼遇，不能傲慢冷落；对于将领，要使他乐观无畏，不能使他忧虑重重；谋略必须深远，但不能疑虑不定。

这一节是讲人主应当怎样对待人才和将帅。

【原文】

士骄，则下不顺。将忧，则内外不相信。谋疑，则敌国奋。以此攻伐，则致乱。

[待士而骄，则在下之人不顺士民之望也。故骄其士，则下之人亦不顺矣。将而使之忧，则内外不相信。君治内，将治外，故将有忧心，则内外不相信矣。忧者，忧其谗佞之譖己也。主将之谋，疑而不定，则敌国必奋而胜我矣。以此攻伐敌人，则自致其乱。]

【释评】

这一节从反面讲——如果对人才傲慢，使将领忧心，谋疑不定，必将造成人心不顺，内外猜忌，主将的战略谋划也将受到干扰。疑而不决，则将给敌国以可乘之机。用这样的军队去攻打别人，结果只会自招祸乱。

【原文】

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

[夫将者，国家之司命也。将能制胜於敌，则国家自然定矣。]

【释评】

将帅是国家安危所系。将帅能克敌致胜，国家才能安定。

【原文】

《军谡》曰：将能清能净，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

[《军谡》有曰：将要能清，清则不可干以私。要能静，静则不可欺以诈。要能平，平则处心均而人自顺。要能整，整则能率下而士不乱。要能受谏，受谏则众善进而无遗谋。要能纳人，纳人则众贤集而无遗才。要能采言，人之言有是有非，是者采而听之，无稽者则不听也。要能知敌国之风俗，敌国风俗，各有所尚，知其所尚，则随其俗而为之备。要能图山川之形势，山川形势各有远近险易之不同，图其形势则知地利而易为战守之机。要能表白其险难之处，险难之处能表白之，则无应变之失。要能制三军之权，三军之权，将之所以御下威敌者也，苟能制之，则三军服威，士卒用命，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

【释评】

本节继续论述将才的素质。将领清廉，就不会被私心欲念所干扰；静净，就不会让奸诈欺骗；处事公正，士卒自然心情舒畅；练士严正，则军容肃穆；能虚心接受部下的意见，能公正无私地处理部下的争讼，有容人的雅量，能明察人情世故，通晓天文地理、风俗民情，知险扼，达人和，顺天时，这才是真正的将领，才能驾驭战争的主动权。

【原文】

故曰：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将者能思士如渴，则策从焉。

[故曰：仁贤之智略，圣明之谋虑，及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前代兴衰之事，将所宜闻也。将能思士如渴之欲饮，则无不从焉。]

【释评】

总而言之，作为一名大将，其智慧有如圣人，仁爱有如贤者，能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势，通达盛衰的机微，即使是渔人樵夫的闲言，王公贵戚的议论，都事事留心，不予遗忘，这都是为将者应当注意的。只要将帅思贤如渴，他的战略计划没有实现不了的。

【原文】

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

[夫将者拒绝谏诤，则英雄皆离散。夫人之筹策不能听从，则知谋之士皆叛去矣。善者当赏，恶者当罚。善恶不分而雷同视之，则功臣皆倦怠而不为用矣。专任私智，则下皆归咎於上矣。自伐其善，则下之人少有成功矣。听信谗言，则士众皆离心矣。贪取财货，则奸邪之人不可禁矣。有内顾之心，则士卒皆好淫矣。]

【释评】

这一节从八个方面指出作将帅者的失败原因：

一，拒绝部属的正确意见，人才就将离去；

二，不采纳谋士的计策，谋士则会皆叛；

三,善恶不分,赏罚失当,有功之臣就不再出力;

四,刚愎自用,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说了算,部属就会把一切过失都推到将领身上;

五,功劳都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的,部下也就干脆不去立功;

六,听信谗言,众叛亲离;

七,主将贪财,奸邪顽劣之辈就会越来越多;

八,受命之日忘其家,临阵之际忘其身;反之,士卒就淫乱违纪。

【原文】

将有一,则众不服;有二,则军不式;有三,则下奔北;有四,则祸及国。

[已上八事之中,将或有一事则众心不服矣。有二事则军无法式矣。有三事则下奔北矣。有四事则祸及於国矣。若八事俱全,则身死家残,国亦破灭。其任将者,可不慎欤?]

【释评】

以上八条,将帅违犯一条,就丧失了威信;违犯两条,就军容不整,军中无法纪;违犯三条,士卒就会逃散;违犯四条,就会危害到国家;八条俱全,就会国破家亡,自身不保了。假如你身为大将,能不慎之又慎吗?

富贵寿考集一身

隋炀帝在东宫做太子时,有一次问将军贺若弼:“杨素、韩擒

虎、史万岁三人都被誉为良将,该怎么评价他们的优劣呢?”

贺若弼回答说:“杨素是猛将,不是谋将。胆量过人,果断勇敢是猛将;精通兵法,胸有谋略的才是谋将。韩擒虎是斗将,不是领将。斗志冲天,行动敏捷,矫健剽悍的是斗将;统帅军队纪律严明,军容整齐,雄壮肃穆的才是领将。史万岁是骑将,不是大将。只能率领一支部队,作战所向无敌的是骑将;能聚集英雄豪杰,并使人尽其才的才是大将。”

隋炀帝心怀叵测地回答道:“说得好!”后来他一即位,对贺若弼非常猜忌,就借故把他杀了。

《三略》这段专门论述大将素养的文字指出,作为一名真正的统帅,必须具备这样一些素质:严己宽人,施恩全军;赏罚严明,用人得当;谋深虑远,静虚广知;廉洁奉公,有功不专。够得上这一标准的名将,在一部二十五史中,可以列举出多人,不过其中最让人仰慕、钦佩的首推唐代的郭子仪。

“安史之乱”时,安定唐朝江山的功臣中,郭子仪当居第一。由于他功劳太大,唐玄宗身后的几任皇帝把他罢免了又起用,事成后又罢免。举凡一生,四落四起,可郭子仪从来没有怨言。朝廷需要时,一接到命令,他不顾一切,马上出发;叛乱平定后,皇上疑忌罢免他,他也无怨无悔,马上回家。真正做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郭子仪一生所提拔的部下中,有六十多人后来都官至将相。八子七婿皆显贵于当代。史书对郭子仪的评价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我国历代的功臣,能做到这三点的,试问还有几人?

郭子仪是凭什么修来这样大的福报——富贵寿考集于一身,功名利禄一人占尽,而没有象历史上常见的功高震主的大将那样,横遭不测呢?

看看郭子仪为人处事的几桩事迹,便可窥见一斑。

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范阳(今北京西南)节度使安禄山造反,率兵一路攻向长安。唐明皇仓猝入蜀,皇太子李亨在灵武(今青铜峡县东北)即位,召集各路军队抗敌,拜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统领全国各大军镇。郭与另一平叛大将李光弼原先同为朔方节度使手下的牙将时,两人脾性不合,平时互相不过话,有时实在避不开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也要怒目相视,势同仇敌。等到郭子仪官拜大将军后,李光弼心想:郭一定不会放过他。于是他求见郭子仪说:“我死固然无所谓,但求你高抬贵手,饶了我的妻室儿女。”

郭子仪听他如此说,赶忙离座下堂,扶起李光弼,搂着他的肩膀,热泪盈眶地说:“如今国家遭此大难,皇上避乱在外。只有你才能担当起匡扶家国的重任,怎么能对从前的那些个人恩怨耿耿于怀呢!”

李光弼见郭子仪如此坦诚大度,非常感动。不久,两人同时受命东征,同心合力打败了史思明。

中原转战两年后,郭子仪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收复了京城长安。肃宗李亨亲自劳军灞上,感激地对他说:“国家再造,全靠爱卿之力啊!”然而他话虽这样说,尽管当时战乱还未平靖,怕郭、李功劳太大,难以驾驭,采取不立元帅的办法,而是派出太监鱼朝恩任监军,名之曰“观军容宣慰使”。

一个不男不女的阉宦能懂什么行军打仗之事,但他却是代表朝廷和皇帝的,结果几次战斗下来,连连败退,不得已,只好任命郭子仪为诸道行营元帅。为此,鱼朝恩忌恨不已,一有机会就在李亨面前谗害郭子仪,于是又夺了郭的军权,召还京师。郭接到圣旨,不顾将士们的反对,瞒着部下,单骑回京闲居家中,一点怨尤的意思都没有。

第二年,安禄山死,史思明再度攻占河洛一带,吐番也逼近长

安,朝中群臣计议,一致认为郭子仪有功于国,现在天下未平,不该让他在家赋闲。肃宗只好再次召回他,官拜诸道兵马都统,进封汾阳王。这时肃宗已命在旦夕,在病榻上对郭子仪说:河东的事就全委托你了!

肃宗死后,当时和郭子仪并肩作战收复两京的广平王李豫继位,是为代宗。奸臣程元振不停地向李豫说郭的坏话,代宗也怕元勋宿将功高难制,罢免了郭的全部兵权,不让他带兵打仗,却叫他去当修建肃宗皇陵的监工。郭子仪觉得来意不善,一面尽力做好皇陵建筑一事,一面把肃宗当时给他的诏书敕命千余篇(其中大多是军事绝密文件)统统交了上去。代宗这才明白了自己对郭的误会,且心生惭愧,于是第三次起用了他。

当时,叛将仆固怀恩勾结吐番、回纥进犯河西,代宗也学他祖父唐明皇,避难到陕州。郭子仪临危受命,事起仓猝,从前的部属都已离散,身边只有数十骑。他一接到诏命,只好临时凑合部分队伍,一边南下,一边收集散兵游勇。后来碰到旧部张知节,才得以在洛南扩兵增员,逐渐军威大振,再次收复两京,迎接代宗回到长安。代宗见到郭子仪后,惭愧地说:“只因没有及时重用爱卿,才到了这步田地。我这个皇帝也当得未免太可怜了,让有贤德的人看不起。”为表彰郭子仪的盖世功勋,把他的画像供在凌烟阁。这在当时,是谁都不敢奢望的最高荣誉。

鱼朝恩是个非常阴损狠毒的人,他不但几次加害于郭子仪,而且乘他出生入死在外作战的时候,暗地里派人挖了郭家的祖坟。当郭班师回朝之际,京城官民都惶怖万状,以为必然要有一场大风暴发生,代宗为此事也惴惴不安,生怕郭子仪一怒之下,重兵在握,谋反叛乱,于是特别吊唁慰问。郭子仪闻知此事后,却哭着说:我在外面带兵打仗,士兵们不知破坏了别人的多少坟墓,我也无法照顾得周到。如今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了,这是报应,也怪不得别

人。

“安史之乱”平定了，唐朝政权总算又稳定了下来。从前浴血奋战的将领们也都没有了用武之地，朝廷就让他们退休回家了。晚年，郭子仪休闲在家，忘情声色来打发岁月。他退下来后，朝廷赐他一座汾阳王府。在破土动工的期间，他闲来无事，拄着手杖，爱到工地上转转看看，同时也顺便监督一下工程质量。一次，他对一个正在砌墙的泥工说，墙基要筑得坚固一些。这个泥工对他说：王爷您放心好了，我家祖宗三代在长安都是作泥水活的，不知盖过多少王府，可是只见房子换主人，还未见过哪栋房屋倒塌的。郭子仪听了他这番话，从此再也不到工地上了，他为老泥工的这句话沉思了好久，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汾阳旧宅今为寺，犹有当年歌舞楼。

四十年来车马散，古槐深巷暮蝉愁。

【原文】

《军谶》曰：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将谋密，则奸心闭。士众一，则军心结。攻敌疾，则备不及设。军有此三者，则计不夺。

〔《军谶》有曰：将之谋计欲秘密而不泄，士众之心欲专一而不散，攻击敌人欲疾速而不迟。将之谋密则奸宄之心闭而不得张矣。闭音鳖，闭也。今本作闲，非。书皆押韵，故下云：士众专一则军心固结，攻敌疾速则防备之具不及施設。行军而有此三者，则计不为人所夺矣。〕

【释评】

以上讲将帅的立身道德，此节以下讲谋略和修养。

“事以秘成，谋以泄败。”用兵打仗，谋略之机密尤为重要。主将谋虑慎密深远，内外便无可乘之机，这是其一。

其二，必须善于团结官兵，使之万众一心。

其三，用兵如风，贵在神速，攻知不备，务求一举成功。

在实战中，能做到这三点，必然计无不遂，战无不胜。

【原文】

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财入营，则众奸会。将有此三者，军必败。

[将之计谋泄，则军无威势矣。外人得以窥视吾内，则祸患不可得而制矣。财货入营，则众奸皆会聚矣。为将而有此三者，则军必败亡矣。]

【释评】

相反，为将帅最忌讳的也是这三点：

一，谋防不严，阴计外泄，则处处被动，军无威势；

二，上下猜疑，奸细乘虚而入，变乱内生，祸患不止；

三、社会上或敌军的财货流入军营，奸人煽风点火，军心涣散，就无法做到令行禁止，迅速出击。

主将有此三种失误，必将亡败。

【原文】

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士卒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

[将无远虑，则智谋之士亦去矣。将无才勇，则士卒亦有畏恐之心矣。将妄乱而动，则军亦不持重矣。将迁移忿怒，则一军皆惧]

矣。]

【释评】

将帅没有深谋远虑，有智谋的人就会散去。将帅不勇敢，下级官兵就会惊恐不安。将帅轻举妄动，就要动摇军心。将帅迁怒，全军就会无所适从，恐惧惊慌。

【原文】

《军谡》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此四者，将之明诚也。

[《军谡》有曰：虑也勇也，将之所宜重者。动也怒也，将之所宜用者。言虑与勇，不可无，而动不可妄，怒不可迁也。此四者，为将之明诚，不可不察也。]

【释评】

然而，并不是说将帅不能动，不能怒，恰恰相反，兵以怒动，则势如江河；将不怒，势不威。但凡有举动，必是深谋远虑；凡有震怒，务须有助军威。所以说，谋虑，勇毅，是为了稳定军心；举措，动怒，是为了鼓舞士气。这四点，为将帅的必须察辨体味，方能得其神效。

【原文】

《军谡》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

[《军谡》有曰：军中无财，则士卒不来。军中无赏，则士卒不往。上言“财入营，则众奸会”，乃为将贪求私取之财也。此言“军无财，士不来”，乃为国积聚公用之财也。]

【释评】

《军谡》上说：军中没有财资，人才就不来归附。军中没有奖赏，将士就不会英勇作战。

前面说决不允许钱财流入军营，是指主将自己因贪财而召来的外财。这里所说的财是国家的正当军费。

【原文】

《军谡》曰：香饵之下，必有死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军谡》有曰：钓者香饵之下，必有死鱼。国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释评】

这里以钓鱼作喻，指出一个千古不易的事实：“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钱多，世上亡命之徒遍地皆是。

【原文】

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

[故礼者，士之所愿归。赏者，士之所轻死。招其士之所归，示其士之所死，则所求者皆至矣。]

【释评】

也有不为财死的，那就是真正的人才、智士，他们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来的，所以对他们要以礼相待。然而，举世滔滔，你来我往，也只有这两种人，或为理想而献身，或为钱财而送命。

所以得人的秘诀，一是礼，二是赏，这就是历代人君之秘术，治国治军之枢纽。

【原文】

故礼而后悔者，士不止。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争死。

[故以礼待人而后有悔者，士不肯止矣。旧本作往止用韵，今从之。以赏与人而后有悔者，士不为之使矣。礼与赏用之不倦，则士争为之死矣。]

【释评】

假如你想得到人才，不论其是智者、勇者，一不肯礼贤下士，二不肯慷慨解囊，人才只能“拜拜”了。

【原文】

《军谡》曰：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以寡胜众者，恩也。以弱胜强者，民也。

[《军谡》有曰：欲将兴师之国，务先隆胜其恩。谋欲攻取之国，务先抚养其民。以寡少而胜众者，恩使之也。以怯弱而胜强者，民助之也。]

【释评】

这里总结历代成败的经验，指出凡是要发动战争者，必然要首先给将帅士兵许多好处；而要使战争胜利，务必先安定后方，使国富民强。军队的社会地位高了，荣誉感强了，方可以寡击众，以少胜多；国家元气旺了，实力厚了，才能以弱胜强，以小胜大。

这是对礼、赏之义的引伸扩充。

【原文】

故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

[故良将之养士如养自己之身，而不可少改易也。能养士如此，故能使三军如一人之心，则其胜可全得也。]

【释评】

所以良将安定人心，对待士兵，就象爱护自己一样。这样就能使万众一心，取得全面胜利。

【原文】

《军谡》曰：用军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

[《军谡》有曰：用兵之要道，必先审察敌人之情，视其仓库之有无，度其粮食之多少，卜其势力之强弱，察其天时地利之得失，伺其敌人之空隙。]

【释评】

《军谡》上说：“用兵的关键是必须首先察明敌情。了解敌人物资储备的多少，估计敌人粮食补给的能力，判断敌人兵力的强弱，察明敌方天时地利的得失，寻找敌人的空隙。

【原文】

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也。民菜色者，穷也。

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

[故国家无军旅之难而输运粮食者，知其内虚也。民有菜色者，知其国之贫穷也。千里馈送粮食者，则士有饥馁之色。樵苏后炊爨而食，师无隔宿之饱。采薪曰樵，刈草曰苏。]

【释评】

本节以下，是讲用兵之时，侦察敌国内政、经济实力、吏风民情的重要性。通过例举的种种迹象，便可知其国是亡是败。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用兵之前，必先侦察敌军军供状况，并作出正确的估量。兵势未交，先察国力，看其粮草武器之生产储备，便可知强弱；察其民情士气，已知胜负；千里运粮，说明士兵在挨饿；现打柴草再做饭，说明军队没有余粮。

【原文】

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百里，无二年之食；三百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

[夫运粮千里，则国无一年之食。运粮二百里，则国无二年之食。运粮三百里，则国无三年之食。上既云“千里”，恐“百”字皆“千”字之误也。无粮食，是国内空虚。国内空虚，则民亦贫馁；民既贫馁，则上下不相亲。敌人或攻之于外，民贫而盗之于内，是谓必溃之国也。]

【释评】

通过敌军运粮之地的远近，可以知道敌国粮食储备的多少。如果国虚民贫，必然上下交恨。敌人从外部进攻，民众在内部抢

掠,这样的国家没有不崩溃的。

赌博在战争中的妙用

南北朝时东晋与前秦苻坚的淝水之战,在我国战争史上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极其有名的战役。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时说:“……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法制人,因而战胜的。”淝水之战之所以能大获全胜,全凭“论其度量,近古以来,未见其匹”的军事谋略家谢安指挥若定的儒将气度。

谢安字安石,是东晋王朝最有势力的士族。谢安自幼聪明好学,他和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是好朋友。他们俩经常在会稽游山玩水。谢安无意于仕途,屡次谢绝举荐,但是他的才干在当时是人所共知的,当时的士大夫中曾流传着一句话:“谢安不出来做官,叫百姓怎么办?”

直到四十岁时,谢安因为弟弟谢万被罢官,他考虑到谢家的权势将要逐渐衰亡,这才应大将军桓温之邀,作了桓温的司马。当时的东晋王朝因为桓温的独揽朝政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简文帝去世之后,谢安等朝臣乘桓温不在京都之机,立皇太子司马曜为皇帝,并请桓温辅政。桓温见不让自己做皇帝,十分恼火,认定是谢安等人从中作祟,恼羞成怒,于公元373年初,亲率大军,杀气腾腾地返回建康。

桓温先将大军驻扎在城外,晋帝无奈,命侍中王坦之和吏部尚书谢安前往城外迎接。桓温欲杀二人以泄愤,遂在帐后埋伏下武士。谢安进帐后,见营中戒备森严,杀气逼人,他从容就坐,对桓温说:“我听说有道的诸侯为国戍边,而大司马你入朝,召见大臣,在帐后布置下人马,不知为了何故?”

谢安的镇定自若镇住了桓温，他赶紧令人撤走武士，并陪笑说：“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啊！”

于是，谢安与桓温谈天说地，欢度一天，东晋王朝的政变危机才算幸免。

由于谢安的极力辅佐与谋划，东晋王朝的政权巩固了。晋帝加封谢安为中书令，后又加封侍中，总揽东晋的军政大权。

公元 383 年，前秦王苻坚以苻融为前锋，亲自统率骑兵二十万、步兵六十万南下攻晋。这支号称百万的大军，旌旗相望，绵延千里，大有把东晋捣为粉末之势。消息传来，东晋朝野震动。

当时手握军政大权的谢安可指挥的只有八万人马。在这大军压境，人心惶惶，势如危卵的情势下，谢安在干什么呢？谁也没想到，他正一副悠闲的样子，每天依旧下棋，游山玩水。谢玄向谢安问计。谢安却象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只说了一句：“我早已安排好了。”谢玄以为谢安还会嘱咐一些什么，可是谢安却命谢玄坐下，要和他下一盘棋，谢玄棋艺本来比谢安高，可是由于忧虑战事而分心，他连输三局。之后，谢安又命备车马，与谢玄等诸位将领一同去山间的一间别墅，整整玩了一天才返回城里。

五州都督桓冲深为战事忧愁，向谢安提出愿派三千精骑入援。谢安态度明确地加以拒绝，告诉桓冲：“战事朝廷已有安排，兵甲无缺，你应该原地留守，加强西线的防御。”

再说苻坚到了寿阳，和先锋苻融登上寿阳城楼，远望东晋的军事形势。只见东晋军队排列整齐，精神焕发，斗志昂扬，苻坚眼前不知不觉模糊起来，把八公山上的草木都当成了晋兵，回头对苻融说：“没想到晋朝会有这么多的劲兵。”但他仍然命令官兵把军队拉到淝水岸边，作好战斗准备。

谢玄派使者对苻融说：“你们远道而来，利于速战，但你们逼近水滨安营扎寨，这是持久战的阵势，而不是速决战的阵势。请你们

把阵营向后撤退一下,在水边腾出一块空地作为战场,让我们晋军渡过淝水,再与你们决一胜负。”符坚计划把他的军队向后撤退一下,乘东晋军渡河之际,派骑兵冲杀,心想这样没有不胜的。符融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下令向后撤。谁知这一撤,秦军立刻大乱,谢玄乘机率晋军渡过淝水,攻上岸来。符融来到阵前,想压住阵脚,坐骑竟被乱兵撞倒,他自己也被攻上来的晋兵所杀。秦军失去主帅,全线溃败。晋军乘胜追杀,秦军自相践踏,尸体蔽野塞川。

前秦其他各路军队,听说前锋溃败,都调头逃跑,听到风声鹤唳,也疑心是追赶的晋军来了,昼夜不息地逃奔,依附于前秦的各少数民族也纷纷叛离,因此秦军损失十分之七八。符坚身中流矢,单骑落荒而逃。

淝水一战,晋军大获全胜。当捷报传至谢安手中时,他正在与客人下棋,只平静地看了一遍,就将其随手放在了茶几上。客人知是前方送来的战报,忙问是何消息,谢安只是淡淡地说:“孩子们终于将秦军打败了!”

谢安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战真的无动于衷吗?非也。等到仗打胜了,棋也下完了,客人也走光了,他这才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进门的时候,把拖鞋碰折了都不知道。可见弈棋实在是除此以外无以转移内心的焦虑不安。

其实在筹谋抗击秦军的时候,谢安的这种心态就已经有所流露,只不过旁人难以窥测罢了。他在大敌当前、朝野惊恐之际,与谢玄若无其事地用下棋来赌别墅,寻求另一种刺激,以便把心中的计谋和忧虑深藏不漏,凝然不失安渊峙岳的大将素养。不过,这也说明另一个有趣的事实:赌博虽然是一种害人害己的恶习,但正因为它是一种只有战争可与之匹敌的强刺激,所以在类似的情况下自有其妙用。宋真宗的宰相寇准在“澶渊之役”中再一次发挥了豪赌的这一妙用。

宋太祖建国初期,非常注意休养生息,并未急于收复被辽金占去的燕云十六州,他想利用北人的贪得心理,以钱财来麻醉辽国,渐次收回这些国土。继位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没能领会他的战略,国库积存的钱倒是送出了大半,国土却一寸也没有到手。到了宋真宗手里,既不敢战,也不敢和,进退两难,左右维谷。好在他肯接受寇准所坚持的决策,勉勉强强御驾亲征,取得“澶渊之役”一场军事外交的胜利,但在当时,几乎把真宗吓破了胆。

寇准逼着皇帝出征,在伏尸横野的战场上去办外交,实在是冒险极了。当时没出都城,反对派的声音就已经一浪高过一浪了。寇准不顾一切,谋定而动,也难得真宗能与之配合。可是真宗到了前线,双方在枪戟林立的战场直面而对的时候,一直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帝,战战兢兢,实在是害怕之至,他很想知道寇准究竟有多大胜利的把握,于是就派人去侦察寇准在做些什么。派去的人回来说:寇相国正在与一班幕僚宾客们喝酒赌钱,好象对目前的事情满不在乎。真宗一听,这才放下心来,知道寇准没有十分把握,决不会跑到战场上来赌着玩的。其实寇准和谢安一样,是赌给敌人看,赌给皇帝看,也是赌给自己用的。

奇正相生,虚实交用,是军事学全部精要之经纬。属于常规正道的一切军备建设诸如师出有名、择将练士、知己知彼等等,皆为正;但在具体战斗中,种种阴谋诡计、奇谋异策,即为奇。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自来美色、毒品、伪钞、间谍、谣言……无所不用其极,更何况区区赌博呢!

【原文】

《军谡》曰:上行暴虐,则下急刻。赋重敛数,刑罚无极。民相残贼,是谓亡国。

[《军谡》有曰:上行暴虐,则下之人皆急迫苛刻。赋予民者,重

敛于民者，数刑罚之用，无有穷极，则民相残相贼，是谓将亡之国。此一节言烦刑重敛之祸。]

【释评】

那么，将要灭亡的国家是一种什么景象呢？

居高位的残暴不仁，基层官民烦躁刻薄；税赋繁重，政令烦乱；刑罚没有节度，动不动就判罪罚款；老百姓纷纷起来闹事，或者互相残害、抢杀、盗窃。

凡此种种，都是亡国之兆。

【原文】

《军谏》曰：内贪外廉，诈誉取名，窃公为恩，令上下昏，饰躬正颜，以获高官，是谓盗端。

[《军谏》有曰：内务贪求，外似廉洁。诈为虚誉，以取美名。盗窃公室，以为私恩。致令上下皆昏暗，而耳目如无所见闻。务饰躬而正颜，以获取国之高官重爵，是谓起盗之端也。此一节言诈欺私蔽之祸。]

【释评】

一个国家，盗贼不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暗地里贪污贿赂，表面上却装得非常清正廉洁；沽名钓誉，假公济私，用国家的财物、权力培植私人势力；下情不能上达，上政不能下传，上下相欺，公私不分，章法混乱；对上阿谀奉承，粉饰讨好，以便步步高升。这样做的官员，其实都是隐藏在朝廷里的强盗，社会不稳定的祸根。

【原文】

《军谶》曰：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位相讪，是谓乱源。

[《军谶》有曰：军吏相为朋党，各进其所亲爱之人。招延举荐者，皆奸邪矫枉之徒。抑止挫辱者，皆仁德贤能之士。背弃公道，树立私恩，虽在同位，亦相讪谤。是谓生乱之源也。此一节言群小朋党之祸。]

【释评】

动乱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各级官员结党营私，提拔的都是自己的亲信，推荐的都是奸险小人，排挤打击的却是真正有才能有道德的人；

不顾国家利益，经营私人权势，虽然同在一起共事，也要互相陷害、诽谤。

总之，凡是营私结党、同恶相济、贤良不安、小人在位的，其国必乱。

【原文】

《军谶》曰：强宗聚奸，无位而尊，威无不震，葛藟相连，种德立恩，夺在位权，侵侮下民，国内哗喧，臣蔽不言，是谓乱根。

[《军谶》有曰：强大之宗，相聚为奸，无有爵位，妄自尊大，擅立威势，而人无不震惧。依恃朋奸如葛藟之相连系。葛藟皆草名，蔓生者也。种植小惠，树立私恩，攘夺有位之权，侵侮在下之民，使国内之人哗喧不止，为大臣者，蔽而不言，是谓生乱之根也。此一节言强宗擅权之祸。]

【释评】

动乱的根源还在于：盘根错节，势可通天，或操纵经济，或干预朝政，小民受尽欺凌，人主被其蒙蔽，国内大哗，臣不敢言。

封建社会外戚专权就是这种情况。一有这种现象出现，国家马上发生动乱，过不了多久就要衰亡了，如西汉、东汉和唐朝末年就是这样。

【原文】

《军谶》曰：世世作奸，侵盗县官，进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谓国奸。

[《军谶》有曰：世世蹈袭作为奸恶，侵欺盗窃于宰邑之官。或进或退，求取便利于己。委曲弄其文法，以危殆在上之君。是谓一国之奸人也。此一节言世族奸欺之祸。]

【释评】

上有奸党，下亦有奸民。这类人大都是土豪劣绅，世代称霸一方，连地方官都要受他欺凌。有地头蛇，也有文化流氓，或包讼官司，或舞文弄墨。歪曲国家的法令，专找法律的漏洞，求一己之私欲，勾结恶吏，欺压良民，这就会严重危害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

【原文】

《军谶》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强弱相虞，莫适禁御，延及君子，国受其害。

[《军谶》有曰：为吏者多，为民者少，尊卑相若，言人无尊卑也。强弱相虞，言以强凌弱也。在上者莫适禁止御防之患延及于君子，

而国家亦受其害矣。此一节言法令不行之祸。]

【释评】

一个国家,如果官多民少,尊卑不分,政出多门,百姓无所适从,法令之设,绳良民而利小人,朝廷又不能及时纠正这种现象,国家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

【原文】

《军谏》曰:善善不进,恶恶不退,贤者隐蔽,不肖在位,国受其害。

[《军谏》有曰:善其善不能进而用之,恶其恶不能退而远之。贤者隐蔽不用,不肖者任之在位,而国亦受其害矣。此一节言不能进善退恶之祸。]

【释评】

上节从下层来看,使国家受害的原因,本节是从上层来谈这一问题。

如果居高位者虽然赏识好人却不任用;讨厌坏人却不斥退;优柔寡断,因循苟且,致使奸佞当道,贤才隐退,结果受害的是整个国家。

【原文】

《军谏》曰:枝叶强大,比周居势,卑贱凌贵,久而益大,上不忍废,国受其败。

[《军谏》有曰:根本弱而枝叶强大,党比周遍,居于势要之地。卑贱之人得以欺凌尊贵之人,久而益大,为上者不忍废之,而国亦

受其败矣。此一节言本弱末强之祸。]

【释评】

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看,如果封建属国(如西汉“七王之乱”)和藩镇势力(如唐代“安史之乱”)日久坐大,经济实力超过中央,就会出现本弱枝强、攀比争权的局面,进而互相结盟,以势相协,上欺中央,下剥小民,人主又因是同宗,不忍废除他们,就象汉文帝怂恿淮南王那样,国家必将被败坏。

【原文】

《军谶》曰:佞臣在上,一军皆讼。引威自与,动违于众,无进无退,苟然取容。专任自己,举措伐功。诽谤盛德,诬述庸庸。无善无恶,皆与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变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祸殃。

[《军谶》有曰:谀佞之臣在上,一军之人皆讼,彼乃牵引威势,自许其能。动作则违于众。无进无退,言不知进退,而苟合取容于上,专任自己之智,一举一措夸伐功能,诽谤盛德之士,诬述有功之人。庸,功也。礼曰:“保庸安有,功也。”又曰劳也。一说虚妄,称述庸下之人,谓盛德之士反诽谤之,庸下之人反称述之。所谓无善无恶,皆欲与己合也。稽留行事,谓临事不谨也。命令不通,谓阻格君命也。造作苛刻之政,变乱古道,改易常法,为君者好用谀佞之人,必受祸害殃咎也。此一节言佞臣用事之祸。]

【释评】

奸臣当权,全军都愤愤不平。将相依仗权势,一意孤行,背离民意。不知进退,苟且行事,以讨好国君。独断专行,一举一动都

归功自己。诽谤品德高尚的人，赞扬庸碌无能的人，善恶不分，一切以一己之好恶为准。积压政事，中央的命令不向下传达。变更古制，改易常法，法烦令苛，民受其殃，奸臣用事，国受其祸。

【原文】

《军谶》曰：奸雄相称，障蔽主明。毁誉并兴，壅塞主聪。各阿所私，令主失忠。

〔《军谶》有曰：奸雄之人互相称誉，障蔽人主之明。毁誉相并而兴，壅塞人主之聪。毁者，谗人之短；誉者，称人之美，此奸雄之人也。善者反毁之，不善者反誉之，所以壅塞为主之聪明，使不能分别善恶而用舍之也。人主既不能分别善恶，故奸雄各阿比其所私，令人主失其忠臣而不见用也。此一节言奸雄蔽主之祸。〕

【释评】

本节讲国家领导人被奸雄、小人包围的情况。凡大奸之人，必貌忠谨，伺人主之喜恶而浸谗之。结党逢源，上下其手，各阿所私。使上失其聪明，不辨忠奸。历代君王，非大智者，鲜有不为其蒙蔽也。

【原文】

故主察异言，乃睹其萌。主聘儒贤，奸雄乃遁。主任旧齿，万事乃理。主聘岩穴，士乃得实。谋及负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故人主能审察异言，乃能睹其事之将萌者矣。人主能聘用儒士贤才，奸雄者皆远遁而不敢出矣。人主能用故旧耆德之士，则万事皆得其理矣。人主能聘用岩穴隐逸，则士乃得其实矣。得其实，

言非徒取其名也。人主谋及负薪微贱之人，则功业可述矣。人主下不失众人之心，则德洋溢於四海矣。上文凡十引《军谏》，言不能用贤之祸。故末以此六事结之，盖欲人主行此六事而免彼十祸也。其丁宁之意，深矣！]

【释评】

本节以上引用《军谏》上所列举的十条亡国、败国的历史经验。这里以六条反面教训总结人主应该怎样做。

一，明察不同意见，发现各种社会动向的预兆；

二，重用有德有才的贤能，逼走奸雄之辈；

三，明事理之演化，察历史之变迁，任用德高望重的先辈；

四，招聘隐逸山野的能人，给他们创造施展抱负的条件；

五，体察民情的奸恶，从其所好，去其所恶；

六，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政者，全体国民之事也。若如是，治国不难，理政也不难，只要不失民心，其政必淳，其德乃充。

让士兵吃老鼠的皇帝

明末是一个不幸的时代，是一个人人都痛苦不堪的时代。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积累而成的。明末的腐败，可以说把《三略》中列举的这些亡国征兆——乱源，国奸，盗端，蔽贤，失忠……展示得纤毫毕现。

明朝的覆亡，开始于神宗。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共四十八年。因为他做皇帝的时间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造成的祸害也特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还不算老，可他未老先衰，后来再加上抽上了鸦片，就变成了一个贪婪得出奇也懒惰得出奇的废人。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由于张居正这一贤相主持朝政,使中国成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者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制度和文官制度,佩服中国四通八达的交通,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人好。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苏杭和扬州这些有如万历彩瓷那样美丽的大城市,在外国人的心目中简直就是天堂,一点也不比现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差。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硬是把一个好端端的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张居正在位时,天下事神宗懒得去管。张居正一死,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可惜明神宗的聪明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也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只要政治上了轨道,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好抓权,几十年中他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什么有什么,但神宗所要的,偏偏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的血液中的一股不可抑制的贪婪。他的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因此有史学家推想,他的这种性格大概是出自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一小农的女儿。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方法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

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为了充实自己的小金库,派出大批太监恶棍穷凶极恶地搜括天下,其结果是可以想到的。老百姓很快走投无路,只好造反了。然而,只要能看见白花花的银钱不断流入他的金库,他对任何国事都懒得过问。

这种情况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只剩下一人;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也已缺了一半以上。叶还说,现在内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就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大臣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明君都没有这种妙法吧!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别的皇帝手上,叶向高非被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捞,有鸦片可抽,给大臣讽刺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就在这时候,满清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发兵攻明,明兵全军覆没,朝野震骇。朝廷再派熊廷弼去守辽东,熊廷弼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军队没有粮饷,只好首先向朝廷催饷。神宗就是拖着不肯发饷。边境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神宗每次都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实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说:“将来敌人铁骑来到北京城下,陛下也能躲在深宫推说有病,能以此让敌人退兵吗?”神宗即便看了这样辛辣的奏章,只是心中恼怒,却说什么也不出来召开一次国防会议。他别的倒不担心,怕得就是群臣逼着向他要钱。

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象漆,有的脆腐如土,可他就是不肯拿出来救国救军。但他终于死了,一生贪得无厌搜括来的无数银钱,一两也没带走。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因误服毒药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历史上称为熹宗,年号天启。

熹宗是个天生的木匠,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锯木、油漆等木工活。魏忠贤总是乘他干活干得全神贯注之时,拿最重要的奏章

去请他批阅。熹宗怎肯放下心爱的工作去批什么奏章？他总是把手一挥，说：“别来打扰，你看着办吧。”于是魏忠贤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渐渐开始一手遮天了。

到后来，魏忠贤成了实际上的皇帝。熹宗是“万岁”，魏忠贤是“九千岁”；再后来，魏忠贤的个人崇拜做得更加明目张胆，如火如荼，全国各地纷纷为他建“生祠”。本来，人死了以后才入祠堂，可他“九千岁”活着的时候就建祠堂，好亲眼看着全国上下对他的“神像”顶礼膜拜。

魏忠贤本来是个无赖流氓，年轻时和人赌钱，输急了眼，欠了赌债还不起，给人侮辱得实在吃不消了，愤而自己阉割，进宫做了太监。他不识字，但记性好，是个完全没有文化的赌棍，阴差阳错，国家的军政大权就落在了这样一个人手里。

明末抗清有三个名将：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他们三人都是文官，幸亏都有用兵的才能。本来明末皇帝的运气不坏，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军事专家。不幸明朝皇帝自来对文官带兵非常忌讳，果然，三人之中，一个被罢官，二个被杀。

袁崇焕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下去应付辽东艰难的局面的。当然更艰难的是应付北京的朝廷。

背后是昏愤糊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京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马，所面对的敌人，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得他手下的那批战士，在此后两百年间所向无敌，铁骑奔驰在北漠南江，扩土万里，纵横披靡，的确确是威行绝域，震慑四邻。

努尔哈赤与袁崇焕正面交锋时，满清的兵势正处于巅峰状态，而明朝的政治与军事也正处于腐败透顶之际。以这样一个文弱书

生,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下,而去和一个纵横无敌的大英雄对抗,居然把努尔哈赤打败了、打死了,打了三场,胜了三场,袁崇焕的英雄气概,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可是好景不长,时局一天比一天坏。天启皇帝越来越喜欢做木工活,魏忠贤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熹宗的“不务正业”给魏忠贤提供了充分发挥其地痞流氓天性中的无赖、无知、无耻以及无法无天的空间。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魏忠贤大举屠杀朝廷中的正派大臣,将弹劾他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下狱,同时下狱的还有五名大臣,诬陷的罪名是贪污。百姓大愤,数万民众在北京街头呼叫大哭。魏忠贤不敢正式开审,命狱卒在监牢活活打死这些大臣。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

不久,魏忠贤又杀熊廷弼。

魏忠贤喜欢文武百官贿赂他,多多益善。孙承宗将兵十万,粮饷很多,应当大量克扣下来孝敬他“九千岁”才是。孙承宗不肯,惹怒了魏忠贤,于是派了个吹牛拍马的小人高第去代替孙作辽东经略。高一到任,立刻就说关外之地不可守,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军,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在那些日子里,气得袁崇焕整天大骂“操他妈!”

满清看出了明朝的虚实,知道高经略无用,袁崇焕无人支持,于天启六年大军渡辽河,向明朝发动进攻。袁崇焕“蛮子脾气”发作,不理高经略的逃跑主义,与努尔哈赤在宁远展开殊死决战,结果清兵大败,努尔哈赤身受重伤。战后,努尔哈赤对部属说:“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什么单是宁远一城就打不下来?”他心中的这口恼怒之气一直咽不下去,不久就去世了。

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王中不可多见的人物,他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

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出于种族偏见，向来不给他以应得的评价。其实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无人能比。

当时明、清双方都需要一段休整喘息的时间，皇太极首先提出“构和”，袁崇焕出于整个战略的需要，同意和谈。无奈明朝的君臣始终摆出一副举世独尊的架式，不顾客观现实，觉得与一向称臣的金人平等和谈，有损中华天子的颜面，对皇太极的诚恳求和不予理睬。于是皇太极决定“以战求和”，又向宁远、锦州发动了一次强攻，可是在袁崇焕的拼命抗击下，再次失败。这一役明朝称之为“宁远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的第二次血战胜利。

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所以虽有宁锦大捷，却没有得到任何奖赏，相反，拍魏忠贤马屁的数百人却因此次大捷而加官进爵，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连魏的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也因此封了伯爵。魏虽然是太监，没有儿子，但侄儿、侄孙、义子、义孙却多得是，于是借机统统大封特封。

尽管如此，魏仍不满意，授意他的心腹弹劾袁崇焕，说他治军有“暮气”。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哈哈大笑！——说袁崇焕“暮气沉沉”，真不知道谁才是“朝气蓬勃”？大笑之后，皇太极禁不住愕然良久！袁崇焕在魏忠贤的压力下，只好退休走人。他当即毫不犹豫地回到老家广州。

天启皇帝熹宗捉了几年迷藏（他除了干木工活有兴趣，再就是好和大小太监捉迷藏），年纪轻轻二十三岁就死了。天启的儿子都已夭折，有些后妃怀了孕，也都给魏忠贤设法弄得流了产，所以继位的是他的亲弟弟朱由检，是为崇祯。

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皇帝一上台，不动声色地对付魏忠贤，先将他的羽翼逐一剪除，然后逼魏忠贤自杀。这场权力斗争处理得十分干净利索。

昔日被魏忠贤排挤罢官的大臣重新起用，他们都主张召回袁崇焕。袁应崇祯的征召上京时，他在广东的朋友们替他饯行。一位画家朋友给他画了一幅画，上面有十九人题诗，有十处地方提到了黄石公、赤松子、圯上、《素书》的典故，意在提醒他应象张良那样，立了大功之后急流勇退，以免给猜忌残忍的刘邦所杀。在这次饯别宴会中，朋友们反复强调要“功成身退”，因为大家对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亲口叮咛之外，又在诗中一再警诫。

崇祯在召见袁崇焕的时候，对他言听计从，信任之专，恩遇之隆，实属罕见。袁崇焕在向这位少年皇帝陈述了自己对镇守辽东、抗御清军的整个构想后，也坦率地提到他最担心的两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的不信任；一是敌人的挑拨离间，散布谣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对此特别强调。他声明在先，军队中希奇古怪的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干事不依常规，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到，那可不行。总而言之，“我不顾性命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吧。”

不幸的是，袁崇焕的担心之事，后来证明句句言中。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发生了兵变，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引起。他好不容易平息了军中的哗变，可京都的饷银久久不至，而清军又来进攻，袁崇焕万般无奈，只好连连催饷。前几天崇祯还对袁崇焕表示坚决支持，现在见袁只顾要钱，心里非常生气。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因子在作祟：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增加赋税；另一方面对于伸手要钱的人十分讨厌。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对崇祯说：“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什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缘故。”崇祯道：“这话说得对。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哪里就会到这地步呢？”

“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

守日久,军中无粮,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死守不屈。罗网掘鼠是不得已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求保全性命与敌决战。怎么能期望兵士在平时也要这样呢?但崇祯只对这四个字听得十分入耳。

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这时对袁崇焕的信心已开始动摇。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廉”也产生了怀疑:“他自称是清官,为什么却不断地向我要钱呢?”

崇祯在与群臣讨论发不发军饷一事时说:“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与“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别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有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师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

皇太极一直到死,始终千方百计地在求和,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甚,对满清始终采取“不承认政策”,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满清打任何交道。

拒绝与满清缔和,是崇祯一生中最大的愚蠢。他初即位时清除魏忠贤逆党,处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为“英主”。他从此就飘飘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认为“英主决不能与叛逆的建州卫”妥协。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建州卫”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皇帝决不能跟小官谈和。至于使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事,皇帝的尊严形象却不得有丝毫损害。

坚持政治原则,本来不错,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策略来贯彻的。完全忽视实际情况,把国家和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顾,

和“英主”两字可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袁崇焕与皇太极一番交涉,使皇太极自动放弃帝号,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但是崇祯却认为是和“叛徒”私自议和,有辱国格,心中极为不满,但因当时对袁崇焕依赖甚重,于是隐忍不发,后来终于成了杀他的主要罪状。

崇祯二年春(1629年),皇太极求和不成,亲率十万大军,兵分三路,避开袁崇焕,绕道直逼北京。袁崇焕得知遵化陷落的消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提前二天到达,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

袁崇焕一到,崇祯立即召见,大加慰劳,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同时召见的还有大将满桂。他解去衣服,将全身累累伤痕给皇帝看,崇祯大为赞叹。袁崇焕以士马疲劳请求入城休息,但崇祯颇存疑忌,不许部队入城。袁崇焕要求屯兵城外,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郊野战。

满桂率兵五千守德胜门。当时北京军民在城头观战,但见清兵如黑云万朵,挟迅风而驰。一场激战,满桂受伤,血染战袍,五千兵只剩下三千。清兵威猛如此,北京人看得心惊胆战。

主战场是在广渠门。袁崇焕和清兵打到傍晚,清兵终于败退。袁军追杀到运河边上。这场血战,清军三部劲旅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

袁来援北京时,因十万火急,只带了骑兵九千。广渠门这场大战,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胜得十分侥幸。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但在军事上并不可取。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得。”因为碰运气打胜了,也可能因运气不好而败,一败就不可收拾。但如谋定而后战,即使败了也无大患。可是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不断催促袁出战。崇祯是个十分急躁、毫无耐性的青年,那时还不满十九岁,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登时便不

耐烦起来。袁一再说,要等到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现在只有九千骑兵,难求必胜。不料崇祯却怀疑起来:“你不肯出战,到底是什么居心?想篡位吗?想胁迫我答应议和吗?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到底有什么密谋?你为什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当然这都是他的心理活动,他的性格本就十分多疑,敌军兵临城下,又惊又怕之余,想像力定然十分丰富。

崇祯见袁崇焕并不将所有援兵调来守北京,更加疑虑重重。他见清兵未退,吓得魂飞魄散,只盼望所有援兵都在北京城外保卫他皇上万岁一个人。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一支部队如果派出去攻击敌军后路,往往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强得多。

清兵于十一月退到南海子,溃败之后,为泄愤,便在京郊大举烧杀。北京城里的居民与皇帝的心理一样,顾得只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大家听到了谣言,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于“协和”。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

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实在是很可怕的,近代的群众心理学书籍中常提到这种现象。第一次宁远大战,清兵猛攻,眼见城破在即,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清兵退后,又大哭拜谢。据动物学家的报告,合群的动物如老鼠,在遇到危险时,往往会厮杀同类,这与盲目的人群面临危险时或许是出于同一心理。

就在这时候,清兵捉到了两名明宫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皇太极心生一计,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等五人监守。俘虏了两名小太监,何必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其中当然有计。高、宁、鲍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到了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互相说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没见吗?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

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大军不久就可成功。”

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将两人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十一月三十日,皇太极命守者假意疏忽,让杨春逃回北京。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禀告了崇祯。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召见袁崇焕和祖大寿进宫,问不了几句,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囚入御牢。

祖大寿眼见之下,吓得手足无措,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说袁崇焕谋叛,只罪一人,与众将士无涉。众兵将在城下大哭。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立即率部回锦州去了。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皇帝和市民说他们是“汉奸兵”,当然也都掉头回师。

中国历史上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但在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却是第一次发生。

袁崇焕蒙冤下狱,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的部属何之璧率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赎袁出来。崇祯一概不准。

崇祯要杀袁崇焕蓄谋已久。“功高震主”传统心理的作祟姑且不说,袁崇焕不知进退的“蛮子脾气”就使崇祯相当恼火。袁崇焕是一个激情似火的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只知进取,不知自保,加之他自觉一言一行都是为了大明的社稷江山,所以行事难免有些无所忌惮。他有一句座右铭:“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子孙。”把他的这种个性、心态表露得再清楚不过了。崇祯的多疑,满清的反间,盲目的百姓的蠢动,朝中奸臣的密谋,捕风捉影的谣言,交织成了不把袁崇焕置于死地决不罢休的氛围。军事法庭原本判决“夷三族”,后鉴于崇祯上台前后的六任兵部尚

书没有一个好下场,受命审理“袁案”的军事法官为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改为“凌迟”。“凌迟”之刑规定要割一千刀,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否则刽子手有罪,也就是常说的“千刀万剐”。

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手,京城的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了内脏。刽子手依照规定,一刀刀地将他身上的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出钱买他的肉,一两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

京城里的老百姓认定,去年清兵围城是他故意引来的。很难说这样的谣言从何而来,是痛恨袁崇焕的大臣与太监们散布出去的?还是一般民众天生就喜欢听信谣言?抑或是受了重大惊恐和损失的百姓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

从长远来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盲目而冲动的群众,可以和暴君一样的糊涂,一样的残酷。但隔得远了一些,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直接的影响时,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所以除了京城的百姓,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

袁崇焕死后,骸骨弃在地上,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半夜里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广渠门的广东义园。隔的一道城墙,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上,城壕中,便是八个半月之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他拼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人,保卫了皇帝和市民的生命,皇帝和市民却把他割成了碎块。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深重。从那时起,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更有人带了西洋大炮过去。辽东将士都说:“袁督师这样忠勇,还含冤而死,我们在这里还干什么?”降清的将士写信给明将,总是指责明朝昏君陷害忠良。

崇祯所以杀袁崇焕,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样简单。他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

兵部尚书,杀死或逼死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崇祯好用“九思”二字花押签字。“九思”出自《论语》,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君子,要有九种思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得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吗?态度庄重吗?说话诚恳老实吗?工作严肃认真吗?遇到疑难,考虑怎样向别人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考虑是不是该得。这个刚愎自用的皇帝,虽然天天写“九思”,可是至死连一思也没有,倒是在死后,得了个“思宗”的谥号,总算有了一思。

崇祯虽然是一个九五至尊的皇帝,其实可怜得很。他非常孤独,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人,因为他谁也不相信。公元1644年,李自成眼看要攻陷北京,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他用手指在书案上写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当即抹去。他在自杀之前,用血写了一道诏书,对李自成说,一切都是群臣误我,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光。可见他始终认为一切过失都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

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活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依恋奶娘,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还平衡。崇祯却只是烦躁、忧闷、惶、疑虑,做了十七年皇帝,受了十七年罪。拼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连魏忠贤那样的人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也没有什么爱好。他不好色,有人曾经将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给过他,但他不感兴趣,最后被打发出来。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在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又由于他的自杀,他的不好酒色,勤于

政事,后人还以为他是一个好皇帝,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还以为他真爱百姓(他其实谁也不爱);又因为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还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实明朝恰恰是因他而亡。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已经是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了。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只要专制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遇上了崇祯。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的那一晚,提剑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什么生在我家?”这话也是说给他自己的。他的性格、才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到底,是专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会被送入戒毒所;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崇祯做什么好呢?他残忍嗜杀,暴躁多疑,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他可以做屠夫,但不能做猎人,因为他完全没有耐性。

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在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能遇上一位圣主明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的局限,是中国人民的不幸。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成立,才终于彻底避免了这种悲剧的重演。

(本文根据金庸《袁崇焕评传》改写)

三略直解卷中

战事一起，江山易色，生民涂炭。且不说战败者国破家亡，即便是战胜者，也抹不去心头的创伤，凯旋的将军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后世每当谈起“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这种不断发生的悲剧时，总要扼腕叹息，殊不知这样的结局也是天道。

【原文】

夫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

[夫上古之世，三皇为君，无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之人无所归功。三皇者，伏羲、神农、轩辕也。此时风气方开，太朴未散，其民易治。故人君无用多言而化自行也。]

【释评】

上古时代的三位皇帝伏羲、神农和轩辕虽然没有传下修身治国的言论,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

【原文】

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礼赏有功,美而无害。

[帝者,体天之道,法地之理,有言有令,施於兆民而致天下太平。君臣相让其功,而教化行乎四海,百姓亦不知其所以然。所谓其民 而不知为之者。故使臣不待礼赏有功,尽美而无害。帝,五帝,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也。言令让功之事,载在典籍,皆可考焉。言,出于口者也;令,施於竹帛者也。]

【释评】

被称作五帝的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论,有法规,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劳,君臣谦让,他们的美德,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百姓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必有那么多礼仪法规、赏罚奖励,就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伤害。五帝的治国之道,就是善用无为而治的法则,并在运用中使之体现为最高的和谐,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实惠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行为合乎道义却好象生来就有这种修养。这就是黄帝、颛顼、高辛、尧、舜之仁德的具体表现。

【原文】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

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

[王者，制人以道。道，谓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道。制者，制为礼节、等级，使上下不乱，如此则能降人之心，服人之志。又设立规矩法度，以备衰世，使四海诸侯皆来会同，而王职不废也。矩，法度之器，所以为方者也。众见曰“会”，殷见曰“同”。虽甲兵备具而无斗战之患。为君者无疑于臣，为臣者无疑于君，国家人主皆安定，而臣告老致仕，以义而退，亦能尽美而无害。王，三王，夏禹、商汤、周之文武也。君臣无所相疑，如禹之于伯益，汤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周召太公，同心一德，岂有所疑哉？]

【释评】

如果说五帝是以德治国，那么三王（夏禹、殷商、周文王）的治国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

制定方针策略以防衰败，为政清明，国防巩固，然而并不发生战乱，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国家稳定，人主安祥，群臣遵循仁义的规范进退有序，也可以达到美好而无患的大治景象。

【原文】

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

[霸者，制士用权道，结士用信实，使士用赏赐。若上之信衰则士亦疏，上之赏亏则士亦不肯用命。霸，若以太公之时论之，即夏昆吾、商大彭、豕韦之类为是；若以黄石公之时言之，则齐桓、晋文之类为是。]

【释评】

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驭、以信誉来团结、以赏罚来使用人才。不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制度毁坏，人才就会离去。这是五霸之主以仁德治国的一面。

姜太公时代的所谓“霸者”，是指夏代的昆吾、商代的大彭和豕韦这类人；黄石公时代的霸主则是指齐桓公、晋文公之类。

【原文】

《军势》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

[《军势》，论兵家之形势也。其书有曰：凡出军行，师为将者，在自专其任。若进若退，而君自内御之，则功勋难得而成矣。]

【释评】

上古时代，并没有真正的战争，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形态的推进，政治斗争的复杂，战争的理论也成了专门的科学——军事学。军事学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为战争是一种瞬息万变的凶事，倘若人主遥控，不悉实情，一战一败，百战百败。

【原文】

《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军势》有曰：为主将者，当使有智谋之士，使有勇敢之士，使贪财之人，使愚昧之人。有智谋之士，喜乐建立其功；有勇敢之士，

好爱行其所志；贪财之人，专务邀趋货利；愚昧之人，进战不顾其死。能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行军之微权也。微权，权之微妙者也。]

【释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无论智、勇、贪、愚，皆有所用。智者使乐其志，成其事。勇者使快其志，竟其功。贪者饵之利而用其才。愚者动以情而用其力。这是对人性的弱点最深刻的心理分析，也是领导用人之微妙关键。

【原文】

《军势》曰：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

[《军势》有曰：无使辩给之士谈说敌国之美，为其惑乱于众。无使仁者主掌财用，为其多惠施而亲附于下。]

【释评】

在军队之中，必须杜绝谣言惑众，不能灭自己的志气，长敌人的威风。仁义之人不可使掌握钱财，因为他可能会仗义轻财、慷慨施舍，以致公私不分，私党暗结。

【原文】

《军势》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

[《军势》有曰：禁止巫祝之人，不得与吏士卜问军中之吉凶，亦恐其惑众也。]

【释评】

怪、力、乱、神，是乱世的征候。军营之中，要绝对禁止巫卜神汉之类的现象出现，否则必将动摇军心。

【原文】

《军势》曰：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

[《军势》有曰：使有义之士当以礼不以财，故有义之士不为不仁者效死。言不仁者不能使人以礼，虽有财义士亦不为之死。有智之士不为昏暗之主谋，言暗主不能使人以礼，虽有财，智士亦不与之谋也。]

【释评】

使用义士不能依靠钱财，因为义士不为不仁的人去死，有谋的人不会为昏庸的君主出谋献策。所以有权势者，务须透彻人情，用人的时候，或义或利，或恩或礼，要因人而异，不能固执于某种教条的观念。

【原文】

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

[人主治国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下皆离叛；临民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人主之权。行道而有得于心，谓之德；有威而可畏，谓之威。德以附之，威以临之。无德无威，则无以治国而君临兆民矣。]

【释评】

作君主的，务须修德，上无德则臣民不服，无威则政令不行，权力丧失。恩威并用，是人主治国最常用的手段。

【原文】

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

[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奉人君。臣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势衰弱。夫人臣之威，当行于敌国，施于士众，则国势盛强。若威多震主，则身反颠蹶矣。]

【释评】

作人臣的，也必须以德为立身之本。下无德则不足以虑事，无威则难以成功。但是作为人臣，应当明白满溢峭崩、功高威多则必震主遭忌的道理，否则就将招致杀身之祸。

【原文】

故圣王御世，观盛衰，度得失，而为之制。故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诛伐。

[故圣王御世，观望气化之盛衰，量度人事之得失，而为之法制。故诸侯之国二师，二师二军也。方伯之国三师，三师三军也。天子之国六师，六师六军也。此师字与“六师移之”之义同，非五旅为师，万二千五百人耳。世乱是无圣王在上，则叛逆之人生，王泽竭，是御世之道衰，则诸侯盟誓以相征伐。]

【释评】

所以古时圣明的君王统治天下，观察形势的盛衰，衡量人事的得失，从而建立法制。古时诸侯国有二支军队，方伯的封国有三支军队，天子有六支军队。太平之世，天子虽有六支军队，但只是为了备战而已，不应当让军队干预政务。在天下大乱之世，军头们就要仗势争雄，朝廷的恩泽已经枯竭，人心也变得越来越谲诈；治国无方，天下失控，世人也大多不受礼仪约束。这时就会出现军阀势力或者彼此结盟，或者互相攻讨的混战现象。

【原文】

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计无以成功。

[德与之同，势与之敌，无得以相倾，乃延揽英雄之心，与士众同好同恶，然后加之以权变之术。故非筹策无以决嫌而定疑，如薛公之策英布，于谨之策萧绎是也。非谲奇，无以破奸而息寇。谲奇，谓谋之谲诈奇异者，如陈平六出奇计之类是也。非阴密之计无以成就事功。阴计，谓谋之秘密者，机事不密则害成，故阴计可以成功也。]

【释评】

两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如果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办法消灭谁，于是就延揽天下英雄之心，全军官兵同心同德，然后再运用权谋，就成了决定胜负的条件。不用计谋就无法决疑解难，就象刘邦用薛公策反英布，南北朝时北魏的于谨策反梁朝的萧绎。不出奇制胜就无法破奸灭寇，不秘密谋划就无法成功。就象陈平六出奇计

助刘邦定天下,这都是在德势相同时,以谋略取胜的实例。

【原文】

圣人体天,贤人法地,智者师古。

[上古圣人,体天而行天道,无为而成化,圣人无为而成治。贤人法地而行地道,有为方成生长之功。贤人亦有为,方成安民之治。若春不种,地何以生?夏不耘,地何以长?是以必待有为而成功也。贤人,非圣人比也,安能以无为而成治哉?智者,必师古人。《书》曰:“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诗》曰:“古训是式,盖法古而行,惟智者能之。”]

【释评】

这三句话,就是本书《三略》之含义。圣者治世,顺天道自然之理,行不言之教,治而无功,成而无名,朝野君臣的思想言行,无不合于人情自然。这是一略——最高明的治国之道;贤者应世,推物理,顺人情,从而实现其济世利民的理想。贤人效法的是大地的奉献精神。贤人无法与圣人相比,所以不能做到无为而治。这是二略——有似三王时代的治世方略;智者则以史为鉴,师法古人,考较历代盛衰的根源,研究得失的道理,以便做到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尚书》上说:“做事情不借鉴古人的经验教训而不失败的,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诗经》上说:“历史的经验是久经验证的真理,遵循这些真理治国安民,只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做到。”所以,能称得上有智慧的人,必然通今博古,善于用历史知识的财富武装自己。然而这已经是第三种方略——不得已的治国之策了。

【原文】

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

[是故《三略》之书为衰世而作也。“上略”一卷，陈说礼赏之事，区别奸雄之人，著显成败之迹。“中略”一卷，差别德行，审度权变。“下略”一卷，敷陈道德，审察安危，明贼臣与贤士之殃咎。按此节以下至中卷末，疑是黄石公推演之言，学者详之。]

【释评】

所以《三略》一书之“上略”是为太平盛世而作，“中略”、“下略”是为衰世而作。“上略”的中心思想是说明礼赏制度的厘定，识别奸雄的方法，记载成功失败的事迹。“中略”是区别德行的高底，明察权变机谋。“下略”阐述道德，预测安危，明忠奸，行霸术。

按：此节到“中卷”末，可能是黄石公对《太公兵法》的发展，学习时应注意。

【原文】

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

[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用人，擒取敌将。“上略”设礼赏，所以能任贤也；著成败，所以能擒敌也。人主深晓“中略”，则能御治将帅，统属士众。“中略”差德行，审权变，所以能御将统众也。人主深晓“下略”，则能明辨盛衰之根，审察治国之纲纪。“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所以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也。]

【释评】

因此可以说,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集团,必须熟悉《三略》。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制势,无为而治天下;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兵,夺取政权;深晓“下略”,则知观古鉴今,明盛衰,审得失,于乱世中强国富民。因此说,《三略》是一部治国的纲要。

【原文】

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

[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而保身。“中略”审权变,人臣知权变之道,所以能全功保身也。不言“上略”、“下略”者,但论人臣全功保身之事也。]

【释评】

作为臣下,如能通晓“中略”,就能成就功名,保全身家。

【原文】

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

[夫高鸟之死,则良弓藏之于府库。敌国既破灭,则谋臣皆亡去。亡者,非丧亡其身也。谓人君夺其威,废其权,不令总兵柄也。此下又言人主保全功臣之道。]

【释评】

高飞的鸟死了,良弓就要收藏起来,敌国灭亡了,谋臣就要被消灭。消灭并不是消灭他的肉体,而是剥夺他的威势,废除他的兵权。

【原文】

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悦其心。

〔封之于朝，使极人臣之位，以彰显其功。与之中州善国，使纳贡赋，以富其家，赐之美女珍玩，以娱悦其心。此汉光武、宋太祖保全功臣之术，非上古圣帝明王所以保全功臣之道。〕

【释评】

在朝廷上对其进行封赏，使他达到最高的爵位，以表彰他的功劳；赐予他中原肥沃的土地，使他家产富有；赏给美女珍玩，以娱悦他的身心。

【原文】

夫人众一合而不可卒离，权威一与而不可卒移。还师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是谓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论驳也。

〔夫人众一合而不可仓卒以离之，权威一与而不可仓卒以移之。还师罢军之日，存亡之阶梯也。故弱之以位不使执大权，夺之以国不使居要地，此谓霸者之谋略。故霸者之作，其论驳杂也。弱之以位，夺之以国，此汉高所以伪游云梦，擒楚王信，夺其国而降封为淮阴侯也。论者以为汉杂霸道，与此亦可见矣。〕

存社稷，罗英雄者，“中略”之势也，故势主秘焉。

〔存守社稷，搜罗英雄者，乃“中略”之权势也，故权势之主秘密而不肯泄焉。〕

【释评】

作为人臣的,也不可不知《三略》。但“中略”是讲霸术的,极其驳杂,其要点是知人用人,通权达变,所以是帝王的秘学,从来不肯轻易泄露的。人臣深晓“中略”,对外可以胜敌建功,荣华富贵;对自己则可以明白如何保全性命,终生平安。自古以来,军队一旦组建,就不能马上解散;权威一旦树立,谁也不愿轻易丧失,这也是情理使然。至于鸟尽弓藏、狐死狗烹,仿佛显得人主残暴寡恩,其实这也是情理中的事。关键是作为人臣的,要明白如何自处,才不至于落个性命不保的下场。

“敌国破,谋臣亡”也是天道

世人在议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时,每每为“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这一无情的事实扼腕叹息,为冤死的英雄一洒同情之泪,然后就大骂皇帝的忘恩负义,没有良心。这都是我们普通百姓的常情常理,殊不知,“敌国破,谋臣亡”亦为天道,是战争之后的必然结局。

在历史上,每当战乱初起,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战争的胜负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历来对“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将帅都要通过极为隆重的仪式,授予其极大的权力。据古籍记载,设坛拜将的仪式是这样:

国家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时,天子首先选任最高统帅,然后在大殿上召见之,举行庄严的仪式,并亲自对受命的统帅说:“国家的安危都寄托在了将军身上,现在某国主动挑起不义之战,希望将军率领正义之师前去讨伐。”

接着,命令太史准备占卜。太史先斋戒三日,选择吉日,由国王在祖庙里把斧钺授给将军。国君进入太庙正殿的大门,站在东

侧,面向西,进入君位。将军随后跟入,面向北而立,居于臣位。这时,国君亲手捧着钺,持斧钺的首端,而将柄端交给将军,说:“从这里往上直到天宇,都由将军全权管理。”接着又拿起斧,执斧柄而将斧刃授予将军,说:“从这里往下直到大海的深渊,也由将军全权管理。”将军接受了任命,向君主拜谢说:“臣听说国家大事,处理决断都必须依靠君王,不能受外面的干预;军队中的事,变化多端,处理决断都必须依靠将领,君王不能遥控。如果臣下不是忠心耿耿,便不能报效君王;如果臣下犹疑不决,便不能迎敌应战。臣既然接受任命,负责指挥战争,臣不敢活着回来。”

最后,大将登坛点将,与三军一同宣誓。辞别国君而行,统率大军通过象征视死如归的凶门出发。

战争是危险之事;战场,是尸体横列的地方。有道之君不得已才通过战争解决纷争,除非是象希特勒那样的战争狂人。发动战争的人,并不是对战争有什么喜好,而是要以此解决正常的政治斗争手段无法解决的矛盾。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所以真正善于使用战争的人,开始总是设法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方法战胜敌手,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用武力挫败敌人。

我们的祖先早已深刻认识到了战争的凶残和无奈,而且有着源远流长的爱好和平的美德。在古代,一场战争下来,即使打了胜仗,将领率军凯旋而归,也要象对待丧事一样,身着白色丧服,向国君请罪。国君说:“我们所以要发动战争,是为了惩恶扬善,诛灭无道。杀敌致胜,将军有功无罪。”然后让他光荣退休,解除他的兵权。正象“中略”里讲的,所谓“亡”,并不是诛杀,而是一方面解除大将的权势,使其无法以一时之私愤,图谋不轨;另一方面,又要加官进爵,明升暗降,在表彰其盖世功勋的同时,只给他挂一极其荣耀的虚衔;最后封给他富饶的土地,赐以珍玩美色,让他去享清福。

所以,大战一停,还师于朝之时,也是存亡的关键时刻。人主

深明此道，就能驾御功高盖世的将领；为臣的深明此道，就能全其功勋，保其性命。倘若功臣不懂这一奥妙，仍然居功自傲，干预朝政，那么，其结局就不美妙了——必将性命不保。

同时发生在吴、越两国，同样是吴、越功高一世的谋臣孙武和伍员、范蠡和文种，胜利后因所持的态度不同，结局也截然不同。原因就在于孙、范明白这一道理，而伍、文却暗于此道。

吴国阖庐打败楚国，班师回朝后，论功行赏，以孙武功劳最大，但孙武不愿做官，执意回乡，归隐于风光秀美的罗浮山。吴王让子胥设法挽留孙子，私下里孙武反而对子胥说：“先生可懂天道吗？暑往则寒来，春到则秋至。现在吴王依仗自己国家强盛，必将渐生骄乐之心。自来功成不退，将有后患。我这样做不但是求自保，也想保全先生的性命啊！”无奈伍子胥不以为然。孙武见他不听忠告，只好只身飘然而去。吴王赏赐他的数车金银玉帛，他都沿途散发给了穷苦百姓。而子胥后被夫差赐死，完全应了孙武的预言。

越王勾践灭吴复仇后，范蠡看出勾践是一个只可共苦、不可同甘的人，在一个月白风清之夜，乘扁舟入五湖，离开了是非之地。他留下一封信给文种，说：

子不记吴王之言乎？“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

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忍辱妒功；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

今子不去，祸必不免！

文种也不相信能是这样，还觉得范蠡未免太多心了。结果勾践不久就对他说：“古人有言：‘志大不忧其身不死，而忧其道不行。’听说先生有七套权术，辅佐寡人只用了三术。如今吴国已灭，尚有四术，先生打算用到哪里啊？”

文种说：“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用处。”

勾践说：“希望先生到地下为我的祖先运用其余的四术吧，可以吗？”说完，解下佩剑，头也不回，乘车而去。

文种取过那把剑,正是当年夫差赐杀子胥之剑。文种仰天长叹:“我没听范蠡的话,至有今日,多么愚蠢啊!”说完,伏剑而死。

这是从谋臣的角度来看在“还师罢军,存亡之阶”的生死关头,如何自处方称高明。如果从另一面——人主一方面来看,怎样做才算是真正懂得统治秘术呢?

夫差、勾践的作法自然不足取法。在这件事上,甚至连刘邦和朱元璋都颇受世人非议。而战国时的魏文侯却处理得比较好。我们不妨看一看此人的高明。

由三家分晋而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只有魏文侯能虚心纳士,励精图治。当年臣服于晋国的中山国,此时因无所归属,君臣荒淫,国衰民凋。文侯意欲讨伐中山,便拜乐羊为将,西门豹为先锋,率兵往讨中山。

乐羊所向披靡,长驱直入,不日包围了中山。乐羊的儿子乐舒其时正在中山为官,于是中山君让乐舒以父子之情,求乐羊暂缓围城一月,好让中山君臣从长计议。乐羊果然下令,只教软围,不让硬攻。如此反复三次。西门豹问乐羊:“元帅不想攻取中山了吗?为什么久围不攻呢?”

乐羊说:“中山君不体恤百姓,所以我们才兴兵征讨。如攻城太急,伤民必多。我所以三次答应他们的请求,倒不是因念父子之情,目的是为收民心啊。”

中山国的战况传到魏国后,人言啧啧,群臣纷纷上书文侯,说什么话的都有。文侯一概不听,把所有奏章都封存在柜中,同时不断派遣使者慰劳将士,还预先为乐羊在都城修筑了一处府第。乐羊得知这些情况后,感激涕零,见中山君不降,遂亲率将士奋力强攻。中山君见情况危急,便将乐舒绑在高竿上,声称乐羊若不退兵,即杀其子。不料乐羊照攻不误。中山君又把乐舒杀了做成肉羹,派人送给乐羊,以期乐羊会因悲戚心乱,放弃进攻。没想到乐

羊竟把肉羹一饮而尽。中山君见乐羊全无痛子之心，攻城愈急，怕城破受辱，遂自缢而死，中山国便从地图上消失了。

乐羊灭了中山后，让西门豹留守中山，尽收府中宝藏，班师回魏。

魏文侯亲自出城慰劳全军将士，他对乐羊说：“将军为国丧子，实在是寡人的过错啊！”

乐羊叩头说：“臣不敢因顾私情而辜负主公的斧钺之寄。”

文侯又设宴于内宫的高台之上，亲手捧觞以赐乐羊。欢宴完毕，文侯命左右抬着二个竹柜送到乐羊府上。乐羊直以为是国王赏赐他的金银财宝，打开柜子一看，原来是群臣的奏折，内中大多是说他如何阴谋反叛之事。乐羊大惊失色，他没想到自己在中山国舍生忘死为国争战期间，朝中竟有这么多的谣言诽谤！次日入朝谢恩，文侯又赏封有加。乐羊深感不安地对文侯说：“中山之灭，全赖主公力持于内。臣在外稍效犬马之劳，不敢受封领赏。”

文侯说：“非寡人不能任卿，非卿亦不能完成寡人之任。可是将军你也太劳累了，何不接受我的一番好意，安居封地好好享受一下呢？”于是封乐羊为灵寿君，罢免了他的军权，再没有起用他。

魏文侯处理乐羊还师后的诸般事宜，可谓深谙人君之术矣！

三略直解卷下

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道德与人心的沦丧为代价的。因此,从长远来说,只有文明建设卓有成效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

【原文】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

[夫人能扶持天下众人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去天下众人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众人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

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

[故德泽及于人民，则贤人来归之；德泽及于昆虫，则圣人来归之。贤人之所归，则其国盛强；圣人之所归，则六合和同。六合，天地四方也。]

【释评】

这一卷主要是讲衰乱之世如何使用霸术的。

霸术的要则，简言之有四点，即察安危，得人心，讲道德，用智谋。但是谋略的运用，必须以道德为最后之归宿，所以才有“能解天下之危困者，乃能安定天下。能除百姓之忧虑者，乃能受天下之爱戴。能救天下之大祸者，而后能得天下之福报”的说法。从前洪水为患，大禹治之；纣王聚敛，武王散之；秦法森严，高祖宽之。这都是历史的明证。功成名就，在于人才之得失，而人才之延揽，取决于自身的道德。所以，只有积德方可聚贤，德充于内，泽被万物，就一定会出现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原文】

求贤以德，致圣以道。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征。

[人君求贤当以德，致圣当以道。德不盛则贤不至，道不隆则圣不归。人君欲求贤致圣而不修道德，亦安能致之来哉？贤人若去则国家衰微，圣人若去则国家乖舛。微者，危殆之阶梯；乖者，亡灭之征兆。如穆生去而楚危，微子去而殷亡是也。]

【释评】

寻求贤人要靠自身的德行高尚,聘请圣人要凭得天道而行之。贤人一去,国家就会衰弱;圣人一去,国家就会混乱。衰弱是危险的由来,混乱是灭亡的象征。

一个国家的兴衰安危,取决于人才的去就。求才之要,贤者在致之以德,圣者在合之以道。贤人去位,乃国危之象;圣人隐遁,乃亡乱之兆。楚国和殷商末年就是这样。

【原文】

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

[贤人之为国政,降人以体。圣人之为国政,降人以心。以体降人可以谋其始,以心降人可以保其终。降吾之体以下人,当以礼;降吾之心以下人,当用乐。]

【释评】

贤人的施政方法,是使人民忠良顺从;圣人治理国家,是使人民心悦诚服。行动上顺从,可以共同开创事业;心中悦服,可以保全始终。使人民行动上顺从,要依靠社会道德;使人民心中悦服,要依靠文明建设。

【原文】

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和。

[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之类也。金,钟也;石,磬也;丝,琴瑟

也；竹，箫管也。盖谓人乐居其家，谓人乐会其族，谓人乐守其业，谓人乐处其都邑，谓人乐奉其政令，谓人乐闻其道德。如此若主斯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本然之和也。]

【释评】

所谓“乐”，不是指金、石、丝、竹等乐器，而是指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穷富没有太大的悬殊，廉政清明，风气良好。这样，各级官吏就会多安其位，人民群众就会多乐其家，忠君爱国，政府机关也就有了向心力、凝聚力。一个国家建设到这种程度，必然会出现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象，然后再以文化艺术调和，节制人民的思想感情，则可使民众的心灵得到净化。喜爱其家庭，喜爱其宗族，喜爱其职业，喜爱其国家，喜爱其政令，喜爱其道德。这样治理民众的，就叫做以“乐”来调节人们的感情，使他们不丧失和谐。

【原文】

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

[故有德之君，以乐乐天下之人，即孟子所谓“与人乐乐”之义。无德之君，以乐乐自己之一身，即孟子所谓“独乐乐”之义。以乐乐人者，其国祚久而长。以乐乐身者，其国祚不久而亡。]

【释评】

所以有德之君，善于用“乐”来净化、崇高人们的精神世界，移风易俗，与民同乐。无道之君，只知道用“乐”使自己快乐。象唐明皇制作《霓裳羽衣曲》，陈后主谱写《玉树后庭花》，一则发生安史之乱，一则国破身亡。这就证明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

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名言是多么正确。

【原文】

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

[舍近而图谋其远者，则劳而无功，如秦越韩、魏而攻齐是也。舍远而图谋其近者，则佚而有终，如范雎说秦远交而近攻是也。佚政则国多忠荃之臣，劳政则下多怨怼之民。]

【释评】

为政之要，须从高处着眼，近处着手。假如反其道而行之：施政治事不切实际，只为邀功求赏，唯上是从，必然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民情世风就难以安定。所以为政以德，在于平民心，顺民情。巩固国防，同样在德不在险。国家的贫富，在民不在君。因此，满足人民的需要，振兴民族之经济，才是长治久安之策。倘若不察民情，矫枉过正，急功躁进，刑律失度，章法太繁，即便是取得一时功效，终归还是要失败。

【原文】

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惠。造作过制，虽成必败。

[故曰：务广求土地者，必荒而不能治；务广施德惠者，必强而无敌。能有自己之当有者，则国安；贪人之有而强取之者，则国残。如东胡贪冒顿千里马、阏氏；智伯贪赵氏皋狼之地，皆为所灭是也。残灭之政，使子孙累世受惠。造作过其制度，虽成而后必败。如秦造阿房过制，二世而亡是也。《素书》引“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

者残”二句，以足第五章之义。]

【释评】

所以说，着重扩张领土的，内政就会荒废；着重推广恩惠的，国家就会强盛；能知足于自己所拥有的，就会安宁；贪求别人所有的，就会受害。战国时晋国的智伯因贪求强取赵氏的封邑狼皋、秦末的东胡因贪求匈奴冒顿王的千里马和宠姬阏氏，结果是自取灭亡。残暴的政治，世世代代遭受祸患。所作所为超过限度，虽可取得一时成功，终必失败。

【原文】

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

[舍己之身以教人者，其事逆；正己之身以化人者，其理顺。逆者乃乱之招，顺者乃治之要。正己化人，即董子所谓“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之义。己身不正而欲化民，其可得乎？

《素书》引此二句于末章，而增“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四句，以广其义耳。]

【释评】

本节进一步阐明为政以德的道理。

不正己而教育别人，这是违背情理的；先正己而后感化别人，则顺人心，合情理。违背情理是祸乱的根源，合乎情理是安定的关键。

我有个毛病——爱女人

好色,好乐,也许是人之情吧,只不过在有权有钱人那里,更容易满足罢了。这一客观事实,使孔老夫子也不得不慨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一面不得不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我国的历史文化,虽然素来反对好色,但奇怪的是却允许帝王好色,而且有一套极其完善的规章制度来保障他们名正言顺、舒舒服服地满足其无止境的淫欲。儒家讲了几千年不可好色,历代帝王虽然把孔子一再加封,可是尊孔尽可大尊特尊,好色还是要大好特好,没有一个帝王愿意“好德如好色”,改变一下荒淫纵欲的生活。

最妙的是,战国时的齐宣王竟会将“寡人好色”作为一种拒绝采纳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托辞!

孟老夫子当年曾与齐宣王多次深入讨论过治国之道。每次讨论,不管是话题从哪里开始,最后都要被孟子巧妙地转回“仁政”上来。而齐宣王一听“仁政”就头大,他最需要的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业”,可我们的孟老夫子对此偏偏绝口不提。齐宣王觉得与他谈不拢,开始对他打起了太极拳,一个又一个的“推手”往外推他。一开始,齐宣王说的还比较客气:“我有个毛病——爱听流行音乐。”

善于“请君入瓮”的孟先生说:“爱听流行音乐那好啊!只要你把这一爱好推广开来,让全国人民也享受到音乐的快乐,那就是王道的仁政了。”

这一次齐宣王没推开。在另一次向孟子讨教外交思想的时候,孟子向他介绍了以“仁”为出发点和以“智”为出发点的两大外

交原则后，齐宣王不让他说下去：“孟先生，你的这些理论太伟大太高深了，咱们谈些实际的问题吧。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我有个毛病，爱武功。

孟子也马上转过话题说：“这好啊！只要你爱的不是那些舞枪弄棒的小勇，而是象文王那样，爱的是保家卫国，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勇，岂不就是大大的仁政！”老夫子又把话题引到了使齐王讨厌的“陈辞烂调”上。

第三次，孟子建议他向文王学习，减轻人民的税赋；让人民无偿享有自然资源；抚恤鳏寡孤独；一人犯罪，一人承当，不要连诛九族……齐宣王又不耐烦了，他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让老百姓发财，那不行！我还有个毛病，就爱钱财呢！

“声色货利”是中国后世那些不开窍的冬烘先生们最忌讳的四个字，一听到这四个字，就仿佛碰上了毒蛇猛兽，不管心里怎么想，反正表面上都要流露出深恶痛绝的样子。其实，自古至今，没有一个人对这四样东西不爱的，区别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作为国家领导人，只要将群众的这种客观的、正常的心理善加引导，不但不会有害，而且正是国家和人民的幸福。试看所谓现代化的经济大国，哪一个不是“声色货利”样样先进的国家？只有不开化的还处在原始状态的国家和民族，才会象“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孟子明白齐宣王心里好的是什么“货”，但他故意装作没有听懂，说道，作为一国之君，爱好财富也是应该的，象周人的祖先公刘在创业时，也积极发展经济，由于能藏富于民，所以后来才有了八百年的基业。

齐宣王见用“好乐”、“好勇”、“好货”都不能把这个迂腐的老夫子逼到他想听的话题——霸业上来，这次干脆明侃了：你老先生说的那一套我都做不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我有个毛病，爱女人。

齐宣王当时肯定想起了当年齐桓公与管仲的那次对话。

——齐桓公有一次对管仲说，我这个人，有很不正经、很邪门的三大嗜好。说起来惭愧得很啊！我爱猎，一打就是昼夜不分，刺激得一点听政的兴致都没了。再就是好酒，一喝就是通宵达旦，恨不得把天下的美味佳肴都吃个尽。最要命的是我好女色，好到了卑污的地步，连我的同宗姐妹都不让出嫁。管仲这个大政治家是怎么看待这些丑恶品行的呢？管仲说，你这三个大毛病，坏是坏透了，但对你来说，这倒不是最紧迫的事。要你改你也一下子改不掉。作为一国之君，首要的问题是怕一无仁爱之心，二无聪睿之智。不仁丧失民心，不智办不成大事。

自从那次君臣推心置腹的谈话，在管仲的精心策划下，虽然桓公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的三大嗜好，却没有妨碍他称霸诸侯的大业。齐宣王想，你孟先生既然是大圣人，为什么不能象当年管仲那样，帮我构思出一套立马就能用得上的打败其它国家的办法呢？文王、武王的政策好是好，那都是由他们的祖先公刘和太王历经几百年才慢慢奠定的，我能等得上吗？

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时，那神情、语气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因为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好色的人，非但不好，在所有帝王中，唯独他敢娶一个其丑无比的无盐作正宫娘娘，这在世界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位正宫娘娘的真名叫钟离春，无盐是个地名，她出生在那个地方，后又被封为无盐君，所以后世的人们反而忘了她的芳名，只知无盐了。俗语常说的“美如西施，丑如无盐”，指的就是这位奇女子了。

说她奇，首先是她丑得没个人样。史书对她的描述是这样：

一日，宣王宴于雪宫，盛陈女乐。忽有一妇人，广额深目，高鼻结喉，驼背肥项，长指大足，发若秋草，皮肤如漆，身穿破衣，自外而入，声言：“愿见齐王。”武士止之曰：“丑妇何人，敢

见大王！”丑妇曰：“吾乃齐之无盐人也，复姓钟离，名春，年四十余，择嫁不得。闻大王游宴离宫，特来求见，愿入后宫，以备洒扫。”左右皆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强颜之女子也！”乃奏知宣王。宣王召入。群臣侍宴者，见其丑陋，亦皆含笑。宣王问曰：“宫中妃侍已备，今妇人貌丑，不容于乡里，以布衣欲干千乘之君，得无有奇能乎？”钟离春对曰：“妾无奇能，特有隐语之术。”宣王曰：“汝试发隐术，为孤度之。若言不中用，即当斩首。”钟离春乃扬目炫齿，举手再四，拍膝而呼曰：“殆哉！殆哉！”

然后她指出宣王有四大过失，同时提出四条除弊兴利的相应措施，宣王大喜，当即罢宴，车载钟离春回宫，立为正后。只因听了钟离春的意见，齐国大治。

从这段“宣王外史”来看，齐宣王并不是一个好色的人，他之所以要说“我有个毛病——爱女人”，只不过想向孟子套出“霸术”的秘诀而已。

你猜孟夫子是怎样回答这一难堪的问题的？

孟子说：文王的爷爷太王也好色，当年为逃避西戎的追击，跑来跑去找落脚之地，天天都带着他的外国太太姜美人。后来由于太王行仁政，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归顺他。太王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民众也真好，让他们一个个成家立业，幸福美满。你好色也没关系，只要能使全国百姓都能有美满的家庭生活，这岂不是大好事！你用不着耿耿于怀呀。

齐宣王自称“声色货利勇”五毒俱全，孟子明白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了，最后也失去了循循善诱的耐性，向齐宣王坦白了他对齐国政治路线的全部看法。他说：

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指年代的久远，而是指文化根基的深厚。因此，一个国家即便到处是参天古木，也不足以说明那就是

文明古国。只有忠贞大德的历史名人之精神力量世代相传,那才算得上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现在你国内没有这样的表率人物,连忠于你、亲近你的大臣都没有。从前推荐给你的人才跑光了,你也不知道。你这样做,还梦想一统天下,岂不愚妄!

齐宣王还有点委屈地说:“我下面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谁好谁不好,哪个该用,哪个该免呢?”

善于以事喻理的孟夫子这下可有了教训宣王的机会,他问道:“假如你有一个大臣,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托付给一位朋友关照,自己到楚国去访问,等他出国回来的时候,妻子儿女都冻坏饿坏了。象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对待他?”

齐宣王说:“与他绝交!”

孟子说:“如果你手下的执法官员没有好好惩治坏人,保护人民。那你怎么办?”

宣王说:“把他罢免。”

孟子一步紧逼一步:“那么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治理好,这个责任该谁负?”

这一下齐宣王被问得哑口无言,话也泛不起来了,脸色也难堪之至,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与齐宣王关于把一个国家治理得欣欣向荣、国富民强的几次讨论,集中在了“声色货利勇”五件事上。后世腐儒读歪了孔孟的真义,一见“声色货利”就口诛笔伐,不去多做些对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的有益探讨,而是在禁绝人欲上下了几千年的功夫。我国后世的落后状况与此有直接关系。

可见好乐、好色、好货、好利都不是什么绝对的坏事,关键是不不要独乐独好,而要与民同乐同好,尤其是领导人。

【原文】

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

[道、德、仁、义、礼五者，原于天而具于心，其体则一也。然大用之流，行则各有异耳。道者，事物当然之理，人之所践行者也。德者，行道而有所得也。仁者，爱之理，亲亲、仁民、爱物，皆人之所亲，但有厚薄之不同也。义者，处物而得其宜也。礼者，节文度数，人之所体而行之也。五者不可无一焉。然仁、义、礼、智、德也，道散之万事，德备于一心，分而言之，各有体有用。统而论之，其原皆出于天，而体则归于一也。《素书》引此一节而推广其意，以成文耳。]

【释评】

《素书》第一章一至六节对此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重复。

【原文】

故夙兴夜寐，礼之制也。讨贼报仇，义之决也。惻隐之心，仁之发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故早兴夜寐，不失其节，皆礼之制也。讨贼虐之人，报君父之仇，皆义之决也。惻怛隐痛之心，仁之发见者也。既有得于己，又有得于人，乃德之路也。得己者得之于心也，得人者得人心之归也。使人均平如一，而不失其所，乃道之化也。道之化谓政教化人之道也。此亦以其大用之流，行者言之。若论其体，则微妙而难见耳。]

【释评】

我们每天的生活行动之所以不能没有节律,失去规范,这是因为受“礼”的约束;讨贼报仇,是受“义”的指使;同情的心理,是“仁”的自然流露;推己及人,是出于“道德”的原则;使人民大众享有平等权利,各得其所,是“道”的教化。这都是就其大的方面具体运用而言,如果说到它的本体,那就微妙难言,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了。

【原文】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于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

[出于君,下于臣,名曰命。施之于竹帛,名曰令。百官奉而行之,布于四海,名曰政。]

【释评】

本节解释“法令”之意。

出君之口谓之“命”,立之为法谓之“令”,下面各级官员将其贯彻执行,普及百姓,即为“政”。

【原文】

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立;政不立,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

[命,王言也。王言有所失,则施于竹帛之令亦不能行。令既不行,则百官奉行之政亦不能立。政既不立,则三纲五常之道亦不能通。道既不通,则邪臣由是而胜。邪臣既胜,则人主威权亦伤矣。]

【释评】

居上位的领导人如果自身不正，“命”就会失去号召力和权威性，这样一来，通过政府制定的法令也就得不到执行。法令不被执行，政治形势就将发生混乱，奸臣就会得势，国家领导人的权威就必将受到破坏。

【原文】

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

[千里迎贤，其路甚远。招致不肖之人，其路甚近。言贤者难求，而不肖易致也。是以明君，舍不肖之在近，而迎贤者于千里之远，故能全功尚人，而在下者务尽其力。]

【释评】

所以，贤明的君王，知道真正的人才都是不苟合、不勉求的清高之士，求之甚难；然而奸诈的小人遍地都是，招之即来。明君舍易而求难，故能众心服，下尽力，创建伟大功业。

【原文】

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佑，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

[废一善而退之，则众善皆衰。赏一恶而进之，则众恶皆归。若善者得其为善之福，恶者受其为恶之诛，则国家安宁而众善皆至。]

【释评】

本节讲赏罚不当的严重后果。

打击一个好人，许多好人都会丧气；奖赏一个坏人，许多坏人就会接踵而至。好人得到保护，坏人受到清除，国家就会安宁，大量的好人好事也会不断涌现。国家的立法设制，牵涉到全民的权益，所以务必慎之又慎！

【原文】

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疑定惑还，国乃可安。

[众人皆疑，则无安定之国。众人皆惑，则无平治之民。众疑皆定，众惑皆回，国家乃可安也。]

【释评】

倘若朝令夕改，失信于民，赏罚不当，善退恶进，必将引起民疑众惑。

百姓怀疑，就没有安定的国家；众人惶恐，就没有守秩序的民众。疑心消除，惶恐平息，国家才会安宁。

【原文】

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

[一令既逆则百令皆失，一恶既施则百恶遂结。故国家之善令施于顺服之民，恶令施于凶顽之民，则君令行而下无所怨。善令，如饮射读法之类；恶令，如鞭朴械系之类。]

【释评】

本节讲政策法令之得失。

一项法令违背民意,其他法令就会失去效用。一项坏的政令实施,会引出许多恶果。但是施政要看是对顺民还是刁民,对顺民应当实行仁政,对刁民务必严加制裁。只有这样,法令才能贯彻执行,人民大众才会毫无怨言。

【原文】

使怨治怨,是谓逆天。使仇治仇,其祸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

[使怨者治怨人,是谓逆天之理。使仇者治仇人,其祸遂不可救。如秦二世使赵高治李斯之狱是也。治民要使之平均,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诗云:“赫赫师尹,不平谓何?”故治民必欲使之平均也。致民之均平,当清其心而无纤毫私欲之染,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安宁。]

【释评】

使用民众所怨恨的法令去治理有怨恨的民众,这叫做逆天而行。任用民众所仇恨的奸党,去治理有仇恨的民众,其祸患就不可制止。治理民众务须公平,不可穷富悬殊太大。要做到公平,必须做到廉洁清明。这样,民众就能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原文】

犯上者尊,贪鄙者富,虽有圣主,不能致其治。

[干犯在上者,反尊之以爵。贪残卑鄙者,反富之以禄。虽有圣主在上,不能致天下之治。]

【释评】

假如犯上作乱的人有权有势，卑鄙丑恶的人荣华富贵，一国之君再贤明，也治理不好这个国家。

【原文】

犯上者诛，贪鄙者拘，则化行而众恶消。

[干犯在上者，以刑诛之；贪残卑鄙者，以法拘之，则教化行而众恶皆消矣。]

【释评】

相反，如果能消灭一切敢于犯上作乱的奸党，惩治贪婪卑劣的恶人，社会风气必然良好，坏人坏事亦无容身之地。

【原文】

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

[士之志行清白者，不可以爵禄得，如齐之鲁仲连，汉之严光、周党是也。士之有节义者，不可以威刑胁，如乐毅之于王烛，白公之于宜僚是也。]

【释评】

清高纯洁的人，是不能用爵禄收买到的。有正义气节的人，是不可以用刑罚威胁的。

战国时的乐毅虽然打败了齐国，但齐国的贤士不愿当卖国贼，以死殉国，他也没有办法；楚国平王的孙子白公熊胜想让大力士宜僚为他篡权效命，经数次折节礼遇，宜僚才乐于从命。这都不是用

威势所能强迫来的。

【原文】

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然后士可致而名可保。

[故明君征求贤士，必观视其所以致之之术。欲致清白之士，当修其礼；欲致节义之士，当修其道。然后贤士可致之来，而名可保于成也。]

【释评】

所以圣明的君主聘请贤人，必须观察他的志向，采用不同的方法。聘请清高纯洁的人，要讲究礼遇。聘请有正义气节的人，要讲究道义。只有这样，人才方可请到，功业方可保全。

【原文】

夫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

[夫圣人君子，明乎盛衰之源，通乎成败之端，审乎治乱之机，知乎去就之节。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君子，才德出众之称。源，如水之源。国家将盛将衰，必有本源。端者，端倪也。国家将成将败，必有端倪之先见者也。机者，国家将治将乱必有发动之机。节，限量也。士之去就，必有节，不可妄为之也。四者，惟圣人君子能明之、通之、审之、知之。所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者是也，曰源、曰端、曰机，非至诚前知，其孰能之？《素书》引此语，更为“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理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其义深矣。]

【释评】

大凡以高尚道德立身处世的伟大人物,在其走上社会,施展抱负之际,就已经对历史的发展规律了然于胸,既能预测未来的趋势,又洞悉兴亡成败、治乱去留的玄机。由于对主观和客观的规律、时事变幻的奥秘洞若观火,所以天下的兴亡仿佛就掌握在他的手中一样。

【原文】

虽穷,不处亡国之位。虽贫,不食乱邦之粟。

[虽穷困,不处亡国之爵位。虽贫乏,不食乱国之谷禄。即孔子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者也。]

【释评】

君子忧道不忧贫,所以,虽然穷困也不当亡国的官吏,虽然贫寒也不吃敌国的俸禄。

【原文】

潜名报道者,时至而动,则极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则建殊绝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扬于后世。

[潜名者,不沽名者也。潜名抱道之士,时至而动,则能极人臣之位。君之德与己相合,则能成绝代之功,故其道隆高而名誉称扬于后世。如伊尹、傅说躬耕版筑,潜名抱道,及遇成汤、高宗,德与己合,功成名遂,后世无比。《素书》引此语,改为“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也。是以其道足高而名扬于后世。”此盖有益于功名矣。]

【释评】

对于这一段的理解,见《素书》第二章。

被历史尘埃埋没的经济学家

人们都知道以毕生的血泪撰写《史记》的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可从未对他的经济思想予以充分研究。只要认真读一下他的《河渠书》、《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不难发现,他的经济思想一点也不比西方那些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学家差。只可惜他的这些杰出的观点提出得太早了,早了近二千年!再加上自汉代以后,中国传统的重视政治而不重视经济,把商业行为当作“为富不仁”,把商人当作“无奸不商”,片面地大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而冷落、贬低了司马迁在这一方面的深刻见解。就连同时代的班固,虽然他的《汉书》体例原原本本沿用的是《史记》,其中的大量章节一字不差抄自《史记》,如若放在现代,是不折不扣的侵权行为,但他对司马迁的商品经济思想深为不满。他说:司马迁“崇利势而羞贫贱,此其弊也”——推崇发了财的,认为贫贱就是耻辱,班固说,这是司马迁极不明智的地方,这种观念将会误导后人走上邪路。

可惜班固把事情弄颠倒了。假如自汉以后在经济上真能按司马迁的观念去做,中国绝对不会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大生产时代,反而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岁月里。

我这里不妨综合这三篇文章,用现代化的语言译介给大家,相信读者会惊讶地发现,时下人们反复议论的一些观点,原来太史公在二千年前就明明白白讲过了,可惜我们把一位走在世界前列的伟大的经济学家稀里糊涂给埋葬了!

《平准书》是讲货币理论的,《河渠书》谈的是水利即农业生产,

而《货殖列传》则是一篇思想深刻、观点新颖的经济学专著,同时也是—部“秦汉巨富传”。在这篇宏文中,司马迁首先引用老子的话,描写了一幅真正的理想乐园中自由幸福的景象:—个国家如果真正富强康乐,民主自由到了极点,才能进入悠闲自然的大同境界。国际间的关系是:毗邻的国家,或隔—条路,或隔—条小溪,彼此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鸡鸣犬吠,真切可闻。各国的老百姓都衣食丰足,社会秩序安定,没有犯罪现象;人人都安守本分,自满自足,终生都不会羡慕他国如何富裕,更不会为了生存发展,背井离乡去做打工仔。

如今的瑞士大概与老子所说的这种理想国有些相仿吧。人们向来误解“老死不相往来”这句话,以为老子主张的是一种与世隔绝、闭关锁国的社会形态。可是只要融会贯通地理解老子的整体思想,就不难明白,他所说的“老死不相往来”,对于国家来讲,是说无须象春秋战国或当今国际局势—样,为了领土、种族、信仰以及许多千奇百怪的人为矛盾而劳民伤财地搞什么穿梭外交,甚至战火连绵,象中东那样;对于人民来讲,也没必要象时下的人们—样,因艳羡美国、日本的经济发达、生活富裕,掀起什么出国潮,跑到大洋彼岸或出卖苦力,或镀金待沽,顶多有点兴致的话,出去旅游观光兜兜风,这也说不上是什么“往来”。

现在人们明白了,哪个国家富强了,别国都会往那里跑,并不是那里的月亮真的比别处圆。只要全世界全人类都富强康乐了,才能达到这—美好境界,这就是我们的祖先所理想的大同世界,也是马克思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司马迁说,人类最好是往这种美好的理想国去努力,但是在近代(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一般人都只图声色耳目的享受,已经达不到老子所说的那种境界了。

接着他说,神农以前的情况怎样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自虞

舜、夏禹两代以后,由于社会的演进,人们日益追求物质享受,喜欢声色之乐,口腹之欲,安于逸乐而汲汲名利不说,还流行夸富比阔。这种风气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社会风气到了这一步,即便你用最高明的理论挨家挨户去劝人们清心寡欲,以求精神生活的超脱,也是没有用的。

因此,自上古以来,最高明的政治措施是依着老百姓的欲望,因势利导,把他们引导到正路上。

如果这样做不起作用,就退而求其次,顺着他们的兴趣嗜好,针对他们重实利的心理,以利为契机,引导他们走向精神世界高尚的境界。

如果还是不行,就用再次一等的办法,进行强制性的教育,告诉民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奖有罚,强制人们走正道。

如果这样做也没有效果,就只好用更等而下之的办法,“整齐之”,用法令来纠正了。法令也纠正不了的话,最差劲的办法是“与民争利”,那就只好与老百姓对立相争了。

从司马迁的这段议论,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等而下之地与民相争的历史。所以到了十九世纪,才会出现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竞争中发展的。

司马迁的这几句话,把人类社会演变的过程,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趋势,全都说完了。

接着司马迁列举当时全国自然资源的分布情况,指出这都是中原人民世代赖以生存的日常物资。他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意思是说,在当时的农业社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都要依赖农

业生产才有饭吃；还要开发山林畜牧资源；然后将农林畜牧产品加工制作，最后由商业经营来流通，全社会因此达到有无相济，各取所需。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是顺应人类社会的需要而自然演变出来的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规定才产生的，也不是由某个人提倡或教导才明白的，而是大家为了生活的需求和方便，很自然地发展起来的。无须谁去操心，民众自己会根据他的本事，竭尽全力去满足他的欲求。人们在商品流通时，天然地会遵循价值规律，自动调节物价的。各人安于本分，敬业乐群，这种趋势象水往下流一样，是很自然的事情，用不着特地制定什么法令，一切物资的生产分配，也用不着刻意去谋画，社会自然会进行调配。这不就是老子所说的“自然”之道吗？

他还引用《周书》，指出一条直至今日还在起作用的经济规律：“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然后说，这些来自农林畜牧以及工商业的产品，是富国富家的基础，是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源泉。虽然各地的气候、土壤、人力不同，资源的储藏与开发也不一样，但经营得好就富足，经营不好就贫穷。姜太公当初封到山东时，大多是盐碱地，人又少，可是他没有因地理环境所困，他教导妇女发展手工业，开发盐业和渔业，大搞贩运流通，开辟国际市场，没用几年，齐国大富，“冠带衣履天下”——各国连衣着穿戴都以模仿齐人打扮为时尚，别国的人都希望到齐国去见见世面，一如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一窝蜂往美国跑一样。

虽然齐国后来中道衰弱，但经管仲加以振兴，设立管理财政的九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自己也娶了三个国家的洋太太，豪华奢侈，和当时的帝王一样，政治地位也到了与国王平起平坐的程度。

由此，司马迁得出一个结论：

故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交往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这段话明明白白讲的是与现代经济学语言表述的完全相同的原理，即任何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上的。假如国家穷得连官吏都养活不了，老百姓穷得连肚子都填不饱，还谈什么仁义道德，礼义廉耻？

接着他列举了范蠡、子贡、猗顿、卓氏、程郑等十几位历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来强调财富和功德的关系。同时他说，所举的这些人，还只是少数例子，而且都不是继承祖业或世袭俸禄而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苦心经营，把握了时机去规规矩矩地发展，以老老实实的方法来赚钱，以高明的原则来守业，因而个个都成功了。至于其他如以发展农林工商而富可倾城的，或者富甲一县的，或称富一乡的，那就多得数不胜数了。

司马迁作结论说：靠自己的勤劳，从小生意做起，一点点积蓄，这是谋生发财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大财要靠机遇。

文章中介绍商业巨子和大富豪的妙论很多。在谈到财富的重要时，他说，象秦始皇这样的暴君对有钱的人也都尊重。他说当时四川有个名字叫“清”的寡妇，拥有大量的丹砂矿，是个大富婆，秦始皇特意邀请她到咸阳，待以上宾之礼，还特别为她建筑了一座“女怀清台”。由此可见富人在世人眼里（包括秦始皇那样的皇帝也不例外）有多么尊贵！

他在谈到孔子的学生子贡时,司马迁说,在孔子的学生中,最有钱的是子贡。在孔子的学说不受权贵们欢迎,可怜兮兮地回家读《周易》、写《春秋》时,子贡为了替老师出这口恶气,驾着高头大马,拉着金银绸缎,无论走到哪里,诸侯们一个个象见了大爷。子贡带着钱财,宣传的还是孔氏家学,可是孔子当年两手空空游说诸侯的时候,到处碰壁;而子贡所到之处,却与各国国君平起平坐。司马迁最后说,能使孔子终于名扬天下,是由于子贡前前后后好几年,通过动用钱财周游列国的结果啊!这不就证明了:在这个唯利是图的世界里,真理只有得到财富的扶持,才会相得益彰吗?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具有现代化色彩的经济理论 and 现象。

一、地缘经济学

地缘经济学是十八世纪西方地理经济的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学派,只因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对这一学派持保留态度,所以连我们自家关于这一学说的创始者也冷落了。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地缘经济学认为,人类的体质和心理状态,人口和种族的分布,文明的高低,经济的兴衰,国家的强弱,都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司马迁把当时的中国分为十个地理环境、人口分布、自然资源、民情风俗、文化传统各不相同的区域,指出各地农工商牧等经济生活的差别。比如说到燕赵时,他说燕赵之民剽悍少虑,燕赵盛产鱼盐枣栗,因与朝鲜、蒙古邻近,通商便利,自来比较富裕发达;河南一带,因人稠地狭,物产不丰,加之商纣王朝淫逸之风的残余影响,男子习惯于相聚游戏,悲歌狂欢,亢奋的时候杀人掠劫,休闲的时候盗墓嫖娼,而女人则吹箫鼓瑟,打扮的妖艳多姿,在街头游来荡去,以招揽富家子弟。各国诸侯后宫中的嫔妃,大多来自这一地区。

二、经商是致富的捷径

司马迁说: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一个辛辛苦苦在家一针一线刺绣缝纫的，不如斜倚门框拉个客人赚的钱多。两千多年前是这样，现在又何尝不是？不过，司马迁补充道：这是最下等的致富手段，或者是贫苦无靠的穷人为谋生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致富的正道只有勤劳节俭。他列举了许多从不起眼的甚至低贱的行业做起，兢兢业业，终于发了财的富豪。比如，他说，卖油脂是一种低贱的行业，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但是雍伯就在这个行业中聚积了上千金的财产；磨刀，是最简单的技术，但郅氏只因磨得好，后来发了大财，家中奴仆成群，吃饭时都是鼎食钟鸣，气派得不得了；卖油条豆浆是小生意，张氏以此赚了千万家产；卖肉干也是小生意，浊氏却因此发财；还有兽医，在古代是最低微的职业，但一个姓张的兽医也以此成了大富翁。可见只要专精一行，勤奋努力，都能发财。

从这些事实看来，致富并没有固定的行业，财富也不是永远属于哪个人的，但是只有勤劳的人才有可能发财，懒汉是永远站不起来的——即使瞎猫碰上个死耗子，也长久不了。

三、经商有如用兵

司马迁给以种田起家的白圭写的小传中，介绍了白圭的生财之道，还特意指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由于主人能如此艰苦朴素，所以他雇用的劳工都拼命为他干活。白圭总结自己的生产经验时，自豪地说：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智、勇、仁、强达不到权变、决断、取予、守业的地步，他的技术还不传授给你呢！

四、致富有黑白二道

司马迁在列举全国闻名的富豪时，也注意到有的人发财走的是黑道。比如有个叫田叔的人，是以盗墓起家的；桓发则因赌博发了财。在这里，太史公的用意只在于指出这一事实，并非赞称这种生财之道。他指出这一事实前，就说：“掘冢，奸事也；博戏，恶业也。”这些通过“弄法犯奸而富”的人，终究为世人所不齿。

有的致富，虽然不能算是黑道，但也不是正道，而是歪门斜道。比如南阳的孔氏，是个典型的浪荡公子，他出资赞助各国诸侯的公子哥儿们，表面上是白送东西给人，暗地里他从这些有权有势者那里得到别人无法想象的生意暴利，以至南阳的商人群起效仿他的这套生意秘诀——利用权贵，悠闲自在赚大钱的方法。

五、大富翁就是无冕之王

司马迁最后的结论是：由此看来，不论是在朝廷上老谋深算、雄辩滔滔的贤人，还是守信死节、隐居山林的清高名士，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都是为得到丰厚的财富。清廉的官员可以多干几年，只要时间长，就能发财；薄利多销的商人也会发财。求富是人的本性，不用专门学习，人人都有这种欲望。将士冲锋陷阵，赴汤蹈火，为的是得到重赏；街头巷尾的青年人，抢劫杀人，作奸犯科，盗墓走私，贩卖假钞，结成死党，鬼鬼祟祟，加入黑道，不怕法律，不避死罪，统统是为了钱财；时下的那些妙龄女郎，描眉画鬓，手舞长袖，足穿高跟，飞目传情，搔首弄姿，不远千里，各省奔波，不管老小，有钱就上，还不是为了几张钞票？至于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刻意讲究穿戴，腰挎宝剑（现在是大哥大、PB机），出门时车骑结队（现在是摩托、轿车），无非是想出出风头，摆摆富贵的排场（现在是炫耀自己是大款）；出入赌场，跑马竞技，斗鸡走狗，争得面红耳赤，

为的是赢，怕的是输；当医生的，算卦的，各种靠技术吃饭的人，苦心孤诣，提高技艺，是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官僚胥吏舞文弄墨，私刻公章，假造文书，出卖情报，不避杀身之祸，是为了得到贿赂，榨取钱财；农民、工匠、商人，各自积存物品，待价而沽，是为了自己的财富多多益善……统而言之，总而言之，社会上的许多人机关算尽，身心交瘁，不到咽气绝不罢休，都是为了千方百计自己赚的钱越多越好，都不想让别人把钱赚跑。

司马迁接着说：这也难怪，因为凡是平民百姓，面对财富比自己多十倍的有钱人，就抬不起头来；在多百倍的富人面前，就会战战兢兢；在钱财比自己多一千倍的大富翁面前，就要被人家呼来哈去；在多一万倍钱财的富豪面前，做人家的奴仆都未必要你！——这就是人世间的道理。

举目四海，千金之家比得上一方首长；家产亿万，就能和国王一样享乐。难道这不就是所谓的“素封”——没有加冕的国王吗？我说的不对吗？

以上是对《货殖列传》十分粗略的介绍。这篇经济学专论所包含的内容异常丰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游历全国，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华大地，有的地方去过不止一次，每到一处，他都象现代记者一样，进行实地采访，收集资料，所以相信他的这些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

即使仅就这些简要的介绍，我们不是也完全可以说，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吗？

【原文】

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

[圣王之用兵，非喜而好之也，将以诛暴君、讨乱臣也。]

【释评】

兵战凶危，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得已而用之。明君进行战争，不是好战，而是为了用以讨伐强暴。

【原文】

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坠，其克必矣。

[夫以义而诛不义，若决长江大河之水而灌溉爝火，临不测之渊而挤欲坠之人，其克必矣。]

【释评】

以正义之师讨伐不义，有如决江河之水淹灭微弱的小火，临近深渊的边缘去推挤摇摇欲坠的人，必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原文】

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

[圣王所以优游恬淡，不肯刚勇而进者，重伤害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专主杀伐，天道好生故恶之。圣人不得已而用兵，是亦天道也。天道春生夏长，物盛而极，故秋冬严霜凜雪，亦用收敛杀伐之耳。]

【释评】

明君所以悠游恬淡，不急于进兵，只因为不愿多有杀伤。战争是凶险之事，为“天道”所厌恶，不得已时才进行战争。万般无奈，发动战争，也是合乎“天道”的。

【原文】

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惧，而不敢失道。

[夫人在道中，若鱼在水中，鱼得水而能生，失水而必死。喻人不可无道。有道则存，无道则亡。故君子常常戒惧而不敢失道，此即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之义。]

【释评】

人顺乎天道，就好象鱼在水中一样，得水便生，离水便死。所以人君背道则国危，百姓背道则身亡，君子背道则名裂。

【原文】

豪杰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杀生在君，国乃可安。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

[豪杰之人秉持百官之职，国之威势乃衰弱而不振矣。杀生之权在豪杰，国之威势乃穷竭矣。如鲁三家、晋六卿之类。豪杰低首而不敢专权，将势顺而国可长久。杀生之权在人君，国家乃可安宁。士、农、工、贾谓之“四民”，四民之用空虚，国家之储亦竭矣。四民之用丰足，国家乃安而且乐矣。]

【释评】

豪强士族掌握了大权，国力就会被削弱。生杀大权操纵在豪强士族手中，国势就衰竭。豪强附首听命，国家才可长久。生杀大权操在君主手中，国家才可安乐。民众生活用品缺乏，说明国家没

有储备；民众生活富足，国家才会安定太平。

【原文】

贤臣内，则邪臣外；邪臣内，则贤臣毙。内外失宜，祸乱传世。

[自古贤臣在内，则邪臣皆屏之于外。邪臣在内，则贤臣摈挤胥致于死地。如宋哲宗元祐间，用贤臣司马光、范纯仁、吕大防等，则邪臣章惇、安惇、蒲宗盖、王中正等屏之于外。绍圣间，用邪臣杨畏、曾布、蔡卞、吕惠卿、张商英等，则谪贬正臣范纯仁以下三十余人，并追贬司马光等一十余人，窜吕大防、刘摯、苏轼，皆致之死地而欲尽挤。元祐，诸贤内外之职失宜，则祸乱传世，岂有安宁乎？此宋所以酿成“靖康之乱”而金人之祸无已也。]

【释评】

贤良的大臣被重用，邪恶的奸臣就会被疏远。相反，奸臣被重用，忠贞之臣就会被排挤陷害。倘若如此，国家将遭受数世祸害。

【原文】

大臣疑主，众奸集聚。臣当君尊，上下乃昏。君当臣处，上下失序。

[大臣有疑主之心，则众奸皆集聚矣。大臣当君之尊，则上下皆昏昧矣。人君当臣之处，则上下失序矣。臣当君尊，是下侵上权也；君当臣处，是上行下职也。]

【释评】

此节论述国家政治体制在于君臣权力各有分工。人主或专

权,或失职,文武百官疑惧丛生,奸党就会聚集在一起。大臣侵犯君权,上下就将昏暗不明,忠奸不辨;或者人主庸弱无能,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整个国家将陷入混乱。

【原文】

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

[伤害贤者,殃祸及于三世。蒙蔽贤者,自身受其患害。嫉妒贤者,其名誉不能保全。荐进贤者,福泽流于子孙。伤贤如弘恭、石显之杀萧望之,武三思之杀五王,侯览之杀陈蕃、李膺;蔽贤如臧文仲之下展禽;嫉贤如庞涓之刖孙臆;进贤如宋三司使李士衡保任才吏数百,力荐吕文靖公、孙文惠公、张邓公,后皆至宰相是也。]

【释评】

本节回应总结全文。

霸术谋略的运用,关键在于人才。所以伤害贤能之人者,必将殃及后代。嫉贤妒能的,必将身受其害,名声狼藉。提携后进,举荐贤才,一直是我国传统的美德,也是为国为民的本分。从前孔子的弟子子游当了武城的行政长官后,孔子见了他的第一句话就问:“你得到人才了吗?”可见儒家对这一问题是多么重视。

【原文】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

[利一人而害百人,则民去城郭而不守矣。利一人而害万人,

则国中思欲散乱矣。去一人而利百人，则人人思慕恩泽矣。去一人而利万人，国政不至于危乱矣。]

【释评】

利一人而害百人，民众就想离开都城。利一人而害及万人，全国人都想离散。除去一人而利及百人，人们就会仰慕恩泽。除去一人而利及万人，政治就不会混乱。

上面从任贤一事总结全文，下面从政在利民的角度再予总结。

治国之道，在公与平。如果政令措施不能普及全民利益，民心就会离散；民心一散，政令上下不能沟通，国力必将衰微。再者，世事本无十全十美，所以遇到利害权益的问题，尤其需要慎之又慎。所谓民主，就是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依据；所谓民生，就是以天下老百姓的生计为归宿。这是古今政治最基本的出发点。

生死之外无大事

《三略》在总结全文时，提出生杀大权操于一人的观点。这是一个政治体制中极为严重的问题。故此，单独提出来，想与读者作一抛砖引玉的讨论。

将一切权力集中于一人，即皇帝手中，是法家思想的重点之一。韩非子等人鉴于“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春秋战国年间，豪强恶霸随意杀人，整个社会无法无天的客观现实，为建立中央集权制，极力主张将权力集中于中央，进而集中于皇帝手里。这在当时，对统一中国，起到了积极进步的作用。然而，自秦始皇之后，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集权、法制的观念演化为天子即国家，即法律，即真理。历代王朝的衰亡覆灭，根源大多出在这里。

天子者，天之子也。但天子也是人，人性的种种弱点，天子一

样也不少。所谓天子是上帝意志的代表说法,在普通老百姓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美好愿望;在天真的忠贞义士来说,是一个虚妄的假设;在统治阶级来说,却是用来愚弄民众的政治欺骗。试问,五千年文明史中,数以万计的帝王们,有几个在他们身上能显示出半点“天”的味道?

然而,在这种理论的诱骗下,我们善良的老百姓竟然稀里糊涂就把自己的生杀大权交给一个人去主宰。权力交给一个人后,会出现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

我曾经问过一位县委书记:“为什么有的人在无职无权的时候,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可是一朝权在手,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会变得那么坏呢?”

他沉思了一会儿后,说:“无论什么人,有了权才能真正做到心想事成,只要是想要的,都能得到,不想要的,也会有人主动送上门来。所以,有权的人只要稍为放松一下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各种不光彩的事都可能做出来,而且一旦开了头,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是的,只有权力才能立即把一个人的主观意愿变成可见可闻的具体行动。权力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永恒的诱惑力,其奥秘尽在于此。人类在争夺权力上所付出的代价,是其它任何竞争都无法比拟的。

正因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有权的人假如不受到其它力量的制衡,私欲就会无限膨胀。有一首白话诗写得好:

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

衣食两般皆俱足,又想娇容美貌妻。

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

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

槽头拴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

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

作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

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有一句名言:“权力就是腐蚀。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

所以,生杀之权操于一人之手,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苛求古人提出民主政治的构想。民主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杀生在君”虽然用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来看是极端错误的,但在封建社会里,却是天经地义的。

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我们只要随手列举几则历史事实,就可以看个明明白白。

公元422年,南宋开国皇帝刘裕去世,徐羨之、傅亮等人迎立刘裕的三子刘义隆,是为文帝。文帝即位不久,就把拥立他的徐、傅和谢晦等人一一诛杀,后来名将檀道济与其子十一人也一同被杀。

刘义隆即位初,四弟刘义康曾与之共理朝纲,对巩固刘宋政权贡献颇大。他一直担心刘义康要篡夺他的皇位,一俟地位稳固,就赐药毒死了这位皇弟。从此刘氏父子兄弟之间的残杀延绵不断,终于导致了南宋的覆灭。

公元453年,刘义隆被其长子刘劭杀害。当年,其三子刘骏以讨伐弑君、弑父的刘劭、刘浚为名起兵,攻克建康后将其暴尸于市。刘骏即位后,因其父当年在考虑废长立幼时没选中他而是看重刘铄,便迁怒于彼,将其毒死。后又杀叔父刘义宣、十弟刘浑、六弟刘诞。在攻克刘诞镇守的广陵(今扬州市)后,刘骏将城内士兵不论老少全部杀掉,并将死者的头颅摆在石头城南岸陈列观赏。

刘骏对父子兄弟如此,对朝中大臣更是以狎侮、虐杀为一大快事。

综观刘宋王朝的四代八帝,自刘裕以下,无一不是宫廷腥风弥

漫, 岁岁骨肉相残。八个皇帝, 平均寿命不足二十四岁。

南北朝末期的几个皇位继承人的特点, 无一不是荒唐淫乱, 嗜杀成性。比如, 宋前废帝刘子业, 天塌下来他都不管, 杀人之外就是醉生梦死, 淫秽宫帷。他爱让王妃、公主、郡主等人入宫脱得赤条条的, 在他面前排列成一队粉团阵, 再强令左右与之追逐作乐, 如若不从, 就杀其全家。又如后废帝刘昱, 杀人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大乐趣。他经常动用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 有时一天受刑的就有数十人之多。他看到杀人后伏尸流血便十分开心, 一天看不上这种种惨状, 就闷闷不乐。有一次, 他用铁锤把一个人的阴囊打破, 身边有人见此情景皱了一下眉头, 他发现后悻然大怒, 让这人立正站定, 袒露上身, 用短矛刺穿其肩胛。还有一次, 他闻到身边一侍从有大蒜味, 竟要剖腹察看。凡此种种, 不胜赘述。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这些人不单是一个“没有人君尊严”的问题, 实际上其中大部分属于精神错乱型的人。比如齐东昏侯萧宝卷, 为了讨爱妃的喜欢, 把阅武堂改名芳乐苑, 并在里面按市场的样子建造店铺, 自己打扮成商人大声叫卖。他让爱妃当市场总经理, 自己当伙计。还在苑中开渠引水, 在岸边设立肉铺, 自己操刀卖肉, 让爱妃卖酒。当时有民谣唱道: “阅武堂, 种杨柳, 至尊屠肉, 潘妃沽酒。”

近来有人专门研究过, 发现历代帝王, 有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心理变态症状。这些身为九五至尊的人, 行为乖张, 各有怪癖。有的嗜酒如命, 有的豪赌成癖, 有的好偷, 有的爱涂脂抹粉、身着女装招摇过市, 有的好花样翻新地瞎折腾。后赵的石虎最喜欢看的是“裸逐”——让一群女人和少男裸体在金銮殿里追逐奔跑, 谁逮住“艳物”皆可当场享有胜利者的特权。

这些帝王为什么大都有心理变态的病症呢? 此无他, 权力之

腐蚀也。

在不知封建皇室为争夺权力而血腥残杀之内幕的村夫村妇们看来,当皇帝是天下最幸福的事。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许多皇室宗子都后悔自己不该生在帝王家。当李自成攻陷北京的那一晚,崇祯仓皇出宫,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什么生在我家?”他哪里知道,封建制度把他推上了九五至尊的皇位,但也害了他,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在民主大潮沛然于全球,人类社会即将跨入一个新世纪的今天,封建时代的这类悲剧虽然不会重演了,可是我们要想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大同世界,依然任重道远。